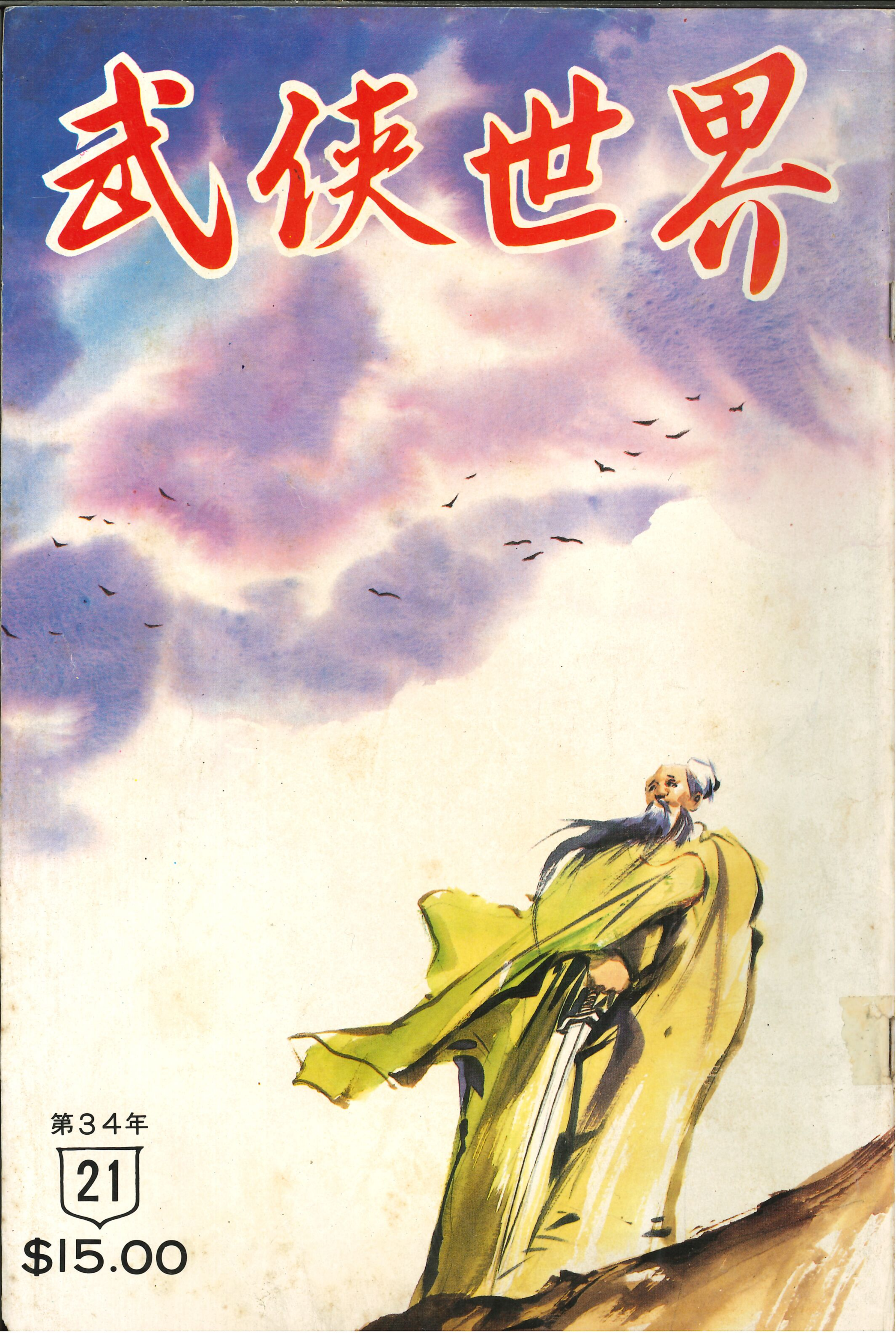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1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民初追捕故事「報應」。流浪漢鄧牛，到處姦淫，淫後辣手摧花。一縣城首富汪貴興寵愛的四姨太也遭之姦殺，汪老財羞恨交加，出二佰大洋懸賞緝捕鄧牛歸案。緝捕隊長王發及其手下感到束手無策，請追捕手蕭原幫忙，在蕭原策劃下不久將之捕拿，却被鄧牛逃監而去，還將汪老財去勢以洩被捉之恨。蕭原爲了爲民除害，追到大山裡……奔逃中的鄧牛被女人族捉去充當傳種，令貪色好淫之徒亦感到求生不得、欲罷不能，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 * *

短篇「獨行俠」在本期刊出了，內容短小精幹，故事驚艷，切勿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紅鑼先生撰著的「亂世紅顏」。年輕壯士郭一塵要尋找陸小鳳交還寶劍，被齊浣花下蠱，陸小鳳即是齊浣花，故事曲折迷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拭目以待。

另有短篇「黑約」亦在下期刊出，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1.9.23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1期
（總號17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馬騰・文
可飛・圖

報應



辣手淫賊 到處姦殺

夜色黑暗，天氣翳悶，黑雲低壓，飛蛾亂舞，樹叢寂然，天地間彷似一池死水般，豬在喘氣，狗也在伸出舌頭透氣，屋裏的人，男的都赤裸了上身，女的在拚命搖扇，仍然一身汗濕，天氣悶熱得叫人難受。

一些少年忍受不住，跑到水井前，打水兜頭從身上淋下，發出暢快的歡叫聲。

有經驗的農人都知道，一場暴風雨快將來到。

一座大宅子內，一個少婦身上祇穿了內衣，衣襟敞開大半，露出一大截豐滿的胸脯，躺在一張床上，手搖扇子，實在熱得不能成眠。

要不是天氣這麼沉悶翳熱，這個時分——約晚上九時左右，人們早已經睡着了。

那個年頭的人，都習慣了早睡早起。

少婦在敞床上不住轉側身子，手上的扇子不停撲前撥後，另一隻手拿着一塊布巾，時不時抹拭一下身上沁出來的汗絲，不時長長地透一口氣，同時發出難耐的呻吟聲。

躺了一會，少婦支起身子，往窗外望一眼，口裏嘟噥出聲：「唉，怎麼還不下雨啊！熱死人了。」長長透口氣，終於忍受不了，將身上那件薄薄的、粘在身上的內衣脫下來。

隔了一會，她乾脆將那條沒膝的內褲也脫掉，赤裸着身子躺下去。

雖然房裏黑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可是，少婦的體膚白晰得在黑暗中泛現出來，那睡姿、線條，好不誘人，特別是在她轉側的時候，那腿影、曲綫，教人心裏火燒。

幸好房裏祇有她一個人，那應該是她膽敢赤裸身子的原因吧。

遠遠的地方，傳來隱隱的悶雷聲。

那少婦搖着扇子的手漸漸慢下來，有一下沒一下地搖着。

原來，少婦已睡着了。

遠處，又傳來一陣隱隱的悶雷聲。

那少婦拿着扇子的手偶爾才無力地搖一下。

一條人影乍然在窗前閃現，兩道目光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射入房內，落在床上那少婦赤裸誘人的軀體上。

那少婦若不是睡過去，肯定可以聽到匿在窗外往房內偷窺的人影的呼吸聲。

雷聲一陣接着一陣，隱隱沉沉，忽然起了一陣風。

看來，那時下雨了。

匿在窗外的那條人影忽然不見了。

雷聲漸響，風亦一陣跟着一陣在吹着。

「嘩啦」聲驟響，雨終於暴下。

房內人影閃現，直向躺在床上的少婦竄去。

驀地，一道閃電光劃破漆黑的夜空，房內亦為之閃亮了一下，也照亮那條人影的面目。

那是一個頷下長着髭渣子的粗壯漢子。

床上裸着身子的少婦似乎並沒有被暴雨聲所驚醒，但却由側臥變為仰臥，一腿曲起一腿張開，姿勢誘人極了。

那條竄到桌前蹲下的漢子看着，目光陡亮，嚨頭咽動，吞了口口水。

霹靂一聲，雷聲暴響，床上的少婦陡然驚醒過來，張口呼叫。

也就在那霎間，那條人影一下子竄到少婦的身上，熱乎乎的嘴巴及時堵住少婦張開的櫻嘴，將少婦那一聲驚叫堵塞回去，同時間，一隻大手貪婪地在少婦一隻脹挺的奶子上摸捏着。

少婦似乎並沒有完全醒過來，閉着眼，喉嚨發出一陣依唔聲，身子微微動着，雙手伸起，摟抱那壓在身上的身體，被堵住的櫻嘴內舌吐丁香，引誘那張熱乎乎的嘴巴內的舌頭伸入她的口內。

那漢子那裏忍受得了，將舌頭伸入少婦的口內，兩人狂熱地吻起來。

一邊吻着，那漢子一邊急不及待地將褲子連拉帶蹬褪掉，身子一沉，熱辣辣地壓落少婦的身上。

一下暴雷乍響，掩蓋了在那漢子身下顫動的少婦的呼叫聲。

暴雨急風繼續在吹打着，似乎在短時間內不會停歇下來，床上的漢子跟少婦的動作終於停止了，嘩啦嘩啦的暴雨聲也掩蓋不了兩人的粗重喘息聲。

驀地，少婦叫起來：「你……你不是少雄……你是誰？」

喘着氣的漢子陡地身子一震，似乎從銷魂蝕骨的感受中驚醒過來，猛地一手捂住少婦的嘴，接着另一隻手卡落少婦的喉頭上，用力一揑，少婦的喉頭頓時響起一陣骨碎聲。

少婦那雙本來要推開漢子身子的手那刹那間變了往漢子的背上抓去，雙腳亂蹬，極力掙扎，可是，手腳忽然間像脫了力般，驟然間停頓下來，整個人寂然不動，祇有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凝望着房間的漆黑。

窗外，依舊的暴雨如注，急風陣吹。

那漢子戀戀不捨地從斷了氣的少婦身上爬起來，兩道目光在少婦那誘人的裸體上留連了好一會，突

然嘴裏低低地吐出兩個字。「賤人！」「呸」一聲，往少婦的裸體上吐了一口口水，才撿回褲子穿上，溜出房外。

＊　＊　＊

汪貴興昨晚睡在三姨太的房中，由於昨晚風橫雨暴，害得他睡不着，結果在三姨太的身上折騰了兩次，直到筋疲力盡，才沉沉睡去。

好夢正酣的時候，一陣急促的拍門聲和呼叫聲將床上的汪貴興與三姨太驚醒了，汪貴興被房外的人吵醒了，生氣地喝道：「誰在外面大呼小叫亂拍門……」

「老爺，不好了，四姨太……死了！」門外那人驚急地叫道：「老爺，快起床啊！」

汪貴興一聽四姨太死了，頓時雙眼一睜，霍然坐起來，跳下床。「四姨太死了，怎樣死的？好好的怎會死呀！」

跳下床，才驚覺自己身上一絲不掛，急忙去抓衣服往身上穿。

躺在床裏的三姨太亦急急穿上衣服下床，臉上雖露驚愕之色，心裏却暗喜。

一直以來，三姨太都在跟四姨太爭寵，如今四姨太死了，對頭已去，她怎不心裏暗喜。

匆匆穿上衣服，汪貴興急急跑去開門，一眼看到站在門外拍門的人原來是老僕汪安，忙問道：「素茹死了？」

老僕汪安一臉驚惶，連連點頭道：「是啊！老爺，太太跟二姨太在四姨太房內，聽說……四姨太身上沒穿衣服……」

汪貴興聽着，腦袋嗡的一響，彷似被人兜頭敲了一下，不等汪安說完，一把推開他，搶出房外，往四姨太的房間跑去。

外面，幾個僕婦丫環正在竊竊私語，眼見老爺從房裏跑出來，慌忙住一邊迴避。

汪貴興之所以那樣緊張，全因爲聽到汪安那句「四姨太身上沒有穿衣服」的話，猜到自己寵愛的四姨太極可能被人姦殺了，對他來說，那是一種侮辱。

——在汪貴興的觀念中，屬於他的女人，祇能夠跟他一個親熱，若是被別的男人碰了，他絕對無法忍受，認爲是奇耻大辱。

三姨太穿好衣服，亦急急跑出房外，向四姨太的房間跑去。

汪貴興氣急敗壞地跑到四姨太的房間前，看到房門關着，氣急地向守在房外的一個僕婦叫道：「快開門！」

那個僕婦忙走到門前，將門推開，汪貴興一頭衝進去，那僕婦剛要將門拉上，急跑前來的三姨太忙叫道：「等一等！我也要進去。」

那個僕婦扭頭看到是三姨太，忙停手，待三姨太走入房間內，才將房門拉上。

汪貴興走入房門裏面，已經在房內的太太及二姨太同時叫一聲：「老爺。」

汪貴興一雙眼亂掃，口裏急急道：「素茹呢？眞的死了？」

太太冷冷道：「老爺，這種事有假的嗎？誰敢亂說！她在窗下的敞床上。」

汪貴興忙往窗下的敞床上瞧，祇見床上躺着一個人，全身被一張薄被蓋住，心頭跳動幾下，急步往敞床走去。

二姨太眼睛紅紅的，邊抹鼻子邊道：「老爺，眞羞家啊，她……是遭人……姦殺的啊！」

汪貴興聽着，腦袋嗡地響了一下，身子劇震，脚步微窒，差點跌倒，吸口氣，鎮定一下心神，走到敞床前，心裏滿不是味兒的看着布被覆蓋着的人體，半晌，才伸出抖顫着的手，掀開布被。

汪貴興祇看了一眼，臉色大變，馬上將布被放下，一張臉變得很難看。

「太太，素茹是怎樣死的？」三姨太一頭走進房內，立刻高聲問。

大太太冷冷道：「妳自己去看吧！眞羞家！赤身露體的死在床上，幸好沒有被下人看到，要不，傳到外面去……」

「住口！」汪貴興怒喝一聲。「人都死了，還說三道四！不夠衰嗎？」

大太太立刻噤聲。

三姨太猶豫了一下，走到敞床前，伸手掀開被單，一眼看到四姨太那個死相，在心裏暗啐一聲，大驚小怪地叫道：「醜死人了！什麼人幹的？」

汪貴興沉着臉，怒道：「看夠了嗎？出去！」

三姨太打個抖顫，驚怯地往外走。

「站住！」汪貴興喝一聲，拿眼掃了三個妻妾一眼，沉聲道：「記着，別將素茹的死相說出去，聽到嗎？」

三個妻妾互相覷了一眼，乖乖道：「老爺，聽到了。」

「妳兩個先出去！」汪貴興瞪着二姨太和三姨太。「我跟太太有話說。」

二姨太跟三姨太答應一聲，走出房外。

「淑蘭，妳怎麼看？」汪貴興待兩個小老婆走出房外，帶上房門，才放輕聲音問元配。

大太太橫了丈夫一眼。「看素茹的死相，還用說嗎？是被人先姦後殺的。」

看到丈夫一張臉難看得很，大太太心裏有一絲痛快的感覺，說眞話，自從汪貴興接二連三地娶了三個小老婆，對她這個正室是越來越冷淡了，一個月難得到她房裏睡幾晚，幸好她娘家有錢，汪貴興還不敢不將她看在眼內，有什麼事，也跟她商量，總算還尊重她這個元配正室，因此，她才隱忍不發，一眼開一眼閉。

「她該叫的啊！」汪貴興對於小老婆遭人姦殺，心裏一直滿不是滋味。「家裏的人沒有一個聽到叫聲，實在叫人懷疑……」

汪貴興雖然沒有說下去，但大太太却猜到丈夫的意思，說道：「貴興，或許她被那個兇徒打暈了，才……所以，家裏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了這件慘事。」

大家同是女人，大太太雖然心裏惱恨三個小老婆搶去了丈夫對她的愛，但錯不在她們，因此，她對四姨太的死心裏也覺難過。

「這件事，要不要報官？」汪貴興拿不定主意。

大太太道：「紙包不住火，當然要報官。」

「可是……那會令我很丟臉的啊！」汪貴興顧慮的是自己的顏面。

大太太道：「這麼大件事，若不報官，萬一傳到偵緝隊那裏，惹的麻煩就大了，貴興，人命關天，說什麼也比你丟臉事大啊！」

汪貴興連連點頭，但却猶豫不決。

大太太鑑貌辨色，說道：「報官之前，可以叫人先替她穿上衣服，那便不會讓人看到她的身體。」

汪貴興聽太太那麼說，用力點一下頭。「我怎麼想不到！叫誰替她穿衣服？」

「叫李嬸。」大太太道。「她膽子大。」

「嗯。」汪貴興點一下頭。「妳去叫李嬸來替素茹穿衣，我去叫汪財報官。」

＊　＊　＊

偵緝隊的人接報後（汪財去報案），馬上趕去汪家偵查。

汪家在這個小縣城裏，是有名的財主，偵緝隊當然不敢怠慢。

偵緝隊長王發帶了五個手下，親自到汪家偵辦。

汪貴興看到王發親自趕來辦案，忙不迭招呼他們到廳上坐下，叫下人捧上茶。

「勞動王隊長您親到舍下辦案，汪某人很感激！」

王發喝一口茶。「汪翁客氣了，府上出了事，我來辦案，是我的職責，汪翁，可否詳告案發之經過？」

汪貴興一想到自己寵愛的四姨太被人姦殺，便氣憤難平，臉色也沉了下來。「王隊長……小妾昨晚遭人姦殺了！」

雖然汪財在報案時，已說是四姨太被殺，但却沒有說遭人姦殺，因此，王發聽汪貴興那麼說，不免感到震驚。「汪翁！令寵給人姦殺？」

汪貴興悲憤地咬着牙道：「嗯！是我的第四小妾，她被姦殺時，一點動靜也聽不到，直到今早，才被下人發現。」

「是誰發現的？」王發問。

「秋香。」汪貴興道：「今早她起來後，到小妾房中服待小妾起床，敲門不應，再大聲呼叫，亦不見小妾回應，驚覺小妾可能有事，驚動了家裏的人，撞開門入房間，赫然發現小妾僵斃在床上。」

「汪翁，請問憑什麼斷定令寵是遭人姦殺？」王發是個經驗豐富的偵緝人員。

汪貴興囁嚅道：「這個……這個……」

王發正色道：「汪翁，爲了破案，無論有何隱衷，請你拋掉顧慮，坦白相告，才能根據所知的情形，盡速破案，將兇徒緝捕法辦。」

一頓，看到汪貴興仍有猶豫之色，加重語氣道：「汪翁，人命關天，你也希望將兇徒緝捕法辦的吧？」

汪貴興吸口氣，似乎下了決心。「家裏的人發現小妾時，小妾赤身露體躺在床上，下體……殘留着……穢漬，所以，才斷定她是遭人姦殺的。」

「汪翁，我想到令寵的房間去看看。」王發站起來。

汪貴興雖然不願意，但那是辦案必須要的，祇好說道：「請跟我來。」站起身，往裏面走去。

王發跟五個手下在後面跟着。

＊　＊　＊

王發看到四姨太喉頭上那道被卡揑而留下的明顯痕跡時，立時臉色微變，疾聲道：「汪翁，令寵是被兇徒卡揑住喉頭，因喉骨被揑碎而身亡的！」

一個叫蔡根的偵緝人員馬上接口道：「隊長，那不是跟兩個月前，北門外那宗姦殺案的手法一樣？」

王發點點頭。「不但跟北門外那件命案的手法一樣，也跟年頭那段時間發生的兩件命案的行兇手法一模一樣。」

汪貴興好奇地問：「王隊長，縣裏曾發生過數宗姦殺案？」

王發點點頭。「一共三宗，加上令寵這一宗，半年左右，一共發生了四宗。」

「怎麼我沒聽到？」汪貴興大感驚奇。

王發微微笑道：「汪翁，雖說發生命案，是一件叫人心驚的事，

但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何況汪翁你貴人事忙，那有閒暇去理會那種事情，你不知道，一點也不奇怪。」

「破了案沒有？」汪貴興問。

王發搖搖頭。「要是破了案，抓到兇徒，令寵也不會成爲第四個受害人啦。」

汪貴興拍拍腦袋。「赫！我眞蠢，這也想不到！」

王發忙道：「汪翁要是愚笨，我們豈不全是飯桶？汪翁不過是悲痛之下，腦袋一時間亂了。」

「王隊長，未知查到兇徒是什麼人沒有？」

王發點點頭。「查到了，是一個叫鄧牛的獨行匪賊！此人不但手段兇殘，還非常好色，這些年來，被他姦殺的婦女不下十人。」

「既然知道兇手是誰，怎麼至今還緝捕不到他歸案？」

王發嘆口氣。「我們已想盡方法，可惜都逮不住他！此賊狡猾異常，行踪不定，有一次……大約是在一個月之前，我們幾乎緝獲他，可惜，被他逃脫了。」

「你們是怎麼辦事的？」這句話汪貴興幾乎衝口而出，幸好驚覺不妥，及時嚥回去，改口說道：「王隊長，這一次，你們一定要替我捉到鄧牛那兇徒，替小妾雪冤。」一副咬牙切齒的模樣。

「汪翁吩咐，我們一定全力以赴。」王發皮笑肉不笑地道：「汪翁，可否請府中上下各人到大廳上，讓我們逐一問一下？」

一頓，忙又道：「當然，府上的內眷不用出來。」

汪貴興道：「這有助查案？」

王發點點頭：「嗯。」

汪貴興道：「我出去吩咐一聲。」

王發道：「有勞了，我們想在房間內搜查一遍，看看兇徒可有留下什麼綫索。」

汪貴興點點頭，走出房外。

王發跟五個手下在房內展開搜查。

一個偵緝人員忍不住走去掀開蓋在四姨太身上的被單，看了兩眼，嘖嘖連聲道：「又年輕，樣貌又娟好，眞可惜，難怪那鄧牛會揀上她，轉換是我，也會心動，有錢人眞好，可以三妻四妾……」

另一個偵緝人員笑道：「阿艮，你命生得不好，認命吧！羡慕不了那麼多的，正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祇怪你祖宗風水不好……」

「別亂說話！」王發低聲叱喝。「幹活吧。」

兩個偵緝人員吐吐舌頭，各自在房內搜查起來。

結果，他們找不到任何綫索。

汪貴興走回房內，請他們到廳上去見經已齊集在廳上的傭僕等人。

逐一查問，看過汪家的所有人（除了內眷），王發查不出那些人中，有那一個值得懷疑的。

看看已到晌午，汪貴興招呼王發六人吃飯。

王發六人也不客氣，管他汪家死了人，吃了再說。

吃罷午飯，又在汪家內外各處查看了一遍，王發才帶着五個手下離開汪家。

汪貴興親送六人出去，走到大門前，暗中將一張大洋票子塞入王發手內。「王隊長，有勞你費心落力偵查，請務必將兇徒盡快緝捕歸案，不勝感激。」

王發手上拿着那張大洋票子，滿心歡喜，口裏連聲說道：「汪翁，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會盡快緝捕鄧牛那廝歸案法辦，你請回吧。」

汪貴興仍然將王發六人送出大門外。「王發，請不要將事情張揚出去，拜託，拜託。」

王發揮揮手。「汪翁，放心吧，我曉得怎樣做，請留步。」

汪貴興停步，看着王發六人走遠，才回身走入大門內。

＊　＊　＊

黃昏時分，王發到汪家找汪貴興。

汪家大門前已掛起了白紙藍字的燈籠，門前也點起了長明燈，任何人一看便知道汪家在辦喪事。

由於四姨太不是正室，所以，靈堂設在偏廳。

王發循例到靈堂上香致哀，才跟下人汪財到內廳去見汪貴興。

汪貴興聽說王發來找他，以爲有兇手的消息，連忙出去，在內廳外面遇上王發，劈頭便問：「王隊長，可是有什麼消息？」

王發搖搖頭。「汪翁，暫時仍未有好消息相告。」

汪貴興大感失望，狐疑地看着王發。「有什麼事？」

王發道：「汪翁，可否到廳內坐下再說。」

汪貴興雖然失望，仍然客氣地道：「當然可以，王隊長，快請到廳內去。」

在廳內坐下，王發不等汪貴興開口，搶先說道：「汪翁，是否一定要將那兇徒緝捕法辦？」

汪貴興怔了一下，目露疑色。「王隊長，那是當然的呀！我恨不得親手閹了那淫賊！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王發舒口氣，含笑道：「汪翁既然誓要將那兇徒緝捕法辦！想來汪翁一定不吝於花點錢吧？」

汪貴興遲疑道：「王隊長，可是有什麼問題？」

王發連連搖手。「汪翁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府上發生了命案，我們必定全力偵辦，那是我們的職責。」

說到這裏，王發徯了一下，接着說道：「汪翁，我剛才說捨不捨得花錢，意思是，若汪翁花點錢作賞金，可能會很快便能夠將兇徒捉到。」

不等汪貴興說話，又說道：「是這樣的，我來之前，剛好有一個專門緝捕匪徒的好手來到本縣，他是我的朋友，凡被他緝捕的匪賊，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的，此人在省城大名鼎鼎，他這一次來到本縣，是緝捕到一個省裏縣賞通緝的悍匪，路經這裏，找我敍敍，我忽然想起，何不找他幫忙。若你肯出一筆賞金，我跟他說說，他可能肯幫忙，若他答應，我擔保一定能捉到那個兇徒！」

「王隊長，你那個朋友眞的那樣厲害？」汪貴興有點不相信。

——他以爲王發找個人來做藉口，向他要錢。

王發拍心口道：「汪翁，那騙不了你的，你出的賞金可是要在捉到那兇徒後，才給他，若捉不到，不用給，那對你一點也不吃虧。」

一頓，接又道：「至於你肯不肯出那筆金，你大可以考慮一下，我不會強迫你，我一樣會全力捉拿鄧牛歸案。」

汪貴興想了一會，才道：「王隊長，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不知那筆賞金的數目要多少？」

王發道：「隨你的心意吧，這方面，我不敢，也不便說話。」說完站起來。「汪翁，你想清楚再答覆我吧。」

汪貴興慌忙道：「王隊長，急着走幹嘛？這樣吧，我出二百個大洋，這個數目可不少了吧。」

王發道：「汪翁既然出二百大洋賞金，我回去跟敝友說了，但不敢擔保他答應幫忙。不過，若他答應了，無論上天入地，鄧牛那淫賊也逃不脫他的手掌。」

「王隊長，祇要你跟貴友說說，貴友一定肯幫忙的。」

王發道：「我不敢誇口，不怕對你說，敝友雖然以捉拿被懸賞通緝的賊匪，領取賞金爲生，但却不是那種見錢眼開的人，若他認爲值得，一個錢也不要，一樣肯冒險去追捕緝拿匪賊，若他不願意，就算你給他十萬大洋，他也不幹。」

汪貴興聽了王發那番話，居然心動起來。「王隊長，那就有勞你費一番唇舌，說動貴友了。」他的好奇心被勾起，很想見識一下王發口裏說的那個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是何人物，是否有三頭六臂。

何況，二百大洋，他還拿得出，雖然有點肉痛。

王發道：「汪翁，那就要看你的運氣如何了。」說完，辭別汪貴興，返回隊部。

＊　＊　＊

翌日，吃過午飯後，王發跟一個人到汪家見汪貴興。

汪貴興在內廳接待王發與跟他同來的那個人。

汪貴興一眼看到王發帶來的那個人，心裏便暗說一聲：「好精神的一個人物。」禁不住被那人吸引住。

那人看上去三十來歲，身子精壯，膚色微黑，五官端正，輪廓分明，一雙眼奕奕有神，教人一眼便看出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王發介紹。「汪翁，這位就是我昨天跟你說起的朋友，姓蕭名原，在省城裏大名鼎鼎，這些年來，被他捉入省裏監牢的，約有二三十個大賊悍匪，這一次他又捉了一個大盜，押返省城，那傢伙如今正關在隊上的囚室內。」

汪貴興含笑向蕭原說道：「蕭原君，久仰大名了，如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蕭原忙道：「汪先生，過獎了，很高興認識你。」

汪貴興對蕭原一見便生好感，迭聲道：「蕭原君、王隊長，請坐，坐下好說話。」

王發跟蕭原向汪貴興點點頭，才坐下來。

汪貴興亦坐下來，立刻說道：「聽王隊長說，蕭原君你在省城大名鼎鼎，被你緝捕的盜匪，沒有一個逃得掉的！眞叫人佩服。」

蕭原謙道：「汪先生別聽老王吹牛，我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僥倖能夠幹到如今……」

王發笑道：「老蕭，別謙虛了，我說的可是事實啊！就拿你這一次捉到的那個大盜李鐵虎來說，省裏的偵緝隊緝查了大半年，就是捉拿不到他歸案，不得已懸賞五百大洋緝拿他，結果，你出馬追緝，不到一個月，便被你捉住了，如今那傢伙就關押在隊上的囚室內，我說的沒有半句假啊！」

汪貴興笑道：「王隊長，我知道蕭原君說的是謙虛話，今日有幸認識蕭原君，實在榮幸。」

蕭原正想說話，王發已說道：「汪翁，客氣話說過了，言歸正傳吧，我這次帶老蕭來見汪翁你，事關老蕭已被我說動了，答應偵查令寵被殺之案。」汪貴興大喜。「老王，眞要好好謝謝你。」

跟着轉對蕭原道：「蕭原君，難得你肯答應出頭偵辦小妾被殺一案，很感激你的幫忙。」

一頓，馬上又道：「蕭原君，待你捉到那個淫賊鄧牛，我立刻奉

上二百大洋薄酬，聊表一點心意。」

王發接口道：「汪翁，老蕭答應幫忙緝兇，可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本着替地方除害，才答應幫忙的。」

汪貴興聽得心裏有點不舒服，臉上卻沒有表露出來，依舊笑着道：「難得蕭原君有這種……心，可敬可佩。」

蕭原忙道：「汪先生謬讚了，我不過本着良心去做事，該做便做。」

一頓，接道：「汪先生，可否讓我到令寵遇害的地方去察看一下？」

汪貴興連聲道：「可以，可以，蕭原君、王隊長，請跟我來。」

在四姨太的房間內外察看了一遍，蕭原發覺兇徒是扚開門閂，潛入房間內的，走的時候，是從窗口跳出去，再攀上院牆，溜出汪家的。

不過，他並沒有將自己的發現說出來，免得王發臉上無光。

因為，他曾聽王發說過，在汪家的搜查一無所獲，若他如今說有發現，豈不是當汪貴興的面前，剃王發的眉毛。

所以，他衹對汪貴興說，兇徒是攀牆進入汪家作案後，再攀牆逃遁的。

他這麼說，是不想令到汪貴興以為他是一個浪得虛名的人，在顧全王發的面子時，多少也要露一手，免得被汪貴興看輕。

本來，他還想看一下四姨太頸上的傷痕的，王發暗中阻止，他才沒有向汪貴興提出。

蕭原查察之下，即時有所發現，對比王發六人搜索了幾遍，卻毫無發現，汪貴興對蕭原大為信服。

本來，汪貴興欲招呼兩人吃過晚飯再走的，蕭原婉拒了，人家在做喪事，怎好意思打擾人家。

走出汪家，王發急不及待地道：「老蕭，還有什麼發現？」

蕭原道：「既然已經知道兇手是誰，有沒有發現都無關重要了。」

王發堅持道：「老蕭，說出來讓我知道也好啊，你真厲害，祇看了一遍，便有發現，我跟五個手下裏外搜查了幾遍，一點發現也沒有。」

蕭原道：「我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發現，祇發現兇手是撬門進去的，走的時候從窗子跳出房外，如此而已。」

王發由衷讚道：「老蕭，果然名不虛傳，難怪你在省城名頭那樣響亮。」

蕭原笑道：「老王，別笑我了，再說，我的臉紅了。」

王發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不見你五、六年了，你仍然是以前那個樣子，我呀，老多了。」

蕭原上下打量王發一眼。「老王，你一點也沒有老啊，倒是發福了，生活不錯吧？」

王發感慨地道：「還過得去，但比以前悶多了，有時候，真懷念以前的日子。」

蕭原感慨地嘆口氣。「老王，我真羨慕你如今的日子，安安定定的，又幹回老本行，不用整天將條命拴在褲頭上討生活。唉，我不知要幹到什麼時候，才能夠不吃這口飯。」

老王笑了。「老蕭，你不是在說風涼話吧？憑你今時今日的地位，要改行不幹，甚至吃谷種，還愁過不了日子？你老哥捉一個逃匪，領的賞金等於我一年的糧餉了。」

頓一下，接下去道：「是了，老蕭，因何不改行幹別的，還幹下去？」

蕭原道：「還不是為了日後的生活，你也知道，幹我們這一行，除了玩槍搏命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曉得做，祇好冒險再玩幾年命，希望上天保佑，活到洗手不幹的時候。」

王發深有感觸地道：「老蕭，當年我若不是左腰上挨了一槍，死裡逃生，行動有點不便，我還下不了決心改行，祇怕會幹到如今，又或者死在那個逃匪的槍下了，想起那一年，手上拿着平日積儲下來的一點錢，心裏一片惘然，不知幹什麼才好，感覺前路茫茫……後來想想，手上那點錢，大概還夠回鄉買幾畝田，耕種渡日，便返回鄉下，來到縣城，那麼巧遇上一個在偵緝隊當差的鄉親，得他引薦，進了偵緝隊，捱了這幾年，總算捱出頭，幹上隊長這個位置，三年前回鄉討了個老婆，生了一個兒子，生活總算過得去，想想，真是托天之福啊。」

「老王，恭喜你有妻有兒啊！」蕭原替王發高興。「今晚我請客，咱哥兒倆好好地喝幾杯，好嗎？」

王發拍手道：「好啊，難得故友重逢，該喝個痛快的！不過，該由我來請，說什麼，我也算是個主人，該盡地主之誼的。」

蕭原爽快地道：「老王，別爭了，誰付賬也一樣啊。」

這一晚，蕭原跟王發在縣城最有名氣的那家飯店內，喝了個痛快。

喝酒之餘，蕭原並沒有忘記那件姦殺案，要王發將這半年來所發生的幾件姦殺案，詳詳細細地說一遍給他聽。

聽完王發的敘述後，蕭原道：「老王，聽你的敘述，幾件姦殺案

絕無疑問是同一個兇徒所為，最明顯的是，死者遇害的手法如出一轍。」

王發連連點頭。「老蕭，兇手是同一個人，那是絕無懷疑的了，說起來真是慚愧，接二連三出了命案，到如今，我仍然束手無策，讓那個兇徒逍遙法外。」

「老王，不要自責，你既盡了全力偵查，問心無愧，那不是你的錯啊。」蕭原替王發斟酒。「看來，我强出頭，祇怕吃力不討好，未必有把握捉那傢伙歸案。」

王發忙道：「老蕭，有你出頭，我可是大有信心能夠將那傢伙捉拿歸案。」

「老王，別給我戴帽子啊！」蕭原笑道：「我可不是萬能的。」

王發喝一口酒。「老蕭，我對你可是有絕對的信心。」

蕭原喝光杯裏的酒，放下酒杯，邊拿起酒瓶倒酒，邊道：「老王，你是怎樣查到兇徒是鄧牛那傢伙的？」

王發道：「說起來，那是巧合，我們在三個月前捉到一個土匪，他供出，之前發生的兩件姦殺案，都是一個叫鄧牛的淫賊所為，他跟鄧牛認識，還供出鄧牛是鄰縣人氏，在鄰縣作案纍纍，由於風聲太緊，跑到這裏，躲了一段日子，耐不住，又出來作案。」

「那你有沒有派人到鄰近去查究鄧牛的底細？」

「有！」王發點一下頭。「派去鄰縣的手下查到，鄧牛在鄰縣姦殺了八個婦女，弄到那裏的婦人人心惶惶，入夜後，都不敢獨自出外或是獨睡一房，據鄰縣偵緝隊查到，鄧牛是土匪世家，父兄不是賊便是匪，四出作案，已先後落網，獨剩鄧牛這淫賊逍遙法外，據說，此人兇悍異常，奸狡如狐，從不在一個地方躲藏超過一晚，而且經常改變裝束容貌，鄰縣偵緝隊窮一年時間，也捉不到他，有兩次查探到他藏身的地點，大舉圍捕，仍然被他逃脫了。」

「嗯，這傢伙溜滑得很，不容易對付啊！」蕭原口裏這麼說，卻被挑起好勝心，暗自拿定主意，非要將鄧牛捉拿歸案不可！

「老蕭，那廝再溜滑，也逃不過你的手掌的！」王發替蕭原打氣。

事實上，他一廂情願希望蕭原能夠捉到鄧牛，好讓他了結這件棘手的案子，要不，偵緝隊長這個位他可能坐不穩。

──一個人兩條心，不算多。

蕭原想了一會，突然道：「老王，我想見見那個認識鄧牛的土匪。」

「成！」王發一口答應。「他如今正關在縣裏的監牢內。」一頓，好奇地問。「你見那個傢伙幹嗎？」

「我想從他的口裏，瞭解鄧牛是一個怎樣的人，身上有什麼特徵，有些什麼嗜好……可能有助找到鄧牛的行踪與躲藏的地方。」

王發拍一下腦袋。「赫！我怎麼想不到！唉，我的腦筋越來越鈍了。」

蕭原擧杯道：「來，老王，乾一杯，不去說那叫人心煩的事了。」

「乾！」王發拿起杯子，跟蕭原碰碰杯，兩人一口氣喝乾杯中的酒。

咂咂嘴唇，王發透口氣，興奮地道：「老蕭，好久沒有喝得這樣痛快了，今晚盡興喝個痛快！」

蕭原擧杯。「乾！」跟王發碰杯，跟着乾杯。

＊　＊　＊

蕭原從那個叫劉槐的土匪口中，知道鄧牛的樣貌及特徵、嗜好。

據劉槐說，鄧牛左手第五隻手指──也就是尾指，略為彎曲，看上去比較短，若不留意，不容易看出來。

而鄧牛的嗜好就是好色。

據劉槐說，鄧牛幾乎每晚都要女人陪睡，一晚可以要幾次，令到不少妓女也感吃不消。

蕭原就從鄧牛這一特殊嗜好着手偵查。

一個性慾如此旺盛的人，當然離不開女人，像鄧牛那種人，自然沒有女人肯跟他，他需要女人，祇好用錢買了。

蕭原叫王發派出手下偵緝人員到縣裏的妓寨去查問，看看能否查到鄧牛的行踪。

不過，他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像鄧牛如此奸狡謹慎的人，不大可能會去妓寨這種較易暴露行踪的地方，可是，他又不能放過任何有可能找到鄧牛的地方，因此，縱使不抱多大希望，他亦要王發派人去查。

他心目中偵查的重點，乃是一些暗娼。

暗娼由於不是公開的，外人不容易知道光顧她們的嫖客是誰，蕭原認為，鄧牛要找女人，大多數的情形下，會去找暗娼，對他行踪的保密大有幫助。

蕭原跟王發親自去查那些暗娼。

蕭原不愧是有名的追捕手，他找對了門路，查問了幾個暗娼，向那幾個暗娼描述過鄧牛的樣貌後，其中有五個一口斷定曾見過鄧牛這個人。

換言之，鄧牛曾嫖過她們。

這麼快便打聽到鄧牛的踪跡，王發對蕭原佩服得無話可說。

不過，那五個曾跟鄧牛睡過的暗娼都說，鄧牛找她們睡一晚之後，便沒有再去找她們。

這就證明王發說的話沒有錯，鄧牛那傢伙確是一個奸狡謹慎的人，從不在一個地方逗留超過一晚以上。

黃昏時候，王發帶蕭原找到西門前一個暗娼，查問之下，那個暗娼向兩人說出，鄧牛昨晚就在她那裏過夜，今早才走。

王發一聽，頻呼可惜，連聲說怎不早一天偵查那些暗娼，要不，說不定已捉到鄧牛。

蕭原聽那暗娼那樣說，知道找對了路，心裏暗喜，對於未能及時找到鄧牛，他一點也不感可惜，他相信，祇要循這條綫索追查下去，一定可以找到鄧牛。

離開那個暗娼的房子後，蕭原要王發仔細想一下，還有多少個暗娼未曾查問，王發想了一會，扳着指頭逐一數出來，結果，一共還有七個暗娼仍未查問。

找了個地方坐下來，蕭原要王發查清楚剩下的七個暗娼的所在，以便晚上採取行動。

接着，他將心裏想好的計劃說出來。

王發聽完後，迭聲叫好，兩人馬上返回隊上，佈置晚上的行動。

原來，蕭原的計劃是，不再查問下去，待到晚上，分派人手，將剩下的七個暗娼的屋子包圍起來，捉拿鄧牛。

蕭原估計，這個晚上，鄧牛必會到剩下的七個暗娼的其中一個那裏嫖宿，如無意外，一定可以在其中一個暗娼的屋子內發現鄧牛，將他緝捕歸案。

* * *

更深夜靜，蕭原跟王發帶着一組偵緝人員——一共八個——包圍了其中一個暗娼的屋子。

七個尚未搜查的暗娼之中，蕭原跟王發幾經研究，認為鄧牛極可能在那個暗娼屋內嫖宿，才決定親自圍搜那一家。

行動之前，王發已將隊上的偵緝人員分成七組，每組列分八個人，同時展開了行動，圍搜七個暗娼的屋子，如遇反抗，格殺勿論。

七組人約定了，在二更未盡，三更將到的時候一齊行動，免得打草驚蛇。

蕭原跟王發親自圍搜的那個暗娼名叫包好彩，相好的都叫她玉葫蘆，年紀不大，三十不到。

包好彩的屋子在一條短巷的最後一間，既有前門，亦有後門，因此，王發於包圍了包好彩的屋子後，特別吩咐兩個手下堵住後門，再派了一個人攀上隔鄰的房屋瓦面上伏着，提防極有可能是鄧牛的那個嫖客自那瓦面上逃竄。

看看時候已到，蕭原親自去拍門。

第一次拍門沒人應。

第二次拍門，屋裏有人應了。

「誰呀？」聲音帶着睡意。

「是我，玉葫蘆，今晚有客嗎？」蕭原扮成嫖客，語帶輕佻。

「你是誰呀，我聽不出啊。」屋內的女聲問。

「失魂魚呀。」蕭原所說的「失魂魚」，確有其人，是一個混混，是玉葫蘆相好中的一個。

「原來是你這失魂魚。」屋內的女聲說道：「忍一晚吧，今晚有人在我這裏留宿。」

蕭原忽的離開玉葫蘆的門前，向王發打個手勢，跟着閃自門邊貼牆站着。

王發馬上舉手一揮，立刻有兩個偵緝人員自附近的藏身處閃出來，竄到玉葫蘆的門前，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跟着退後半步，一齊抬起腳，發力往門上踢去。

兩扇關着的木門如何抵受得住兩個偵緝人員的發力一踢，祇聽「彭」然大響聲中，兩扇木門被踢開來，兩個偵緝人員順勢衝入屋內，口裏大喝：「咱們是偵緝隊的，屋裏的人不要動。」

換來的是一聲驚叫與一串槍聲。

兩個撲入屋內的偵緝人員在槍聲中一個跌倒——發出痛叫聲，另一個疾忙斜撲地上，握在手裏的槍響了兩下，往屋裏射了兩槍。

蕭原乍聽屋裏槍聲響起，頓時心裏一喜——這麼巧鄧牛果然在玉葫蘆屋裏嫖宿，雖則擔心撲入屋內的兩個偵緝人員的安危，這個時候擒人要緊，一時間顧不了那樣多，身子倏地半閃出門邊，伸手朝門裏屋內開了五槍。

屋內又響起女子的驚叫聲及一個男人的粗俗罵聲，夜色中槍火閃吐，屋裏還擊了一輪槍火。

王發這時候已跟隱伏在暗處的兩個偵緝人員撲出來，跑到大門前，各自找地方遮擋，封鎖了那個門口，不停向屋裏開槍射擊。

驀地，屋內響起「嘩啦」一聲，跟着是「辟辟啪啪」的瓦片墮地聲，一陣槍聲突然在屋面上面響起，王發他們都聽出，那一陣槍聲是伏在隔鄰瓦面上的一個偵緝人員開槍掃射的。

在急驟的槍聲中，蕭原矮着身，閃衝入屋內。

王發三人不停開槍射擊，蕭原才能夠那麼輕易衝入屋裏。

才衝入屋內，蕭原一眼便看到跌倒在地上的那個人在呻吟，知他受了傷，忙撲落他身邊，看看他傷得厲害與否。

倒在地上受了槍傷的那個偵緝人員傷得不太重，但也起不了身，原來他腰部中了一槍。

另一個躲在左邊牆脚下的一張椅下，由於角度的關係，無法威脅到在房內向外開槍射擊的那個人——極可能是鄧牛。

蕭原趴在地上，向那個沒有受傷的偵緝人員低聲說道：「我掩護你！」揮手做了個衝向房門前的手勢。

那個偵緝人員點點頭，表示明白蕭原的意思。

蕭原立刻舉槍向房門口掃射。

那個人即時從地上竄起來，標向房門側面，身子半閃，向房內連開五六槍。

蕭原乘機自地上標起來，衝入房內。

外面的王發跟兩個人已衝入屋內，下令一個人照顧受了傷的那一個偵緝人員，他與另一個直撲房間。

蕭原一頭衝入房內，閃到一張几後，目光掃瞥之下，看不到房內有人。

雖然看不到有人，蕭原不敢貿然現身，開槍的人有可能躲在床下或床後。

王發跟一個人隨後衝入房內，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房裏亂槍射擊。

蕭原低聲叫道：「老王，小心別傷了無辜。」這刹那，他已看清楚床下沒有躲着人。

王發大喝：「出來，舉起手走出來，你逃不了，也躲不了！」

沒有人應他，連那個暗娼玉葫蘆也不見。

蕭原突然叫道：「老王，那傢伙往屋後逃去了！」自矮几下跳起來，伸手指一下床後的一道門。

原來，這個房間有兩道門，床後那道門半掩着。

王發怔了一下，馬上衝向床後。

蕭原跟着。「老王，小心啊！」

王發應一聲，隔着板門開了兩槍，才猛然將門拉開來。

蕭原的槍飛快地指着門外，稍有動靜，他手上的槍便會立響。

掩護蕭原衝入房內的那個偵緝人員亦已衝入房內，不等王發吩咐，跟另一個在房內搜查起來。

房間的瓦面上，有一個破洞，那可能是那個嫖客欲施疑兵之計，引開王發他們的注意，拿物件砸破的。

若那傢伙自破洞逃出瓦面，伏在隔鄰瓦面上的那個人不會祇開了數槍便停下來，也不會不高聲大叫，知會地上的王發等人。

「老王，掩護我！」蕭原說着便衝出那道門外。

王發探頭伸臂，擎槍指着門外。

蕭原衝出門外，立刻閃貼在牆邊，手上的槍隨時準備發射。

外面沒有人，是一條四尺闊的甬道，通向屋後。

蕭原向王發一招手，往屋後衝去。

* * *

守在屋後的兩個偵緝人員聽到後面及屋內響起槍聲，兩人同時心頭一緊，吸口氣，立刻扳開機頭，指着那道後門，祇要有人衝出來，便馬上開槍射擊。

兩人都很緊張。

屋內的槍聲響了一會，停下來，忽然又響了幾下，又停了，兩人不敢鬆懈，因還未知道王發他們捉到人否，若得手，必會知會他們。

驀地，那道後門被拉開來！

兩個人的心同時跳動一下，扣在扳機上的手指為之一緊——一觸即發。

可是，門內沒有人衝出來。

兩個人瞪大眼眨也不眨，注視着拉開來的後門。

陡地，一條人影自後門內衝出來，口裏驚呼尖叫：「別開槍，是我呀！」

兩人乍見有人衝出來，第一個反應便是開槍射擊，待到兩人驚覺到衝出來的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已來不及放開扳機。

兩人最少開了五槍。

那條在黑暗中綫條玲瓏的人影，中槍尖叫倒下。

兩人頓時呆住——驚覺到開槍射錯了人。

一條人影就在兩人驚愕的刹那，自後門內標竄出來，向兩人匿着的地方連開數槍。

一個中槍受傷跌倒下去，另一個偵緝險被擊傷，慌忙開槍還擊。

可是，那條人影已標竄出數丈外，往地上一滾，向那個人連開兩槍。

那個人陡覺額側一陣炙痛，嚇得慌忙縮回身，伸手往額側一摸，一手是血。

那條人影在地上滾兩滾，自地上躍起來，沒命往前竄奔。

一條人影像風一樣從後門內衝出來，身子半轉，向那條飛速竄奔的人影連開三槍。

那條人影歪晃了一下，繼續往前奔。

瓦面上突然響起槍聲，原來是伏在瓦面上的那個偵緝人員向逃竄的那條人影開槍射擊。

可惜，射不中那人影。

不過，却逼得那條人影靠貼在屋牆下飛奔，令到瓦面上那個偵緝人員無法射中他。

蕭原瞄準了那條人影，連開兩槍。

那條人影中槍倒下，發出一聲痛叫。

王發幾乎是跟在蕭原的後面衝出來，但却被地上那具人體絆倒，半個身子橫壓在那具軟綿綿的人體上面，那人痛得發出一聲慘叫。

那聲音是女子發出的，王發才發覺，被他壓着的人是個女人，慌忙爬起身，雖然在黑暗中，由於習慣了，所以仍能看到，地上那女人一絲不掛，光溜溜的，若是在床上，不誘死人才怪，但在此刻，王發那有那種心情去欣賞，不過，仍禁不住多看了那具裸體一眼。

「別動！」蕭原厲喝。「動一動便開槍殺死你！」邊喝，邊擎槍一步步走向被他擊倒的那條人影。

王發又看了一眼那具裸體，才跟着蕭原走前去。

那個額頭擦傷了的人自匿藏處走出來，經過那具赤裸的女體時，亦溜了一眼。

那個女人張口呼叫：「好痛呀，痛死人了，救我呀，我中了槍呀……」

被蕭原擊倒的那條人影躺在牆脚地上，沒有動，不知是死了，還是被蕭原的喝聲震住，不敢動。

蕭原可不敢放鬆大意，緊握着槍，對準那人，終於走到那人身前。

他聽到那人發出呻吟聲，立刻喝道：「起來，慢慢起來！」他看到那人手上的槍不見了。

那人似乎受傷頗重，呻吟一聲，自地上慢慢爬起來。

蕭原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人。

王發走到蕭原身旁，亦拿槍指着那人。

那人艱難地爬起身，哼了一聲，突然跌倒下去。

「你他媽的別裝蒜，快起來！」王發厲喝。

那人哼哼唧唧的，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陡地，他的左手突然間一動，蕭原的反應好快，一脚飛踢向那人疾抬的手，啪一聲，踢在那人的手上，一道烏光物由那人的手上飛出去，啪一聲，落在丈許遠的地上，聽聲音，那是一支槍。

王發看着，驚出一身冷汗。

若換了是他——一個人面對那人，他肯定來不及踢掉那人手上的槍，準挨槍子兒。

「起來！別再耍花樣，否則不客氣，射斷你的手！」蕭原兇狠地喝叫，槍嘴指着那人的額頭。

那人身子震顫了一下，掙扎着爬起來。

王發上前一步，惡聲惡氣喝道：「快起來！裝死嗎？」一脚踢在那人的身上，痛得那人叫出聲來，不敢再慢吞吞。

王發看着，按捺不住，伸手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領，將他拉起來。

蕭原的槍嘴一直指着那人的頭。

黑暗中，兩人都看到那人的樣貌，王發興奮得叫起來：「捉到了！你他媽的，終於捉到你這個先後姦殺幾個婦女的淫賊！」

蕭原也認出，眼前這傢伙的樣貌跟那個被關在監獄內的土匪所描述的一樣，心裏也很高興。「說！你是誰？」

那傢伙身子微震了一下，啞着聲道：「我姓關……名叫中……長官，我不是什麼殺人兇徒……」

王發哼了一聲，一手抓住那人的左手，往上一舉，目光落在那人的左手尾指上，口裏嘿嘿冷笑。「你他媽的還想狡賴？你的尾指不是拗曲的嗎？嘿嘿，鄧牛，這是你的特徵，騙不過我們的！」

蕭原沉聲道：「鄧牛，你作惡多端，報應到了。」

鄧牛一張臉死白，垂下頭，身子直抖。

這時，三個偵緝人員已奔前來，在屋面的那一個亦跳下來，王發立時喝令手下將鄧牛鎖起來。

鄧牛的大腿及腰側被子彈射傷，痛得他幾乎站不住，要由兩個人左右將他扶住。

王發吐口大氣，高興地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你果然厲害，一出馬便將淫賊擒下，確是名不虛傳。」

蕭原笑笑道：「老王，這都是大家的功勞啊！要不是各位全力圍捕，單憑我一個人，怎會這麼輕易便捉到他。」

王發笑道：「無論怎樣，這淫賊都是你捉到的。」

蕭原道：「老王，快去看看受了傷的弟兄吧。」

王發點頭，大聲吆喝道：「李來，快去看看受了傷的弟兄傷勢如何，吳榮、朱民，押這淫賊到屋裏去。」

幾個人答應一聲，跟着蕭、王兩人往玉葫蘆的屋子走去。

受了槍傷的玉葫蘆已經自己爬起來，掙扎着走向屋內，找衣服穿上。

原來，她的腰腹部位挨了一槍，傷得不輕。

回到屋內，王發吩咐手下先替受了傷的兩個偵緝人員和玉葫蘆止血紮傷，查問了玉葫蘆幾句，確定她不是鄧牛的同夥，才放過玉葫蘆，帶着手下八個人，押鄧牛返回隊部。

* * *

翌日，王發派人到汪家請汪貴興到隊部一趟。

汪貴興聽說捉到姦殺他第四個小老婆的淫賊鄧牛，馬上跟那個偵緝人員到隊部去。

來到隊部，汪貴興一眼看到王發跟蕭原，立刻問：「王隊長，眞的捉到那個……兇徒？」

王發滿臉是笑，連連點頭。「捉到了，要不是捉到那淫賊，我怎會請你來？」

一頓，指指蕭原，說道：「汪翁，鄧牛那淫賊是老蕭捉到的，如今你相信了吧，老蕭一出馬，便捉到兇徒，我沒有說大話吧。」

汪貴興笑笑道：「老王，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話，也不會出二百大洋賞金，請蕭原君幫忙捉拿兇手了，待會我回家，馬上叫人送上那筆賞金給蕭原君。」

蕭原忙道：「汪先生，你別聽老王說，能夠捉到鄧牛，全仗隊上的弟兄全力圍捕，才能將鄧牛緝捕歸案。」

汪貴興擺擺手道：「我不管你兩個怎麼說，既然已捉到殺死小妾的兇徒，那筆賞金我是一定送上的。」

略頓，接對王發道：「王隊長，我想看看那個傢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可以嗎？」

王發連聲道：「可以，當然可以，我這就帶你去瞧瞧那傢伙。」

說完，招呼汪貴興跟他走。

蕭原陪同着往關押人犯的地方走去。

來到一個囚室前，王發停下來，指指囚室門，對汪貴興道：「汪翁，兇犯就關押在裏面。」跟着轉對一個守在囚室外面的偵緝人員道：「阿方，將門打開。」

那個偵緝答應一聲，上前打開門鎖，推開門，然後閃身讓開。

王發當先走入囚室內，汪貴興猶豫了一下，有點膽怯地走入囚室。

蕭原在後面跟着走進去。

「起來！」王發才走入囚室，馬上向躺在一張木板床上的鄧牛喝叫。

鄧牛身上的傷已敷紮好，雖然在開門的時候，他已猜到有人進來，但却依舊躺在床上，詐作不知，聽到王發喝叫，才睜開眼，略爲抬起頭，橫了王發一眼，不情不願地慢慢起身。

王發上前一把揪住他胸前的衣服，將他拉起來，口裏喝罵道：「裝什麼死？你他媽的慢吞吞的！叫人不耐煩。」

鄧牛的手上不但戴了手扣，脚上也戴着脚鐐，怪不得王發不怕他會反抗了。

汪貴興打量着像一頭牛般壯健的鄧牛，一張臉漸漸漲紅起來，咬着牙道：「老王，就是他？」

王發點頭道：「昨晚他已全部招認了，這半年以來發生的五件姦殺案，包括令寵在內，都是他幹的。」

汪貴興憤怒得全身微微抖顫，連聲音也變了。「賊種！我要閹了你，爲何揀上我的女人？」

鄧牛似乎豁了出去（事實上，他是死定了——一定會被判死刑），陡地抬起頭，瞪着汪貴興，强悍地大笑道：「因爲我看上了她，那一天，我遇上她，便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定要得到她！哈哈哈……那一晚，好快活啊，你知道嗎？她一點不反抗，還顯得很狂熱，她是被我姦過的女人中，令我最快樂的一個！」跟着又狂笑起來。

汪貴興聽着，一張臉由紅轉青，轉白，突然怒吼一聲，撲上去對鄧牛拳打脚踢，像瘋了一樣，口裏嘶叫：「死賊種，我要閹了你，我要殺死你……」

王發按着鄧牛，令他不能反抗，任由汪貴興狂暴地踢打鄧牛。

蕭原看着，亦沒有出手制止，因他也覺得，鄧牛確實該死，該讓汪貴興出出氣。

驀地，鄧牛慘叫一聲，身子弓起，五官扭曲，頭上青筋暴現，身子左反右轉，一副極之痛苦的樣子。

蕭原忙往鄧牛身上看去，原來汪貴興狂暴地一手抓住鄧牛的下體，用力握扯，似乎要將鄧牛的下體扯斷，怪不得鄧牛痛成那個樣子。

王發看着，沒有阻止汪貴興。

蕭原忙上前拉開汪貴興。「汪先生，別這樣，他雖然罪該萬死，但仍需由官府定他的罪，你要是弄死了他，祇怕不大好……」

汪貴興狂怒未消，嘶叫道：「我要閹了他，殺死他……殺人賠命，有什麼大不了……」但却放開了握扯着鄧牛下體的手，依舊咻咻喘氣。

鄧牛痛得死去活來，在床上滾來翻去，滿頭大汗，但却叫不出聲來。

他是痛極失聲。

王發向鄧牛罵一句：「活該！」然後轉對汪貴興道：「汪翁，請到外面去坐下歇歇。」

汪貴興惡狠狠地往鄧牛身上吐口口水。「死賊種，你等着，我一定會閹了你！教你做鬼也變成閹死鬼，投胎做人沒了那鳥兒！」

* * *

蕭原收下汪貴興那筆賞金——二百大洋後，拿出六十個大洋給兩個偵緝人員作養傷之費，送了四十個大洋給王發，作爲補賀他結婚生子的賀禮，另外拿出三十個大洋，分給有份參與昨晚圍捕鄧牛的六個偵緝人員，再拿出二十個大洋買辦

酒菜，請隊上所有人吃一頓。

就這樣，二百大洋他祇有五十大洋落袋。

晚上，偵緝隊因「筵」開五席，全隊上下，除了站崗和看守犯人的幾個弟兄外，全都開懷吃喝起來。

由於破了近半年來最棘手的積案，全隊上下皆胸懷大暢，王發更是高興，第一個帶頭與手下對飲，當然沒有忘了先敬蕭原三杯。

看到隊上上下人等吃喝得那麼興高采烈，蕭原也受了感染，亦放開胸懷，跟座上的偵緝人員猜起枚來。

他好久沒有這樣放縱自己了。近年來，他都難得遇上這麼高興的場面了。

因此，這一晚他幾乎喝醉。

王發醉倒了。

隊上的人十有七八也喝得醉薰薰的。

這時候，已差不多酒殘菜盡，時候亦已很晚了。

兩下槍聲就在這時驀地傳來。

大部份的人都被突如其來的槍聲震得酒醒了幾分，一個沒有醉的偵緝人員大叫：「槍聲從裏面傳來的！」跳起身，拔腳往裏面奔去。

隊部的裏面——後面，就是關押人犯的地方。

酒醒了幾分的偵緝人員紛紛跟着往裏頭跑去——雖然腳步虛浮。

蕭原於槍聲乍響時，酒醒了一半，心知裏頭出了事，急忙跟着往裏面跑。

王發爛醉如泥，趴在枱上不知人事，對於那兩下槍聲一點反應也沒有。

一衆——約十數人——跑到裏頭，祇見其中一囚室的門半開着，頓時心知不妙，約在最前面的那個偵緝人員立刻拔出槍，口裏喝叫：「小心，老何可能出了事！」疾撲到那間囚室的門邊，探頭往裏面張望。

蕭原一眼看到那間囚室的門半開着，立時在心裏叫一聲：「苦也！」跟着那些偵緝人員撲向那間囚室。

「老何在裏面倒在地上，不知死活！」那個最先撲到囚室門邊往內張望的人驚呼大叫起來，一頭衝入囚室內。

蕭原聽聞之下，有如兜頭挨了一棍，腦袋暈了一下，加快速度越過幾個人，跑入囚室內。

——在這裏當班看守的老何既然倒臥在關押鄧牛的囚室內，那麼，鄧牛一定逃了。

才跑入囚室內，蕭原一眼看到囚室內除了倒在地上的老何外，不見了鄧牛的踪影，便知道他的猜測沒有錯。

「鄧牛越監逃了，快去追！」蕭原大叫：「瞧瞧其他囚室關着的犯人，看看有沒有人逃了。」疾叫聲中，他第一個跑出囚室外，往後面疾奔。

——他猜測鄧牛從後面越牆逃走。

那些人員說鄧牛逃了，剩下的酒意幾乎全消了，慌忙跟着蕭原往後面跑去，有幾個則逐一查看關押犯人的囚室內，是否人還在。

幸好，祇逃掉了一個鄧牛，另外幾個犯人仍在囚室內，包括蕭原暫將之關押在此的那個悍匪。

蕭原急奔到囚室後頭的小院內，一眼便看到後院那道小門開着，立刻奔過去，一頭衝出門外。

好明顯，鄧牛是從那道小院門逃出外面的。

衝出外面，蕭原停下來，在附近的地上仔細察看了一會，才對紛紛從裏面跑出來的人道：「往這邊追，那淫徒從這頭逃竄。」當先往院門右邊那頭急奔下去。

那幾個偵緝人員吆喝連聲，跟着追下去。

* * *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蕭原跟幾個人空手而回。

換言之，他們追不到鄧牛，沒將他捉回來。

王發經已酒醒了，發生這麼一件事，他是隊長，留在隊部內的人忙不迭設法將他弄醒。

王發一見蕭原回來，馬上問道：「老蕭，捉到鄧牛嗎？」

一個人不等蕭原答話，搶先說道：「隊長，要是捉到那傢伙，還不押着他回來嗎？」

王發頓足道：「給那淫賊跑了，如何是好，怎麼向汪翁交代？」

蕭原道：「老王，別發急，我一定替你捉那傢伙回來法辦。」

王發這才鬆口氣。「老蕭，拜託你了，眞夠朋友。」

一頓，王發嘆口氣道：「要不是個個都喝得七葷八素，那淫賊準逃不掉，嘿，要是再將他捉回來，先敲斷他的兩條腿，看他還逃得了！」

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翌日，汪貴興便得到消息，來到隊部，一見王發，劈面便說：「王隊長，那該閹了的賊種昨晚可是逃了？」

王發不承認不成。「汪翁，你的消息好靈通啊！」

汪貴興立時大爲緊張起來。「王隊長，你們是怎麼辦事的？那賊種手腳皆被鎖銬上，居然被他逃了，萬一他含恨在心，找我報復，我豈不是很危險？」

王發道：「汪翁，鄧牛那淫賊不但兇悍，也詭計多端，他詐作痛極暈倒過去，將在外面看守的一個

弟兄誘進去，乘那個弟兄不覺，用手上的鐵銬將他擊暈過去，然後奪了他的槍，將腳上的鐵鐐及手上的鐵銬射斷，自後面逃了，昨晚老蕭帶人追下去，追了半夜，可惜因爲夜黑的關係，追不到那淫賊，汪翁，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會將那淫賊捉回來法辦。」

一頓，又道：「至於汪翁你的安危，我會派人到府上守着，那淫賊再兇狠，知道隊上派了人到府上守着，相信他也不敢冒險，汪翁，你不會有危險的。」

剛巧蕭原來到，汪貴興馬上對他道：「蕭先生，鄧牛那賊種逃了，你有責任將他捉回來，要不，我豈不是白花了那筆錢？」

蕭原對汪貴興最後那句話很反感，冷冷道：「汪翁，你放心，俗語有謂：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我不會白拿的，無論上天入地，我也會將鄧牛緝捕歸案。」

稍頓，冷笑道：「汪先生，別以爲二百大洋比天還大，要不是看在老王份上，你縱使出二千大洋，我也未必答應出頭緝拿鄧牛。」

哼了一聲，又道：「我之所以答應幫忙緝拿鄧牛，一來是看在老王的份上，最主要是替地方除害，不是貪圖你那點錢。」

說完，一摔手，走出外面。

汪貴興討了個沒趣，臉上訕訕的，哼了一聲，對王發道：「王隊長，我還有事要辦，要走了。」

王發也不滿汪貴興那財主氣焰，冷淡地道：「不送，好走。」不等汪貴興往外走，他已搶先走出外面，追上蕭原。

「老蕭，別爲那小氣財主的話嘔氣，犯不着跟那種人一般見識。」

蕭原這時的氣已消了，笑笑道：「老王，我才不會爲那種人嘔氣，我是看不慣他那種嘴臉。」

「老蕭，又要你出頭幫忙緝拿鄧牛那淫賊，眞對不起。」王發抱歉道。

蕭原拍拍王發的肩頭。「老王，怎麼說這種客氣話？我們是朋友啊！」

王發咧嘴笑了。「老蕭，你是一個忠誠的朋友，我慶幸有你這個朋友。」

蕭原伸手摟住王發的肩頭。「老王，剛才我看不慣姓汪的嘴臉，才跑出來，我們還是回去看看有沒有鄧牛的消息吧。」

王發點點頭。「嗯，鄧牛肯定要找人替他打開手腳上的鐐銬，要不，不但行動不方便，也易被人發現他是一個逃犯，派出去的人已四出打聽了差不多半天，該有消息回來。」說完，他跟蕭原馬上折返隊部。

捉賊不遂　反遭去勢

鄧牛不出蕭、王兩人所料，在縣城外不遠處的一條鄉村內，找到一個打鐵的，用槍指着那個鐵匠，逼他替他打開手腳上的鐐銬，之後，他又拿了鐵匠一套衣褲換上，再劫去鐵匠幾個銀元，才將鐵匠和他的家人綁起來，封住嘴巴，關在房內，才急急離開。

直到日上三竿，村裏的人發覺鐵匠一家仍未起床開門營生，感到奇怪，恐怕鐵匠一家出了事，才叫人爬牆翻入天井內，入屋查看，結果，發現鐵匠一家老少被人綑作一團，關在房內，慌忙進去解開他們身上的繩索，詢問鐵匠發生了什麼事，鐵匠將夜來發生的遭遇告知村人，村裏的主事者認爲該報官，派了兩個青年陪同鐵匠到城裏偵緝隊報案。

蕭原跟王發折返隊部不久，那個姓梁的鐵匠跟兩個村民便趕到偵緝隊。

蕭、王兩人聽梁鐵匠說出昨晚的遭遇後，一致斷定那個拿槍指嚇梁鐵匠，逼他弄開手腳上的鐐銬的人，就是鄧牛。

既然發現了鄧牛的踪跡，王發立刻跟蕭原帶了幾個偵緝人員陪同梁鐵匠趕回那個鄉村，偵查鄧牛的踪跡。

來到梁鐵匠那個鄉村，蕭原、王發和幾個偵緝人員立刻在村內外展開搜查。

偵查之下，蕭原發現了鄧牛留下的踪跡，便循踪追查下去。

可是，循踪追查之下，卻在城北外一處地方失去了鄧牛的踪跡。

於是，蕭原斷定鄧牛沒有逃離縣城的範圍，極可能匿藏起來，伺機報復或再作案。

另一個可能是：他躲起來養傷。

人命關天，蕭原雖然看不慣汪貴興的嘴臉，仍然提醒王發，加派人手到汪家，提防鄧牛找汪貴興算賬。

王發不敢怠慢，汪貴興畢竟是縣裏的財主，財跟勢自古就連結在一起，萬一他眞的出了事，上頭怪責下來，他可能要捲舖蓋回鄉下耕田，因此，他在返回隊部後，馬上加派四個人到汪家守護。

蕭原於入夜後，亦悄然摸到汪家附近，暗中監視。

一直以來，他都認爲鄧牛極可能會向汪貴興報復，所以，他希望在汪家附近捉到鄧牛。

可是，一連幾晚，汪家都沒有特別的動靜，蕭原也發覺不到有可疑的人接近汪家。

這幾日，除了蕭原夜晚在汪家

附近守候外，日間，王發都派出手下，四出偵查鄧牛的下落，但却一無所獲，鄧牛就像泥牛入海一樣，了無踪跡。

蕭原估計鄧牛可能匿藏在一處無人知道的地方養傷，待傷好後，才再伺機作案。

王發同意蕭原這個猜測，但却一點也不敢放鬆，免得鄧牛有機可乘。

第六日了。

終於有事發生。

城南那裏，有一個女人被人姦殺了。

遇害女子姓何，名桂芳，是個黃花閨女，才十八歲。

她是在屋子裏被人姦殺的。

她的父母那天帶了兩個兒子到城外一個親戚那裏飲喜酒，本來，何桂芳也跟父母一起去的，那知道吃過午飯後，肚子有點不適，拉了幾次肚子，她父母便叫她不要去，留下她一個人在家，那知道竟然遭人姦殺了。

王發接到報告後，馬上帶人到城南何家去偵查，蕭原剛好起床(這幾晚他都是天亮後，才返回隊部睡覺，睡到午前才起床)，聽聞發生了姦殺案，猜測有可能是鄧牛幹的，於是跟着去看看。

蕭原跟王發看過死者何桂芳喉頭上那道明顯的因捏握而留下的痕跡後，一致斷定是鄧牛所爲。——兇手殺人的手法，跟汪貴與四姨太的被殺及之前的四件姦殺案中的死者遇害的手法一模一樣，絕無疑問是同一個兇手所爲的，而姦殺汪貴與四姨太及另外四件姦殺案中的死者都是鄧牛所爲，那麼，姦殺何桂芳的當然是鄧牛了。

看到女死者何桂芳那麼年輕(前後六個受害人中最年輕的一個)，王發心裏也覺難過，捏着拳頭，咬牙道：「他媽的鄧牛那淫徒！要是捉到他，我馬上將他閹了，再打斷他兩條腿，看他還作惡得了。」

蕭原心裏也很難過，對鄧牛之所爲，怒憤填膺，用力咬着嘴唇，好一會，才低沉地道：「老王，我若不親手將鄧牛這兇徒緝拿歸案，決不罷休！」

王發道：「老蕭，看來鄧牛那淫徒遲早會向汪貴興下手。」

蕭原點點頭。「我們不能守株待兔，他知道我們派人到汪家守衞，才不會蠢到冒險去找汪貴興算賬，有可能會在城裏別的不同地方作案，爲免可能有更多的婦女遇害，我看，必須要盡快將他找到，捉拿他歸案法辦！」

王發抓抓頭，苦笑道：「老蕭，你也知道，我每日都派出二十多個弟兄四出打探鄧牛的下落，可是，至今半點有關他的消息也沒有，你叫我還有什麼方法能夠找到他？」

蕭原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不相信沒有人知道鄧牛的蛛絲馬跡，我拿出剩下的五十大洋那點錢，作爲賞金，賞給能夠提供有關鄧牛的確實行踪下落的人，一定會有人爲了五十個大洋，向我們告密的。」

「這個主意不錯。」王發道：「老蕭，就照你的意思去做，祇是，你這一次豈不是白做？」

蕭原笑笑道：「白做便白做，祇要能夠將鄧牛那傢伙捉到，值得。」

王發拍拍蕭原的肩頭。「老蕭，你好叫人欽佩。」

蕭原忙道：「老王，別再給我高帽戴好不好？」

王發笑着連連點頭。「好，好！好高興有你這個朋友。」

* * *

蕭原所說的辦法果然見效，王發派手下向外面放出消息：誰能夠提供有關鄧牛的行踪下落，令到偵緝隊捉到鄧牛，可得五十大洋賞金。這晚上，便有人到隊部告密。

告密的人姓袁，名細安，是個不務正業的混混。

他對王發說，他發現了鄧牛的踪影。

王發一聽，頓時雙眼大睜，疾聲道：「眞的？」

袁細安道：「長官，當然是眞的，我怎敢來胡混。」

王發露齒笑道：「諒你也不敢。」

頓一下，跟着說道：「你怎樣發現鄧牛的踪影的？」

袁細安舔舔嘴唇，說道：「無意中發現的……長官，我可不可以不說，總之我發現了鄧牛躲在那裏。」

王發猜到袁細安不想說出來的因由。「嘿嘿，你不想說出來，我也猜到，一定又是去做鼠竊狗偷，那麼巧，鄧牛就匿藏在你打主意的地方吧？」

袁細安給王發猜中，頓時臉上訕訕的，顯得有點不安。「長官，我什麼也沒有拿啊，長官不會追究吧？」

王發嘿嘿直笑，一會，才道：「念在你這一次提供鄧牛的消息，不追究你，下不爲例。」

袁細安一聽，一顆心才定下來。

「鄧牛他今躲在那裏？」

「一間鬼屋內。」袁細安眨眨眼。「那間房屋鬧鬼鬧得很厲害，所以，屋主不敢住下去，舉家搬到別處去住，那房屋便丟空了，附近的人家不要說晚上，白天也不敢走近去，想不到鄧牛就躲在那裏。」

「你怎知道躲在那裏的人就是鄧牛？」

袁細安舔舔嘴唇。「那個人身上有傷、有槍，跟貼出的通緝告示上所描畫的犯人鄧牛一模一樣，我看過那張告示，所以認出那人就是鄧牛。」

「那間鬼屋在那裏？」王發忍不住了，霍然站起來。

「我帶長官們去。」袁細安不是一個笨人。「長官，若那人眞是鄧牛，我會得到五十大洋賞金？」

「嗯！」王發點點頭。

「那太好了。」袁細安歡喜得差點跳起來。

王發沉聲道：「捉到鄧牛，你才能得到全部賞金五十大洋，若捉不到，祇可領取一半賞金，要是我們去到那裏，鄧牛已走了，但又證實他確曾在那裏躲藏過，可得五個大洋賞金，要不，一個洋毫也得不到。」

袁細安急急站起來。「長官，我馬上帶你們去捉鄧牛……要不，恐他走了。」

王發當然想盡快捉到鄧牛，馬上召集一小隊偵緝人員跟他去抓鄧牛。

蕭原經已去了汪家附近監視，王發不想躭誤時間，所以沒有派人去叫他回來一起去捉拿鄧牛。

* * *

那間鬼屋頗大，有前院、後天井，獨立，附近有不少人家。

袁細安指指那座房屋，對王發道：「長官，就是那座鬼屋。」

王發仔細地打量着那間鬼屋，心裏有點發毛，原來，他對鬼神之說深信不疑。

「帶我們摸入屋內。」王發道。

袁細安膽子好大，一點也不怕——爲了得到那筆賞金——五十大洋。「長官請跟我來。」向那間房屋竄去。

王發跟着，身後是那一小隊偵緝人員——十二個人。

袁細安帶着王發等人從那座房屋的天井牆外爬牆翻進去，往屋裏走去。

王發在天井留下兩個人守着。

悄沒聲息地走入房屋內，不知怎的，王發祇覺屋內陰森森的，不時聽到有異聲響起，禁不住汗毛豎起，心裏發虛，握槍的手心汗濕濕的。

跟在他身後的十個人也惶恐不安向四下張望，生恐突然有鬼怪出現。

反觀走在前頭的袁細安，從容鎭定，帶着王發等人一直往裏走。

王發伸手一扯袁細安的衣服，壓着聲道：「鄧牛到底躲藏在那裏？」

袁細安伸手一指前面。「前廳的神樓上面。」繼續往前走。

快要走到前廳的時候，突然間響起「吱」的一聲怪叫，袁細安一手捂住嘴巴跳起身，不讓自己叫出聲來，王發却發出一聲驚叫，嚇出一身冷汗。

原來，有一隻肥大如貓的耗子自兩人之間驚竄標過。

跟在後面的十個人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慌忙停下、散開，作出隨時開槍射擊的架勢。

王發驚叫出聲後，頓知自己壞了大事——那一聲驚叫肯定會驚動躲在神樓上的鄧牛，忙一把推開袁細安，衝入前廳。

可是，當他一頭衝入前廳的時候，脚下不知怎的，絆了一下，幸好沒有跌倒，但是，一條人影却從上面飛下來，作勢欲撲，嚇得他魄魂出竅，驚叫聲中，向那人影連開兩槍，那人影中槍後並沒有跌下去，依舊從上面飛下來，一副向王發飛噬的樣子。

王發那裏抵受得了這麼恐怖的驚嚇，大叫一聲：「鬼呀！」兩眼一翻，跌倒下去。

刹那間，槍聲大作。

——隨後奔向前廳的偵緝人員慌亂地向那飛落下來的人影開槍亂射。

袁細安起先也大吃一驚，但他很快便看出那飛落下來的人影不是什麼鬼怪，而是一件穿上長衫，還裝了一個鬼臉的假人，怪不得連中十多槍，也沒有停下來，因爲，打穿的不過是那件衣衫，並不是人體或是鬼怪。

「別驚，你們看清楚，那不是鬼怪，一件長衫罷了！」

那些偵緝人員一聽，驚魂稍定，定定神，看清楚，果然是一件長衫，自屋樑上吊下來，在離地約兩尺高的地方吊着，搖搖擺擺的，加上那個扇子做的鬼臉，確實嚇煞人。

一個隊目大叫：「快看看隊長怎麼樣了，他媽的，有人存心作弄嚇唬我們，小心看着神樓，鄧牛可能躲在上面！」他當先拿槍指着神樓。

神樓其實就是神龕，祇不過這戶人家的神龕造得很大，像一個小閣樓般，因此，也被人稱爲神樓。

「幾位長官，這位長官大人暈過去了，快來救醒他啊！」袁細安扶起王發，伸手探探他的氣息，隨即大聲說。

有兩個人忙去扶起嚇暈過去的王發，弄醒他。

那個隊目則與其餘的人設法登上神樓。

原來，神樓並沒有樓梯上去，要用梯子靠上去，才能登上神樓。

在找尋梯子的時候，他們發現

那件被吊在竹架子上的長衫之所以能夠突然飛下來，原來吊着長衫的繩子穿過橫樑，再繫在一根橫在進入前廳進口處的一根幼綫上，衹要有人進去，絆斷那根幼綫，繩索失去繫縛，便會令到那件長衫從橫樑上面滑落下來，黑暗中，看上去便有如鬼怪般從「天」而降。

找到一架梯子，那個隊目率先登上神樓，上面並沒有人，但却明顯的有人留宿過。

——神樓上不但有一張蓆子，還有一張被子，一些吃剩的食物，一條染了血漬的布帶。

擦着洋火細看，那個隊目赫然發現牆上用黑炭寫着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字：想捉我，你們來遲了，我留下的那個玩意沒有嚇死你們吧？要是，活該！後面還居然草上鄧牛兩個字。

那個隊目看完後，氣得破口大罵。

陸續登上神樓的那幾個偵緝人員看到牆上那些字後，亦禁不住氣怒得吐出連串罵人的粗話。

王發終於醒過來，當他知道將自己嚇暈過去的那個「鬼怪」不過是一件長衫加一個鬼臉，禁不住在心裏暗叫一聲：慚愧。臉上訕訕的，他再聽說神樓上鄧牛留下了字句，他氣惱得不由衝口吐出一串不堪入耳的粗話。「他媽的，我們都被他耍了！」揑着拳頭虛晃一下，王發咬牙切齒地道：「捉到他，我不但要將他閹了，還要慢慢消遣他，要他驚怕得死去活來。」

「隊長，找不到人，是否返回隊部？」那個隊目問。

王發搖搖頭。「死賊頭！居然耍我們，放過你的，是龜蛋！」

跟着霍然睜眼道：「不好，我們馬上趕去汪家，鄧牛那賊頭極可能利用他（指袁細安）引我們來這裏，他乘機溜到汪家作案。

他可是坐言起行，留下一半人由那個隊目負責在屋子內搜查，其餘的立刻跟他趕去汪家。

袁細安留下不是，跟着去不是，鼓起勇氣道：「長官大人，我的賞金呢？」

王發瞪他一眼，沒好氣地道：「明天到隊部來拿吧！」

「我得到多少賞金？」袁細安最關心得到多少錢。

王發邊往外走，邊道：「五個大洋，鄧牛雖然在這裏呆過，但已走了，所以，你祇能夠得到五個大洋。」

「可是……」袁細安仍然不死心。

王發厲聲道：「不要說了！你可知道，你被鄧牛那賊頭騙了，利用了，你發現鄧牛時，他亦發現了你，他却詐作不知，讓你去報案，他在你離開後，馬上溜了，你累我們撲個空，我可以說你串通鄧牛來作弄我！」

袁細安立刻不敢再作聲。

王發也沒有再理會袁細安，帶了幾個人，趕去汪家。

＊　＊　＊

王發猜得沒有錯，鄧牛果然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引王發他們去「鬼屋」捉他，他早已摸到汪家，居然被他潛入汪家內，不但蕭原沒有發覺，就連在汪家內守護的六個偵緝人員也一無所覺。

他還成功地潛入汪貴興的書房內匿藏起來。

吃罷晚飯，汪貴興跟家人在內廳坐了一會，便到書房去算賬。

——他在縣城有不少房產，亦有不少生意，每一晚，他例必到書房翻看賬簿，計算一下賬目。

鄧牛誤打誤撞，居然找對了地方。

汪貴興在書房那張案桌後坐下來，拿起案上的一本賬簿，翻看起來。

他懵然不知危機就在身邊。

正當他看得入神的時候，頭上響起一聲沉狠的低喝：「別動，也別作聲！要不一槍轟爆你的腦袋！」

汪貴興聞聲大吃一驚，全身震抖一下，抬起頭往上望。

頭上橫樑上，蹲着一個人，一雙兇光暴射的眼睛直瞪着他，手上的槍指着他，槍嘴發出的寒光教他不由自主打了個寒戰。「是你！」他脫口驚叫出聲。

樑上那人當然是鄧牛了。

「你再叫，我一槍射崩你的口！」鄧牛惡狠狠地低喝。「快趴在桌面上！」

汪貴興抖顫一下，慌忙趴在桌面上。

鄧牛就在那霎間從樑上跳下去。

汪貴興就在鄧牛跳下去的刹那，突然抓起桌上的一個墨硯，砸向鄧牛，跟着沒命往書房外衝出去，口裏大叫：「來人呀，救命呀！那個殺死素茹的死賊種潛入書房內呀！」

鄧牛腿上被墨硯砸中，痛得他哼了一聲，本來跳下去的變了躍下去，但他不忘向汪貴興開了一槍。

汪貴興大叫一聲，仆落地上，不知是否有中槍。

可是，他才跌在地上，立刻又跳起身，往外竄。

生死攸關的關頭，汪貴興一心祇想逃出鄧牛的掌握，要不，他極可能會死在鄧牛的手上。

因爲，鄧牛不可能會放過他，要不，怎會冒險來找他算賬。

汪貴興才從地上竄起來，馬上又重重地跌落地上，痛得他大叫出聲，拚命想爬起身，但却爬不起來。

原來，他一隻脚給跌落地上的鄧牛抓住，死也不放。「你他媽的若再不停下來，我一槍打碎你的膝蓋！」鄧牛的槍嘴不是抵住汪貴興的膝上，而是下體上。

汪貴興頓時僵住，不敢再動。

鄧牛那一跌頗重，要是普通人，早已被跌得七葷八素，全身散開，手脚跌斷，但鄧牛身體强壯，又練過功夫，曉得卸去下跌之力，所以，他並沒有跌傷，頭腦被震得昏眩了一下，便恢復過來。

這時候，書房外面人聲喧嘈——驚呼慌叫，聽脚步聲有不少人趕來。

不用說，趕來的人都是被槍聲驚動，慌忙趕來察看發生了什麼事。

鄧牛爬起身，一把將全身驚得像篩米般抖顫個不停的汪貴興抓住，槍嘴抵在他的頭上，兇狠地道：「你想死嗎？」

汪貴興連連搖頭，牙齒磕得格格作響。「不……不，不想死……求你……別殺我……殺了我，你走不……脫的。」

「有你在我手上，我怎會脫不了身。」鄧牛眼中兇光暴射。「你不想死的話，保佑我活着離開你家吧，要不，我死你也活不了！」

汪貴興雙手亂搖。「祇要你答應不殺我，我叫他們放你走。」

鄧牛惡聲惡氣道：「我祇想活着離開你家，殺了你，我還能活麼？」

汪貴興聽鄧牛那樣說，一顆心才定了一點。

「鄧牛，放開汪翁，你跑不了的！」外面有人大喝。

鄧牛往書房外面望去，祇見門外、窗外出現了十多個人，有男有女，其中六個男人手上都握着傢伙——駁壳槍，指着他和汪貴興。

「老爺，老爺呀，你沒事吧？」二姨太在外面驚急地叫。

「快救老爺出來呀！」是三姨太的聲音。

「妳倆不要叫好嗎！那個賊種會聽妳倆的呼叫，放老爺出來？」是大太太的聲音。

鄧牛緊緊抓住汪貴興，朝外面嘶叫：「我才不放開汪老財！有膽的你們開槍啊，有汪老財陪我死，我怕什麼！」

汪貴興大叫：「別開槍！你們退開去，讓他走！」

外面拿槍的幾個，是派到汪家負責保護汪貴興一家的偵緝人員，鄧牛潛入汪家，他們居然懵然不覺，他們的臉上都有點掛不住，也不知該如何是好，站在那裏，祇是用槍指着書房內的鄧牛。

「你們到底滾不滾開？」鄧牛用手上的槍嘴狠狠戳了汪貴興一下。「你他媽的再不滾開讓我走，我一槍射掉他一隻耳朵。」

汪貴興頭上被狠狠戳了一下，痛得他「唷」地叫了一聲，急急向外大叫：「隊上幾位長官，你們不是想……他打死我吧？快讓開去呀，由他走吧，你們要顧着我一條命啊！」

大太太跟兩個姨太太恐怕鄧牛眞會爲難汪貴興，慌忙對那幾個偵緝人員道：「長官，求求你們讓開去，放他走吧，老爺在……那……人的手上啊，千萬不要亂來，那會害死老爺的呀！」

幾個偵緝人員誰也不敢作主張放鄧牛離開。

鄧牛見幾個偵緝人員沒有反應，頓時兇性大發，兇狠叫道：「媽的，你們以爲老子唬你們，不敢動手？」抵在汪貴興頭上的槍嘴一移，向汪貴興的右耳開了一槍。

「砰」一聲，夾着汪貴興一聲痛極發出的嘶叫，他的右耳被射崩了一塊，頓時鮮血淌滴。

大太太跟兩位姨太太看着，驚恐得尖呼驚叫。

「不好了！老爺的右耳崩了一塊，流血了！」

「快放老爺跟那……人出來啊！你們不是想害死我老爺吧？」

「怎麼樣？再不讓開，這一次我射斷他的右手！」鄧牛厲聲吼叫。

「長官，求求你們放他走吧……」汪貴興也驚恐地哀叫，耳朵上流下的血，染紅了他的頸項及肩頭衣衫。

「幾位弟兄，讓開去，放他走出來。」突然對那幾個偵緝人員說話的人是蕭原。

他是在聽聞汪家內傳出一下槍聲，心裏暗叫一聲「不妙！」急忙跑入汪家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汪貴興在鄧牛的手上，爲了救人，祇好讓鄧牛離開。

幾個偵緝見是蕭原，都聽從地退開了，不再堵着書房門口。

對於鄧牛連他也瞞過潛入汪家內，蕭原暗地裏對鄧牛這麼厲害寫一個服字，邊揮手叫大太太及其他家人躲避開去，邊往汪家家人所在的那邊退過去。

——他要提防鄧牛走出書房後，會對汪貴興的家人不利。

鄧牛在書房內看到外面的人全退開去，才挾着汪貴興往外走。「乖乖的跟我走，要不，我跟你同歸於盡。」跟着又向外大叫：「外面的人聽着，別妄圖從我的手上救出他，你們不想他死的話，最好不要亂動！」

蕭原他們都沒有作聲，看着鄧牛挾着汪貴與小心地自書房內走出來。

「鄧牛，你放心走吧。」蕭原高聲說：「我警告你，若傷了汪先生，我不會放過你。」

鄧牛邊往前走，邊道：「鄧某人言而有信，一定會放他回來的，不過，若你們暗中出蠱惑，那是你們害死他。」

汪貴與慌忙大聲叫道：「你們不要暗中跟着他，讓他走，聽到嗎？」

蕭原沒有作聲，用行動來回答——作出一個叫衆人不要跟着走出去的手勢。

鄧牛挾着汪貴與走出汪家大門外，才鬆一口氣，四下打量一眼，看不到附近有人出現，才拉着汪貴與往黑暗的地方奔去。

汪貴與慌恐地道：「你已經走出來了，該放了我啊！」

鄧牛惡狠狠地道：「你放心，我說了放你，一定會放你，待我到了認爲安全的地方，才放你回去。」

「你眞的不會殺我？」

鄧牛嘿嘿笑道：「我殺你幹嗎？我根本就沒有打算殺你！」

「那你潛入我家挾持我幹嗎？」

「我不過想嚇嚇你。」鄧牛眼中閃過一抹笑意。「別作聲了，你不是想讓人發現我們吧？」

汪貴與頓時閉上嘴巴，不敢再說話。

鄧牛拉着汪貴與，往城東那個方向跑去。

來到東門前，沿着城牆脚往左邊跑了一會，突然停下來，指着牆脚下一塊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的地方，對汪貴與道：「跳下去。」

汪貴與驚怕地縮着身子。「下面是什麼地方？」

「跳下去不就知道！」鄧牛突然用力一把將汪貴與往前推。

汪貴與陡覺脚下一空，整個人往前跌下去，驚得他張口叫起來，叫聲出口，省起可能會惹怒鄧牛，忙將叫聲啞住，身子重重地跌落下面，跌得他全身像散了一樣。

「颯」一聲，鄧牛亦跳下去，落在汪貴與的身旁，低喝一聲：「起來！」

汪貴與忍痛爬起來，才知道跌下去的地方是一條比人高的大乾溝，大概是用來排洩雨水的，如今好久沒有下過雨，所以溝底乾乾的。

「將手放到後面，跪下來！」鄧牛低喝。

汪貴與害怕地道：「你……你想將我怎樣？」

「放心吧，我說過不會殺你，便一定不會殺你。」鄧牛的語氣居然放緩下來，不再兇巴巴的。

汪貴與不敢不從，跪下去，將雙手放到背後。

鄧牛立時拿出一條帶備的繩子，將汪貴與綁起來，跟着又拿出一塊布條，將汪貴與的嘴巴也綁封起來。

汪貴與嘴巴被綁起來，作聲不得，心想鄧牛不知會怎樣對付他，慌恐得一個身子直顫抖。

鄧牛嘿嘿直笑，盯視着眼中滿是恐懼之色的汪貴與。「別驚，我不是殺你，你還記得嗎？你不是說，要閹了我嗎？那一次你沒有閹我，我這一次決定要閹了你！哈哈，那比殺了你還叫我痛快，想想你雖然有三妻四妾，但却不能跟她們快活，嘿嘿……那簡直比死還難受。」

汪貴與聽說要閹了他，驚恐得幾乎暈死過去，拚命大叫：「不要，不要啊，求求你……」

由於嘴巴被封着，聽上去祇有「唔唔」聲，鄧牛刷一聲從身上抽出一把利刀，在汪貴與眼前晃了一下，跟着一脚將他踢倒，將他翻轉，一手將他的褲子扯下來。

汪貴與全身劇震了一下，兩眼一翻，暈死過去。

鄧牛不管汪貴與是死是活，手起刀落，往汪貴與的下體上割下去。

「噢……」一聲悶叫，汪貴與痛得自暈死中醒過來，痛苦不堪地左右滾動。

鄧牛殘忍地嘿嘿直笑。「快跑回家去吧！慢了，不痛死，也會流血過多而死！」手起刀落，割斷汪貴與手上的繩子。

汪貴與立刻從地上跳起來，一手捂住下體，一手扯下嘴上的布條，大聲慘叫，想往上爬，突然想起被割斷的小命根，馬上又蹲下來在地上亂摸，摸了一會，終於摸到，緊緊抓在手中，忍着劇痛拚命往上爬，突然想起褲子脫落，忙又拉起褲子好不容易爬上乾溝上面，發足狂奔，跑了一會，才放聲大叫：「救命，救命呀！」叫了兩聲，忽然想起自己手上拿着的一截東西，要是驚動了附近的人家，跑出來救他，看到他那個樣子，祇怕天亮後便傳遍整個縣城，忙閉上嘴巴，拚命往家裏跑。

鄧牛在割斷汪貴與的繩子後，已經往通出城牆外面的那一頭跑了。

＊　＊　＊

蕭原在鄧牛挾持了汪貴與往外走的時候，便想偷偷溜出汪家，暗中跟着鄧牛，看看是否有機可乘，從鄧牛的手上將汪貴與救出來，但汪貴與的三個老婆不同意，怕鄧牛發現有人跟着他，惱怒之下，殺死汪貴與，因此，三人極力阻止蕭原

蕭原心頭一動：那人會不會是老王呢？

不讓他暗中跟下去，還拉着他，不讓他走。

鄧牛挾持着汪貴與離開汪家約兩刻鐘，汪貴與三位妻妾才放開蕭原。

蕭原想到自己何必要比三個女人還緊張，頓時沒有心情再追下去，直到王發帶了幾個偵緝人員趕到來，聽說鄧牛挾持了汪貴與，連連頓足說來遲了，立刻帶人追下去，蕭原才跟着去找尋汪貴與。

蕭原是追蹤的高手，他本來是跟着的，後來變了在前頭領路，一路追到城東那頭，驀地看到一條人影跌跌撞撞地奔跑過來，衆人忙瞪大眼望向那個奔來的人，希望看清楚那人是誰。

「會不會是汪老財？」一個偵緝人員學着鄧牛的語氣低聲說。

「是汪先生！」蕭原眼利，一眼認出來。

王發一聽是汪貴與，頓時鬆口氣，還怕蕭原認錯，放聲大叫：「汪翁，是你嗎？」

那條人影頓時舉起雙手，嘶聲狂叫：「是王隊長嗎？救我……救命呀！快來救我呀！」脚下一絆，跌倒下去。

王發聽說是汪貴與，大喜，急忙飛奔前去。「汪翁，你沒有什麼事吧？」

汪貴與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救我，救我呀……」

王發跟手下飛跑到汪貴與面前。「汪翁，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汪貴與似乎站不住，一頭撲在王發身上，口裏一個勁在說：「救我……不得了呀……你們快救我呀……」

一個偵緝人員看到汪貴與手上緊握着的一條東西，驚奇地問：「汪……翁，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麼？」

那句話令到汪貴與全身劇震了一下，激動地舉起手上那物件，語無倫次地道：「不得了呀，他……割斷了我的子孫根，他割了我的……鳥兒……我沒有了……鳥兒，怎辦？怎樣跟……她們說？救救我呀，快幫我接上它呀！」

衆人聽着，再仔細看一下汪貴與手上拿着的那根東西，終於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大多數人都呆住，有幾個忍俊不禁，幾乎笑出聲來，忙用手捂住嘴巴。

王發也爲之又驚震，又好笑，忍住笑，疾聲道：「鄧牛割下你那鳥兒？」

汪貴與忽然身子一軟，暈倒下去。

有幾個偵緝人員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汪老財沒了那話兒，豈不是他的幾個老婆守生寡！比太監

還慘?」

「幸好他已有了幾個兒女，要不，斷子絕後。」

「哈哈……他拿着那……話兒，笑死人了，哈哈……他大概以爲還接得上吧?眞是天方夜譚。」

王發邊扶起暈厥過去的汪貴興，邊喝道:「有什麼好笑，快來抬起他，抬他回去。」

幾個人上前幫手將汪貴興抬起來，一個人指着汪貴興手上緊握着不放的「東西」，說道:「隊長，要不要拿掉他手上那……」

王發道:「由他拿着吧，要是扔了它，他醒來後不見了，要我們賠他一根，誰賠?」說着話，他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

蕭原道:「老王，先替他止血包紮一下，要不，抬他回去，祇怕已經死了，那地方不比等閒，是人身最重要的部位之一，你看，他的褲襠都被流出的血染濕了。」

一句話提醒了王發，忙叫那四個抬着汪貴興的人將他放下來，蕭原馬上從身上取出自製的鎮痛止血療傷藥，替汪貴興敷在下體的創口上，再用衣布包紮好，才抬他回去。

汪貴興遭人「去勢」的事，雖然他在醒來後，千叮萬囑王發不要讓手下說出去，翌日仍然在縣裏傳了開來。

查究之下，原來是鄧牛做的。

他在大街當眼處貼上招紙，上面大書「汪貴興被人閹了」七個大字，頓時傳了開去。

而汪貴興一直企圖接回那話兒，結果是白費心機，花了不少冤枉錢。

而他也恨死了鄧牛，發誓就算傾家盪產，也要將鄧牛捉到，親手將他閹了，以洩心頭之恨。

結果，他再出三百大洋賞金，給提供鄧牛的行踪下落導至他落網的人。

三百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不少人爲了得到那筆賞金，四出打探鄧牛的下落，祇要發現形跡可疑的人，便到隊部去告密，試過一天有十一個人到隊部告密，都說知道鄧牛的下落，躲在那裏，結果，都是捕風捉影，每次都撲個空，令到偵緝隊疲於奔命。

王發可吃不消了，之後凡有來告密的人，問清楚，確定告密者不是憑空揑造，並確定告密者見到的人是鄧牛，才帶人去捉鄧牛。

結果，幾乎沒有一個告密者所說的消息是確實的，祇有兩個人確曾見過鄧牛的，但祇是驚鴻一瞥，全都不知道鄧牛藏在那裏。

王發對蕭原嘆氣道:「老蕭，爲了那死囚，搞到我們筋疲力盡，上頭又壓下來，唉，眞不知何時才能夠脫難。」

一頓，又道:「他媽的，要是抓到那死囚，我不叫他脫盡皮，下不了那口氣。」

蕭原拍拍王發的肩頭。「老王，很快便會脫難的，雖然來告密的人大都是捕風捉影，可是，却弄到鄧牛草木皆兵，感到無論藏在那裏也不安全，遲早也會忍受不了，他一亂，便會露出形跡，那時候，我們很容易便得到他藏身的地點，將他捉拿歸案。」

王發吐口氣。「老蕭，但願是如你所說的那樣。」

蕭原滿有信心。「老王，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王發露出一絲笑容。「老蕭，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有你那句話，一定捉到鄧牛那死囚。」

這日，有一個漢子來到偵緝隊，聲言有極之緊要的事，一定要見王發。

王發馬上在隊長室內會見那漢子。

那漢子自稱姓洪，名海，在一家貨棧內幹活。

王發道:「洪海，有什麼緊要事相告?」

洪海吸口氣，語氣緊張地道:「有關通緝犯鄧牛的藏身地點。」

王發由於這幾日聽得太多有關鄧牛的消息了，所以，一點也不感到興奮。「眞的?」語氣淡淡的。

洪海認眞地點點頭。「當然是眞的，我從來不說假話的，要不是看在那筆三百大洋賞金的份上，我才不會冒險來見官長你。」

一頓，接問道:「官長，我說出鄧牛的藏身處，捉到他後，是不是眞的可以得到那筆賞金?」挺認眞的。

王發看到洪海不似是那種捕風捉影的人，當下心頭一動，加重語氣道:「若是你提供的消息令到我們捉到鄧牛，我向你擔保，你一定得到那筆賞金。」

洪海頓時面現喜色，大爲緊張地道:「官長，那我馬上帶你去捉鄧牛。」

王發雖然心急想捉到鄧牛，並沒有忘了問清楚再作決定。「洪海，先說清楚鄧牛藏在那裏，你怎會知道那個人就是鄧牛，再去捉他也不遲。」

洪海却焦急地道:「官長，邊走邊說吧，我怕他隨時會溜了，若捉不到他，那筆賞金豈不是泡了湯?」

王發不爲所動，堅持道:「你不說清楚，我不會跟你去捉人。」

洪海沒奈何，祇好急急說道:「他就躲藏在貨棧上面的閣樓上，本來我不知道的，午後，我感到有點不舒服，溜到貨棧後面一堆貨物

之中睡一會，正睡得朦朧的時候，被一下「吱」的聲響驚醒過來，心想會不會是老鼠的叫聲?想想又不像，好像有人踩在樓板上發出的聲音，那個閣樓是棧裏那個管賬的黎先生睡的，除了他，沒有人上去，我溜到後面睡覺的時候，管貨的正在前面跟賬房先生還有兩個夥計在抽煙閒談，若他隨後走進去，我不會不知道的，當時我猜，會不會有人偷偷躲在上面，又或是黎先生暗中收藏了一個相好的?正想偷偷登上閣樓看個究竟，就在那時，閣樓上面又響起一下「吱」的聲響，跟着，有一個人躡手躡腳，偸偸地走下來。」

洪海說到這裏，掩飾不了心裏的緊張和興奮，大力吸了兩口氣，舔舔嘴唇，才繼續說下去。「當時，我躲在一堆貨物之中，看得好清楚，那個從閣樓上溜下來的人，赫然是外面張貼的通緝告示上的那個殺人犯鄧牛!」說到這裏，又大大地吁了口氣。「當時，我嚇得差點叫出聲來，幸好及時醒覺，用手捂住嘴巴，瞪大雙眼看着那通緝犯走下來，在地上撿回一樣東西，飛快地又竄回閣樓上面……之後，足足有一支煙工夫，我一顆心才定下來，小心地從貨堆中爬出來，爬到前面，才敢站起來，走出前面，跟在前面說話的管賬先生說肚子痛，到和春堂去買藥吃，走出貨棧後，我立刻飛跑到隊上報告。」

「你認出那人眞是鄧牛?」王發沉聲問。

洪海發急地道:「長官，千眞萬確啊!我怎敢對長官胡謅，長官，快跟我去捉人吧!」

王發見洪海說得那樣認眞，不敢不信，當下馬上召集了一隊偵緝人員，派人通知在房內睡覺的蕭原。

蕭原由於一連幾晚都在汪家外面守候，白天祇睡三四小時，連日睡眠不足之下，這日吃過午飯後，感到睏倦，便到房間內睡一會。

他睡在王發的房間內。

蕭原聽那個來叫醒他的偵緝人員說，有人發現鄧牛躲藏在那裏，王發叫他一起去抓人，馬上精神一振，急忙下床穿上鞋子，去見王發。

王發這次帶了二十個人去圍捕鄧牛。

看到蕭原走來，王發馬上揮手道:「出發!」跟着才對蕭原道:「老蕭，捉人要緊，詳細的情形邊走邊跟你說，希望這一次捉到鄧牛那死囚。」

蕭原沒有說什麼，點點頭，跟隨王發及其手下匆匆走出隊部，由洪海領路，去捉鄧牛。

*　*　*

洪海工作的那家貨棧在南大街盡頭對開的一塊空地，貨棧頗大，買賣土產山貨，看得出生意頗大，因爲店舖的面積很大。

來到貨棧之前，蕭原跟王發已從洪海的口中知道貨棧的位置及附近的形勢，蕭原叫王發派出六個人繞路走到貨棧的後面守着，若有人自貨棧後面逃出去，如那人拒捕，格殺勿論。

而他則跟洪海逕自向貨棧走去，其他的人不着痕跡地將貨棧的前左右三面包圍起來，隨時準備行動。

洪海早已得到王、蕭兩人的指點，帶着王、蕭兩人大模大樣走入貨棧。

貨棧內的兩個人——管賬的與老闆看到洪海回來，臉色都有點不大好看。「阿海，去買藥要這麼久的嗎，這個時候才回來?」管賬先生在老闆面前聲色俱厲。

洪海神色自若。「老闆、黎先生，我帶了兩個人回來……」

老闆哼了一聲，上下打量着蕭、王兩人。「兩位有何貴幹?」

洪海搶着壓低聲音對老闆和黎先生道:「他們是偵緝隊上的長官。」

老闆跟黎先生一聽，微露驚色，頓時改容相向。「兩位……」

王發伸手在唇上輕輕「殊」了一聲，阻止老闆繼續說下去。「兩位請到外面說話。」

老闆滿腹狐疑，又不敢問，跟着王、蕭兩人走出貨棧外面。

管賬的黎先生一聽王、蕭兩人是偵緝隊的人，頓時心頭打鼓，不敢面對王、蕭兩人，拖着兩條仿似有千斤重的腿，走出外面。

王發說話後，一雙眼凌厲地盯着黎先生，沉聲道:「你就是管賬的黎先生?」快到貨棧前，洪海已將老闆跟管賬的姓名、身份告訴王、蕭兩人。

黎先生渾身震顫了一下，突然間「噗」地跪倒下去，滿臉驚慌害怕地道:「長官，不關我事的，是他強逼我收藏他，他說，若我說出去或是不答應，便殺我全家，姦我妻女……」

老闆聽得一頭霧水，問道:「子光，你說什麼呀，到底是怎麼回事?」

洪海馬上說道:「老闆，黎先生在閣樓上收藏了那個通緝犯鄧牛。」

老闆一聽，大吃一驚，顫着聲道:「子光，是眞的嗎?」

黎子光白着一張臉，點頭道:「老闆，我是被逼的，昨晚半夜我起來小解時，他突然從暗處標出來，拿槍指着我，要我答應讓他在閣樓躲藏，還說知道我的家人在鄉下

，我要是告發他，他會殺我全家，我害怕……祇好讓他躲在閣樓上，老闆，我是迫不得已的呀。」

「你眞的是被迫的？」王發厲聲問。「你跟他不是同夥？」

蕭原擺擺手，對王發道：「老王，這個時候不是審問的時候，捉人要緊。」

一言提醒了王發，連連點頭道：「嗯！捉到鄧牛那死囚，再慢慢查問你。」

蕭原向老闆道：「老闆，還有人在棧內嗎？」

老闆忙道：「有，有，有三個夥計在貨棧後面堆貨。」

蕭原道：「快叫人去將裏面的夥計叫出來，就說有貨到，將貨搬進裏面。」

老闆馬上對洪海道：「阿海，你去。」

洪海點一下頭，馬上走入貨棧，往裏面走去。

王發乘這機會，舉手打了個手勢，在附近守候的偵緝人員馬上閃現出來，將貨棧包圍起來。

老闆驚慌地對王發道：「長官，我完全不知情，跟這件事沒有關連的啊。」

王發祇是嗯了一聲，揮揮手，示意老闆不要再說話。

老闆埋怨黎子光。「子光，這麼大件事，你怎麼不對我說呀？窩藏逃犯可是一條大罪，唉，希望長官捉到那逃犯……」

話未說完，洪海跟三個夥計走出來，那三個夥計看到外面根本沒有貨，老闆跟黎先生又站在外面陪着兩個陌生人，而老闆跟黎先生的臉色都有點不對勁，不由都露出狐疑之色。

洪海低聲對三個夥計說了一句話，帶着他們走出貨棧外面，來到王發等人面前。

「老闆，什麼事呀？」那個姓朱的管貨問。

王發道：「別問那麼多，你們快躲到一邊去，等會玩火，子彈沒眼的！」

蕭原問洪海。「裏面都沒有人了？」

洪海點點頭。

王發舉手揮了一下，幾個偵緝人員立刻向貨棧衝去，其中一個被王發召來，看管着老闆和他的夥計。

蕭原跟着那幾個偵緝人員衝入貨棧內，王發追上去，直往貨棧的後面衝進去。

貨棧後面堆放貨物的地方比前面大很多，堆放了不少貨物，蕭原跟王發等人衝入後面，立刻散開來，各自匿在貨物的後面據守，向閣樓上面張望。

閣樓上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王發悄聲對身旁的蕭原道：「老蕭，那死囚會不會溜了？」

蕭原搖搖頭。「外面風聲這樣緊，又是在白天，他不敢溜的，他肯冒這麼大的險威逼那個黎先生讓他躲在閣樓上，表示他已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他一定還躲在閣樓上面。」

王發於是向閣樓大叫：「鄧牛，我們知道你在閣樓上躲着！我們已包圍了這裏，你逃不脫的，若不舉手走下來，格殺勿論。」

閣樓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王發舉手一揮，那些偵緝人員立刻從掩藏處閃出來，向閣樓掩去。

蕭原拿槍注視着閣樓上的動靜。

王發悄聲道：「老蕭，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話聲未落，閣樓的門突然打開，一串槍聲跟着爆響，槍火疾射向掩向閣樓來的偵緝們。

兩個人應聲跌倒，其餘的急忙閃到可以掩蔽的地方，開槍還擊。

蕭原第一時間開槍向閣樓射擊，但却射不中閣樓上那個人。

那剎那，貨棧裏面槍聲有如放鞭炮般爆響。

守在貨棧外面的人聽聞槍聲，無不精神一振，加倍小心，以防有人從貨棧內衝出來。

驀地，閣樓上的瓦面響起一下碎響聲，蕭原立刻從掩匿的貨堆後竄出去，口裏疾叫：「快！鄧牛從瓦面溜逃！」箭一樣衝向閣樓。

王發緊跟着衝前去，沒有受傷的偵緝們亦各自從掩藏處閃撲出來，衝向閣樓。

一個人最先衝上閣樓，一眼看到上面瓦面破了一個大洞，洞口下面一張枱上放了一張櫈子，而閣樓內空無一人，立時大聲叫道：「那死囚逃上瓦面了。」

隨後衝上閣樓的蕭、王兩人往那個破瓦洞望了一眼，蕭原飛快地跳上枱面上，登上櫈上，上半身剛好自破瓦洞中露出瓦洞外面，他一眼便瞥到鄧牛站在瓦面的一角，手上執着一條纏繫在數丈外的一棵樹上的繩索，往後退了三數步，接往前疾跑，衝出瓦面，身子隨着往前飛盪出去。

蕭原急忙向盪出去的鄧牛連開數槍，同時大叫：「外面的人快截住鄧牛，他在瓦面上用繩子盪出去了呀！」

外面，鄧牛盪出去的瓦面下面，立刻響起一連串的槍聲，可是，都射不中鄧牛。

蕭原於開槍後，縱身跳上瓦面，顧不了踏破瓦面，衝到檐邊，向盪出去的鄧牛連開數槍。

鄧牛已盪過那棵大樹，盪向另

一邊，身子盪過一座房屋的瓦面，接手一鬆，身子向前斜飛墜下去，墜沒在那座房屋的後面。

隨後竄上瓦面的王發走到蕭原身旁，看到鄧牛飛墜落那座房屋的後面，氣惱得他用力頓脚，將瓦面頓穿一個洞，脚下一空，歪跌下去，幸好蕭原手急眼快，一把將他拉住，才沒有跌落下去。

「他媽的，又讓他跑了！」王發好不甘心，一雙眼噴出火來。

下面，有幾個人向着鄧牛飛墜的地方奔去。

蕭原看着那根用來盪來盪去的繩子，道：「老王，想不到鄧牛那傢伙早有準備，竟想出這個逃脫的辦法，我們低估了他，才功虧一簣！」

王發握着拳頭晃動一下，咬牙道：「他媽的，這死囚的花樣眞多，身手也不錯。」

蕭原拍拍王發的肩頭。「老王，下去吧，希望那幾個弟兄能捉到鄧牛。」

王發吐口氣。「鄧牛那死囚既然早有安排，那有這麼容易捉到他！」

蕭原安慰王發。「老王，邪不能勝正，一定會捉到他的。」

王發沒有說錯，那幾個偵緝人員果然捉不到鄧牛，他們追到那座房屋後面——鄧牛飛墜下去的地方，那裏還有鄧牛的踪影，他們立刻追下去，追出很遠，都沒發現鄧牛的影踪，祇好收隊折回去。

＊　＊　＊

王發捉不到鄧牛——看着他從眼底下逃掉，將瞥在心裏的那股氣發洩在貨棧老闆和管賬黎先生的身上。

正所謂官字兩個口，加上鄧牛又確實匿藏在貨棧裏面的閣樓上，老闆跟黎子光那裏敢說一句話，要不是蕭原看不過眼，做好做歹勸開王發，老闆跟黎子光才不再受難。

查問的結果，證實黎子光說的是實話，他跟鄧牛沒有半點關連，是被鄧牛脅逼之下，才逼不得已讓鄧牛躲藏在閣樓上。

老闆是個生意人，知道若不給點好處王發，還有麻煩在後面，暗中給了王發一點錢，說是給在貨棧內受了傷的兩個人看傷的費用，王發那口氣才消了，答應不再追究他們。

對於這種事情，蕭原是見慣不怪，所以沒有說什麼。

洪海一直不忘那筆賞金，追着王發要賞金。

王發不耐煩地對他道：「照規矩，捉不到人，祇能夠給你三分一賞金。」

洪海不甘心。「長官，鄧牛那逃犯確實躲在貨棧內的閣樓上啊！你們捉不到人……是你們的事……」

「住口！」王發厲喝一聲。「你再囉嗦下去，一個大洋也不給你。」

洪海頓時噤聲。

蕭原道：「洪海，規矩是那樣的，我們祇是照規矩做，剩下的三分二賞金，留給日後向我們提供鄧牛的消息，令我們捉到他的人，你得到一百大洋，數目也不少，該心滿意足了。」

洪海連連點頭，他已在心裏暗中算了一下，一百大洋他要幹兩年甚至三年才能夠賺到，如今一下子便得到那麼多錢，實在走運。

打發了洪海後，王發伸伸腰，吐口大氣，懶懶地道：「老蕭，下一步我們該怎麼做？」

蕭原道：「碰碰運氣吧，再派人去那些暗娼那裏查一下，或許會在其中一個暗娼的家裏找到他。」

一頓，看一眼臉帶不解之色的王發，又說下去。「老王，你大概沒有忘記，鄧牛那傢伙是個無女人不歡的淫賊，這麼多天了，他又沒處躲藏，說不定，他會冒險去找一個暗娼宿一晚，一來消消火，二來可以順便躲一夜，三來，他以爲我們不會想到他還敢去找暗娼。」

「對！他以爲我們想不到的地方，認爲是最安全的，一定會躲在那裏，我們就往那些地方找！」王發握着拳頭往桌上重重地搥了一下。「他媽的，這一次要是找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亂槍將他射倒再算。」

蕭原道：「縣裏的暗娼不下二十個，憑我們的人手，不可能一下子搜查所有的暗娼，這樣吧，我們分四晚搜，集中人手，發現鄧牛便將那個地方圍堵得水洩不通，務必令到鄧牛逃不掉。」

王發連連點頭。「好主意，老蕭，就照你的辦法去做。」

第一晚，他們徒勞無功，但却警告那幾個暗娼不可將事情傳出去，免得傳到鄧牛的耳中，不敢找剩下的暗娼嫖宿。

第二晚，他們照常出動。

在第一家暗娼那裏，他們找不到鄧牛，跟着到第二家。

在第二家，他們終於有所發現。

蕭原是從那個暗娼的神色及說話的語氣，看出有異的。

那個暗娼眼中閃漾着驚恐之色，說話也慌慌張張的，雖然她一口說這晚沒有漢子來找她睡，但明顯的她心裏有鬼。

蕭原詐作沒有察覺到那暗娼有異，叫那暗娼關門睡覺，他跟兩個偵緝人員離開，往巷口那邊走去。

蕭原在轉身離開那暗娼的門前

的時候，向匿在暗處的王發等人打了個手勢。

那暗娼邊關門，邊從門縫中探出半邊頭窺看蕭原三人是否眞的離去，看到蕭原三人一直往巷口那頭走去，才關上門。

王發跟幾個人就在那一刻自暗處中衝出去，衝到那暗娼的門前，飛脚踢向兩扇板門上。

「彭」一聲，兩扇板門被王發一脚踢開，一條人影尖叫一聲，跌倒下去。

聽聲音，是那個暗娼。

她大概是門好門栓後，轉身往屋裏走去的時候，被突然踢開來的木門撞倒的。

王發一脚踢開房門，立刻便向屋內開槍射擊，慢他一步的兩個偵緝人員亦自王發的身旁往屋內開槍射擊。

蕭原跟兩個偵緝人員在王發他們從暗處衝出去的時候，亦轉身往回衝。

——他們認定，鄧牛在那個暗娼的屋內。

王發於開槍射擊中，第一個衝入屋內。

兩個偵緝人員跟着，另外四個稍慢的亦已衝到屋前。

突變就在那刹那發生。

才衝入屋內的王發右脅下突然被一硬物戳中，接握槍的左手亦被人一把緊抓住，耳邊響起一聲兇暴的喝聲：「別動！不想死的話！」

王發頓時仿似被兜頭重擊了一下，腦袋嗡一聲響，僵住了。

制住他的人原來匿在門邊，飛快地繳了王發手上的槍，接將他一手箍住，將奪自王發手上的槍指向一個衝入屋內的人。「滾出去，要不一槍斃了你。」

那個人頓時窒住，看到王發被挾持着，驚得他睜大眼，慌不迭退出屋外，差點跟隨後衝進去的兩個人撞上。

另一個同時衝入屋內的人於聽聞喝聲的刹那，已知不妙，急忙橫斜撲下去，槍聲一響，他禁不住慘叫一聲，重重地摔落地上。

原來，那個偵緝人員被挾持住王發的人，一槍射中右背近肩頭的地方。

快將衝入屋內的四個偵緝人員驟聞喝聲槍聲，心頭一震，急不迭左右閃到屋門兩邊，貼牆站着，欲(往屋內)開槍又不敢。

「開槍呀，怎麼不開槍？」屋門前出現一個人——其實是兩個人，王發在前。「哈哈……你們怎麼呆了？怕射死你們的長官王發？」

蕭原跟兩個偵緝人員就在那時候衝到門前，一眼看到王發站在門內，身後有一個人挾持着他，就是鄧牛，三人頓時呆住，不敢莽動。

「你他媽的，怎麼像木頭人一樣，不進來捉我？」挾持着王發的鄧牛兇狠地掃視着門外的蕭原等人。「你們不是要捉我嗎？我就在你們眼前啊，怎麼不動手？」

蕭原咬着嘴唇，吸一口氣，說道：「鄧牛，你逃不脫的，逃得了今次，逃不了明日、後日，終會被我們捉到的，你若放了王隊長舉手投降，罪名會輕一點……」

「住口！」鄧牛吼喝一聲。「發你媽的大頭夢，你以為我是傻瓜？無論怎樣，我也知道，落在你們手上，一定會被判死刑，我才不會笨到自尋死路，你們想抓我，祇管動手，你們聽着，我不會讓你們捉住的，除非你們打死我，不過我會要王長官陪我上路。」

跟着又瞪住蕭原，怒叫道：「你就是那個姓蕭的？上一次是你捉住我的，你一定很想捉到我吧？來捉我呀！」

蕭原用力吸口氣，努力按捺着，眼前的情形，他那裏敢莽動。

「你們既然不敢來捉我，那統通滾開去，別阻着我，我要走了，誰敢不讓我走，王長官會陪我一起死！」鄧牛揮動左手上的槍，右手槍緊抵在王發的脅下。

蕭原退開去，但那些偵緝人員都猶豫着，欲退不退。

鄧牛一槍戳在王發的嘴巴上，狂叫道：「你不想死的話，快喝令那些混蛋滾開去，要不我先一槍射崩你的嘴唇！」

王發被槍嘴戳得齜牙哼了一聲，張口大叫：「退開去呀！你們聽不到嗎？想害死我嗎？」

那些人被王發一喝，才紛紛退開去。

鄧牛挾持着王發一步步走出門外，看到那些人退出不遠，馬上狂怒地喝道：「滾呀！滾得遠遠的，聽到嗎？」

王發害怕地叫道：「退遠一些，別亂來，我不想你們害死我！」

那些人祇好退得遠遠的。

蕭原已經匿在一牆角後面，看看能否出奇不意地一槍射倒鄧牛。

鄧牛看到所有的人都退得遠遠的，得意地笑了。「他媽的統通都是飯桶，哈哈……好痛快！我就在這裏呀，不是要捉我嗎？怎麼都不動手啊？怕了我？哈哈……痛快死了……」

王發壯着膽道：「鄧牛，你最好別傷害我，離開這裏後，馬上放我，要不，就算上天入地，你也逃不掉。」

鄧牛兇殘地一槍砸在王發的嘴巴上，幾乎砸掉王發兩顆門牙，痛得他叫出聲來，嘴巴被砸破的地方直流血。

鄧牛獰笑着，挾持着王發往巷

尾那頭走去。

蕭原伏在牆角後，幾次都有機會開槍，但他都下不了決心去扣動扳機。

——無疑，他有絕對的信心射中鄧牛，但他却不敢擔保鄧牛在中槍的一刹那——喪生的瞬間，來不來得及開槍殺死王發！

——他深信，出於本能的反應，鄧牛一定能夠在中槍的刹那，食指一扣，開槍打死王發。

因此，他不敢冒這個險。

他擔待不起。

祇好看着鄧牛挾持着王發，越走越遠，終於走出巷尾那頭。「別跟着來，你們不想王長官死，最好留在那裏，不要亂動！」喝叫聲中，鄧牛已挾持着王發轉入巷尾外面的一條橫巷內。

原本有兩個偵緝人員在巷尾那頭守着的，看到王發被鄧牛挾持着，都不敢造次，退避開去。

眼見鄧牛挾持着王發轉入巷尾外一條橫巷內消失不見，有幾個偵緝人員馬上要偷偷追下去，但都被蕭原勸住，他却一個人暗中追下去。

* * *

鄧牛並沒有察覺到蕭原暗中追着他，挾持着王發來到城北外一條河邊，沿岸走了一會，被他發現岸邊繫着一隻小船，他馬上押着王發下船，一刀割斷繫船的繩子，拿槍指着王發，要他划到對岸去。

蕭原追到那裏的時候，鄧牛已划到對岸上了岸，蕭原祇看到一條小船在對岸沿着岸邊順流漂下去。

那條河足有十丈闊，附近又找不到小船，正準備泅水過對岸，突然看到小船上有東西擧起來，同時聽到響起唔唔的聲音，沿岸順流追下去看清楚，原來小船上擧起的東西，是一雙脚。

蕭原心頭跳動一下。「會不會是老王？」跟着又閃過一個念頭。「會不會是鄧牛佈下的陷阱？」

追着沿對岸順流往下漂的小船跑了一會，蕭原終於忍不住張口叫：「老王，是你嗎？」

換來的是高擧的一雙脚，和聽得頗清楚的「唔唔」聲。

蕭原猜到船上那人極可能是王發，但他恐防鄧牛匿在船上，所以不敢直接泅水過去。

他站着河岸往下急跑了一大段路，立刻脫下衣褲，將槍包起來，跳落水中，一手擧起衣服，往對岸泅去。

泅游中，他一直注視着距他頗遠向下漂流的小船，提防鄧牛在船上向他開槍射擊。

泅到岸上，他顧不了穿回衣褲，跑到岸邊一棵樹後匿着，等那隻小船漂來。

小船終於漂到他的面前，夜色雖然黑暗，蕭原仍然能夠看到船上祇有一個人。

——一個被反綁了雙手，嘴上綁了一塊布條的人。

他仍然不敢貿然自樹後現身，恐怕鄧牛匿在船邊的水下待他跑出來向他襲擊。

待小船漂過後，他才從樹後閃出來，跑到水邊，朝小船跟岸邊之間的空隙開槍射擊。

槍彈射中，沒有反應，蕭原才急跑前去，追上小船，一眼便看清楚船上的人確是王發。

王發也看到蕭原，睜大雙眼，挪動身子，嘴裏發出「唔唔」聲。

蕭原先不去理會王發，先朝小船的外舷近船底的部份開鎗掃射了七八發子彈，才一脚跳下小船，伸手一把拉住王發一條手臂，發力將他拉上岸。

小船晃盪了一下，順流漂浮下去，漂浮出不遠，便慢慢下沉。

那是因為小船近底部的地方被鎗彈射穿數個彈孔，河水自彈孔中滲湧進去的緣故。

兩番射擊，水下皆沒有反應，証明鄧牛早已跑了，蕭原才完全放下心，急忙替王發鬆綁。

王發嘴上的布條才解開，馬上破口大罵鄧牛。「他媽的，那死囚好狠毒，他走的時候，在船底用刀挖出一個缺口，讓河水慢慢滲入，獰笑着對我說，你要是命大，在船未沉之前有人找到你，便不會淹死，要不，小船沉沒後，你也跟着淹死，嘿嘿，我並沒有殺你，是生是死，賭你的運氣了，跟着便跑了。」

蕭原道：「他沒有難為你吧？」

王發頓時叫起痛來：「怎麼沒有，在綁起我後，狠狠地揍了我幾拳，痛得我淚水直淌。」

跟着，咬牙道：「他媽的，那死囚若是被我捉到，我要好好回報他。」

蕭原拍拍王發的肩頭。「你身上衣服濕了，快脫下來擰乾水。那個死囚遲早都會捉到他的。」

王發伸展一下，脫下濕衣，用力扭起來。

蕭原邊穿上衣褲，邊道：「老王，你看到鄧牛往那個方向逃嗎？」

王發伸手一指：「往那面逃跑。」

蕭原分辨一下方向，鄧牛是向西南面逃去的。

西南面是連綿不絕的山區。

蕭原心裏有數，對王發道：「老王，看來鄧牛那死囚打算逃入山區，以為我們捉不到他。」

王發着急道：「老蕭，他要是逃入山區，確是很難捉到他，我們

也不會勞師動衆的派人到山裏十天半月，甚而留在山裏搜捕那死囚，我們可不能爲了那個死囚，不管縣裏的治安。」

蕭原笑道：「老王，你忘了我這個靠捕捉逃匪爲生的人了。」

王發一拍腦袋，笑了：「唉，我大概是氣怒攻心，昏了頭，居然忘了你這個能手！」

稍頓，又道：「老蕭，要你去捉那死囚，心裏眞過意不去。」

蕭原道：「老王，只要你替我看住關在隊上的那個逃犯，不要讓他逃了，我吃點苦不算甚麼。」

跟着又道：「明天我便去追捕鄧牛，在我動身之前，我想瞭解一些山裏的情形。」

「沒問題，明天我便找一個到山裏販賣貨物的人跟你談談。」

「那我們回去吧。」蕭原拉拉王發。

王發點點頭，突然叫起來：「老蕭，穿上衣服幹甚麼？沒有船，我們要游水到對岸呀！」

蕭原怔了一下，不由笑起來。王發說着一邊將剛穿上的衣服脫下。

繪形追捕　逼入山區

蕭原單鎗匹馬，追入山裏。從一路上斷斷續續發現的踪跡，蕭原斷定鄧牛是逃到山裏。

他是循着發現的踪跡，追到山裏去的。

事實上，鄧牛也只有往山裏逃一條路，往別的地方逃，他不可能逃得掉——因爲他找不到地方躲藏，很容易便被發現他的行踪，引致他落網。

對山裏情形，他略爲知道一個大概，是從那個到山裏販賣貨物的單幫客口裏瞭解到的。

整個山區連綿百多里，山裏住着苗族、瑤族、佈依族、阿瓦族等好幾個民族，而在山區的深處，還住着幾個頗神秘的山族，據那個單幫客說，凡是到過那幾個山族的漢人或是幾個少數民族的人，都回不來，據說，那幾個山族都有「搶漢」習俗，就是那幾個山族，也互相搶殺男丁。那個單幫客在山裏跑了十多年，從不敢深入到那些山族聚居之地。

因爲，他不想一去不返。

蕭原在出發之前，不但帶備了充足的彈藥乾糧，還帶了一些茶葉、鹽巴，以備跟山裏的各族人打交道。

這日，他走到一個森林前，在林外察看了一會，便不打算進入森林，因他在林外發現了鄧牛的踪跡，一路上，他都是循着鄧牛留下的腳印追踪的，那表示鄧牛沒有進入林內。

事實上，森林內充滿了危險，隨時有喪命的危險，因爲森林中不但有猛獸，也有毒蛇，隨時會遭到襲擊，就算是山裏的人，單身一人也不敢胡亂進入森林。

看看太陽已快下山，蕭原決定盡快趕到前面不遠處的一個山頭上歇宿，因爲那個山頭適宜露宿。

——那個山頭沒有樹林，只有疏落的樹木，那表示沒有甚麼野獸出沒。

瞧着那一輪紅彤彤的落日，天邊絢爛的霞彩，蕭原禁不住打從心裏讚嘆一聲，深感天地之奇異偉大，人之渺小，同時，也感到人生還是美妙的。

不遠處，樹上有一隻羽毛艷麗的雀鳥在美妙地鳴唱着，蕭原被那婉轉的鳴唱聲吸引住，不由停下腳步，滿有興趣地聽着。

——他是由樹上那隻彩鳥，想起他的未婚妻張鳳琴。

算一算，他有半年沒有去探望她了。

想起未婚妻，心裏便感到一陣甜甜的。

剎那間，他很想見到未婚妻張鳳琴。

那是壓抑很久的衝動。

驀地，他聽到林中傳出一聲叫人毛骨聳然的怪叫聲。

未幾，是一聲恐怖的叫聲。

蕭原頓時心頭抖震了一下，立刻拔出鎗來，轉身往林中衝進去。

——從第二下叫聲，聽出是人發出的，而且是在處境極之危險的情形下發出的。

——那剎那，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救人！

一頭衝入林內，蕭原飛快地向叫聲傳來地方跑去。

他聽出，叫聲是從森林不太深處傳出來的。

急跑間，他又聽到一聲怪吼，夾着一個人發出的慘叫聲，他急得恨不得一下子跑到那裏，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啪勒」一聲暴响，跟着是一陣嘩啦聲，一個人發出的駭叫聲，蕭原跑得更快了。

終於，他跑到發出聲响的地方。

那裏，一隻似人非人，似猩非猩的巨形怪物，正在狂怒地追撲一個年輕人，附近的樹木盡皆倒折，更有一棵海碗粗的樹木齊腰倒折，那個年輕人身上衣衫破碎，更有不少傷痕，正自惶恐地躲避那頭巨形怪物的撲擊，那頭怪物口裏不時發出叫人心顫的悶吼聲，張牙舞爪，好不猙獰嚇人，只見牠張開大口，悶吼一聲，一手砸斷一棵大樹伸出的枝椏，搶步上前，伸出一雙毛茸

茸的大手，向那個閃在一棵樹後的年輕人攫抓過去。

那個年輕人驚叫一聲，連滾帶爬往後逃，那怪物雙手攫空，口裏發出一聲怪吼，手臂一揮，砸在那樣腰粗的大樹上，發出「蓬」的一聲，整棵樹劇烈地震搖起來，樹葉紛紛落下。

那個年輕人嚇得一跤跌倒落地，慌忙狼狽地爬起來，可是，那頭怪物已「騰騰」的幾大步，跨到那年輕人的身前，舉起一隻圓柱般的大腳，向那年輕人踏下去。

那年輕人驚恐得瞪大一雙驚恐的眼睛，全身直抖，看着那怪物，居然嚇得不曉得閃避。

蕭原立刻向那怪物的腿部開了一鎗。

「砰」一聲，那怪物的腿中了一鎗，全身一震，踏下去的脚亦窒住，口裏發出一聲教人心膽俱顫的怒吼聲，霍然轉身，向蕭原齜牙咧嘴，神態獰惡地作勢欲撲。

蕭原被那怪物的「氣勢」嚇得倒抽一口冷氣，不自禁退了一步。

那個年輕人大概被那一下鎗聲驚醒過來，恢復了氣力，一個翻身跳起來，拔脚便跑。

那怪物比蕭原高出足有小半截，張開血盆大口，露出森森利齒，發出一聲令樹木震動的嘯吼聲，兇猛地撲向蕭原。

蕭原退了一步，向那怪物連開三鎗。

那怪物被射得脚步一窒，身子震晃，雙手亂舞，終於脚步一歪，「蓬」地一聲，跌倒下去，蕭原感到脚下的地皮彷似震動了一下。

蕭原看到那頭怪物倒下，一顆心才定下來，吸口氣，看清楚那怪物全身披了一層厚厚的長毛，彷似他上一次在深山中遇到的野人一樣。

他扭頭看一眼那年輕人，只見那年輕人沒命地往林外奔去，驀地，他聽到那怪物在地上發出低沉的嘶吼聲，慌忙轉回頭看，那怪物在地上掙動着，突然間跳起來，發出一聲嘯吼，轉身往林深處奔去。

蕭原緊扣在扳機上準備扣動的食指這才放鬆下來，長長透口氣，整個人感到虛軟無力。

——剛才，面對那兇猛猙獰的怪物，他緊張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那怪物一路吼叫着，跌跌撞撞往林中奔去，沿途碰撞得那些樹木搖搖晃晃。

呆呆地看着那怪物消失在林中，蕭原才急急走出林外。

才走出林外，一眼便看到那個年輕人倒在一塊石旁，口裏發出哼哼嘿嘿的呻吟聲，兀自扭頭滿是驚恐地望着樹林，乍然看到蕭原走出來，大概以爲是那怪物，嚇得身子震抖了一下，往後退縮，及至看清楚是一個人，才脫力般一下子倒下去。

蕭原從那年輕人的衣着打扮，看出他不是漢人，是一個苗人。

走到那年輕人身前，看到那年輕人警惕地瞧着他，蕭原友善地對那年輕人笑笑。「唏，傷得重嗎？讓我替你瞧瞧。」說着蹲下來。

那年輕人一直瞧着蕭原，大概看到蕭原沒有惡意，眼中的戒意減退了一些。「你……是誰？」居然會說漢語。

蕭原露齒一笑：「我叫蕭原，不要怕，我不是壞人，也不是土匪。讓我看看你身上的傷。」

年輕人點點頭，躺着不動。

蕭原細看之下，發覺年輕人身上多處擦傷及跌傷，還有一處被抓傷，抓痕很深，左足踝又紅又腫，大概扭傷了，因此躺在地上跑不動。

由於年輕人身上的傷痕太多，不可能全部包紮起來，蕭原取出身上的傷藥，替他逐一敷上，只替他包紮抓傷的肩膀和扭傷的足踝。

年輕人眼裏的戒意沒有了，代之而來的是滿臉的感激。「大哥，謝謝你，謝你救了我。」

蕭原笑笑，望一眼林子，說道：「不用謝啊，我遇上了，總不能見死不救。換轉是你，也會這樣做吧！」

年輕人點點頭：「大哥，幸虧你，要不，我一定會死在那怪物的手上。」

蕭原好奇地問：「那怪物到底是甚麼東西？」

年輕人道：「我們山裏的人叫那怪物做大猩猿，據說是大猩猩跟野猿交合生下來的，性兇悍，喜食肉，性好色，不論是猴子、猩猩、野猪還是人，只要是雌的，被牠遇上，絕不放過。」

蕭原問：「你怎會一個人在林中，而遇上那大猩猿的？」

年輕人頓時面露悲色：「我阿媽病了，只有一種叫白紫毛的草藥可以醫好她的病。我爲了要醫好阿媽的病，只好一個人冒險入林採藥，而那種草藥只有大森林裏面才有，而且異常稀有，我明知森林裏面會有大猩猿出現，但也顧不了那麼多，在林中找了大半日，終於給我採到白紫毛。採了白紫毛後，我急急往林外走，那知道才走了幾步，突然間從一樹後撲出一頭大猩猿來，我嚇得跌倒在地，慌恐中向牠開了一鎗，雖然沒有打中牠，但也嚇得牠窒了一窒，我乘機跳起來沒命狂奔，卻被牠追上，抓傷了我的臂膀，我拚命擺脫了，又向牠開了一鎗，雖然打中牠，但被牠將我的獵鎗奪去，奔跑中，連身上的刀也掉

了，身上被擦傷，跑到林邊的時候，又被牠追上，幸好你及時出現，救了我。」說到這裏，猶有餘悸地連喘了幾口氣。

蕭原聽着，不由自主寒毛倒豎。想起那大怪物猙獰醜惡的樣子，着實教人不寒而慄。

「那種大猩猿時常出現嗎？」

年輕人搖搖頭。「一般牠都不會走出森林，因牠極怕陽光，夜裏，偶爾會走出森林，這麼多年來，曾試過被其闖入寨子，擄走婦女，聽說，只發生過兩次，寨裏的人糾衆追入森林，怎麼找也找不到大怪物，被擄走的兩個婦女也不見回去，因此，寨裏的人都提高了警覺，寨裏的男人都要輪更守夜，若有什麼動靜，便鳴鑼放鞭炮，將牠嚇走，我長了這麼大，只發生過一次發現大怪物欲闖入寨子，結果被震天價响的鑼聲和鞭炮聲將牠嚇走了。」

「你叫什麼名字？」蕭原問。

「多力。」年輕人答。

「你可以站起來走嗎？」蕭原抬頭看一眼天色，太陽早已沉下山去，天上泛起一片薄薄的雲霧，天快黑了。

「試試看。」多力掙扎着站起來，蕭原忙扶他一把。

多力站起來，試着走一步，那受傷的脚才着地，立時痛得他「唷」地痛叫一聲，差點跌倒，幸好蕭原一直扶住他。

蕭原道：「多力，你走不動啊！」

多力扭頭看一眼森林，眼裏露出驚恐之色，急急道：「走不動，爬也要爬回去，這裏離林子那麼近，天黑後，那大怪物可能會走出來，我不想再遇到牠。」

在森林內的遭遇，大概嚇破了多力的膽了。

蕭原也不想再遇到那大猩猿。「多力，我扶你走，寨子距離這裏有多遠？」

「不遠。」多力伸手一指蕭原原來打算露宿一宵的那個山頭。「就在那座山的下面。」

既然那裏有寨子，蕭原當然不想露宿山頭，當下說道：「那我扶你回寨子去。」

多力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用力點一下頭，蕭原於是扶着他，向那座山頭走去。

走了一會，多力才能夠說出話來。「大哥，你是個大好人。」

蕭原笑笑。「多力，你是那一族的人？怎會說漢語？」

多力吁口氣，說道：「我是苗族人。我祖父生前時常到山外漢人居住的地方販賣山貨物品，因此精通漢語，我自小跟祖父學的。要不是我阿爸說我年紀還輕，我早已學我祖父，到山外漢人的地方去販賣山貨了。」

扭頭看一眼蕭原，多力好奇地道：「大哥，一直以來，除了跑單幫，到山裏販賣貨物的人外，很少有漢人跑到山裏，你爲什麼跑到山裏來？」

蕭原坦然道：「我是一個以緝捕逃犯爲生的人，這一次到山裏來，是要追捕一個姦殺了五個婦女的逃犯，那死囚逃到山裏來了。」

多力肅然起敬。「大哥，你的本領一定很大了，我最佩服本領大的人。」

蕭原笑笑。「將來，你的本領說不定比我還大。」

多力慚愧道：「我連一頭大猩猿也對付不了，全仗大哥你救了我，只怕一輩子我也比不上大哥你的本領大。」

蕭原摸了摸多力的腦袋。「你還年輕，只要努力去學，一定會學到好本領。」

多力咧嘴笑了。

「大哥，那逃犯逃到山裏來，會不會……在山裏作惡？」多力說時面有憂色。

蕭原實說：「可能會。那個逃犯很兇惡，是個不好對付的人。」

頓一下，忽然省起一事。「多力，這兩日可有人看到有漢人在寨子裏出現？」

多力搖搖頭。「沒聽說有漢人到過寨子，若有，我一定知道。」

原來，蕭原進山已第三天了。

兩人走到那個山頭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下來。

幸好蕭原跟多力都是走慣夜路的人，膽子又大，兩人摸黑往山下走去。

突然，兩人看到山下有火把點點串連成一條火龍般，蜿蜒往山上移動。

多力高興地道：「大哥，一定是寨裏的人見我這麼晚還未回寨，我阿媽阿爸擔心着，怕我遭到意外，所以寨裏的人摸黑上山來找我。」跟着張口向山下大叫：「我在這裏啊，我是多力呀！」

山下那條火龍頓時有回應。「多力，你沒有事吧，我們都擔心你呀。」

「我扭傷了脚，走不動，你們快上來抬我下去呀！」多力大叫。

下面那條火龍馬上移動得快起來。

多力對蕭原道：「大哥，我們停在這裏等他們上來，你扶着我走了這麼遠的路，一定很辛苦的了。」

蕭原確是很辛苦，兩個人只有三隻脚走路，誰也會感到吃力，辛苦。

拿着火把上山的人，果然是多

力的族人，他們來到兩人停下來的地方，看到多力跟一個漢人在一起，大感驚異，領頭的一個漢子問道：「多力，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遭遇了什麼事？」

多力一想起在森林中的遭遇，便猶有餘悸。「阿都大哥，我在森林中遇到大猩猿，差點死在那大怪物的手上。」將在林中的遭遇說了一遍，末了，指着蕭原道：「要不是這位大哥湊巧路過救了我，我已經被大猩猿吃下肚了。」

衆人聽說多力遇到大猩猿，莫不驚恐不已，替多力捏一把汗，及至聽到他被救，又替他感到慶幸。

對於蕭原冒險救了多力，他們對蕭原大表感激，佩服他的勇氣。

阿都上前，緊握着蕭原的手，欽佩道：「漢家大哥，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們尊敬你。」

蕭原忙道：「阿都大哥，你太誇奬我了，比起你們，我自愧不如。」

「漢家大哥，你太謙了。」阿都搖着蕭原的手。「你救了多力，便是多力的恩人，也是咱寨子的恩人，請到咱們寨子作客，讓咱們好好招呼你。」

蕭原點頭道：「我也想到貴寨去住宿一晚，對於你及貴寨所有人的好意，我很感激。」

阿都朝族人揮揮手。「快抬了多力，陪漢家大哥下山回寨子。」

有四個青年應聲走上前，抬起多力，其餘的人跟阿都簇擁着蕭原，走下山，返回寨子。

寨子裏的人聽說多力在森林中遇到大猩猿，九死一生之際，被一個叫蕭原的漢人冒險從大猩猿的爪下救出來，既驚心，又感動，全都湧到多力的家，叫多力敘述遇險被救的經過，並瞻仰一下救了多力的漢人——蕭原，瞧瞧令他們視之爲「英雄」的漢人，是個怎樣的人。

多力的家門前，聚滿了人，男女老少都有。

本來，阿都要蕭原到他家作客的，多力不肯，堅持要蕭原到他家作客，說蕭原是他的救命恩人，該讓他好好招待蕭原，阿都覺得多力說得有理，不再堅持，蕭原便在多力家中作客。

多力的父母、妹子聽說蕭原救了多力，對他尊敬有加，奉爲上賓，熱情招待，令到蕭原感到有點吃不消。

寨子裏的族長也親到多力家裏看看蕭原，對他讚佩有加。

應聚集在門外的族人請求，蕭原走出門外，讓那些族人得已瞻仰他的風采。

那些族人看到蕭原，齊齊發出歡呼。

結果，那一晚寨裏的人就在多力的家門前，開了一個歡迎會，歌舞到深夜，才盡興而散。

蕭原對寨裏人那種熱情，感動得很。

翌日，他打算告辭，離開山陽寨，繼續追踪鄧牛。但被多力一家苦苦挽留，盛情難却之下，蕭原答應多留一日。

多力身上的傷已好了很多，扭傷的脚踝亦消了腫，對於蕭原那種傷藥，讚不絕口。

說起來眞是神奇，本來病得起不了床的多力母親，喝過多力採摘回來的白紫毛草葯煎的葯湯後，睡了一晚後，居然大有起色，能夠坐起來，並跟蕭原說話，一再多謝他救了兒子一命之恩。

多力的妹妹阿麗對蕭原照顧得無微不至，面對陌生人一點也不害羞，時常含情脈脈地偷偷瞧着蕭原。

看來，阿麗這個苗家女對蕭原動了情。

山裏人由於生活艱苦，環境惡劣，不但要跟天鬥，還要跟出沒的野獸爭鬥，因之，養成他們一種崇拜英雄的心理，由於對英雄人物特別仰慕，寨裏的女孩子對那些强壯勇敢，本領高的青年特別愛慕。

蕭原是個過來人，很容易便察覺到阿麗對他的愛慕之意，令到他深感不安，詐作毫無此覺，免得阿麗情難自禁，越陷越深。

他沒有忘了未婚妻張風琴，因此，他不能接受另一個女子的愛意。

日間，有不少人到多力家串門子，有男有女，全部是想親近一下被他們視爲英雄的蕭原，那些少女有不少人大膽地向蕭原表露愛慕之意，令到蕭原頗尷尬，亦感到受寵若驚，想不到那麼多女孩子喜歡他。

飯後，蕭原在多力父親的陪同下，去拜會族長。

族長是個五十多歲的人，是個神態沉着的人，一雙眼銳利發光，叫人不敢正視。

族長親切招呼蕭原，拿出自釀的酒奉客，只有招呼尊貴的客人才會奉上「美酒」。

那是一種用米自釀的酒。

山裏人平日吃的多是雜粮，只有喜慶的日子，或是節日，才有米飯吃，用米釀的酒在山裏人來說，是一種珍貴之物。

坐了一會，蕭原正想告辭，一個青年人匆匆走進族長家裏，神色凝重地對族長道：「阿爸，赤嶺寨傳來消息，昨晚有一個女子被人姦殺了，據說，是從山外竄來的一個惡人幹的，還偷了一戶人家的衣服食物，赤嶺的人正四出追尋那個惡人的下落，要咱們小心提防。」

那個青年人原來是族長的兒子。

族長聽了兒子的話後。馬上吩咐：「阿冬，馬上去告訴寨裏的人小心提防，所有的婦女不要出寨。」

阿冬答應一聲，馬上走出去。

蕭原聽阿冬說話時，心頭動了一下，待阿冬走出屋外，忙問族長道：「族長，請問赤嶺寨距貴寨多遠？」

族長道：「十多里路。」

蕭原起身道：「可否派一個人帶我到赤嶺寨？」

族長訝道：「漢家兄弟，你到赤嶺寨幹甚麼？」

蕭原道：「族長，我思疑那個在赤嶺寨劫衣物並姦殺婦女的那個人，就是我這一次進山追捕的那個逃犯，我要去查一下。」

族長點頭道：「當然可以，我叫阿冬帶你去。」說着起身往外走。

蕭原和多力父親跟隨族長走出屋外。

力多聽說蕭原要到赤嶺寨追查逃犯鄧牛，雖然捨不得，但知道那是正經事，何況，還有人被殺了，顧不了脚傷未痊，堅要送蕭原出寨，並一再請蕭原出山的時候務必順道到他家作客，讓他好好招待他。

蕭原一口答應。

多力的妹妹阿麗知道蕭原要走了，依依不捨地瞧了蕭原一眼，然後一聲不响，走入灶間，未幾匆匆走出來了，將包東西塞在蕭原的手上。

蕭原接過，才知道是一包乾粮，不好拒絕，只好收下，對於阿麗的一番情意，他很感動，同時感到歉疚。

寨裏的人知道蕭原要走了，都湧到寨前相送，不少女孩子的臉上都流露出失望之色。

——那些女孩子都失去了一個希望了。

蕭原揮手告別山陽寨的人，跟隨族長的兒子阿冬，趕去赤嶺寨。

* * *

赤嶺寨的人聽說蕭原來帮忙追尋捉拿那個殺了他們寨裏一個女子，並劫去一戶人物的衣物食物的惡人，對蕭原大表歡迎，熱情接待。

阿冬眼見時候不早——太陽開始下山，便辭別赤嶺寨的人，趕返山陽寨。

在赤嶺寨居住的人，也是苗人。

蕭原被招呼到族長家裏，跟族長包山寒暄了幾句話後，便轉入正題，詢問被姦殺的女子在那裏遇害。

包山詳細告訴他。

遇害的女子二十多歲，已成親，跟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寨北沿一座屋子，昨晚午夜她起來餵豬的時候，遭人姦殺，她丈夫睡醒後，不見妻子回來，擔心妻子出了事，起床到屋後養牲口的地方去看看，不見妻子，返回屋裏找一遍，也找不到，心裏着了慌，忙點了一個火把，到屋後附近找尋，結果找到妻子躺在一棵樹下，只見妻子下裳被脫掉，兩眼大睜，兩手被反綁在背後，張口吐舌，斷了氣，喉頭有明顯遭人捏握的痕跡，才知道妻子遭人姦殺了。寨裏的人隨即被驚醒過來，紛紛跑出去瞧看，由是發現了一戶人家被人劫了衣物及一些糧食。

被劫去衣物糧食的是一雙年約五十的夫婦，無兒無女，夫婦兩人驚醒過來的時候，被一個滿面鬍茬的惡漢被鎗指住，隨即被擊暈過去，以後的事他倆都不知道，是隔隣的一戶人家，發現妻子遭人姦殺的丈夫過來，跑出屋外，看到那雙夫婦屋門大開，但却烏燈黑火，又不見夫婦兩人，好奇之下，走到屋前瞧看並呼叫，聽不到反應，心感不妙，入屋察看，才發現那雙夫婦被人擊暈，躺在床下地上，被人綑了個結結實實，大驚之下，忙替那雙夫婦鬆綑並大聲呼叫，驚動附近的寨人趕來，那雙夫婦醒來後，說出遭遇，後來發覺失了兩套衣服，一些乾糧，才知道被人入屋打劫。

蕭原對包山道：「聽說貴寨派人四出追尋惡漢的下落，請問可有發現他的踪跡？」

包山點頭道：「在寨後發現踪跡，寨裏的人一路追上山上，在山上的密林前不見了那惡漢的踪跡，寨裏的人入林搜索，由於林中常有猛獸毒物出沒，還有異常兇悍巨大的怪物大猩猿，所以，不敢進入林深處，只在林邊搜了一會，便下山返回寨裏。

「可否讓我看看死者頸上的傷痕？」蕭原問。「我還想向那對被劫的夫婦問幾句話。」

「可以，怎麼不可以。」包山馬上帶蕭原去死者的家裏。

死者的屍體停放在家裏的屋堂內，家裏的人和親屬都很傷心，蕭原看着，心裏一陣難過。

慰問了死者的丈夫幾句，包山向死者丈夫石岩道明來意，石岩一口答應。

蕭原於是揭開蓋在死者身上的布被，細看其頸上的痕跡。

死者頸上的痕跡跟江貴興的四姨太頸上的痕跡一樣，同是被人捏碎喉骨氣絕身亡的。

換言之，是同一兇手所為。

蕭原因此斷定，石岩的妻子是被鄧牛姦殺的。

他對包山和石岩說，殺人兇手就是他要追捕歸案的逃犯鄧牛。

對於能夠一下子便發現鄧牛的蹤跡，蕭原自不免心裏感到一陣興奮。

石岩悲憤地對蕭原道：「漢家大哥，你一定要追捕到那該斬頭的惡人，我要親手割下他的『東西』，替我妻子報仇。」

蕭原點頭道：「石岩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會捉到他，讓官府處死他！」

離開石岩家，包山帶蕭原再到那對被劫的夫婦家。

那對夫婦雖然在睡夢中被驚醒，又是在黑暗中，仍然清楚地看到那個將他們擊暈，劫去他們兩套衣物和他們一些乾糧的惡人的樣貌。

蕭原聽完那對夫婦對那個惡人的樣貌的描述後，斷定那個惡人就是鄧牛。

其實，他早已猜到兩件事皆是鄧牛所為，為了加以証實，他才不厭其煩，詢問那對夫婦。

包山聽蕭原確定打劫那雙夫婦的賊人也是鄧牛，連聲對蕭原道：「漢家兄弟，無論如何，你也要捉到那惡賊！捉到後，先押回來讓我們處置他，然後再押他出去，交給官府處死他。」

蕭原不好拒絕，只好道：「族長，若我能夠活捉那死囚，一定押回來讓你們先處置。」

包山道：「漢家兄弟，請在這裏過一晚，明早再上山去追捕那惡賊吧。這個時候山上很危險，天黑後，山上林中的野獸便從林中竄出來，萬一遇上，會很危險。」

原來，這時候，太陽已下山，天色開始黑下來。

蕭原道：「族長，打擾了。」

包山好客地道：「漢家兄弟，別客氣，難得來了客人，我們該好好招待你的。」

蕭原不再客氣，跟包山返回他的屋子。

* * *

蕭原在山上的密林外搜尋了一遍，便斷定鄧牛並沒有跑入林內，穿林而過。

因他在密林的另一面發現了鄧牛的脚印。

對於附近一帶的山勢地形，蕭原已從包山的口中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對於他追捕鄧牛大有幫助。

知道這一帶的山勢地形，可以令他省却走寃枉路，那就可以盡快追上鄧牛。

翻過一個山頭，他在一處山脚下，發現鄧牛拉的「屎」，從那堆不太乾的屎上，蕭原判斷他快要追上鄧牛了。

換言之，鄧牛比他往前跑出不到一個時辰，那應該不會跑出太遠。

他略為停留了一會，便加快速度往前追下去。

追上一個山頭的太陽，他又發現鄧牛吃乾糧時遺下的一點碎屑，那表示他沒有追錯方向。

抬頭望一眼天上的日頭，已開始西墮，這才省起，自己只顧追上鄧牛，一直未吃乾糧。想起吃乾糧，肚子頓時响起來，決定吃過乾糧，再繼續追下去。

他有把握在黃昏時，追上鄧牛。

黃昏時分，蕭原追到山溪。

沿着山溪往上走了一段路，蕭原的脚步慢了下來，並且將鎗拔出來，還扳開了大機頭，準備隨時開鎗，而且不敢走沒有遮掩的地方，盡往能夠遮蔽身形的地方走。

蕭原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他嗅到了一陣從山溪上頭飄送下來的烟氣混着的烤肉香味，憑他的經驗，他知道山溪上頭有人在烤獸肉，那個人他甚至肯定是鄧牛。

一路追踪的路上，憑他天生的那種敏銳感覺，加上多年的經驗，蕭原感覺到他越來越接近鄧牛了。

其實，那應該說是一種對危險的感覺。

越往上去，那種飄送在空中的烤肉香味越濃烈，那種危險的感覺亦越强烈。

蕭原忽然改變主意，不再沿着山溪的走勢向上去，往外繞了半個圈，從另一面的山脚上往上走。

登上那個山頭，另一面的山腰處才是山溪流過的地方，距山頭約三四十丈，蕭原在山頭上探頭往下望去，只見溪邊嬝嬝飄起一縷青烟，由於近山溪處有一簇野樹將整個冒起的地方遮蔽了，蕭原看不到那處地方的情形。

蕭原打量了一會，並沒有直接從那面的山上走下去，從外側往下走。到山腰處，才繞過去。

下到山腰處，蕭原沿着山腰繞過去，在一叢山石樹叢前，終於可以望到那個冒起烟氣的地方。

那裏有一堆篝火，火勢已很弱，火上的橫枝上，串着一隻割剩下半邊的獸肉，火邊扔着幾根骨頭，但却不見人影。

好明顯，剛才還有人在篝火旁邊吃烤肉，這個時候不在火堆旁邊，大概就在附近躲着或是坐着。

蕭原不敢貿然掩過去，觀察了一會，悄然往上攀，攀上五六丈高，然後掩到篝火的上方，找了幾塊可以搖動的山石，用雙脚奮力往下蹬。

那幾塊山石有大有小，被蕭原逐一蹬得往下滾跌下去，帶動碎石泥土往下瀉，而山石滾過之處，樹折石崩土瀉，聲勢不弱。

下面，篝火附近的那些野樹中，立刻有了動靜——一條人影從中

竄了出來，貼着山勢竄向一塊石後。

蕭原立刻開鎗射去，由於角度不好以及來不及瞄準的關係，所以射不中那條人影。

不過，從那人的身影，蕭原斷定那人就是鄧牛。

其實，蕭原並沒有打算一下子就射中鄧牛，他的目的是要將鄧牛逼出來現身。

他這個目的達到了。

那人竄到石後，馬上向上面的蕭原一連開了四鎗。

蕭原斜伏在山腰地上，沒有還擊。「鄧牛，你以為避得脫麼？無論你怎麼逃，逃到那裏，我都會將你抓到。」蕭原大聲向下喝叫。

換來的是四五下鎗聲。鎗彈自蕭原伏着的地方上方射過，或是射在附近的石上，激起火花石屑。

「你媽媽的窮吼什麼，唬不倒我的，有種的下來捉我呀！我就在這裏，別光咋唬不下來。」鄧牛想激蕭原下去。

蕭原當然不會上當。「鄧牛，你以為我是初出山的毛頭小子，被你三言兩語便激得不顧一切衝下去，讓你當靶射？你精我也不笨啊！」說話間，他像箭一樣向一處早已選好的地方——一邊草石竄下去。

鄧牛立刻開鎗射去，但却射不中，被蕭原成功地往下竄到那些草石前，匿伏下來。

鄧牛口裏吐出連串髒話，緊匿在大石後，不敢露稍身形，以防蕭原向他開鎗射擊。

蕭原向大石連開數鎗，鎗彈射在石邊上，火花石屑激濺，而他於開鎗後，很快地向下竄滑。

鄧牛被濺起的火花石屑逼得不敢稍為探頭外望，待到他驚覺到蕭原又向下竄滑，慌忙往石外探首舉鎗射去，企圖阻止蕭原滑下來，但是蕭原已經竄滑落在早已選好的掩蔽處——一棵野樹下。

鄧牛大聲咒罵，惡狠狠地不停向蕭原開鎗射去，恨不得一鎗將蕭原擊斃。

蕭原爬伏在樹下，覷準了鄧牛開鎗的間隙，開了一鎗。

鄧牛立刻發出「噢」的一聲痛叫聲，疾閃回石後，伸手摸一下額側，粘粘的盡是血，痛得齜牙咧嘴，直抽冷氣。

——蕭原那一鎗擦傷了他的額側。

在鄧牛疾閃回去的刹那，蕭原有如脫兔般自樹下竄起來，往下急竄。

他又成功地竄落下面一塊凸起的山石前。

只要成功地竄下溪邊下面，鄧牛便無法在大石後匿藏，完全暴露在蕭原的鎗嘴下。

因為，山溪邊跟鄧牛剛匿藏的那塊大石一下一上斜對着，在下面的蕭原令到在上面的鄧牛無所遁形。

蕭原這時候匿着的地方——石下，跟鄧牛所匿着的那塊大石幾乎平衡，只要他再成功地竄落下面山溪邊，鄧牛便再躲藏不住，在他的鎗口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舉手棄鎗投降，二是頑抗到底，最終被蕭原擊斃。

鄧牛發覺蕭原成功竄到下面一塊凸起的石下時，要阻止，已經太遲了，但他仍然猛烈他向蕭原匿着的那塊石開鎗射擊。

原來，他藉開鎗來發洩心裏對蕭原的憎恨與恐懼。

鎗彈射擊在石上，發出叫人頭皮發麻的巨響聲，蕭原匿在石下，不敢稍露形跡，免得被激濺四射的石屑射中。

鄧牛似乎被蕭原逼得發狂了，咬着牙，連續不斷地向蕭原匿着的山石射擊。

其實，他一點也不瘋，也沒有發狂，一口氣連續射出了近十鎗後，陡地從石後斜竄出去，有如一支箭般向山溪標射下去。

蕭原於鄧牛停止射擊的刹那，立刻探首自石邊往鄧牛匿着的那塊大石窺視，一眼看到鄧牛自石後斜

竄出去，往下標射，他便疾忙向鄧牛開了一鎗，可是，射不中。

那刹那，鄧牛已標落山溪前，毫不猶豫，縱身往溪下跳落去。

蕭原在那霎間又開了一鎗。

縱落溪下的鄧牛發出一聲痛叫，跳落溪中。

蕭原於開第二鎗後，自石下疾閃出來，往下面的山溪急竄下去了。

待到他竄落下面山溪前，兩步標到溪邊，往溪下張望，只見丈許深的溪下，鄧牛已被急激往下冲流下的溪水順着陡斜的山溪往下冲流下去，遠在十數丈外，眨眼間，消失在一處拐彎處。

蕭原料不到鄧牛會冒險跳下溪中，藉往下冲瀉的溪水逃走，看着那急激往下冲瀉的溪水，不甘心地一掌拍在身旁一塊凸起的石上。

——這一次，他有十足的把握捉住或是擊斃鄧牛，如今功虧一簣，眼看着他在自己的鎗嘴下逃了，怎不教他為之愧惱。

事實上，他想不到鄧牛會冒險跳下山溪。因為，他看到順着陡斜的山勢蜿蜒而下的山溪很險峻，山溪雖然不到一丈闊，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三四尺闊，但却頗深，一般有丈許深，最深的地方怕有三丈高下，而兩邊的岸壁巉岩凹凸，水淺的地方不過尺深，水深的地方却有數尺深，萬一鄧牛跳下去的地方只有尺許深，那他縱使不被摔死，也會跌斷手脚。正由於山溪形勢險惡，他才沒有想到，鄧牛居然會冒死跳下山溪。

而就在鄧牛跳下去的那段溪下，便有一處地方只有尺許深的水。

由於溪水急激，沿溪而下的山勢又崎嶇陡斜，要跑下去追上鄧牛，根本不可能，因此，蕭原沒有馬上追下去，走到那堆篝火前，從支架橫支上取下串在上面的獸肉，坐下來慢慢吃。

這時候，太陽已下了山，蕭原感到餓了，加上他自信一定會追上鄧牛而將他捉到，所以，他並不急着追上去。

他決定在此過一晚，天亮後，再追下去。

* * *

這一日，蕭原追到一個山谷前。

他是在山脚下的一處溪岸上，發現了鄧牛的踪跡——幾點血漬，從而一路追踪，回到這個山谷前來的。

他已追踪了鄧牛一日。

走到一棵樹下，蕭原忽然感到有點不安，（每當有危機接近的時候便會有這樣感覺），他馬上警覺到隨時會有危險，當下立刻豎起耳朶，警惕他四下溜望，右手亦已握住鎗柄，準備隨時應付突如其來的危險。

附近風平浪靜，一點異樣也沒有，蕭原却不敢放鬆，站在那棵樹下等待着。

說起來，山谷前這塊開陽地不但長滿了花樹，而且陽光普照，蝶舞鳥鳴，不但是賞覽的好地方，也是一個很好的休憩地方，要不是感受到附近危機隱伏，蕭原眞想在此好好地歇一會，放鬆一下。

驀地，他一下子蹲下來，身上的鎗亦刷一聲拔了出來，霍然指向谷口那邊，一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谷口。

谷口忽然響起一聲怪異的吆喝聲，跟着人影自谷口內閃現，那刹那，最先响起鎗聲（土製獵鎗發射的聲音，以及接續發射的竹箭，飛矛。）

三樣武器都是向蕭原射過去。

蕭原大吃一驚——料不到匿在谷內的人不分清紅皂白，便向他襲來，嚇得他慌忙向樹後躲，脚上陡地一陣炙痛，幾乎忍不住叫出聲來。只見那些竹箭，飛矛及鎗火飛襲至，有些射在樹身，有些從兩邊射過，聲勢嚇人。

幸好那棵樹夠大，將蕭原完全遮擋住，要不，蕭原肯定躲不過。

摸一下脚上發痛的地方，蕭原方發覺那裏被一顆鐵砂射中，有血流出來，怪不得那麼痛。

「喂，你們為何襲擊我？」蕭原大叫。

他猜不到，那些人為何襲擊他。

驀地，背後有異响，蕭原忙扭頭瞥望，只見一個繩套向他飛來，要閃躲，肯定會露出身子，讓那些人乘機向他攻擊。他當然不想成為谷口內那些人的靶子，所以，他抬手向飛過來的繩索開了一鎗。

那個繩索被他一鎗擊中，雖然沒有斷，但被子彈射出之力撞得在空中抖動一下，墮跌下去。

蕭原揑一把汗。

要不是他警覺得快，及時將繩套擊落，他準會被繩索套住，一定會死在襲擊他的那些人手上。

從那些人一聲不響便襲擊他來看，似乎要置他於死地。

他瞥到距他丈外的一棵樹後，有一個人正閃回身子。此人的手上拿着一根繩子，絕無疑問，那個繩套就是那人飛拋過來的。

谷口內又响起一聲怪叫聲，跟着是一陣鎗聲與竹箭及飛矛向蕭原擲射過去。

蕭原緊貼在樹上，不敢動，看着鎗火、竹箭、飛矛從兩邊射過，感受到樹身被鎗火、飛矛、竹箭射中所引起的震動。

驀地，二三丈外一棵足有合抱

粗細，高數丈的大樹向蕭原躲着的樹砸過來，大樹倒砸的聲音好驚人，蕭原躲藏的那一棵樹幹雖頗粗大，蕭原却認爲必定會被那棵倒砸的大樹砸斷。

換言之，蕭原若不離開那棵樹，必定會被倒砸下來的大樹於砸倒他躲着的那棵樹的同時，也會被砸死或是砸傷。

沒有時間給蕭原猶豫或是選擇，蕭原第一時間從樹後竄出來，往前——向着那棵倒砸下去的大樹疾跑前去。

「嘩啦啦」、「砰砰」連聲巨响，那棵倒砸的大樹砸落蕭原躲藏的樹上，那棵樹頓時被砸得枝椏暴斷，樹葉如暴雨般紛落，跟着整棵樹折斷、倒下，頓時塵烟四漫，聲勢有如地動山搖般，好不驚人。

蕭原若仍在那棵樹後，就是不被砸傷，也會被那駭人的聲勢嚇得暈過去。

蕭原往倒砸下來的大樹飛奔前去，居然選擇對了，由於他不是正對着大樹跑前去的，所以，他沒有被砸中，只是被樹枝擦傷了手臂，顧不了臂上的傷痛，他馬上在合抱粗的巨大樹幹旁伏下來，以防谷口內伏着的人又向他開鎗射箭擲矛攻擊他。

那棵倒砸下去的大樹剛好橫亘在谷口前約五六丈遠的地上。

倒砸下去的大樹根後，有幾個穿了土布短褂，腦袋上只剃剩一小圈頭髮的土人伏在地上。

蕭原第一次看清楚襲擊他的人是些什麼人。

可是，他認不出那些人是那一族的人。

不容他多想，驀地，四方八面響起一片怪異的呼嘯聲，呼嘯聲中，一羣土人自四面八方向蕭原衝過去，人數少說也有五十人過外。

那些土人膚色黝黑，神態凶悍，每一個人的腦袋全刮得頭皮發青，只剩頭頂一圈，乍看上去，就像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那樣，有手執刀矛的，亦有手執土製獵鎗的，赤足、短褲褂，只有一個人左手戴了兩隻銀鐲，大概是頭領的。

蕭原面對數十倍於他，呼嘯着向他衝撲過來的土人，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眼下的形勢，單鎗匹馬面對這麼多人，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對付不了，所以，他不敢莽動，站起來，手上的鎗向下垂，表示不會向那些土人開鎗。

「扔下鎗，將手舉起來。」那個戴銀鐲的土人喝叫。

居然說的是漢語。

其他的土人呼應着，有節奏地向上揮手上的武器。

蕭原不敢反抗，將手上的鎗扔落地上。「請問你們是那一族的人？爲何要對付我？」蕭原向那個手戴銀鐲的人高聲說。

「咱們是黑保人！」那個戴銀鐲的人兇狠地答。「你是山魅的化身，所以，咱們要捉你回去，宰了你祭山神。」

蕭原忙叫道：「你們大概弄錯了，我不是什麼山魅的化身，我是一個漢人，官府派我入山捉一個惡人的……」

那戴銀鐲的人瞪着一雙兇光四射的眼，喝斷蕭原的話。「咱大巫今早起來對我們說，他昨晚做了一個夢，夢到一隻山魅化身的人，爲害咱族人，大巫起來後占了一卦，卦中所示，今日此時此刻在此經過的人，便是山魅的化身，務須除去，咱族人方得平安。」

話聲微頓，立即喝一聲：「來人，上去將那山魅的化身抓起來，押回寨裏。」他是用黑保話對族人說的。

蕭原當然聽不懂，但從那黑保人的語氣，以及應聲走出來的兩個黑保人，他猜到是什麼意思。

他依然不敢莽動，明知被押回去是死路一條，也不敢拚一拚。

他想過了，憑他一個人，一支鎗，殺得了多少人？殺得了五個、十個，殺不了所有的黑保人，到頭來，他仍然是死，那何不先看有沒有機會逃生。

兩個黑保人走到蕭原的身邊，其中一人拿手上的尖矛指着他，另一黑保人蹲下去，撿起地下那支匣子鎗，將之插在腰上，跟着和那個黑保人左右挾住蕭原，向那個戴銀鐲的黑保人走去。

走到戴銀鐲的黑保人面前，挾蕭原的兩個黑保人停了下來，戴銀鐲的黑保人朝蕭原咧嘴獰笑，跟着一擺頭，示意挾蕭原的兩個族人押着蕭原往前走。

蕭原就在那瞬間陡然發難，雙手陡地奮力一抽，接曲肘撞向兩個黑保人的脅門上，隨即飛起一脚，踢在那個戴銀鐲的黑保人胯下，接一步標前，一手抓住戴銀鐲黑保人的頭髮，將痛得慘嚎一聲，弓下腰去的戴銀鐲黑保人扯起來，右手居然握着一把鎗，抵在那戴銀鐲黑保人的顎上。

那一下驟變異常迅速，快得令到其他的黑保人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待到他們有所察覺的時候，全都呆住，不敢輕舉妄動。

蕭原於抽脫兩個黑保人的挾抓，曲肘猛撞向兩人之後的刹那，乘勢用那個黑保人的褲頭上那支匣子鎗，制住戴銀鐲的黑保人。

那驟然之間的發難，蕭原在兩個黑保人走向戴銀鐲黑保人時，早已算計好，所以，動作那麼快速。

「對你的族人說，將手上的武

器丟下，要不，我一鎗打爆你的頭！」蕭原兇狠地對戴銀鐲黑保人低喝，抵在他下顎上的鎗用力頂了一下，那黑保人腦袋往上昂了昂，雖然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胯下要害處），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仍然慌不迭嘶聲叫道：「快……將雙手垂下……那一個不聽話的，回寨後重重責罰。」他說的是黑保語。

蕭原雖然聽不懂，看到那些黑保人全都垂下雙手，知道戴銀鐲的黑保人是依照他的話，命令那些族人垂下雙手，頓時暗中鬆了口氣。

蕭原瞪着戴銀鐲的黑保人，兇巴巴地道：「叫你的族人讓開去，全都退入谷中，快說！」

戴銀鐲的黑保人似乎很怕死，馬上向族人呼叫。

那些黑保人聽了戴銀鐲的黑保人的說話後，沒有說話，默默地看了被蕭原制住的「頭人」一眼。蕭原看到那些黑保人並沒有馬上向谷中走去，以爲他們不聽「頭人」的說話，正自心中忐忑不安之際，那些黑保人口裏發出一聲悲沉的怪號聲，跟着往谷口裏面退進去。

蕭原頓時將到了口邊的怒喝聲咽住，一顆吊到喉嚨上的心頓時落回原位。

要是那些黑保人不聽從戴銀鐲黑保人的說話，不理會他的死活，那麼，蕭原便無所憑恃，那就性命堪虞了。

「……可以放了我吧？」戴銀鐲黑衣人看到族人差不多全退入谷內，馬上哆嗦着聲說。

蕭原冷哼一聲。「陪我離開這裏，才放你。」

戴銀鐲黑保人哼唧了一聲，口氣有點硬起來。「你若不放我，我的族人不會放過你，不殺你，誓不罷休。」

蕭原兇狠地道：「少廢話，快對你的族人說，不要跟踪追着我和你，聽到嗎？告訴他們，我一定會放你回去。」

戴銀鐲黑保人肉在組上，不敢不從，馬上用黑保話向谷口大叫。

看到那些黑保人全走入山谷內，蕭原拉着手上那黑保人，快速地往來時的方向走去。

那些黑保人果然沒有追下來。

＊　＊　＊

在一個獨立的山頭上，蕭原放開那黑保人，喝叫他張大手脚趴在地上，然後才向他問話。

這個山頭距他遇襲的那處谷地約十多里遠近。由於可在山頭上望到四面山脚下的動靜，蕭原才會停下來，在此盤問那黑保人。

「你叫什麼名字？」蕭原站在戴銀鐲黑保人的身旁五尺外的地方，厲聲喝問那黑保人。

黑保人慌忙答：「我叫山剛，是族中頭人的兒子，你快放我回去，要不，我的族人不會放過你的。」

蕭原根本不將山剛後面那句話放在心上。冷冷道：「說！到底爲何要對付我？」

山剛吶吶道：「我不是……說過了麼……寨裏的大巫說……你是……山魅的化身……所以，咱們才……對付你。」

蕭原往山剛的大腿上踢了一脚，兇惡地道：「那不過是你們胡謅出來的話，騙騙你們的族人還可以，騙不了我的！」

山剛挨了一脚，痛得哼唷連聲，却不敢動。

「你再不說眞話，我一鎗射斷你一條腿。」蕭原拿鎗對準山剛的左腿膝。

山剛着慌了，慌忙道：「我說，我說。」

蕭原哼了一聲，等他說。

山剛舔舔嘴唇，急急道：「是一個漢人要我阿爸對付你的。他說你今早必定會在向陽谷經過，我阿爸便叫我帶族人在此埋伏，將你殺死，要是能夠活捉你，便將你捉回寨裏，由那個漢人動手殺死你。我說的都是實話。」

「那個漢人叫什麼名字？」

「鄧牛。」

「他跟你阿爸認識的？」

山剛搖搖頭。

「那你阿爸爲何肯答應他，對付我？」

「他送給我阿爸一筆錢，還有一頭獵殺了的豹子。」山剛道。「所以，我阿爸便答應那漢人，對付你。」

「你可知道那個漢人是什麼人？」蕭原自問自答。「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人！專門姦殺婦女，在山外，他一共姦殺了六個婦女，被我追捕，在山外躲不過，才逃到山裏來的！」

略頓一下，接又道：「你阿爸居然跟這種兇惡的人打交道，小心吃大虧！說不定，他會向你們族中的婦女下手！」

山剛臉色微變了一下，咬着牙道：「他敢！咱們不會放過他。」

蕭原沉哼一聲：「他那種人有什麼不敢，說不定，他還會打你阿爸的主意，殺了你一家，取代你阿爸的位置，那時候，你的族人就遭殃了，特別是婦女！」

蕭原如此「危言聳聽」，是想說動山剛，令他相信他的說話，回去告訴父親，鄧牛便有可能藏身不住，要離開黑保人的寨子，那他就容易對付鄧牛了，要不，鄧牛藏在黑保人的寨子內，憑他一個人，恐怕不容易從黑保人的寨子裏面捉拿或

是殺死鄧牛。

以前，他曾跟保保人有過接觸，保保人是山族中比較兇蠻神秘的一族，而黑保人更是保保人中最蠻的一族分支。

山剛悍然道：「他敢！我回去後，馬上對阿爸說，要阿爸趕他走！」

蕭原道：「山剛，起來吧。」

山剛眼中閃過一抹思疑，遲疑着爬起身，慢慢站起來。

蕭原溫言對山剛說：「你們是受了那惡漢人的唆擺，才對付我。我要對付的人不是你們，是那個惡漢人，因爲，我不想跟你們結仇，也不計較你們曾經怎樣對付我，你如今可以走了。」

山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根據他在山裏的生活經驗，敵人是沒有「寬恕」這兩個字可說的。對敵人，他們從來都是很兇暴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記得，自己的族人跟另一族械鬥的時候，雙方皆全力以赴，務必打敗對方，對於俘擄，不是殺了，便是毒打一頓後，像奴隸一樣供族人勞役，從來不會放走一個俘擄，只有交換，如今蕭原居然一點要求也沒有，放他走，他懵然大感詫異，以爲自己聽錯了。

「你……放我走？」

蕭原點點頭。「我跟你無怨無仇，我先前捉住你，要你跟我走，那是迫不得已，如今我已安全脫身，當然放你走囉。」

山剛呆呆地瞧着蕭原，一會，忽然豎起大拇指，激動地道：「你！是個好漢人！」說完，往來時的山下跑下去。

山裏的人擅於奔跑，山剛自不例外，轉眼間，他已快跑下山腰，蕭原看着，笑着點點頭，待山剛跑下山腰，才跟着急急往山下走。

——他要知道黑保族人的寨子在那裏，唯一最直捷的辦法是跟踪山剛。

——他跟踪山剛，並不是要對付黑保族人，而是要對付鄧牛。

他認爲山剛回去後，要是相信他的說話，將之轉告他阿爸，那麼，黑保族人就算不殺死鄧牛，也會趕他離寨。他在寨外等着，鄧牛這一次便逃不過他的掌握。

* * *

鄧牛不是一個笨人，那些在向陽谷伏擊蕭原的黑保族人回來告知少頭人被一個叫蕭原的漢人擄走，頭人臉色大變，馬上將此事告知鄧牛，鄧牛頓知不妙，要是蕭原拿山剛作人質，要脅頭人拿他來交換，頭人當然寧可犧牲他這個外人，拿他交換山剛，他豈不是危矣？

他在心裏迅速地思量了一遍後，鄧牛對頭人慷慨激昂地道：「頭人，少頭人是爲了我的事才被那漢人捉去的，無論如何，我也該去救回少頭人。請頭人別擔心，我一定會救回少頭人！」

頭人正自擔心兒子的生死，聽聞鄧牛自告奮勇去救自己的兒子回來，正是求之不得，一口答應。

鄧牛馬上離開黑保族人的寨子，去「救」山剛。

離開寨子時，他不但帶備水，也帶了乾粮。

他對頭人說，幸運的話，這日之內，便能夠救回山剛，要不，可能要一兩日，因此要帶備乾粮食水。頭人不防有詐，叫族人弄來食水乾粮，讓鄧牛帶着。

鄧牛離開寨子後，那裏是去救人，繞了半個圈，急急往相反的方向逃去。

頭人却懵然不知，坐等着鄧牛的好消息。

也因此，當他看到兒子安然無恙回來，高興得很，還以爲兒子是鄧牛救回來的。「山剛，你平安回來就好了，想不到鄧牛這麼快便將你救回來了。」

山剛睜大眼，詫異地道：「阿爸，你說什麼，我不是那個叫鄧牛的壞漢人救回來的。他根本沒有去救我，是那個我們要將他殺死的漢人放我回來的！」

頭人怔了一下，不大相信地道：「那個漢人放你回來的？他怎會不計較我們要殺死他這回事，什麼也不要求便放你回來？」

山剛道：「阿爸，因爲他是一個好漢人，他說，我們是受了那個壞漢人的唆使，才對付他的，因此，他對我們一點不記恨，更沒有爲難我，放我回來。」

一頓，又道：「那個好漢人說，鄧牛是個壞漢人，在山外姦殺了六個婦女，被追得無處躲藏，才逃入山裏來，那個漢人到山裏來就是要捉他回去……受罰。阿爸，我們上了鄧牛那壞漢人的當！」

「嗯，原來是這樣的。」頭人恍然明白過來。「山剛，我們雖然上了當，但也得到好處，漢人的事，不要去理會他，待鄧牛回來，馬上趕他走！」

山剛道：「阿爸，鄧牛那壞漢人眞去了救我？」

頭人點點頭。「他是這樣說的！他不是去救你，他是怕……嗯，我想到了，他是怕我們拿他去交換你，口裏說去救你，暗中却逃了，一定是這樣，鄧牛這個漢人眞壞！」

「阿爸！那壞漢人自己溜了最好，省得我們趕他走。」山剛對鄧牛觀感大改。

「你回來就好了，不要再說那兩個漢人的事了。」頭人上下打量一下兒子。「那個漢人眞的沒有難

爲你？」

山剛搖搖頭。「阿爸，我想去找那個好漢人，告訴他鄧牛那壞漢人已跑了，免得他爲了對付鄧牛那壞漢人，跟咱們發生衝突，阿爸，那個好漢人不但心腸好，本領也很高，咱們雖然人多，並不容易對付他。」

頭人想了一下，點頭道：「你去找那漢人吧。」

山剛答應一聲，馬上出寨，去找蕭原。

走過向陽谷，山剛忽然被一個人叫住，微吃一驚下，山剛急忙扭頭回看，看到身後不遠處的一棵樹下，站着一個人，赫然是好漢人蕭原。

「山剛兄弟，你是不是去找我？」蕭原含笑問，居然知道山剛去找他。

山剛滿臉訝異，點頭道：「漢人朋友，我確是去找你，你怎知道？」

蕭原含笑走向山剛。「我猜到的，我在寨外看到你匆匆走出來，往那個山頭的方向匆匆走去，我便猜到你很可能去找我，果然被我猜中。」

山剛佩服道：「漢人朋友，你不但本領高，腦筋也很厲害。」

「山剛兄弟，找我幹甚麼？」

山剛道：「漢人朋友，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所以去找你，鄧牛那個壞漢人不用我們趕他走，在我回到寨子之前，他已悄悄溜了。」

蕭原吃一驚：「眞的？山剛兄弟！」

山剛用力一點頭。「他對我阿爸說，去救我，那裏有去找我？我一路上往寨子走回來，根本見不到他的人！」

蕭原道：「山剛兄弟，可否帶我到貴寨外面走一遍，看看鄧牛往那個方向逃去？」

山剛點點頭。「漢人朋友，你是個好人，我該報答你。」伸手，拉蕭原，「跟我走。」

蕭原跟着他往回走了。

驀地，一下鎗聲忽然响起！

蕭原口裏疾喝一聲：「趴下！」一手推跌山剛，他自己亦疾往地上趴下去。

「嘯」一聲，一顆鎗彈就在山剛的頭上掠射過，要不是被蕭原一把推跌下去，那顆鎗彈可能會射中他。

「嘯」的又是一下鎗聲，落在蕭原身旁的地上，濺起一蓬塵土，只差那麼三四寸，便射中蕭原。

蕭原捏一把冷汗，邊拔鎗邊疾聲對山剛道：「山剛兄弟，快衝到樹後躲起來！」說話聲中，他已連開三鎗，射向鎗聲响起的地方——十數丈外一處山脚上的一塊石上。

蕭原再開兩鎗，掩護山剛。

他一共開了五鎗。

山脚上那塊石後在蕭原開鎗射擊時，沒有再响起鎗聲，山剛順利地衝到那棵樹後，躲起來。

蕭原眼見山剛躲在樹下，他亦從地上竄起來，往一棵樹下衝去。

山脚上那塊石後立刻有鎗聲响起。鎗火追着蕭原的身形，幸好都射不中，被蕭原順利衝到樹下，匿在樹後。

襲擊兩人的那個傢伙眼見不能得手，停止了開鎗。

蕭原雖然看不到匿在石後的那個人是誰，但他猜到，那人肯定是鄧牛。

只有鄧牛，才會襲擊他和山剛。

他甚至還猜到，鄧牛之所以向山剛下手，是企圖嫁禍於他。要是山剛死了，黑保族的頭人肯定會替兒子報仇，而他跟山剛在一起，嫌疑最大，就算不認定他是兇手，也會糾纏不休，那鄧牛便可以從容逃去。若黑保族人認定他就是殺死山剛的凶手，一定不會放過他，要是將他殺了，那鄧牛就不用再逃去，解除了被捉回去法辦的威脅，那是他求之不得的結果。

匿在石後向蕭原、山剛襲擊的人，確是鄧牛。

他不是乘機溜之乎也的嗎，怎會改變主意，不逃走，改爲留下來伏擊蕭原？

事實上，他離開黑保族人的寨子後，便往山區的深處逃竄，逃出約二三里後，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勁的逃不是辦法，終會有一日被蕭原追上，捉住。何不來個回馬鎗，伏擊蕭原，僥倖得手，就可以永遠擺脫蕭原的追捕，從此海闊天空，任由他到那裏去也不用擔心有人再捉拿他歸案。就算伏擊不成功，也不會有太大的壞處，事後一樣可以再逃。思量過後，他馬上折返回去，匿在寨子附近，等候蕭原出現。結果，他等不到蕭原出現，却看到山剛獨自一人出寨，心裏大感奇怪，怎麼蕭原會放山剛回來，如今山剛出寨，不知往那裏去？倏地心頭一動：莫非山剛去找蕭原？何不跟着他去瞧瞧。於是暗中跟着山剛，跟了一會，突然發現蕭原也暗中跟着山剛，心裏暗喜不已，途中，他幾次想向蕭原下手，又恐一擊不中，反被蕭原發現，脫身不得，幾次猶豫不決，追踪到向陽谷，才下定決心，向蕭原和山剛下手。

他向山剛下手，確如蕭原所料，是想殺死山剛後，嫁禍給蕭原。

一擊不中後，他不想跟蕭原鬥下去，只想溜。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蕭原匿在樹後，待鄧牛鎗聲一停，立刻向鄧牛所在的地方——山脚上那塊大石射擊，同時從樹後竄出去，往谷前方約三丈外的一棵樹下衝過去。

匿在大石後的鄧牛立刻開鎗向蕭原射擊，阻止他向前逼近。

蕭原弓着身，左繞右竄，終於衝到那棵樹下。

石後的鄧牛也停止了開鎗。

從那棵樹下到山脚前那片地方只有一些花草，沒有樹木，蕭原要逼近山脚，要冒很大的險。因爲沿途沒有遮掩之下，很容易成爲鄧牛射擊的鎗靶，中鎗的機會很大。

山剛匿在樹下，看着蕭原往前竄出，他也躍躍欲動，要不是蕭原連連向他打手勢叫他不要動，他眞會冒險往前掩去。

鄧牛大概就是看中了這裏的地勢，才選擇這個地方襲擊蕭原跟山剛。萬一失手，藉着有利於他的地形——那片沒有樹木及草叢石塊掩蔽的地帶，阻止蕭原向他追擊。

蕭原伏在樹下仔細打量一下那片開闊地的地形，發覺除了硬衝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能夠逼近山脚下。

他試探往外扔擊一塊泥土，匿在山脚石後的鄧牛沒有開鎗射擊，跟着他上身往外一閃即沒，立刻引來鄧牛的射擊——向蕭原連開兩鎗，一顆鎗彈從樹側擦射過，將樹幹擦出一道淺溝來，一顆射在在蕭原的頭側部位。

蕭原若不是作爲試探，一閃即沒匿回樹後，那一鎗肯定會射中他。

看來，鄧牛在石後覷準了，只要蕭原閃出來往前竄，便成了他的鎗靶。

蕭原一時間無計可施。

石後的鄧牛忽然吼叫起來。

「蕭原，你他媽的不是要捉拿我麼？我就在這裏。怎麼不來捉我呀！你再不來，我可要溜了！」

蕭原當然不會上當——明知那是鄧牛的激將法，不去理會鄧牛的吼叫。

「蕭原，你不過是縮頭烏龜，跟尾狗，我鄙視你！」鄧牛繼續吼叫。好明顯，用的是激將法。

蕭原充耳不聞，在動腦筋怎樣才能夠衝過那片開闊地，掩到山脚下。

忽然間，他想到一個主意，扭頭向後面的山剛叫道：「山剛兄弟，勞煩你替我扯些半乾的草。」

山剛起先不明白蕭原要半乾的草來做甚麼，蕭原不便向他解釋，只好對他說：「等會你便知道。」山剛也不便多問，納悶地在附近急急去扯一些半乾的草。

很快，他便扯了兩大把，看到蕭原打手勢叫他將兩把草送前去，他馬上抱起兩把草，向蕭原匿着的那樹下跑去。

蕭原立刻開鎗向大石射擊，掩護山剛，不讓石後的鄧牛有機會向跑前來的山剛射擊。

匿在石後的鄧牛已停止了吼叫，大概被蕭原連續的射擊壓得不能夠向外射擊，做了縮頭烏龜，不敢還擊。

山剛抱着兩把草跑到蕭原那棵樹下，喘氣道：「漢人朋友，拿草來幹嗎？不是用來遮擋鎗火吧？」

蕭原搖搖頭，示意山剛將兩把草分扎成幾小把，跟着他掏出洋火，拿起一小把草，擦着洋火，將草把燃着，待完全燃着後，將之奮力扔前去。

草把落在丈外的地上，繼續燒着，冒起大量的烟，給不太强的風一吹，飄散開來。

蕭原繼續將幾個草把燃着，分散丟出去，那幾個草把飄散開來的烟有如一道屏障般，將那一截地方遮蔽起來，令到躲在山脚大石後的鄧牛無法看清楚樹下的蕭原跟山剛。

蕭原一手抓起三四個草把，對山剛說一聲：「留在樹下不要動。」話聲未落，他已往前疾衝。

山剛看着，對蕭原這個「障眼法」大爲佩服。

山脚上的鄧牛大概被飄散的「烟障」所蔽，看不到蕭原從樹下閃出來往前衝，並沒有開鎗射擊。

蕭原衝到一個冒着烟的草把前，撲落地上，將帶着的四個草把逐一燒着，往前奮力擲出去，待擲出的四個草把冒起的烟飄散開來，形成一道「烟障」，立刻又跳起身往前衝，却不忘抓起地上兩個冒着烟火燒了大半的草把，衝到第二道烟障前，立刻將手上的「火把」往前丟，跟着斜撲落地上，以防山脚上的鄧牛覷準火把丟出的地方開鎗射擊。

鄧牛依然沒有開鎗射擊。

蕭原伏在地上，聽不到鎗聲，立刻竄起來，搶到在地上燒着、不斷冒出大量烟火的草把前，接連抓起兩個，又往第三道面積較小的烟障衝去。

山脚上的鄧牛始終沒有開鎗阻止蕭原，不知他葫蘆裏裝的是甚麼藥。

蕭原利用烟障，終於衝到山脚下，並掩上山脚上。

匿在石後的鄧牛依舊的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於衝到山脚下的時候，經已猜到鄧牛可能逃了，掩上山脚往石後張望，那裏果然不見了鄧牛的影子。

蕭原掩到大石前，看清楚鄧牛確實溜了，才走出石外，舉手向山下揮動，示意山剛上山。

山剛跑上山脚上，跟蕭原會合，劈頭就道：「漢人朋友，那壞漢人跑了？」

蕭原道：「他跑不了的，我終會捉到他。」

山剛豎起拇指，敬佩道：「漢人朋友，你眞了不起！」

蕭原道：「山剛兄弟，你誇獎我了，你回寨子去吧，我要追那個壞漢人去。」

山剛道：「漢人朋友，你回頭往山外走的時候，若路經這裏，請一定到咱寨子作客，好嗎？」

蕭原爽快地一口答應：「若路經這裏，我一定到貴寨探望你！」

山剛高興地笑了。

欲罷不能　墜崖自盡

越深入山區，山勢地形越加崎嶇險峻，可用窮山惡水四字來形容。

蕭原自跟山剛分手後，已經追踪了鄧牛兩天。有一次已快追上鄧牛，被他知覺，又溜脫了。

這一日，黃昏時分，蕭原來到一處崖坡上，看到一幕奇景。

崖坡的另一角下面，有兩幫人正在打鬥。

說是奇景，是因爲打鬥的兩幫人中，有一幫——也是人數多的——居然是女的，那些女子只以獸皮及布塊遮掩住身體重要的地方，大部份身體皆裸露，另一幫人全是男人，裝束跟那幫女子不遑多讓。兩幫人使用的武器都是刀斧之類的武器，唯一的分別是，女子的數目比男人多四五倍——男人只有五個人。

最令蕭原感到驚奇的，是那幫女人向男人攻擊。從來，都是男人欺侮女人的，蕭原便未曾見過女人向男人攻擊，如今頭一遭看到，自然大感驚奇了。

那些女子雖然膚色頗黑，而且大多長髮披散，容貌說不上美，但每一個皆身形健美，加上身體大部份裸露，倒也頗爲誘人。

可是，那五個男人似乎對那幫女人頗爲驚懼，拚命抵擋那些女人的攻擊。

蕭原越看越有興趣，同時也感到納悶，不知他(她)們在搞什麼把戲。

因爲，那幫男人在抵抗時，毫不留情反擊，恨不得將那幫女人殺死。反觀那幫女人，却手下留情，並不想殺死那五個男人，似乎想將五個男人制服，也因此，五個男人才能夠支持下去。

一方跟另一方拚命，另一方却不跟對方拚命，這種情形蕭原亦是頭遭遇到，看得他暗暗稱奇。

五個男人都很勇猛，但被二十多個女人圍困着，無論如何衝突，都衝不出那幫女子的包圍。

攻擊中，五個男人先後擊傷了四個女子。兩個男人也受了傷。

本來，在這種情形下——以衆凌寡的情形下，蕭原都會看不過眼，出手幫忙「弱者」的，但眼下的情形跟以往的不一樣，人數多的是女人，而女人總給人弱者的感覺，他總不能幫忙「强者」——五個男人去對付那幫女人，何況，他不知道雙方因何打鬥，而且，在這種地方，他也不好貿然出頭。再加上他看到那幫女子並沒有殺害那五個男人的意思，反之，那五個男人却是一副拚命的兇悍樣子，他怎能夠幫五個男人去殺害那些女子？因此，他決定「坐山觀虎鬥」，來個明哲保身。

一個男人被擊倒，其他四個男人搶救不及，那個男人被幾個女人按在地上，拿繩綁了起來，其他的女子發出一陣歡呼。

剩下的四個男人有如困獸一樣，拚命左衝右突，結果，有兩個冒死衝突出去，身上受了幾處傷，沒命飛奔，另兩個沒有那樣好運氣，被擊倒、捉住。

有七、八個女人窮追那兩個突圍飛奔的男人，追出頗遠，眼見追不上，才折返。

那些女人捉住三個男人後，不但沒有難爲他們，還像寶貝一樣，先替三人包紮傷口，繼之每一個女人都抱住三個男人親吻一下，發出陣陣歡呼聲。

蕭原在崖上看着，大感奇怪，好奇之心更盛。

那些男人對她們那麼兇悍，那幫女人在拚命後，居然不爲難也不虐待那三個俘虜的男人，還對他們那麼好，實在叫人感到奇怪。

那些女子跳躍歡呼了一會，才抬起那三個男人，離開崖下，往兩個男人奔逃的相反方向健步而去。

他很想知道那兩幫男、女是什麼人，爲何發生衝突，要不是急着追捕鄧牛，他眞會探查一下，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原來，他已快追上鄧牛，要不是被那兩幫男、女阻住他的去路，他相信經已追上鄧牛。

原來，在昨晚他已跟鄧牛有過接觸，在一處山頭上互相射擊了一會，最後，鄧牛又溜了。

走下崖坡，蕭原加快速度往前追下去。

西山日落，飛鳥投林，白晝快要過去了。

蕭原匿在一處山溝對上的坡地上面，耐心等着。

他要等待的當然是他一直追捕

的獵物——鄧牛，而不是野獸。

這一次，他居然越過了鄧牛，其實是走了一條捷徑，頗險峻難走的「山路」，因而趕在鄧牛的前頭，等他到來。

他有絕對的信心，相信鄧牛再逃不出他的掌握。

暮靄不知什麼時候悄然瀰漫在空中，天快要黑了。

蕭原等待的獵物——鄧牛突然出現在他的視綫內，那刹那，蕭原禁不住感到一陣緊張，心頭微跳了一下。

這些年來，出生入死，經歷的兇險無數，令到他幾乎不曉得緊張了，想不到這一次竟會感到緊張。

莫非他膽怯了？

那當然不是，蕭原此刻的心情有如一個小童突然得到一件渴望已久的心愛物品那樣，心情於興奮中，自不免有點緊張。

他終於將獵到追捕已久的獵物——鄧牛了。

鄧牛越來越近，蕭原甚至可以清楚看到鄧牛臉上長滿了雜亂的鬍茬子，又髒又蓬亂的頭髮，灰一塊黑一塊的臉頰，那個又大又塌的鼻子，還有那雙閃爍不定的眼睛，一口黃牙。

鄧牛大概以爲蕭原在後面追着他，急走中，不時扭頭往身後張望一眼，手上的駁殼鎗大機頭張着，由於走得急，脚下忽然被一塊石絆着，幾乎跌倒下去。

站穩身子，鄧牛長長呼出一口氣。

「鄧牛！站着別動，否則一鎗射爆你的腦袋！」蕭原就在那刹那發出一聲大喝。

他手上的鎗瞄準了鄧牛。

鄧牛全身一震，不理三七二十一，抬手向發聲處開了兩鎗，同時往地上急趴下去。

「唷」一聲，鄧牛痛叫一聲，跌倒地上。

他的肩頭被蕭原還擊的一鎗擦傷了。

他立刻往橫處疾滾開去，雖然傷處痛得他渾身打個冷顫。

生死關頭，自然顧不了身上的劇痛。

「砰砰」兩聲，鄧牛滾動的身體突然停住不動，僵在那裏。

原來，蕭原那兩鎗準確地射擊在鄧牛滾動的身體旁邊的地上，只差那麼一點了，便會射中他的身體。

「鄧牛，你逃不了的，將手上的鎗抛掉，慢慢站起來，要不，我會先射斷你的雙手，再射斷你的雙腿。」

話聲未落，示威地向鄧牛開了一鎗。

那一鎗就在鄧牛大腿邊沿射過，射入地下，鄧牛感受到鎗彈射過時發出的炙熱。

他全身出了一身冷汗，知道不站起來不行，只好依照吩咐，將手上的鎗抛掉，慢慢爬起身。

蕭原匿着，一直拿鎗瞄準鄧牛。

這個時候，他只要一勾扳機，鄧牛便會中鎗喪生，他不一鎗擊斃鄧牛，是要將他活捉，將他押回去依法懲辦。

一鎗打死鄧牛，他覺得太便宜了他。

鄧牛慢慢站起來，轉身向着蕭原匿藏的地方，大聲叫道：「蕭原，你最好一鎗打死我，要不，我包保你不能夠順利將我押出山外。」

鄧牛這樣叫，並不是他不怕死，其實，他怕死得要命，他只想拿話來刺激蕭原，激起他的好勝心，偏不殺死他，押他回去。

只要活着，他便有機會逃脫。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

蕭原慢慢從匿着的地方站起來。「鄧牛，你無需拿話來激我。我要是存心打死你，第一鎗便可以擊斃你，你放心吧，非不得已，我不會殺死你，我要押你回去，讓縣裏的人看着你被處死，人心大快。」

鄧牛聽着，渾身打了個寒顫，色厲內荏地厲聲叫「蕭原，走着瞧吧！」

蕭原笑笑，往坡下走去。

「嗚啦……」驀地一陣尖呼厲叫聲陡地如疾風暴雨般傳來，一大羣人自鄧牛走來的方向湧奔過來，聲勢頗爲嚇人。

蕭原跟鄧牛都被那些突然出現的人弄得呆愣住。

看清楚，那伙呼叫着撲奔前來的人，竟是清一色的女人。

一伙只將身上重要部份掩遮起來，手上揮舞着刀矛的女人。

乍看上去，那伙女人有如一羣張牙舞爪的母老虎。

蕭原曾經見過那些女人，所以，他很快回過神來，但却不知如何應付。

鄧牛雖然驚詫，却沒有放過這個脫身的機會，身子突然一矮，奮力往斜裏竄撲出去。

蕭原驚覺的同時，向鄧牛開了一鎗。

那一鎗射不中鄧牛。

鄧牛竄撲落地上，顧不了疼痛，急急往前又滾又爬，給他滾到一塊石後，躲起來。

那些女人乍聽鎗聲一响，全都驚呆了一下，隨即又呼叫着揮舞刀矛往前撲奔，一分爲二分別撲奔向鄧牛和蕭原。

看來，那伙女人意在鄧、蕭兩人。

蕭原料不到突然殺出一伙像野人一樣的女人，不但志在鄧牛，也志在自己，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天連開三鎗，希望可以嚇退那些「女野人」。

那些「女野人」在鎗聲响起時，都有點驚怕地窒停下來，但馬上又蜂湧向前，撲奔向蕭原。

蕭原雖然不知道那些「女野人」爲何會對他攻擊，自己雖然有鎗，始終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對付得了她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邊向天鳴鎗，邊向山上逃去。

那些「女野人」似乎知道蕭原不敢向她們射擊，只在每一下鎗聲响起的時候停一下，跟着又往前追。

別看她們都是女的，跑起來健步如飛，幸好蕭原不時鳴鎗阻嚇她們，要不，可能會被那些「女野人」追上。

蕭原在跑上山頭的時候，望到鄧牛被另一撥「女野人」捉住，團團圍起來，「淹沒」了。

追着蕭原的那些「女野人」追了兩個山頭，眼見追不上蕭原，才不再追，折返回去。

那時候，天已黑下來。

＊　＊　＊

在一個山頭上露宿了一宵，翌日，蕭原決定追查那幫「女野人」的所在，看看那些「女野人」到底是那一族的人，爲何捉了鄧牛，將他如何處置。

要是那些「女野人」將鄧牛殺了，那就算了，橫豎他捉鄧牛回去，官府肯定會將他處死，那些「女野人」殺了他，等於替官府處死他，蕭原大可回去交差。

他循原路往回走。

這些年來，蕭原爲了追捕那些逃匪，什麼地方沒去過，比這裏再險惡的山區也到過，但却從沒有遇到以婦女爲主的土人，這一次是頭一遭，說得上是奇遇。

他以前到過的山區，遇到的各族土人，全都是以男人爲主的。這一次遇上清一色的女土人，令他又增了見識。

翻過兩座山頭，在一條山坑前停下來，想起昨晚到今早都沒有洗過臉，便走到坑邊蹲下來，用手掬水，洗個臉。

雖然距晌午還有一大段時間，蕭原還是坐下來，拿出乾糧來吃。

這裏既然有水，早點吃乾糧又何妨。

吃完乾糧，將水壺灌滿水，蕭原繼續往前走。

走不多遠，他聽到山脚的另一面响起一陣呼喝嘶喊聲，夾着慘嚎聲，不由停下脚步，往那面張望。

大概喊殺聲距他所在之處不算近，蕭原看不到什麼。

雖然看不到什麼，從喊叫聲，他猜到那面正有兩幫人在斷殺。

這兩三日接連遇上土人斷殺，蕭原不免大感好奇，這裏的人爲何那麼好勇鬥狠，難道不可以和平相處的麼？

他決定去看個究竟。

蕭原往山腰上快步走上去，才循聲繞過去，居高臨下，看看下面是什麼人在打鬥。

山下，果然有兩幫人在打鬥。

兩幫人的穿着皆很簡陋，不過並沒有一個是女人，清一色的男子漢，正在兇猛地斷殺。

兩幫人之中，一幫以布條包紮額頭，另一幫的頭上都紮了一條緊起的小辮子，那應該是兩幫土人的標誌。

蕭原看了一會，才弄明白，兩幫土人是爲了一頭已被獵殺了的野豬在拚個你死我活。

在這種深山野嶺中生活的土人，大都以狩獵爲主，野獸就是他們賴以活下去的糧食。爲了一隻野獸鬥個你死我活，毫不稀奇，蕭原以前便曾在其他山區見識過。

這種事情在山外發生，會被視爲大件事，在深山野嶺裏，極之平常。

所以，蕭原並不打算出頭幫忙那一方。

兩幫土人仍在繼續打鬥，雙方皆有人傷亡，但却總不退讓，繼續打鬥下去。

刀砍矛刺，皮肉翻裂，鮮血濺流，這種景象，好不殘酷，蕭原雖然經常出生入死，看着也感心驚。

他不想再看下去了，悄然往原路退回去。

走回先前所在的山脚，蕭原正欲走下山脚繼續往前走，却驀地聽到打鬥的那一面山下傳來一陣喊殺聲，似乎其中一幫土人有後援趕到。

搖搖頭，感嘆一聲，蕭原往山脚下走去。

快走到山脚下的時候，那面山下的斷殺聲逐漸疏落下來，大概增援的那一方打退了另一方，在追逐吧。

走到山脚下，蕭原不由自主往那面望一眼，只見一個頭紮布條的漢子沒命地往這邊奔來，後面有三個頭上紮了一條髮辮的男人緊追着，看來，頭紮布條的那幫人打敗了，四散逃走。

「救命，求你救救我。」頭紮布條的那個漢子一眼看到蕭原，像遇到救星般，向蕭原揮手大叫。

蕭原站着不動，猶豫着不知該不該救那個漢子。

陡地，那個漢子慘叫一聲，跌倒下去，股側插着一支尖矛。

那是在後緊追的三個男人當中的一個，脫手將尖矛擲出，擲中那

個漢子。

那個頭紮布條的漢子跌倒後，顧不了股上的傷痛，急急掙扎起身，跛着一隻脚，拚命往前跑。

跑不了幾步，被一個追着的男人追上，飛起一脚，將他踹跌，重重摔在地上。

另一個手執利刀的男人飛步上前，手起刀落，往摔跌在地上的漢子砍下去。

那漢子發出一聲驚駭絕望的嘶叫。

蕭原在那霎間陡地抬手向那個一刀砍下去的男人開了一鎗。

「砰」一聲，那個一刀砍下去的男人驚叫一聲，砍下去的刀脫手飛了出去，被刀上那撞擊之力震得身子晃仰了一下，駭然呆住。

原來，蕭原那一鎗奇準地射擊在那個男人的刀身上。

另一個舉矛欲刺向地上那個頭紮布條的漢子身上的人也驚得窒住，不敢刺下去。

將尖矛擲出，刺中地上那漢子股側的人，亦驚得停下來，駭然瞪着蕭原。

蕭原揮手喝道：「走！不准殺他，聽到嗎？」

那三個男人眨眨眼，互相望了一眼，口裏發出一陣怪語，陡地，二個人中，那個手上唯一還有武器的人將手上的尖矛向在地上一個勁急爬的漢子擲去。

蕭原又開了一鎗。

舉矛擲向地上爬行的漢子的人全身往後一仰，跌倒下去，本來往下擲的尖矛因爲他陡然朝後仰跌而變爲往上擲出去。

那個人並沒有中鎗。蕭原只是一鎗向那男人的頭頂上射去，子彈擦着那男人頭上的額髮掠射過，額頂上的炙痛令到那人不由自主往後仰避，因而跌倒下去。

其他兩個人嚇得扭頭便往回跑，順帶將仰跌在地的族人一把拉扯起來。

蕭原立刻跑向那個掙扎起身、向他跑過去的漢子。

他之所以忽然拿定主意救那漢子，並不是因爲那漢子叫出來的是漢話，他是不忍心眼看那漢子死在那三個人的手上。

那太慘不忍睹了。

那漢子會說漢話，確是令他大感意外。

兩下裏迎上，蕭原一把扶住那漢子，正想說話，那漢子急急道：「跑，快跑！他們的人聽聞……鎗聲趕上來，我們都跑不了。」

蕭原二話不說，扶着那人，往前急奔。

那個漢子並不是害怕才那樣說，事實上，蕭原扶着那漢子急奔到山脚的另一面，剛剛消失不見，五六個頭頂上紮了一條髮辮的男人飛奔趕到，四下搜索了一匝，看不到蕭原跟那個漢子，有兩個在附近搜索起來，三個繼續往前跑，沿途搜索，因而速度慢下來。

結果，他們找不到蕭原跟那個漢子，只好折返回去。

＊　＊　＊

在一個山窩中，蕭原替那漢子將尖矛從股側上拔出來，立刻將隨身帶着的鎮痛止血傷藥倒在他的傷口上，再用衣布——那漢子斜穿在身上的一塊麻布——將傷口包紮起來。

那漢子痛得全身抖顫，額上滿是汗珠，嘴唇也差點咬破了，仍然忍不住哼出聲來，可想而知，蕭原替他拔出股側上的尖矛時，何等劇痛。

噓口大氣，蕭原用手抹一下額上的汗水，剛才他也出了一額汗，自身上取下水壺，拔開塞，先喝了一大口才遞給那漢子。「朋友，喝幾口吧。」

那漢子臉青唇白，接過水壺，連喝幾口，閉上眼長長地呼吸了幾口氣，才睜開眼，疲弱地道：「漢人阿哥，謝謝你救了我。」將手上的水壺遞還給蕭原。

蕭原接過，喝了兩口，才將水壺塞好，掛回身上。「朋友，還痛嗎？」

那漢子眼中滿是感激之色。「好多了，漢人阿哥，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蕭原奇怪那人怎會曉得說漢語，因而問道：「朋友，你是那一族的人？怎會說漢語？」

那人道：「我們自稱是山中族，實則是漢族，所以會說漢語。族中相傳，先祖乃是山外一條鄉村人氏，爲避清人南下，不甘受清人統治，所以逃入山中，以至於今。山中歲月悠悠，不知山外天地如何，雖聞滿清已倒，成立民國，但我們已在山裏生了根，不想再回外面受官府管治，受苛捐雜稅的剝削。山裏的生活自由自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治，山裏生活雖然艱苦，但自由自在，仿似晉代陶潛所說的桃花源，族人皆甘於淡薄。因此，不管外面天翻地覆，我們却甘於在山裏生活，樂不思蜀。」

蕭原料不到那漢子跟他的族人乃是漢族遺民，避居深山，頓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不由緊握住那漢子的手。「朋友，請問你怎樣稱呼？」

對於那漢子說話引經據典，蕭原同樣感到意外，避居深山之中，居然還不忘讀書識字，不忘祖宗，看來，當年帶領族人避清入山的先人，都是有心人。

「我姓李，名漢中。」那人道：「恩人，請教高姓大名？」

蕭原說出他的名字。「蕭原。」

「在那面山下跟你的族人打鬥的那幫人，是那一族的人？」

李漢中聽蕭原提起那幫人，臉上頓時泛起怒恨之色。「那是瑤人的一族叫山瑤，他們仗着族中人多，好勇鬥狠，時常搶掠別人的糧食獵物。我們之所以跟他們打鬥，因爲他們搶奪我們獵到的那頭山豬，要不是他們忽然有幫手趕來，我們不會打敗的。」

蕭原想到李漢中被那三個瑤人追殺，不難想像到他們被瑤人打敗後，被殺戮的情形，心裏一陣難過。

李漢中的臉上滿是悲痛憤恨之色，一雙手用力握着，緊咬着牙，好一會，才長長嘆口氣。「不知什麼時候，咱們才能夠向瑤人出一口氣，狠狠教訓他們一頓。」

蕭原拍拍李漢中的肩頭。「朋友，力不能敵，可以智取的啊！」

李漢中搖頭道：「我們何嘗沒有試過，教訓他們後，他們必大舉報復，結果，我們族人又遭殃。要不是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個天險之地，我們早已被他們趕盡殺絕了。」

蕭原對李漢中所說的「世外桃源」大感好奇，很想去見識一下，但又不好開口，免得引起誤會。

「蕭恩人，你爲何隻身一人，深入山裏？」李漢中忽然問。

蕭原直告。「事因一個犯了姦殺罪的逃犯進入山裏，我要將他緝捕歸案，因此，追入山裏來。」

「原來如此。」李漢中心裏顧慮全消。「蕭恩公，請到我們居住的桃園去作客，好嗎？」

蕭原一聽，正中下懷，焉會不答應。「太好了，只是，恐怕打擾你們。」

李漢中打斷蕭原的說話。「放心吧，桃源中難得有人作客，何況是稀客，那一個不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歡迎還來不及。只是，山裏不比山外，請莫嫌簡陋，沒什麼招呼你。」

蕭原一迭聲道：「那裏，那裏。我是個吃慣苦的人，難得你們招呼我住宿一宵，感謝還來不及，怎會嫌棄。」

「那我們走吧。」李漢中站起來，牽動股傷，痛得他「唷」地叫了一聲，差點跌倒。

蕭原忙一把扶住李漢中。「我扶你走。」

李漢中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蕭恩人，謝謝你。」

＊　＊　＊

李漢中並沒有半點誇大，李漢中所說的桃源，也就是山中族所居住的地方，確是一個天險，也是一個桃園。

桃園的入口是一個僅容兩人進入的隘口，兩邊盡是陡崖，有如在一塊大崖石上劈開一條縫隙，只有鬼斧神工才做得到。

山中族人利用槓杆的原理，將一塊重逾數千斤，仿似一塊門板般的大石板作門，將那個隘口封了起來，再用大石塊及粗樹桿將之頂撐住，縱使外面千軍萬馬，也無法攻進去。

除了那道隘口之外，桃源內還有一個進出口，極之隱蔽，只有桃源中的人才知道。

而桃源的形勢有如一個倒轉的鐵鍋，四周圍盡是峭峯巉崖，中間只露出一條像「一綫天」般的縫隙，其實那條縫隙有三四十丈闊寬，由於距下面有數百丈高下，因此，下面的桃園往上仰望，確實有如一條綫般。

自山峯頂那條裂縫往下，兩邊的山壁有如一個當中割開的葫蘆瓣，外人若是想從山峯頂上往下攀，根本不可能。

說得正確一點，桃源其實是一個狹長的山谷，也像是一個中空的山腹，上窄下寬，長約里許，寬約半里，谷內依着兩邊拱形的山壁上，建起兩列房屋，有用茅草搭的，也有用泥石疊起來的，最好的是，谷內不但有一條小溪，還有田地，果樹花草，人在其中，鳥語花香，鷄犬相聞，一片安寧，名副其實的世外桃園。

山中族約有二三百人，不少人仍作明朝打扮，左衽束髮，特別是那些長者，洵洵儒雅，大有古風。

蕭原隨李漢中走入桃源中，頓感如沐春風，整個人輕鬆自然，心境寧暢，不由在心裏讚嘆一聲：「果然是世外桃源。」

谷中的山中族人看到有陌生人出現，全都好奇地走出屋外瞧看，蕭原含笑向那些瞧看的人連連點頭，以示友善。

一些膽子大的小童毫不怯生，圍攏在蕭原的周圍，充滿好奇地往蕭原身上溜，甚至偷偷地往他身上摸一下。

族長跟幾個長老聽說李漢中帶了一個外人到谷中來，都出來瞧看。

李漢中忙對族長及幾個長老道：「族長，三位伯公，這位恩公名叫蕭原，從山外追捕一個逃犯，追到山裏來的。小姪被三個瑤族的人追殺時，要不是蕭恩人出手相救，小姪已經死在三個瑤人的手上，小姪感其救命之恩，所以請他回來住宿一宵。族長、三位伯公，不會怪小姪自作主張吧？」

族長跟三個長老的年紀都已七

十過外，身穿明服，鬚髮俱白，但却精神奕奕，一派長者風範。

「漢中，這位蕭原若有恩於你，等於有恩於全族，老朽怎會怪你自作主張呢，老朽們高興還來不及，難得有貴客光臨，老朽代表族人無任歡迎蕭原君到谷中作客。」族長眉開眼笑的。

蕭原向族長及三位長老拱手爲禮。「蕭原好高興成爲你們的客人，能夠認識四位長老，是我的榮幸。」

「蕭原君，請到屋裏去坐。」族長伸手作勢，請蕭原往當中一間比較大的房屋走去。

蕭原拱拱手，才客氣地跟隨族長和三位長老往那間房屋走去。

那間屋子原來是谷中族長跟長老議事及處理谷中事務的地方，也是谷中各姓的祠堂。

原來，谷中一共有四大姓，世代通婚。

算一下，這麼多年下來，四姓皆互有姻親關係，換句話說，全是親人。

在屋內坐下，閒談間，族長與三個長老最感興趣的是山外那個世界發生的事情。因此，蕭原向他們詳盡地解說山外這些年來發生的變化。

蒼海桑田，歲月如流，由明朝而至清朝，以至如今變爲民國，族長跟三個長老皆不勝感嘆唏噓。

談說了好一會，蕭原向族長等人提出，想到谷中走走，族長欣然同意，叫李漢中作陪，帶蕭原在谷中各處走走。

李漢中陪蕭原走出屋外，只見屋外已聚集了大羣男女老少，看到蕭原，全都熱情友善地向他笑着打招呼。

他們都想瞧瞧蕭原這個從外面世界來的稀客。

避居在這世外桃源，他們幾乎與世隔絕，除了少數幾個每年幾次外出(仍然不出山外)到指定的地點跟外山來販賣貨物的單幫客作交易(以貨易貨)外，谷裏的人全都沒有接觸過外面的人。

也因此，谷裏的人只能夠從那幾個跟單幫客交易時，得自單幫客口裏有關外面世界的零碎消息。因此，雖然對外面的世界不致全無所知，所知不過一鱗半爪，如今谷中出現一個從外面世界來的人，當然轟動了谷中的人，都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變成一個怎樣的樣子。

結果，蕭原走出不遠，便被越來越多的人羣聚堵住，不能往前再行走，結果，蕭原應谷中人的請求，向他說說外面的世界如今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晚上，桃花源中爲了歡迎蕭原這位貴客，在谷中的空地上擺下筵席，殺豬宰羊，招待蕭原。谷中所有人等皆參加這一次的「盛會」。

據族長說，這種「盛會」只有春秋二祭時，才會舉行，這一次是破天荒第一次。

蕭原對於桃花源中人如此盛情招待，大是感動，並覺與有榮焉。

這一晚，還有酒。

這是蕭原進山後，第二次喝到酒。

要知道，山裏能夠種糧食的土地不多，因此，糧食對於山裏人來說，誇張一點，比金子還貴，用糧食來釀的酒更加珍貴。用如此珍貴的美酒招待客人，那個客人在他們的心目中，可想而知，何等尊貴。

桃花源裏的人確實頗有古風。

不知是否山秀地靈的關係，桃花源裏的人大都有一種清秀脫俗的氣質。蕭原便有那種感覺，而且還覺得他們都很友善、好客、純樸。

蕭原曾生出留在桃花源一生一世的衝動，不過，那只是一刹那的衝動，他仍然拋不下山外那個世界的一切，包括他至親的人——姑母一家和他的未婚妻張鳳琴。

雖則捨不得山外那個世界，蕭原永不會忘記這個世外桃源。以前他一直不相信世上眞有桃源，如今他相信了。

這一晚，蕭原睡得很酣暢。

* * *

翌日，蕭原起來後，便向李漢中打聽那幫女野人所居住的地方，她們到底是那一族的人，爲何盡是女人，而且，喜歡捕捉男人。

昨晚，蕭原就睡在李漢中的家中。

李漢中已成家，妻子替他生下一雙活潑可愛的兒女，蕭原眞不敢想像，李漢中昨日若是給三個瑤族的人殺死，他的妻子兒女會如何悲痛欲絕。

「蕭恩人，你說的那幫女野人，就叫女人族，據說，她們也是漢族人，比我們還要早一百幾十年避居山中，至於爲何避居山中，那就不大清楚了。據我們先人傳下來的記載，女人族先人率族人避居於此的時候，女人族並不是陰盛陽衰的，族中男丁衆多。不知怎的代代相傳之下，逐漸陽衰陰盛，傳到這兩代，男丁稀少。令到女人族中大爲恐慌，恐怕有一日會男丁死絕，她們一族便沒法再傳下去，因此，她們便千方百計，搶掠山中的男人回去傳種。起先，山裏各族的男人視被捉爲一件求之不得的樂事，以爲可以享盡艷福，直到山瑤族有一個被捉去的人僥倖逃脫，講述在女人族中的生活，衆人才知道，那種不是溫柔鄉、銷魂窩，是一個教男人精竭神消的奪命迷魂洞。自此之後，山

裏各族的人都聞女人族而色變，避之唯恐不及，本族中歷年來都有男丁不幸被女人族捉回去，一個也不見回來。」

蕭原聽得咋舌不已，想不到山裏居然有這麼樣的一個女人族。不是她們怕了男人，而是男人怕了她們。世間上眞是無奇不有，若不是親耳聽李漢中那樣說，他又親眼目睹有幾個山裏的土人和鄧牛先後被捉去，他也不會相信世上竟然有一個專門捕獵男人的女人族。

「李兄，我要緝捕的那個疑犯鄧牛被那幫女人族捉去，豈不是便宜了他？」蕭原說笑道。

李漢中正色道：「蕭恩人，你要緝捕歸案的那個逃犯被女人族捉去，可說報應，教他落在女人族的手上。他姦殺婦女，到頭來却死在女人的手上，果眞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蕭原帶笑道：「像他那種好色貪淫之人，落在女人窩中，豈不是得其所哉？」

李漢中連連搖頭。「蕭恩公，此言差矣，不要說是一個精氣血肉造出來的人，就是鐵人，且旦而伐之下，也會消溶！起先，還是一件樂事，十日半月之後，不但樂趣全無，簡直苦不堪言，以至疲不能與，終至精竭血枯而亡！」

蕭原道：「那些男人感到吃不消的時候，大可以逃走啊。」

李漢中嘆口氣道：「我相信大多數的男人在樂事變成一件苦事後，都想逃出那個女人窩，問題是，很難逃出去。」

頓一下，又道：「雖則女人族居住的地方有如禁地一樣，山裏各族的土人都不敢接近，仍然有些膽大不怕死的人偷偷接近，發覺女人族居住的地方名副其實是一個天險，在一處高聳入雲的山峯壁上，數十丈高的地方，有兩個像是被鑿出來的崖洞，那些女人族就居住在兩個山洞內，據成功逃出來的兩個山瑤人說，兩個山洞很大，而且洞中有洞，最奇妙的是，其中一個小洞中，那些鐘乳石像人的奶子般，不斷滲滴出水來，女人族便在那洞內鑿了一個池子，將水貯存起來，而且，小洞裏面冬暖夏涼。女人族以山籐編織繩梯，從洞中往下垂放下去，以供族人上落，由於那面山壁像一塊石碑那樣豎立，加上壁上的野樹籐葛全被她們斬除，因此，別人根本無法上去，她們也得以安居，以至於今。」

「女人族的人居住在山壁上的洞中，如何得到糧食？」蕭原對女人族越來越好奇。

「她們也有打獵，採摘山上的野果作糧食，至於她們怎樣弄到足夠的糧食，除了她們，外人無法知道。」

「李兄，我豈不是無法捉到那個逃犯鄧牛歸案？」

李漢中連連點頭。「可以這麼說，那個逃犯落在女人族的手上，等於被判了死刑，此生無法逃出生天，至死方休。蕭恩人，你雖然無法捉那逃犯回去，但也等如殺死了他，大可回去交差。那逃犯這一生也不會再活着到外面作惡的了。」

「有什麼辦法能夠偷入女人族的地方呢？」蕭原提出一個不可能的問題。

李漢中大搖其頭。「根本無可能偷入女人族居住的山洞中，除非你打算這一輩子困在山洞中，不再回到外面的世界去。」

蕭原聽李漢中那麼說，仍不心息。「李兄，我想到女人族所在的附近走走。」

李漢中面有難色。「蕭恩人，何必去冒險，萬一你被他們捉去……」

蕭原道：「李兄，你放心，我曉得怎樣保護自己的了，只要你指點我，如何才能夠走到女人族的地方。」

「蕭恩人，你一個人很難走到那個地方的，一路上，有幾處地方要攀爬的。何況，我也不放心你一個人去。」

蕭原笑道：「別替我擔心，我應付得了。」

李漢中猶豫了一會，終於下定決心。「蕭恩人，我帶你去，你是我的恩人，我不能看着你去冒險的。」

蕭原忙道：「李兄，我不要你跟我去。」

「蕭恩人，我已拿定主意了。除非你打消原意，要不，說什麼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李漢中語氣堅決。

蕭原不想李漢中跟他去冒險，只好打消主意。「李兄，我不去了。」

李漢中頓時鬆一口氣，面露笑容，喜道：「蕭恩人，請在這裏多住幾天，好讓我稍盡地主之誼。」

蕭原看到李漢中一臉殷殷之意，不好拒絕。「李兄，那我就不客氣，打擾了。」

李漢中高興得跳起來。「太好了，蕭恩人，我帶你到谷中各處走走。」

蕭原也想到谷中走走，點了點頭，跟隨李漢中走出屋外，到谷中各處走動。

* * *

鄧牛被那些女野人一樣的女人捉住，起先怕得要死，以爲那些女人會將他宰了烹吃，及至那些女人都臉露興奮之色，目光閃閃地逐一在他身上摸捏一下，似乎對他頗爲

欣賞，加上瞧到那些女人幾乎裸露的身體，不由生出一股慾念，驚恐漸消。

此所謂驚心未消，色心又起。說眞的，那幫女人確是如獲至寶般，將他綑起來後，一路上皆小心地抬着他走，生怕會損傷了他一根毛髮。

鄧牛一路上看着那些女人半掩半露的身體，那叫人心跳的乳房及誘惑的裸腿，心裏慾念更盛。

當他被抬到一處高插入雲的山峯腳下，被那些女人放下，跟着用一根從數十丈高的山壁上垂下來的一個用野籐編織成的網兜載着，往上提升。

起先，鄧牛還不覺得怎樣害怕，待到網兒往上提升至三四十丈高的時候，鄧牛無意中往下瞥望一眼，看到崖壁陡削如一塊聳立的石碑，下面亂石叢生，嚇得他趕緊閉上雙眼，不敢往下張望。

最叫他感到驚心的是，吊着網兜的那根山籐在往上提升的時候，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像是不勝負荷，隨時會斷掉的樣子，要是從這麼高的地方墮跌下去，肯定會粉身碎骨。

幸好，雖然驚心，網兜順利地提上七八十丈高下的山洞內。

將他捉到抬回去的那些女人，則沿着從上面兩個山洞，垂吊下去的「繩梯」矯捷地往上爬。吊下去的「繩梯」一共有四條，下面那些女人雖然有三十多人，仍然很快便爬上壁上的山洞，四條「繩梯」隨即往上收回去。

鄧牛被幾個女人從網兜中抬出來，抬入洞中，在一角放下。

山洞中立刻湧出很多女人，將鄧牛圍住，爭着向他身上摸捏，臉上都露出欣悅的笑容，眼中發出興奮的異光，彷彿鄧牛不是一個人，是一件教她們喜愛的物件。

鄧牛也大睜着雙眼，看着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有年輕的，也有中年的，她們的身體幾乎完全裸露。不少女人露出一雙奶子，只在下體重要的地方遮一塊布。而她們的體態各異，總的來說，雖則妍媸皆有，但都很健美，大概與她們長年累月生活在山洞中，上落皆要攀爬「繩梯」，加上又要打獵勞動，令到她們每一個人的身體都不會肥胖。

鄧牛看着那些女人，不禁血脈賁張，慾火大熾，恨不得撲在那些女人的身上，恣情快樂。

之後，他被抬到一個洞中，有兩個女子替他鬆了綑，跟着將他身上的衣服脫個精光，拉到幾個盛滿水，用大樹幹掏空了中心的木桶前，替他洗澡。

替他洗澡的兩個女子全身赤裸，鄧牛看着已覺唇乾舌燥，再加上兩女在他身上輕擦細抹，鄧牛頓時醜態畢露，幾乎忍不住向兩女施暴，幸好他想到自己是人家的俘虜，才強壓下心裏的慾火，不敢胡來。

兩女看到他那種醜態，一點也不難爲情，反之，嘻嘻直笑，還盡往他那個地方摸擦。

鄧牛才壓下去的慾火又升起來，幾乎要爆炸，幸好，一女忽然提起一桶水，朝他兜頭淋下，才淋熄了他心裏那股慾火。

洗過身，鄧牛又被帶入一個用乾草及樹皮編紮間格開來的房間內，地上鋪了厚厚的一層乾草，上面鋪一塊布，二女將鄧牛按坐在草墊上，再按他躺下，然後嘻嘻笑着向他溜了一眼，才走出房間外面。

鄧牛躺在草墊上，心裏盡想着那回事，眼前幻現的，盡是洞中那些女人誘人的裸體，特別是那兩個替他洗浴的女子，直想得他心癢難熬，無法閉上眼睡眠，在心裏對自己道：「要是能夠跟那些女人快活，死也甘心。」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從矇朧中醒過來，是被笑語聲驚醒的，睜開眼，只見兩個女子也是全身赤裸的，站在房間內，瞧着他身上一個地方抿嘴直笑。

鄧牛挺起身瞧看一眼，才發覺他那個部份醜態畢露，雖然他是一個男人，而且好色如命，畢竟還有一點羞慚之心，忙側轉身，不讓那兩個女子再看到他身上的醜態。

兩個女子咭咭直笑，笑得鄧牛臉上發熱，其中一女忽然道：「你大概餓了吧，快起來吃飯。」說完，兩女便笑着走出「房間」外面。

鄧牛待那兩女走出外面，才轉回身，挺身坐起來，低聲罵自己一句：「沒出息，又不是沒有見過女人，怎麼在她們面前出乖露醜！」一眼看到地上擺放了幾碗食物，其中一碗盛着的居然是米飯，另外一個碗中盛了滿滿的獸肉，還有一碗野菜，第四個碗內盛着水。

那些碗都是木造的。

鄧牛頓感到肚餓，不管三七二十一，剛才慾火燒得他口乾舌躁，拿起那碗水，喝一大口解口渴。

入口才知那不是水，是酒。一種不知用什麼釀製的酒，淡淡，微甜，頗香的，鄧牛猜想那是用花果之類的東西釀造的。

這裏居然有酒，頗出他意料之外，不由骨嘟嘟一口氣將那碗酒喝光。

咂咂嘴巴，鄧牛感到意猶未盡，還想喝，但又不敢走出外面去叫人拿酒來，赤身露體的走出外面，無論怎樣，也覺難爲情。

沒奈何，只好壓下酒癮，吃起來。

他實在餓了，大半天沒有吃過東西，風捲殘雲般，將一大碗飯和肉吃了個碗底朝天。

吃飽肚子，無所事事，鄧牛只好又躺回草墊上，睜着雙眼，胡思亂想起來。

他想的盡是那些體態誘人，身體裸露的女人，不自禁想入非非。

突然間，鄧牛被外面響起的笑語聲驚醒過來，慌忙掩住醜態畢露的地方，側轉身，免得有人進來時，看到他的醜態。

果然有人走入房間，是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年紀很輕，大約二十左右，同樣赤身露體，身上一點遮掩也沒有，雖則膚色略黑，有點粗糙，但身形健美，特別是那雙挺聳的乳房和一雙修長的大腿，簡直看得叫人心頭火燒，鄧牛便看得心跳加速，渾身火熱，幾乎不能自己。

那女子朝鄧牛嫣然一笑，一點羞態也沒有，顯得很自然，蹲下身子，收拾地上的碗筷。

鄧牛看着那女子幾條誇張的側背，禁不住吞了口口水，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那女子的臀部一下。

那女子沒有縮避開去，扭頭朝鄧牛露齒一笑，沒有半點責備的意思。

鄧牛頓時熱血上衝，膽子更大，不能自制地翻起身，一把將女子抱住，手往那女的的奶子摸去。

那女子沒有反抗，也沒有發怒，居然還咭咭直笑，身子輕輕扭動，令到鄧牛慾火更盛，抱着那女子滾倒在草墊上。

那女子這一次掙扎了，口裏急急說道：「不要，不要！我不能跟你……」

鄧牛已被慾火燒掉了理性，粗暴地將那女子壓在身下，有所動作。

外面突然走進一個人，口裏喝一聲：「大膽！」一腳踢在鄧牛的腰眼上，痛得鄧牛「呃」地叫了一聲，身子一挺接一軟，被他壓着的女子身子用力一翻，將他自身上翻倒下去，慌忙爬起身，口裏連聲說：「他……急……得不能自制，……他太急色了。」

進來的那個女子年紀稍大，沉着臉對痛得齜牙咧嘴的鄧牛喝道：「聽着，在我們這裏，要守我們的規矩，不能胡來，你那麼心急幹嗎？在這裡，還怕沒有女人陪你？哼哼，只怕你應付不來。」

一頓，臉色稍緩，語氣也溫和下來。「記着，在這裏你無論和那一個親熱，不能自作主張，只能夠跟族長每日配給你的姐妹親熱。」

說完，招呼那個重新收拾起碗筷的女子一同離開房間。才走出房間，突然又轉身探頭入房內。「你還要記着，你不可隨便離開這個房間，要不，我們會懲罰你，知道嗎？」

鄧牛嚐過那女子的厲害，那一腳踢得他很痛，不敢不說：「知道。」

那女子朝他一笑，才縮回頭，消失在房外。

鄧牛連喘了幾口氣，用手搓了腰眼好一會，才疼痛漸消，站起來舒展一下手腳腰骨，口裏吐出一連串的髒話，躺回草鋪上。

他終於又睡了過去。

睡夢中，他發覺自己看到四個赤裸着身體的女子走入房內，偎在他的身上，分別用手去撫摸他的身子和吻他，令到他大感興奮，不由張開雙手和摟抱四個女子，四女被他摟住，發出咭咭的笑聲。

他忽然間醒了，發覺那不是夢境，而是眞眞實實的有四個女子偎在他身上，他亦確是摟住兩個女人。那四個女人都是赤裸身子的，他可以從接觸中，眞實地感覺到。

壓抑了大半天的慾念爆發了，鄧牛一下子將一個女子壓在身下，瘋狂地動起來。

這一晚，他幾乎沒有闔過眼，連續跟那四個女子激戰，直到疲不能興。

由於「房間」內一片黑暗，又沒有點上燈，因此，鄧牛看不清楚那四個女子的樣貌，但却從接觸中，知道四個女子的身材很健美，富於彈性。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天已亮了(房內雖然不大光亮，但看到東西)，那四個女子已不在房內。

鄧牛幾疑昨晚發生的事情是夢境，可是，看到自己身體某部份那垂頭喪氣的樣子，他知道那不是夢境，是眞實的，昨晚，他享盡了艷福。

未幾，有一個女子捧了一盆水進來給他洗臉，那裸女放下盆子，朝他身上垂頭喪氣的地方瞧了一眼，露齒直笑，走出房外。

鄧牛往自己那地方瞧一眼，搖頭笑起來。

待他洗過臉後，笑着回味昨晚銷魂的情形時，一個裸女捧了飯菜進房放下，笑着走出房外。

由於昨晚消耗得太厲害了，鄧牛看到那些飯菜，頓感腹內空空如也，馬上吃起來。

飯菜跟昨晚一樣，有一大碗飯，一碗獸肉，一碗野菜，一大碗酒。

鄧牛將酒食全都吃喝個清光。

吃過飯後，過了約一個時辰左右，突然有四個裸女含笑走入房內，將坐在草墊上的鄧牛偎擁住，跟着將他推倒下去，八隻手，四張嘴在他身上又摸又吻，令到他情難自

禁，一雙手與一張嘴也放肆地在四女的身上撫吻起來。

結果，他又跟那四個女子幹起來。

吃過午飯後，鄧牛躺在草墊上休息了個多小時，又有四個裸女進去跟他激戰。

晚上，另外四個女子進入房間跟他睡，整晚他又跟四個女子胡天胡帝。

第一日，鄧牛覺得享盡人間艷福，恣情快活，第二天，興緻不減，但已感到有點力不從心。第三天，興趣大減，沒多久便疲不能興，最慘是那些女子却不罷休，多方撩撥，務必與他交合，令到他苦不堪言，樂趣全無，視爲一件苦差。

試想一下，一個人無論多强壯，每天早、午、晚三次跟十二個女子交合，如何應付得了，就算是鐵人，也會溶了。

第四、五日，鄧牛見到那些女子便膽顫心驚，但又不敢不應酬，事後，像一個死人一樣躺着，感到全身像被掏空了一樣。

他知道再這樣下去，遲早會被弄得變成人乾，精竭血枯而死，因而萌生了逃走的念頭。

幾日下來，令到他對男女那回事全無興趣，甚至討厭、反感、作嘔。

吃過午飯後，他大着膽子走出房間，四下張望一眼，發覺附近沒有人，在不知那一頭是通向洞口或是通向洞裏的情形下，他只好胡亂往一頭走去。

洞裏很大，雖然是白天，光綫頗暗，鄧牛從沒有點燈這一點，知道是白天。

躡手躡足的，鄧牛悄悄往前摸去，驀地，自暗處閃出兩個女子，一聲不吭，用手上的尖矛抵在鄧牛赤裸的身上。

鄧牛頓時不敢動，吶吶道：「我……悶得慌……到外面……走走，我馬上走回……去。」

兩個女子沒有作聲，只是盯着鄧牛。突然一女飛起一脚踢在鄧牛的下體上，鄧牛頓時痛得悶嗥一聲，彎腰弓身，雙手捂住那地方，軟軟地蹲跪下去，口裏發出連呼痛苦的呻吟聲。

兩女悶聲不响，上前一左一右抓住鄧牛兩臂，將他拖回「房間」內。

兩女走出「房間」前，其中一女厲聲道：「以後若再敢走出房外一步，你吃的苦頭更大！」說完，兩女走出房外。

鄧牛痛得五官扭歪，在草墊上翻來滾去，心裏惡毒地不住咒罵。

半晌，下體的疼痛才消，想起這幾日在洞中的荒唐遭遇，這樣下去，肯定會死在那些女子的身上，鄧牛禁不住大大地打了個寒顫，在心裏大叫：「報應！這是報應！原來眞有報應這回事。」

＊　＊　＊

蕭原在桃花谷內住了五日。

這五日，他感到快樂，心境很安寧，塵慮全消，幾乎不想離開。

谷內的生活雖然很單調平板，但却敎人感到舒服，心情寧靜，思想清靈，自然無慾無求。看看谷中的人生活得逍遙自在，樂在其中，蕭原好生羨慕。要不是放不下外面的至愛親人，他眞想留下來生活。

谷內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每日成年的男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的耕種打獵，女的紡織炊事餵雞飼豬，小孩跟少年則讀書嬉戲，長者則料理谷中事務，和洽快樂，彷似一個大家庭。

桃花谷確是一個世外桃源。

谷裏的人對蕭原都很熱情友善，特別是那些婷婷玉立的少女，對他特別熱情。

蕭原覺得那些少女特別清麗脫俗，要不是他早已心有所屬，他眞會把持不住，被谷中的少女迷住。

每天早上，谷中便聞讀書聲，雞鳴狗吠聲，聲聲入耳；朝陽下，潺潺溪水，花樹欣欣，草青花紅，牛羊倘佯在溪邊草地上，好一幅怡人圖畫。

若不是蕭原一再婉拒了桃花谷中人的再三挽留，他還要再在谷中多作客數天。

對於桃花谷中人的熱情挽留，蕭原心裏很感動，要不是記掛着交託給王發寄押在偵緝隊上的那個逃匪是否安然在押，他眞想再留下來多住數天。

這日早上，蕭原辭別了谷中的族長及長老等人，在谷中人的簇擁下，走出谷口。

谷中的人直送他出谷口，還要再送，蕭原歹說好說，才勸得谷中的人不再相送。可是，李漢中堅要送他一程，他拗不過，只好由他。

揮手告別了谷中的人，蕭原由李漢中相送，往前走。

說眞的，蕭原心裏有點依依不捨。

一路上，李漢中都默不作聲，臉上盡露依依之色，直到走到一個山口前，蕭原停下來，確要他回去，不要他送，他才開口說道：「蕭恩人，我會永遠記住你。」

蕭原心裏一陣激動，緊緊執住李漢中的手。「李兄，我也不會忘記你，不會忘記桃花谷裏面的所有人。」

李漢中亦緊緊執住蕭原的手。「蕭恩人，若日後有機會，再到桃花谷來，我們無任歡迎。」

蕭原眞心摯意地道：「日後若有機會，我一定到桃花谷探望你

們。」

李漢中笑了（自送別蕭原，一路上他都沒有笑過）。「蕭恩人，我等你來。」

蕭原握着李漢中的手搖動幾下。「李兄，記着我敎你的開鎗方法，盡早派人到外面去買幾支鎗回來，訓練族裏的男丁放鎗，日後，不用怕瑤族的人欺負你們。」

「嗯！」李漢中用力點一下頭。「蕭恩人，我再次代表族人感謝你給我們那筆用來買鎗的錢。」

原來，蕭原有感於桃花谷時常遭受到山中各個土族人（主要是山瑤人）的以强凌弱的欺壓，主要是族中的人數不及別的土族人多，只使用原始武器（刀、矛之類）爭鬥的情形下，弱的一方自然較强的一方吃虧。但那是可以補救的，補救的辦法就是增加武器的威力，而鎗械就是目前威力最大的武器。因此，蕭原將身上帶着的錢給了桃花族人大部份——二百五十大洋，讓他們買一些鎗械，好跟山瑤人對抗。

他還敎曉李漢中與幾個青年開鎗。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蕭原揮手跟李漢中道別，繼續往前走。

李漢中看着蕭原消失在山口的另一邊，才帶着難過的心情，返回桃花谷。

＊　＊　＊

蕭原一路走着，一直想着桃花谷中人對他的熱情招待，心裏亦感不捨。

忽然間，他又想到鄧牛。

對於不能親手將鄧牛捉拿押回去法辦，他始終感到有點遺憾。雖則鄧牛已無法逃出生天（從女人族的手中逃出來），若能夠親手將他捉拿，押回去讓他受到法辦，那如今這個結局大快人心多了。

像鄧牛這種冷血的淫徒，他認爲他如今這個結局太便宜他了。

不過，無論結果如何，他總算可以回去交差了。

無事一身輕，蕭原一路走着，感到比入山時心情輕鬆多了，但他不敢大意，以防遭遇到意外。

在山裏，隨時會遇上危險的。

眞是想什麼便遇上什麼，繞過山脚下一片樹林，蕭原忽然看到一件叫他大感憤怒的事情。

他看到四個瑤人就在十多丈外的一棵樹下，按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向她施暴。

距那棵樹下約五六丈外，一羣瑤人，大約二十多人，正在圍攻八九個身上只穿了很少衣布的女人，將那八九個女人逼到一塊山石下。

那些瑤人似乎志在生擒，因爲憑他們的人數，在佔盡上風的情形下，要殺傷那些女人，並不是一件難事，但要生擒她們，便不是那麼容易了。

因爲，那八九個女人異常勇悍，拚死反擊。

蕭原一眼便認出，那些女人就是將鄧牛捉去的女人族的族人。

就在樹下當衆向一個女人施暴，無論如何，也叫人看不過眼，比禽獸還不如。蕭原看不過眼，忍不住拔出鎗來，向那棵樹連開兩鎗。

鎗聲及樹上紛紛落下的樹葉驚嚇得那四個正向一個女人施暴的瑤人跳起來四散閃開，其中一個瑤人醜態畢露，那個被强暴的女人急忙乘機雙腿收攏，一手捂住私處，側轉身，蜷縮起來。

山石下打鬥的兩幫人亦被突如其來的鎗聲震得停下手，齊往蕭原那邊望去。

蕭原握鎗昂然站着。

樹下四個瑤人的其中三個，沒有脫下褲子的，突然發出一聲怪叫，揮舞着手上的武器——刀與矛，嘶吼着撲向蕭原。

看三人兇猛猙獰的神色，三個瑤人像是要將蕭原撲殺撕裂才罷休似的。

蕭原兩眼眨也不眨，向三個來勢洶洶的瑤人開了兩鎗。

兩個瑤人慘叫聲中，跌倒下去。

另一個瑤人嚇得停下，驚嚇得不知所措，呆住了。

他看到兩個族人忽然間跌倒，脚上有血湧流出來，痛得在地上打滾，怎不驚怕。

原來，蕭原連開兩鎗，將兩個瑤人的脚射傷。

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女人）都被震懾住。

事實上，他們從沒有見識過那麼神奇、威力那麼大的武器。

試想一下，距離那麼遠，相距足有十丈過外，蕭原手上的鎗响了兩下，兩個族人便應聲倒下，腿上流血，痛得死去活來，之前他們從未見過如此犀利神奇的武器，怎不叫那些瑤族人感到震驚。

女人族那些女人也震驚得呆住。

「快滾！還不滾啊！」蕭原揮動手上的鎗，向那些瑤族人吼叫。

那些瑤人你眼望我眼，起了一陣騷動，陡地其中一人口裏「嘰哩呱啦」地叫了一遍，其他的瑤人擧起武器呼應着，跟着，在那個瑤人的帶領下，向蕭原撲奔過去。

蕭原看着那些瑤人向他衝過來，一點也不驚慌，瞄準了那個帶頭的瑤人，開了一鎗。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那個領頭的瑤人應鎗跌倒，哇哇痛叫着在地上打滾，其他的瑤人全都窒住，嚇得不敢再往前衝。

接二連三之下，他們終於知道

蕭原手上那東西(匣子鎗)的厲害。

女人族那些女人看着，臉上都露出解恨的笑容。

幾個瑤人扶起那個領頭的族人，聽到那個族人嘰呱急叫了幾聲，瑤族人立時發出一陣呼喊，抬着那個受傷的族人急急遁去。

最先被射倒的兩個瑤人也在族人的扶持下，急急溜走。

蕭原眼見替女人族解了圍，便想離去，突然間想起落在她們手上的鄧牛，就站着不動，看看能否從女人族的手上，要回鄧牛，押他回去受審。

瑤族人一走，馬上有四個女人跑到樹下那個全身赤裸的族人前，將那個族人扶起來，替她撿回被扯掉的衣布，遮掩住身上兩個最緊要的地方。

另外那幾個女子則向蕭原走去。

蕭原沒有收起手上握着的手鎗，以防那幾個女人向他襲擊，臉上露出一抹友善的笑容，看着那幾個走前來的女子。

那幾個少女的年紀都很輕，二十歲不到，全都體態健美，容貌也頗姣好，雖則赤足披髮，膚色黝黑，仍然頗爲動人，加上身上的衣布實在太少了，蕭原也覺得幾個女子很誘人。

幾個女子走到蕭原身前，領頭的一個向蕭原彎腰躬身。「謝謝你救了我們。」說的是漢人的語言。

蕭原微微一笑，點頭爲禮。對那個女子能夠說漢語感到有點驚奇。「不用謝，我該做的。」

後來，他才知道，那個少女是女人族族長的女兒之一。

那女子朝他甜甜一笑。「你叫什麼名字？不像是山裏的人啊？」

蕭原雖然是個男人，也被那少女溜得有點不好意思，不敢往那少女身上瞧。「我叫蕭原，是從山外來的。」

少女的身上除了三點重要的部位有衣布遮掩之外，其他的地方都裸露着。

「蕭原。」那女子在口裏唸了一遍。「你是第二個從山外來的人。」

蕭原即時說道：「第一個是什麼人？」

那女子道：「不知他的姓名，一直以來，捉到的男人我們都不會問他們的姓名，那個漢人是我們於六日前捉到的。」

「你們殺死了他？」蕭原問。

「捉到的男人，我們從來不殺死他們，而會好好的將他們養着，給我們傳種。」那少女說到「傳種」時，一點也不感到害羞、難爲情，那語氣，像是很平常的一回事。

事實上，傳宗接代，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蕭原看到那少女一臉無邪的樣子，自不免感到詫異，說到男女那回事，就是男人也有點羞於啓齒。

「請問，妳叫什麼名字？」蕭原問。

他是想岔開話題，免得尷尬。

少女爽快地道：「我叫青翠。」

跟着扭頭看一眼身後那幾個少女，轉回頭說道：「她們都是我的姐妹。」

蕭原含笑朝那幾個少女點了點頭。

幾個少女雙目灼灼地瞧着他，嘴角含着一抹笑。

「蕭原，你救了我們姐妹，我想請你到我們居住的地方作客，好好報答你。」少女青翠忽然道。

蕭原可不敢貿然答應她，猶豫了一下，試探道：「到妳們那裏作客，可會像被妳們捉回去的男人那樣，不讓我離去？」

青翠料不到蕭原會那樣說，呆了呆，才嫣然笑道：「怎麼會呢！你是我們的客人，又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怎會不讓你走？」

「眞的？」蕭原仍然不放心，雖然他很想冒險到女人族居住的地方瞧一下。

青翠正色道：「我們從不騙人，我媽說：待客要有待客之道，不能夠胡來，要以禮相待。」

蕭原終於下定決心：「好吧，我就跟妳們一起回去，作妳們的客人。」

青翠跟幾個少女都面露喜悅之色，拍手歡呼一聲。

恰好另外四個到樹下照料那個被瑤族人强暴的四個女子，已扶着那個族人走過來，青翠馬上招呼她們一起趕返居住的地方。

蕭原將匣子鎗收起插在身上，跟青翠姐妹十人邊走邊說話。

青翠姐妹不但對蕭原這個人大感好奇，對他那支匣子鎗亦一樣好奇。

難得的是，他們對蕭原一點也不陌生害羞，顯得自然大方。

「你插回身上那支會响的東西，是什麼來的？那樣厲害，响一聲，那管嘴火星閃射，瑤族的人便倒下一個，腿上流血，痛得死去活來，起不了身？」青翠伸手指指蕭原身上那支匣子鎗。

蕭原拍拍身上的匣子鎗。「那是一把鎗，裏面裝上鎗彈，『砰』一聲鎗彈自鎗嘴射出去，由於鎗彈從鎗嘴內射出來……很快，快得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妳們都看不到鎗彈射在瑤人腿上的經過……」蕭原耐心地向青翠姐妹解說。

青翠姐妹聽蕭原說得那樣神奇犀利，無不嘖嘖稱奇。

蕭原亦像鄧牛那樣，在山下面坐從數十丈高的山壁洞口垂吊下來的籐網兜，吊上去的。

青翠姐妹則像族人一樣，從垂下的籐繩梯攀爬上去。

蕭原看到她們矯捷如猿猴往上如飛攀爬，大開眼界之餘，也佩服她們的膽量與身手。

他坐在籐網兜內，往上升高四五十丈後，心裏不由虛怯起來，不敢往下望，自愧不如青翠姐妹。

吊上山壁上的洞口前，青翠姐妹經已攀上洞口上，笑着將蕭原扶起，走出籐網兜。

蕭原脚踏實地，一顆心才定下來，游目張望一眼，發覺所在的這個洞很大，有二三十丈寬，十多丈高。往洞內望進去，不知是否裏面光綫較暗的關係，似乎看不到盡頭。當他一眼看到洞口站着的幾個女子身上一絲不掛時，嚇得他急忙將目光移開，不敢再看，心頭突突直跳。

那幾個裸女却一副安然自若的樣子，看着顯得尷尬的蕭原咧嘴直笑。

蕭原是一個强壯而又正常的男人，看到那幾個裸女，自不免產生本能的反應，誘發起他的綺念，忍不住偷偷向那幾個裸女瞥望一眼。

食色者性也，那是很正常的反應。

「蕭原，請跟我來。」青翠拉着蕭原的手，往洞裏走去。

山洞果然又大又深，而且有很多小洞，蕭原隨着青翠轉折了兩次，來到一個頗大的洞前，青翠掀開草帘，拉着蕭原走進去。「阿媽，我帶了一個客人回來。」青翠甫踏入洞內，便揚聲叫。

洞內，一張木床上，坐着的一個老婦人馬上應道：「翠兒，妳帶了什麼客人回來？」

青翠一手將蕭原推前。「阿媽，就是這位客人，他叫蕭原，是從山外來的漢人，他在黃肚下幫我們打跑了瑤人，救了我們。要不，女兒跟山花她們都會被瑤人捉回去，從此見不到阿媽妳們了。」

蕭原乘青翠跟那個老婦人說話時，打量一下洞裏的情形。洞裏佈置得頗整齊，不但有枱有櫈，還有幾個箱籠，除了床上那個老婦人外，還有四個年紀頗老的婦人在床前兩邊的櫈子上坐着。

老婦人一雙目光早已在蕭原的身上打轉，待女兒說完話，頓時展露出笑容。「蕭原，謝謝你救了我的女兒和山花她們，翠兒，還不請救命恩人坐。」

青翠答應一聲，請蕭原在桌子前一張櫈子上坐下來。

待蕭原坐下，老婦人才道：「蕭君，你一個人居然能夠從瑤人的手中救出翠兒和山花她們，你的本領一定很了不起了。」

蕭原道：「大姑妳誇獎了，僥倖而已。」

青翠插口道：「阿媽，他身上有一樣很厲害的東西，他對女兒說是……鎗，很犀利神奇，拿在手上响一下，幾丈遠外的人都會受傷倒地，他就是仗着那……鎗，打退瑤人的。」

老婦人跟四個年紀更老的婦人聽得嘖嘖稱奇，請蕭原讓她們見識一下那支鎗。

蕭原將身上的匣子鎗拿出來，交給青翠，叫她拿給五個老婦人看。

五個老婦人接過匣子鎗，湊在一起，仔細把玩起來。

青翠乘機對蕭原說道：「我阿媽是族中之長，四個姨婆是族中的長老。」

五個老婦人瞧了好一會，才將匣子鎗交還蕭原。「蕭君，這是否就是火鎗？」

蕭原將匣子鎗收回身上。「嗯，可以說是火鎗的一種，威力比火鎗要猛，而且不用點火引子，比火鎗方便多了，是洋鬼子的東西。」

老婦人連連點頭。「眞是大開眼界，蕭君，歡迎你來作客，山外可是改朝換代了？唉，曲指一算，自先人避居於此，算來已有四五百年了，請說說外面如今是個什麼樣子。」

蕭原在心裏算一下，四五百年前便已避居於此，豈不是明朝還未復元之前，便已避居到這裏了，比桃花谷的人還早百年。當下說道：「外面確實經已改朝換代，如今已沒有皇帝了……」

「赫！沒有皇帝？那誰來統治天下百姓？」五個老婦大感詫訝，露出匪夷所思的神色。

「如今由大總統代替皇帝，再不是皇家天下了，改爲民國……」蕭原將外面的事情不厭其煩地向五個老婦解說。

五個老婦聽得驚詫莫名，感嘆不已。「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此言不虛，萬萬料不到，外面改變得那麼厲害，直似南柯一夢。」青翠的母親連聲感嘆。

「妳們的先人爲何避居於此？」蕭原好奇問。

青翠的母親長嘆一聲：「昔年，先人是爲了避李闖之亂，才逃入山裏來，一晃眼，在此避居數代了。」

「妳們從來沒有想過遷回原居地嗎？」

「沒有想過。」青翠的母親搖搖頭。「這裏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很安定，不用怕官府衙差的欺壓管束，不用怕皇帝老兒，自由自在的，要不是偶爾會受到瑤人的侵襲，這裏倒是人間樂土。」

「我可否到洞內各處走走？」蕭原問。

「當然可以。」青翠母親道：「青翠，帶客人到洞中各處走走瞧瞧。」

青翠答應一聲，拉着蕭原走出洞外，帶他往洞內各處瞧看。

蕭原在洞內走了一遍，發覺洞內一共有二十多個小洞，那些小洞就是女人族居住的地方。最叫蕭原感到驚奇的是，他在大洞內所看到的，幾乎清一色是女人，只在幾個小洞中看到一些男人，不過，絕大部份是嬰孩，小童與少年，凡是男的，都被小心照顧，少數成年男人更如帝皇一樣，由數名女子照顧侍候。那些女人則大部份身上只用很少的衣布遮蔽身體，少部份全身赤裸，所有的工作皆由女人去做，男性則如帝皇一樣養尊處優。

由於已見識過裸女，蕭原再看到裸女並不再感到太大的驚奇。對於女多男少，他感到驚奇。

在大洞內看了一遍後，青翠問蕭原要不要到隔鄰的大洞去瞧一下，蕭原想起在這個大洞中看不到鄧牛，估計他可能在另一個大洞中，便點頭說好。並問道：「妳們不是捉了一個漢人嗎？怎麼不見他，可是關在隔鄰那個山洞內？」

青翠點點頭，帶蕭原走到洞口前，指指兩個山洞之間的山壁上張掛着的一張籐網。「要到那個山洞去，要從洞外那面籐繩網攀過去，你怕不怕？」

蕭原想到洞口離地足有七八十丈高下，心裏有點發毛，但想到青翠跟他一起，女孩子尚且不怕，他是個大男人若說怕，豈不是有失顏面，硬着頭皮道：「不怕。」

青翠朝蕭原抿嘴一笑。「我先攀過去，你跟着我。」說完，走到洞口邊，抓住那張網子，手脚並用，橫攀過隔鄰那個山洞。

蕭原不敢往下望，學着青翠的樣子，抓住網子，慢慢攀過去。

兩個山洞相距約七八丈遠，並不是平行的，這邊的山洞比那邊高兩丈左右，蕭原攀那個山洞，踏落洞口地上，頓時有一種從鬼門關走過的感覺，長長噓了口氣。

青翠早已攀到那個洞口，看到蕭原戰戰兢兢地攀爬，抿嘴直笑，待到蕭原攀到過去，忙一手拉住他。「你的膽量也算不小了。」

蕭原難爲情地笑了。「我剛才怕得要死，比起妳，我好慚愧。」

「來，到裏面去看看。」青翠拉着他便往洞裏走去。

這個洞比上一個洞略小一點，洞中的小洞也少一些，不少地方用乾草樹皮編成的牆間格起來。裏面不時傳出叫蕭原臉紅心跳的低叫聲，嘻笑聲與快樂的呻吟聲。青翠却泰然自若，一副見慣不怪的樣子，還對蕭原說：「那些小間（房間）內，分別關着被我們捉回來的男人，每一日，那些男人都要替族中的姐妹下種，早午晚三次，每一次四個姐妹，有了種的姐妹在後洞居住待產，不知怎的，一直以來，族人產下的孩子，大多是女孩，二十個只有一到兩個是男的，但都特別容易夭折，女的幾乎全部可以養活長大，令到我們只好出外去搶男人回來留種，我們才能夠延續到現在。」

蕭原道：「妳們可有想過是什麼原因？」

青翠點點頭。「想過，但却一直找不出原因。」

「那個漢人關在那裏？」

青翠道：「你跟我來。」帶着蕭原走到一個「房間」前。「他就在裏面。」

「我可以進去看看他嗎？」蕭原問。

青翠點點頭。蕭原便走入「房間」內，一眼看到一個全身赤裸，雙頰凹陷的男人疲弱地躺在草墊上，瞧清楚，赫然是鄧牛。

「鄧牛，你以爲在這裏，我便找不到你？」蕭原略爲提高聲音呼喝。

草墊上半閉着眼的鄧牛陡地渾身一震，霍然睜開眼，一眼看到是蕭原，大驚跳起身，脚步搖晃了一下，幾乎跌倒。「是你，蕭原，你居然有本領找到這裏來？」

跟着，陡地大笑起來——狂笑。「好哇，你也有今日，你找到我又怎樣，還不是和我一樣，永遠也離不開這個地方，每日都要應付那些女人，本來是快樂的事，你會覺得是一件苦事，見了女人也害怕，最後，死在那些女人的身上。」

蕭原冷笑道：「報應，眞是報應，看到你這個樣子，眞痛快，本來，我還想設法押你回去法辦的，如今我改變主意了，讓你這個好色的淫賊死在女人的手上，是你最好不過的下場。」

一頓，又道：「我不會跟你一樣，也不會永遠離不開這裏的，我不是被她們捉回來的，我是她們的客人，我可以離開這裏。」

鄧牛呆住，瞪大眼看着蕭原，嘴裏喃喃道：「不，不，你騙我的，你不可能離開的，我不相信，不相信……」突然，他撲到蕭原脚下，雙手抓住蕭原雙脚，哀求道：「蕭原，求你……帶我離開這裏……我情願被你捉回去受審處死，好過死在這裏，死在女人的手上……」

蕭原厭惡地哼了一聲：「你在這裏不是適得其所嗎！你喜歡女人，這裏幾乎全是女人，每天可以跟她們幹那回事，你該求之不得才是呀！」

「我吃不消，我討厭了！」鄧牛狂叫起來，突然一把推開蕭原，發狂般往外衝出去。

蕭原幾乎被鄧牛推倒，急忙走出去，只見青翠痛呼連聲從地上爬起來，大叫：「姐妹們，截住他！」

蕭原往洞口那邊望去，只見鄧牛連續撞倒幾個欲攔截他的女人，突然被兩個女人擊倒，但馬上從地上跳起身，掙脫兩個女人的糾纏，狂衝向洞口，狂吼一聲，整個人衝出洞口外面，往下飛墮。

所有的人都呆住，包括蕭原。

半晌，他們才走到洞口前，探頭往下望，只見鄧牛墮跌落下面地上，有如一堆爛泥一樣，血肉模糊。

蕭原只看了一眼，便縮回頭。青翠跟那些女人却顯得很激動，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 * *

回到上面那個山洞中，族長聽女兒青翠說捉回來的那個漢人跳崖死了，連呼可惜。

晚上，族長擺下酒宴招待蕭原。

作陪的有青翠和四個長老。

酒菜不過是幾碗獸肉野菜，還有一壺自釀的酒。

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蕭原忍不住問道：「族長，請問貴族中爲何大都是女人，少見男人？」

族長長嘆一口氣。「自從先人移居於此，便開始陰盛陽衰，代代相傳，男丁越來越少，縱使產下男嬰，不是夭折，便是身體羸弱，活不長久，雖則憂心如焚，却無法改變，唉，爲了能夠延續下去，我們只好不時搶些男人回來傳種，希望可以改變陰盛陽衰這個情形，我們這一族人亦得以延續下去。」

「族長，你們長年累月住在山洞內，洞裏陰寒，少見陽光，有可能不適宜男丁居住，又或者你們食用的水和食物不適宜男丁飲食，所以，才會這樣？你們何不試試遷居到向陽的地方，也就是陽氣重的地方？」蕭原將他想到的說出來。

青翠母親跟四個老婦齊齊啊了聲，連連點頭道：「是啊，我們怎麼想不到？」

一頓，五個老婦互相看了一眼，由青翠母親開口說道：「蕭君，請幫我們一個忙，我們全族上下，感激不盡。」

蕭原慨然道：「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幫忙。」

五個老婦頓時眉開眼笑起來，連聲道：「你一定幫得上忙，一定能。」

青翠母親跟着說道：「咱們請你留在這裏作客兩天，替咱們傳種。」

蕭原料不到她們提出的是這一個要求，頓時呆住，訥訥的道：「這……這……」

「蕭君，你放心，兩日後，我們一定送你下去。」

在這情形下，蕭原還能說什麼？

這一晚，陪蕭原睡覺的是兩個少女，其中一人赫然是青翠。

蕭原是一個强壯而又正常的男人，加上又未接觸女人，因此，他接受了青翠和她的姐妹青蓮。

這一晚，蕭原享盡溫柔。

兩日之內，蕭原總共跟八個少女睡過。

第三日，族長沒有食言，叫青翠等八女，跟蕭原睡過的送蕭原下去。

落到地上，八女直送出老遠，才依依不捨地跟蕭原揮手道別。

蕭原輕快地走在山路上，想到這幾日在女人族中的遭遇，有如發了一場夢。

一個甜蜜美妙的夢。

（全文完）

再生緣之九

中計脫靴（下）

任明 · 編繪



73 皇甫少華如遭雷劈，半晌說不出話來。一班文武官員也都不敢多言。唯有酈明堂笑嘻嘻地對少華說：「恭喜小王爺夫妻團圓。」少華怨恨地看了恩師一眼，匆匆離去。



74 少華回到王府，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他覺得天旋地轉，倒在地上昏了過去。被僕人扶到內宮。王府上下一片忙亂，皇甫夫婦、蘇大娘、劉燕玉都急忙來到少華榻前。



75 少華五內如焚，神思恍惚，飲食不進。老夫婦急得直淌眼淚，燕玉則急得撲上前去叫道：「王爺，你怎麼啦？」少華睜開雙眼，慢慢地說道：「我恩師肯定是眞麗君，昏君以假作眞，硬逼成親，從今日起，我米水不沾，以死抗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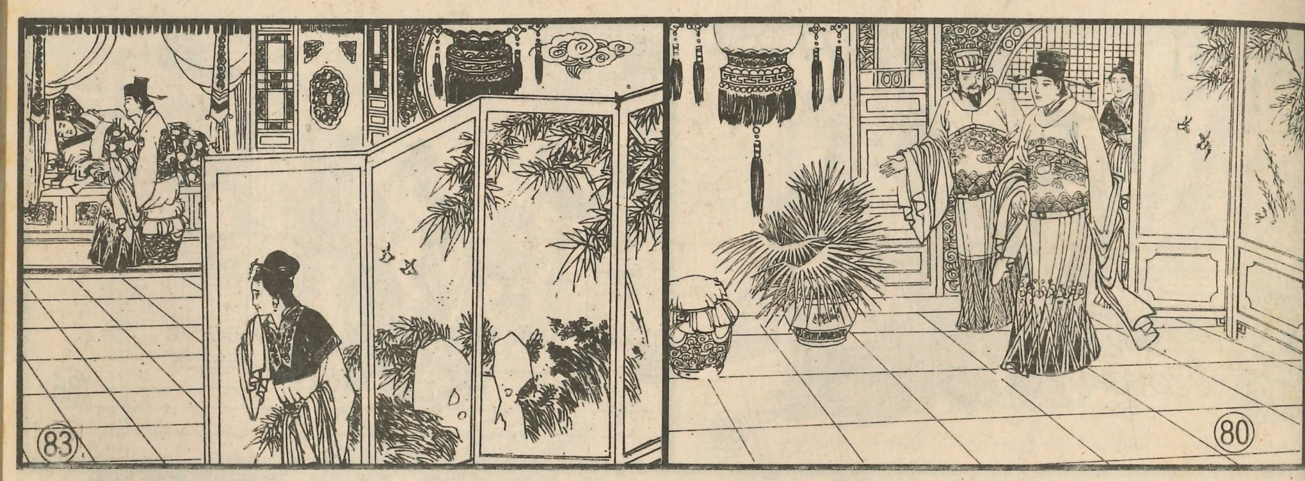
76 一家人頓時嚎啕大哭。少華吃力地說：「祇有恩師能到此，方能免孩兒一死。」皇甫敬說：「少夫人已懷孕，怎說恩師是麗君呢？」少華對蘇大娘說：「燕玉去過相府，少夫人沒有懷孕，燕玉說少夫人是蘇映雪。」

77 蘇大娘聞言大驚，問燕玉是否認錯了人，燕玉肯定自己沒有認錯。皇甫夫婦和蘇大娘又驚又喜：若少夫人眞是蘇映雪，那恩師肯定是孟麗君。蘇大娘讓老王爺請酈明堂爲少華看病，並說：「她是我奶大的，祇要她來，我能認出她！」

78 大家覺得這個辦法可行，便勸少華寬下心來，好好休息。少華這才沉沉睡去。



79 第二天散了早朝，皇甫敬請酈明堂爲兒子醫病，麗君怕其中有詐，借故推辭。梁鑒看不過去，說：「看在我的份上，還是去一趟吧！」麗君祇好答應。



80 麗君隨皇甫敬來到王府，忐忑不安地走進少華的內室，祇見少華臉容消瘦，臉色蠟黃，她情不自禁地快步朝床前走去。



81 少華聲音顫抖地對麗君說：「門生有病，不能下床迎接，請恩師恕罪。」麗君明白少華的病是因思念自己而得，心中很是難過。但她强裝鎮靜，仔細詢問病情。



82 少華不談病狀，却訴說着自己對孟麗君的情思和皇帝逼婚的焦慮。麗君不敢多言，她知道皇帝這樣做是別有用心，愈加不敢暴露自己。祇得勸說：「王爺不要這樣兒女情長，糟蹋了自己的身體。」

83 少華見麗君無動於衷，傷感地說：「我本將心托明月，未知明月照何人？」麗君聽他說出話外之音，仍不動聲色。她叫少華伸出手來，自己則閉目替他診脈。蘇大娘也趁機前來觀看。

84 少華按捺不住，一把抓住麗君叫道：「我的妻啊！」麗君嚇得急忙往外抽手，少華硬是不放，兩人扭作一團。躲在屛風後偷看的蘇大娘這時憋不住衝出來，攔住了麗君。



85 麗君着急地說：「婦道人家全無規矩，拉拉扯扯還不放手！」蘇大娘氣得哭了起來。「小姐啊，我三年哺乳，把你撫養成人，你會不認識我？你自己不想團圓，也要替映雪想想！」



86 麗君非常吃驚，正在這時，忽聽門官稟報：「太后懿旨，宣酈明堂進宮。」孟麗君如獲大赦，甩開他們，衝出門外。皇甫少華頓時昏了過去，全家人手忙腳亂，哭聲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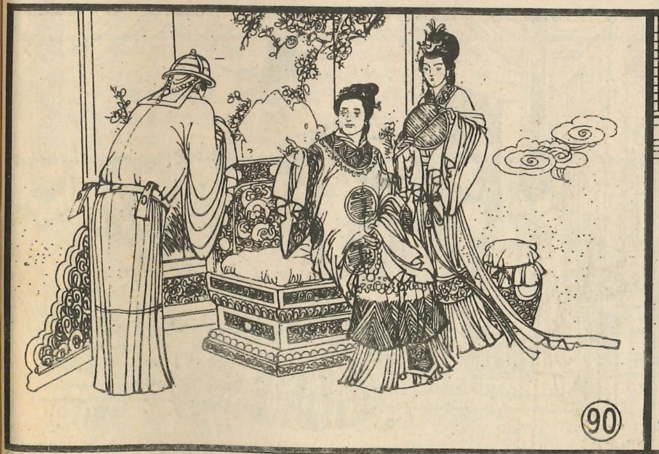


87 皇甫夫人見兒子爲麗君這樣死去活來，決定進宮找女兒商量辦法。她不顧丈夫阻攔，獨自闖進昭陽宮，把情況告訴女兒。長華聽說是成宗在作怪，非常氣憤。她們決定通過太后，先識別酈明堂是男是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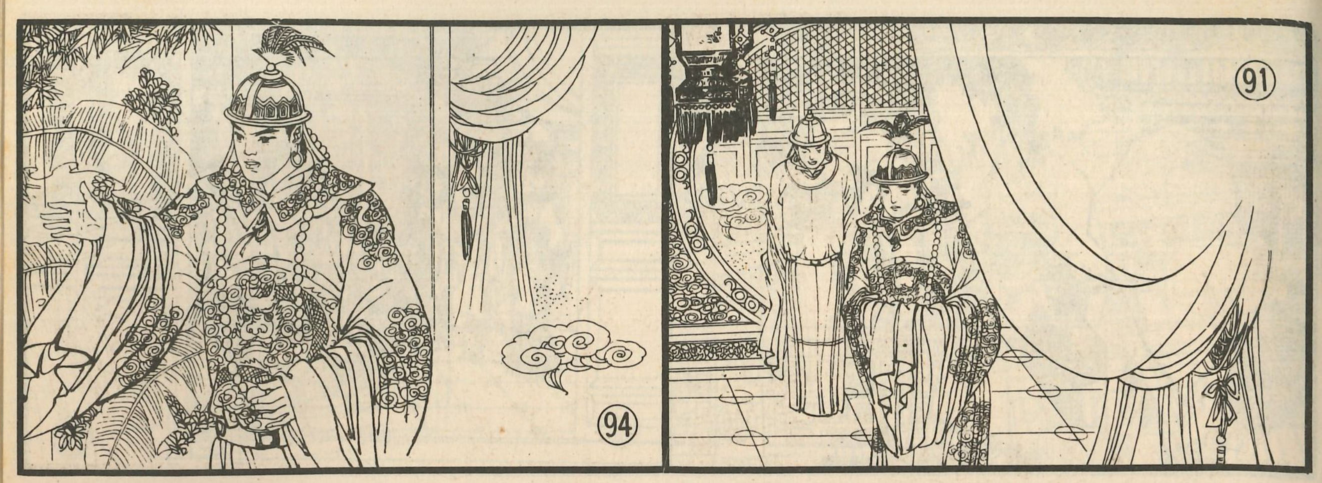
88 却說麗君被太后召進宮，是太后叫她畫一張觀音圖。六月十九日是觀音菩薩的生日，到時候太后要焚香禮拜。麗君惦記少華的病，哪有心思畫畫，但又不好推辭，便跟着老太監去清風閣作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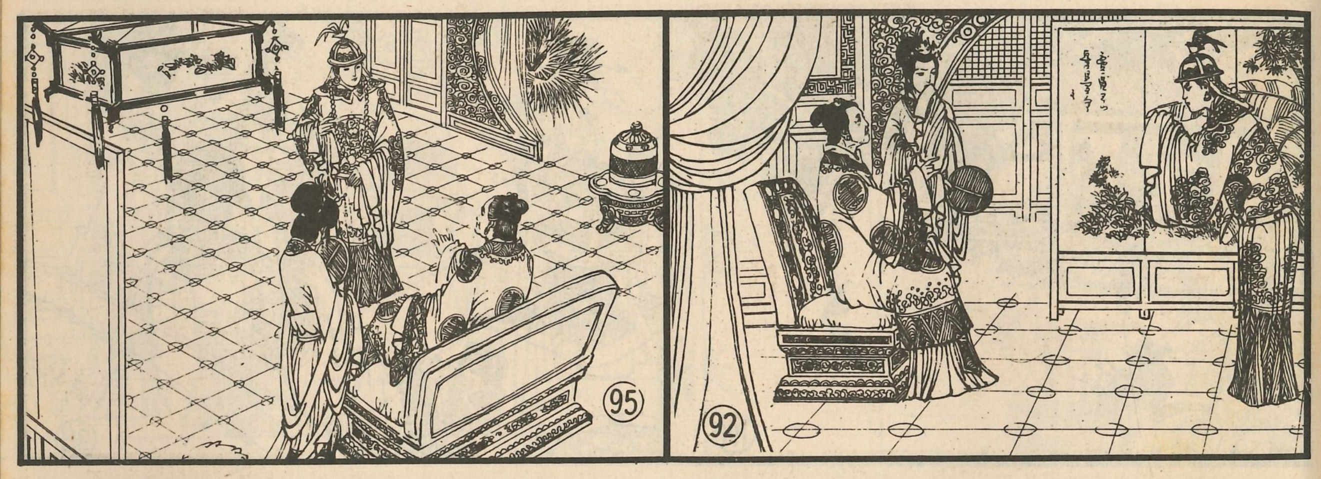
89 麗君剛走，長華哭哭啼啼來到長壽宮。太后忙問何故，長華哭着把事情一說，太后立刻明白是兒子想佔孟麗君爲己有。她很生氣，知道這事祇能由自己親自處理才行，便和兒媳商量如何先識破酈明堂是男是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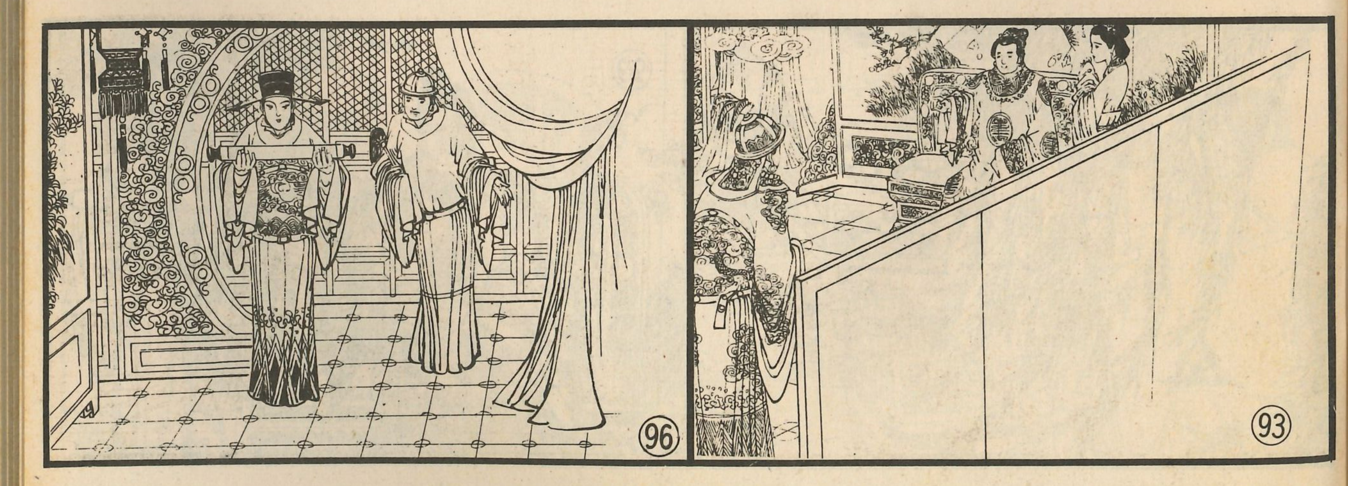
90 長華想了想，告訴婆婆有外邦進貢的玉紅春酒，酒勁很大，一喝便醉。最好賜酈明堂這酒，待他醉了，脫靴驗看，便知他是男是女。太后覺得此法可行，立刻命人備酒，又命太監召萬歲進萬壽宮。



91 成宗爲了孟麗君的事，心中有鬼，這幾天一直躲着太后。此刻他應召來到萬壽宮，見母后滿臉怒氣，長華在一旁眼淚汪汪，知道事情不妙。



92 大家見過禮後，太后厲聲說道：「想那酈明堂乃是女扮男裝的雲南才女孟麗君，你在朝堂不分眞假，在宮中瞞着哀家，戲臣妻，留同榻，樁樁件件，你可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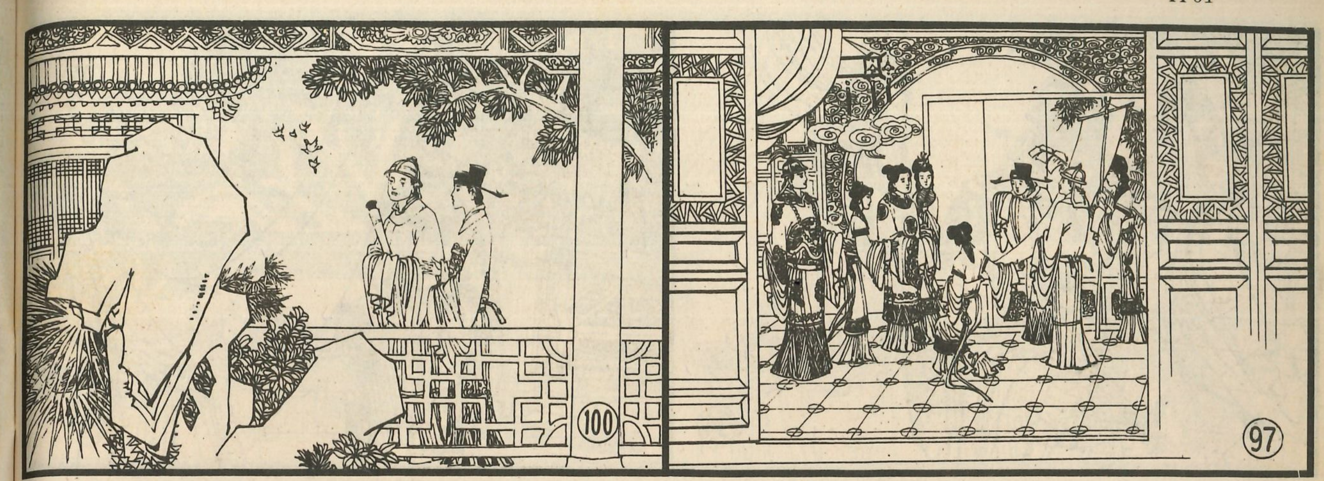


93 成宗見母后知道事情眞相，不敢多言。太后繼續說：「你把假麗君賜給忠孝王，害得他一場大病，性命難保，你拆散他們夫妻，是何用心？該當何罪？」

94 成宗知道是長華告了自己的狀，不覺心頭直冒火，他強詞奪理地說：「母后千歲，不要誤聽人言，酈明堂確是男子無疑，我把孟麗君賜給忠孝王，明明是一番好意，他們好歹不分，反生疑慮，眞是冤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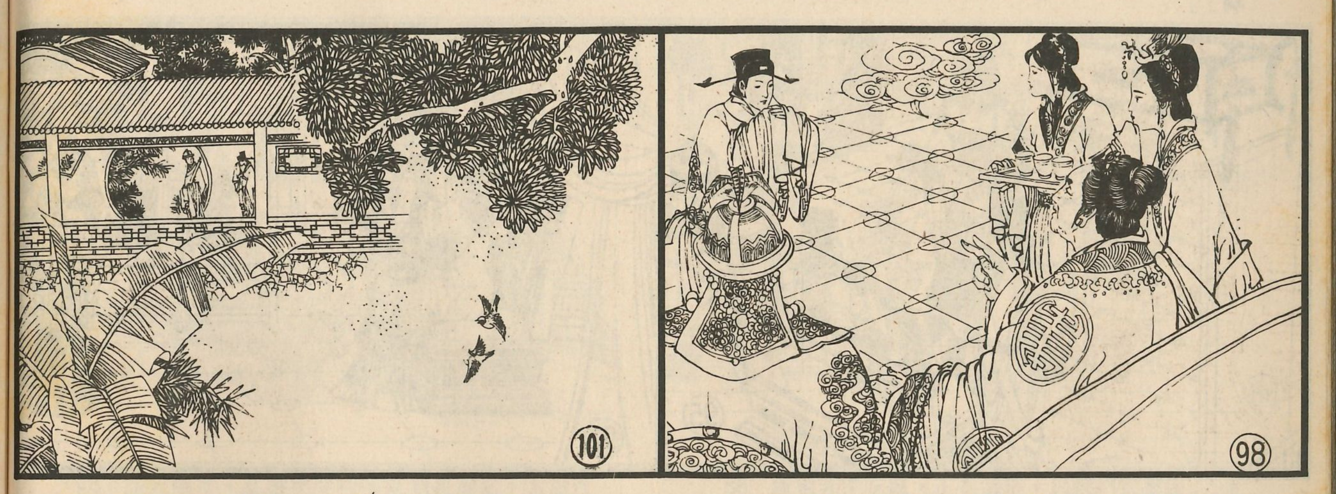
95 太后輕輕一笑：「你說他是男的，長華說他是女的，是男是女一試便知分曉。」成宗緊張地問：「不知如何試法？如是女的怎樣處理？」

96 太后胸有成竹地說：「哀家已備好美酒玉紅春，將他灌醉，脫靴驗看。若他是女的，賜他返本還原，夫妻團聚。」正說着，麗君捧着已畫好的送子觀音圖隨太監走進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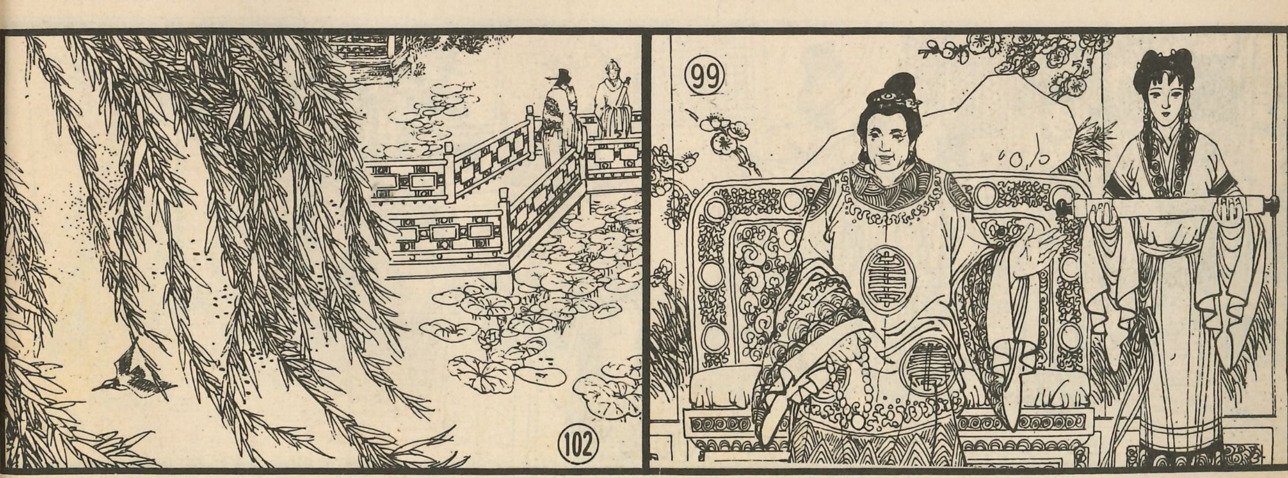
97 太后接過觀音圖一看，甚是喜歡，說道：「你這觀音像，畫得很好，哀家理當獎賞，賜你三杯玉紅春美酒。」麗君連忙婉言謝絕，太后哪裡肯依，麗君祇好答應。

100 麗君一聽，覺得有理，便說：「請太后千歲稍候片刻。」然後拿上畫卷，跟着太監往清風閣去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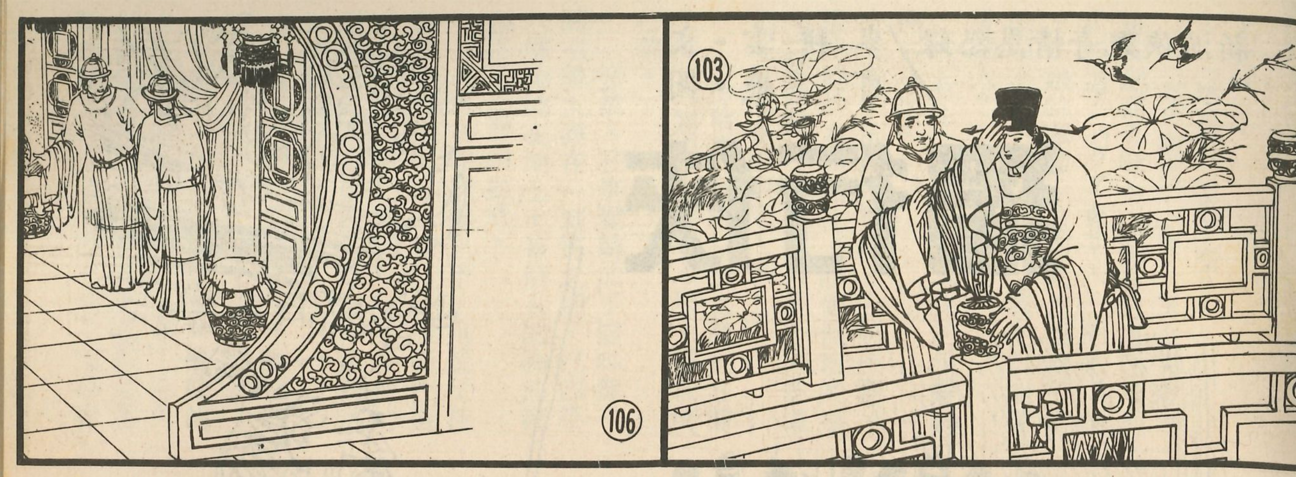
98 宮女捧出三杯酒，麗君見羊脂白玉杯裡酒色絢紅，光采奪目，香味撲鼻，便喝了一口。她發現酒味甘醇甜美，便把三杯酒全喝光了，她起身謝恩，並向太后告辭，誰知太后說道：「且慢！」

101 麗君走出萬壽宮，她一心惦記着病重的皇甫少華，想趕緊題完詩再回去看望他。忽然她覺得自己心跳得厲害，一時間頭重腳輕，不得不放慢了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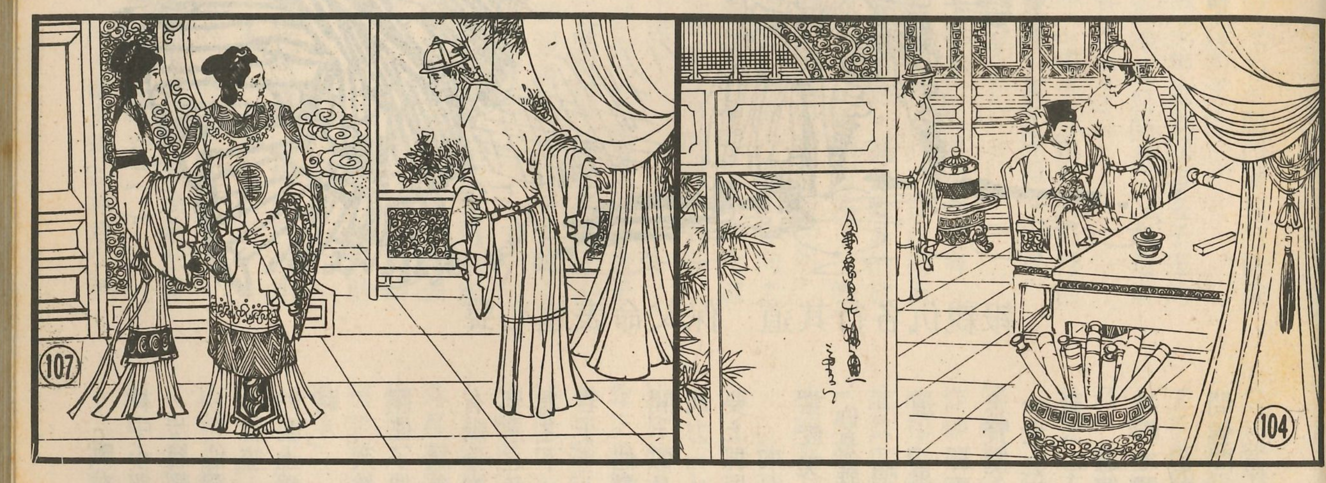
99 原來太后見她三杯酒下肚並無醉意，知道酒性未發，還需留住她，便說：「像畫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未曾提詩。」

102 麗君走到九曲橋上，酒性越發發作，兩腿如同踩上棉花，飄飄忽忽。她不得不倚在橋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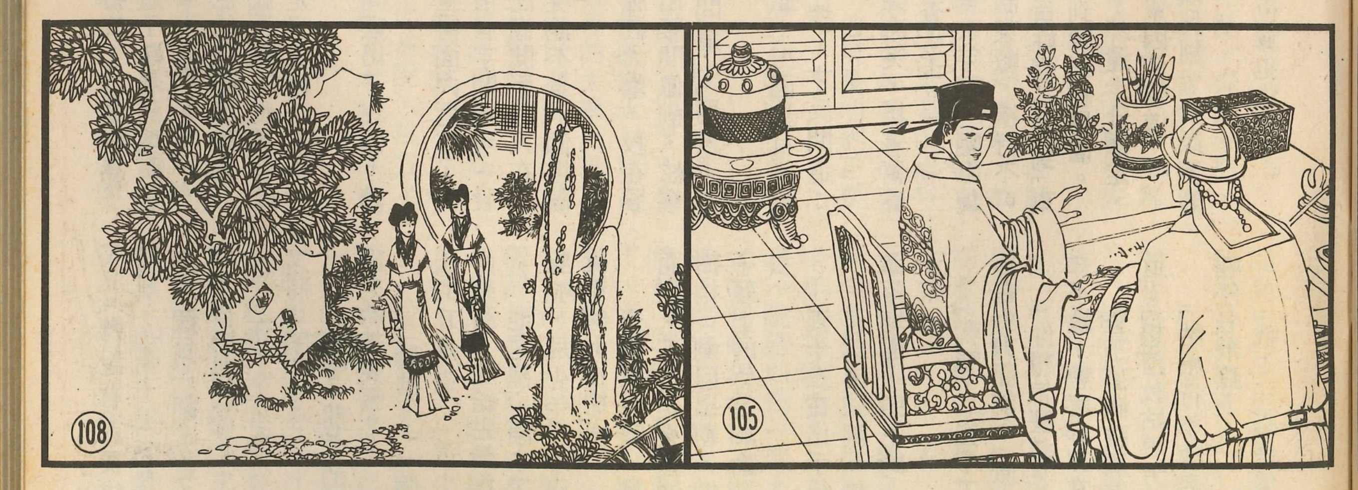
103 老太監走上前來問道：「酈相爺，你怎麼了？」麗君含糊地說：「下官走不動了。」老太監一聽她舌頭也硬了，知道她酒性發作，忙上前攙扶住她。

106 老太監趕忙把她扶起，和小太監一起把她攙扶到湘妃榻上。麗君此時已沉沉睡去。老太監取了畫卷，匆匆往萬壽宮而去。



104 老太監扶着麗君來到清風閣，吩咐小太監立刻準備文房四寶。麗君則坐在桌旁，昏昏欲睡。

107 老太監來到萬壽宮，呈上畫卷。太后略略看了一下題詩，便問：「酈相爺是否酒醉？」老太監稟告：「相爺已醉得不省人事。」



105 麗君強打精神，待小太監磨好墨，提起筆來，不假思索寫下兩行詩。她把筆一甩，說：「老公公替我交卷，我要睡了。」說完往桌上一趴。

108 太后立即與皇后商定：派心腹宮女都美兒，和能幹的丫環苗瑞英前往清風閣，趁酈相爺酒醉之際，脫下他的雙靴。仔細驗看，看他究竟是男是女。兩人奉命而去。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第十冊《再生奇緣》。

（本段完）

新派俠艷奇情恩怨錄／麥耕雲・文
可飛・圖

獨行俠

報親仇各行其道　保父命表達心聲

風在竹林間打旋，落葉鋪滿了林中小徑。一個遊子踏着滿地腐葉，步履輕緩地順着小徑走來。

他穿着墨綠色的罩衫，戴着一頂竹笠，足蹬薄底快靴，從罩衫上的塵土看來，他是已經趕了不少的路。

突然，從林間竄出了四個大漢攔住了他的去路。

為首一人，生得面白唇紅，倒有幾分俊相，可惜眉宇間透現一股邪惡之色，稍有江湖閱歷之人在一看之下，就可發現他不是一個坦蕩君子。

他雙手撩開腥紅大氅，扠在腰間，似是有意露出腰間佩劍，炫耀武力，然後沉聲問道：「朋友，你要上那兒去？」

來人抬起了頭，玉面星目，相當俊美，楞了一楞，才反問道：「你是誰？」

「嘿嘿！」一聲冷笑，接着厲聲道：「東廠二檔頭查子玉。」

那正是明朝熹宗年間，閹臣魏忠賢攬大權，控制東廠，橫行不可一世之際，善良百姓們一聽到「東廠」二字，尤如見到閻王般畏懼。

這個少年遊子却還十分鎮定，冷靜地問道：「尊駕因何阻道？」

「因為你身佩利劍，所以要盤問盤問。」

「身佩利劍，也算犯法麼？」

「聽說有人要謀魏公公，所以……」查子玉似有顧忌地停止，突然俊目一翻，道：「朋友，識相些，自動報出你的來龍去脈吧！」

「在下……」他只說了兩個字，又將口閉住了。

「怎麼？朋友的寶號有不能亮出來的苦衷嗎？」

「二檔頭！」一個大漢湊在查子玉的耳邊道：「這小子絕不是甚麼好來路，先給點顏色他看看。」

他這裡一語未了，突然颼地一聲響，那少年遊子已然躍上了一棵偉岸的針松樹。

查子玉冷哼一聲，緊跟着長身而起，不愧是東廠的二檔頭，脚在樹梢，劍已出鞘，振腕一抖，那遊子頭上的竹笠如斷線風箏般凌空飛去。

查子玉在出手得利的情況之下，一連攻出三劍，雙方被一輪猛攻逼落地面，頭上的一蓬青絲也垂了下來。

「嘿嘿！」查子玉在冷笑聲中，落在對方面前：「原來是位姑娘。」

「你想怎麼樣？」姑娘雖然是自知不敵，態度却非常之强硬。

查子玉滿臉邪笑，拱一拱手，道：「想請教姑娘芳名？」

「姑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任名飛燕……」

「哦！一心堡堡主任天儀的掌

上明珠。」

「姑娘可以走了麼？」

「走？嘿嘿！」查子玉冷笑着，將長劍回入鞘中，緩緩的向任飛燕走近道：「方才查某人一劍本可削下姑娘的頭顱，但却只是挑飛了姑娘頭上的竹笠，你難道還不該謝謝查某人？」

「你……」任飛燕飛快的手搭劍柄。

查子玉比她更快，右腕疾翻，已將她的右腕扣住，陰惻惻地笑道：「姑娘想找查某人打架，別在這兒，陪你查爺到床上去。」

「哈哈！」另外三個大漢也狂聲大笑：「對啊！到床上來一場妖精打架。」

突然，狂笑聲變成了慘叫聲，那三個大漢在一刹那之間，已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每個人的胸前都留下了×形的血痕。

查子玉在猝變之下，甩脫了任飛燕，突地回身，瞥見一個面色蒼白，神情冷峻的青衫少年站在他的面前，正以極緩慢的動作將長劍回入劍鞘中。

「哦！」查子玉低呼了一聲，本想拔劍的手都僵住了。「獨行俠！」

其實，他這一句話是多餘問的，江湖上對獨行俠已經傳揚了許久，劍法奇特而快速，被殺者都是在胸前留下了×形劍痕，看上去好像是傷了一點皮毛，而內臟却已被凌厲的劍勢所摧毀了。

那青衫少年並未回答查子玉的話，只是冷冷地反問道：「你是東廠二檔頭查子玉？」

「不錯。」查子玉雖然對獨行俠其人有所畏懼，其表現却不怯懦。

「你可以走了。」

查子玉原本以為將與對方有一場狠拚，却想不到近月來在江湖上聲名遠播的獨行俠，竟會輕易的放過他。如此一來，反倒楞住了，既未拔腿開溜，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留着你的狗命，好教你向大檔頭白浪傳話。」青衫少年冷冷道：「去勸他最好及早回頭，否則，他的死期不遠。」

「這句話在下一定傳到，」查子玉至此，已確定自己無殺身之危，故而臨走時還丟下了一句狠話：「好，咱們後會有期。」

查子玉在刹那之間已走得無影無踪了，那青衫少年也待轉身離去，任飛燕突地一閃身攔住他的去路，福了一福，道：「多謝壯士救助之恩。」

青衫少年以極冷峻的神色向她投以一瞥，未曾回答一字半語，身形一閃，穿入了林間。

任飛燕咬牙跺足，凝視着那青衫少年消失身影之處。

突然，另一個身穿勁裝的少年自林間閃了出來。

任飛燕聞聲一驚，電旋身形，玉手飛快地按上劍柄，當她看清來人時，驚色消失，嗔怪道：「司馬羽，原來是你，方才你上了那兒去了？」

「咦，飛燕，你不是到登高瞭望路徑嗎？」司馬羽說到這兒，故作神秘的壓低了嗓門：「當那姓查的扣住你手腕時，我本來要衝出來搶救，却發現那青衫少年衝了出來，飛燕，以你看，他可是咱們正要找的東方啟？」

任飛燕喃喃道：「恐怕是他了。」

「不是我怪你，既然是他就不該放他走，」司馬羽埋怨地道：「令尊正邀集江湖中的俠義之士，為當年被閹臣魏忠賢害死的大學士東方明復仇，他披戴父仇以『獨行俠』自居嘯遨江湖，這是甚麼話？」

任飛燕似乎對這位看上去風采還算不惡的少年並無好感，冷哼一聲道：「司馬羽，你是說，我方才應該將爹的主意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嗎？」

「是啊！」

「萬一他不是東方明之子東方啟呢？豈不是洩漏了機密消息？」

「這……」司馬羽一時感到語塞。

任飛燕冷笑道：「我看你還是回到一心堡去吧！真不知道爹怎會教你陪我出來？」

「飛燕！」司馬羽的聲音，似乎有些委屈。

儘管如此，任飛燕仍然沒有理他，逕自轉頭離去。

司馬羽臉上浮現惱怒之色，僅只在一刹那，那股慍色散了，喟嘆搖着頭，跟了下去。

* * *

紅燈高挑，將偌大的一座廳堂照得明亮，正中虎皮椅上坐着一個中年半百的老人，右眼皮有一道刀疤，眼眶則是一個大窟窿，獨一無二的左眼却發出一股陰寒無比的光芒。他的右手揑着一根粗如兒臂的籐條，不時在地上戳着，每點戳一下，青石板舖砌的地面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小凹痕。

兩旁站立不少勁裝大漢，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身軀魁梧，這時却如見了貓兒的老鼠，各呈現畏懼之色。

「半個月了！」那半百老人咆哮着從虎皮椅上站了起來，籐條虛空一甩，發出尖銳的嘯聲：「教你們分頭查訪獨行俠的行踪，你們却連人家的屁也沒有聞着，教我白浪如何向魏公公交代？」

原來他是東廠大檔頭白浪，經他這一咆哮，那羣勁裝漢更是啞口無言了。

「劉赤！」白浪一個箭步衝到一個光頭大漢的面前，手中籐條差一點戳到對方鼻子上：「平時你最愛喳喳呼呼，今天怎麼變成了啞巴了？」

名叫劉赤的光頭大漢手裡拿着一具獨脚銅人，那大概就是他的兵器，估量怕有十來斤重。如此說來，他該是個虎狼漢子，然而他此刻的話聲却是軟弱無比地道：「大檔頭，俺早就想跟他會會了，無奈那小子是個沒種的老鼠，專會打地洞，地面上根本就沒法子找到他的影子兒。」

「放屁！」白浪的吼聲更大了。

正當劉赤面紅脖子粗，無以答對之際，查子玉在這個檔口神色倉皇地搶聲而進，白浪逼不及待地問道：「怎麼回事？」

「屬下遇上了獨行俠，」查子玉吶吶道：「眨眼之間，屬下所帶三個人都死在他的劍下。」

白浪雙眉一挑，冷聲道：「你在旁邊看着？」

「屬下本想和他決一死戰，然而他却要屬下向大檔頭傳一句話。」

「他說甚麼？」

「他說……」查子玉囁嚅地說：「他說，大檔頭如不及早放手回頭，死期不遠。」

「放屁！」白浪獨目圓睜，氣咻咻地道：「你是爲魏公公效命，還是爲那混賬小子跑腿？」

查子玉恭敬的答道：「屬下有下情回稟。」

「說！」白浪手中的籐條揮舞得呼呼作响。

「屬下本想和他一拚，不過，力拚的結果，屬下一定難逃一死。」

「啊！原來你是怕死？」

「並非屬下怕死，而是……」

「而是甚麼？」白浪的語言、神情，咄咄逼人。

「到目前爲止，只有屬下一個人見過獨行俠的眞面目，屬下留着這條命，無非是便於來日加以指証。」

白浪臉上慍怒之色緩了許多，獨目向在場之人掃了一眼，冷冷道：「魏公公已連下了八道密令，限期捉拿『獨行俠』，你們趕緊給我查詢追緝，還不快給我退下！」

「是！」衆口一聲，然後如喪家之犬般疾步退去。

白浪緊鎖眉頭，在偌大的廳堂中踱步，突然，進門處响起環珮之聲，一個花枝招展濃裝艷抹的女人走了進來。

「喲！」尖聲尖叫，嬌媚萬狀。「大檔頭又在爲那獨行俠犯愁了，要不要我花雨娘陪你喝兩盅。」

白浪唉聲嘆氣地道：「雨娘，我哪有這份心情？」

「是甚麼大不了的事？」花雨娘大模大樣地在虎皮椅上坐了下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管他獨行俠的劍法有多麼厲害，也只有一個人、一條命，哼！我花雨娘包管教他喝我的洗脚水。」

「雨娘，你有甚麼妙計？」

「只要你那些飯桶手下找到了獨行俠，我就有辦法教他躺下了。」

「哼！」白浪冷笑了一聲，別轉頭去。「我知道，又是彈指迷魂烟。」

「咦！你好像有點看不起我那點小玩藝兒，彈指迷魂烟放倒了不少英雄好漢却是事實。」

「雨娘，你可小看了獨行俠。」

「我一點沒有低估小看他，」花雨娘收斂了笑容，一本正經的樣子。「他劍利招快，我不和他動硬的，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花雨娘不找他的碴子，他也不會一見面就給我來一招白進紅出，等他到我面前，哼！只要指頭那麼一彈……」

白浪突然疾聲喝道：「是誰在外面？」

喝聲中，人已縱到門邊，叭地一聲，手中籐條挑開了門扉。

「爹，是我啊！」驚慌的聲音，俏麗的身影，原來是白浪的女兒。

「如烟，你躲在門中幹甚麼？」

「爹！」白如烟怯生生地道：「我聽獨行俠今天又幹了咱們三個，所以想來問問爹，剛走到這兒……」

白浪皺皺眉頭，揮動手裡的籐條，道：「回房去吧，這事不要你管。」

「爹！」白如烟低着頭，久久，才鼓足了勇氣，道：「我要去查訪那獨行俠的行踪！」

「胡說，你簡直活得不耐煩了。」

白如烟逞强地道：「他有甚麼了不起，還不是只有一條命。」

「白姑娘！」花雨娘自虎皮椅上站了起來，神情不屑的笑道：「你還是躲在樓閣中綉綉花吧，將來公婆才會稱讚你的好針線。」

「哼！」白如烟投以鄙視的一瞥，忿然轉身離去。

「唉！」白浪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

「大檔頭！」花雨娘語氣尖刻地說道：「據說那獨行俠就是東方明大學士的兒子，東方明死於獄中之際，你就該趕盡殺絕，但是你却留下了一條禍根。」

白浪喃喃道：「不是我不肯趕盡殺絕，只可惜……」

「怎麼樣？被他逃走？」

白浪搖搖頭道：「不！當我追殺之時，那小傢伙却被一個高人救去！」

「哦！原來如此，這雖是當年的失着，悔之無益，」花雨娘走到白浪身邊，壓低了聲音接道：「看來有人謀刺魏公公的傳說是不假，萬一魏公公有個三長兩短，咱們就沒得混了，這事得加緊點呀！」

白浪點了點頭，咬緊牙根，一句話也沒有說。

＊　＊　＊

回到閣樓中的白如烟並沒有依照花雨娘所說的去綉花，而是換了一身勁裝，佩帶了長劍，似乎要遠行的樣子。

不錯，她正是要遠行，爲的是尋那位神秘獨行俠，她拿起筆，在一張素箋上寫道：「爹，請恕女兒不辭而別，若未搜尋到獨行俠的下落，女兒誓不返回。　如烟」

將素箋壓在硯池之下，熄了燈，掩掩閃閃地溜到馬廐牽了一匹馬，輕輕地走遠了，才上馬抖韁而去。

星星在閃着精靈的眼睛，官道上除了她之外，再沒有一個鬼影，白如烟一口氣跑了四十來里，此行可說漫無目的，獨行俠現下身在何處，連一點影兒也沒有，她只有一個念頭——盡快走遠些，免她父親派人追回去。

在星光下，她看到一幅酒帘，那是一家野店，茅屋幾間，燈光如豆，白如烟來到近前，發現屋前一棵柳樹拴上了一匹未卸鞍馬。

她下馬進了野店，只見一個年輕壯士正在據案打尖，在對方抬頭的一剎那間，白如烟發現那小伙子有兩道慓悍逼人的眼光。

老店家迎了上來，笑呵呵地道：「姑娘是要投店……」

「不！」白如烟一甩頭，在一副座頭上落坐。「給我來一壺涼茶，喝了就走。」

「是。」老店家彎着腰退去了。

時已深夜，一個大姑娘家，身穿勁裝衣服，腰繫長劍，在外面挽韁疾馳，該是一件稀罕事。任何人都不免要多看她幾眼，但是那個據桌打尖的小伙子却是例外中的例外，只有白如烟進門的時候投以一瞥，以後就沒有再去多看她一眼。

白如烟喝着涼茶，却在不停地打量他，二十三四年紀，身佩長劍，滿身風塵，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那一股逼人慓悍勁兒，莫非他是……

白如烟心頭一動，話也不由自主地打從嘴邊溜了出來。「馬未下鞍，這位大哥莫非還要連夜趕路？」

「唔。」那小伙子好像是應了一聲，連頭也沒有抬。

「不知大哥連夜趕往何處？」

「姑娘因何要打聽在下的行蹤？」那小伙子終於抬起頭來了，兩道目光像利刃，聲音却冷得似是從冰窖子裡跳出來的。

「大哥會錯了意，」白如烟心頭雖然有些火，臉上却浮着笑意。「黑夜趕路，心頭是有些枯燥的，若是同路，也好有個伴。」

「怕摸黑路，就該留在娘的懷抱中，」慓悍的小伙子冷笑着站了起來，抓起桌上長劍，一回頭：「店家，多少銀子？」

「嘿嘿，」老店家哈着腰走過來，「粗茶淡酒，你隨便賞賜。」

這店家也是個老江湖，就憑他這一句客氣話，那小伙子摸出了一塊銀子放在桌上，怕有一兩之多，可以辦一桌不太差的酒席了。

白如烟過慣了養尊處優的日子，除了喜歡說話尖刻的花雨娘有時在話中刺她兩句之外，其餘的人連她老子白浪在內都得讓她三分，那裡能受得了這小伙子的語氣，冷笑一聲，掏出幾個銅錢往案上一扔，也跟着出了野店。

兩騎、八蹄，一先一後離了野店，官道揚起了一片塵霧，夜色更形迷濛了。

突然，一陣希聿聿的馬嘶，那年輕小伙子硬挽韁轡，將馬兒轉，若非白如烟騎術奇佳，沉腕勒馬，勢必要撞個八蹄朝天。

一聲悶雷的聲音從小伙子的口中爆了出來。「姑娘因何要跟踪我？」

白如烟正好找到了發洩心中不快的大好良機了，冷笑了一聲：「哼，這話可眞問得稀罕，陽關大道，任何人都可以走的。」

「姑娘如不想自討沒趣，最好慢行一時半刻。」

「爲甚麼？」

「我不喜歡有人跟着。」

「憑甚麼？」

「憑……」他口中的「劍」字尚未出口，長劍業已出鞘，出劍之勢，猶如霹靂閃電。

以白如烟閱歷來說，她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兩腿夾住馬腹，身子迅速後仰，同時探手抽劍。

對方的利刃一發即收，颼地一聲，劍光頓失，韁繩兜轉，官道上响起了一陣悶雷般的蹄聲。白如烟不過楞了一楞，那人，一騎已去了一箭之地了。

白如烟感覺胸前有些涼快之感，低頭一看，不禁大驚，羅衫被利刃劃開了「×」形的裂痕，想必是對方手下留情，倒未傷及一絲肌膚。

「獨行俠！」她不禁失聲驚呼。

蹄聲漸遠，終於消失了，白如烟心頭的滋味實在難以形容，許久，許久，她才一咬牙根，猛抖繩韁，驅馬前進。

＊　＊　＊

晨曦照在荒山曠野，任飛燕一個人在踽踽獨行，這一天一夜，他和司馬羽一東一西地搜尋東方啟的下落，可是連影兒也沒見到。

她拖着疲憊的身軀，心中暗忖：「回到一心堡如何向她父親交代稟報？唯一的希望只有期待司馬羽的發現了。」

她抬起了頭，發現山崗上冒出一個人影，接着兩個、三個。任飛燕已存戒心，打算閃入林中避一避，却依然慢了一步。

「嗨，那位大妹子給俺站住！」一聲吆喝，人已到了面前，正是白浪手下，使用獨脚銅人的劉赤。

任飛燕手搭劍柄，往後稍退，佔着了一個有利的位子，冷聲問道：「你想幹甚麼？」

「姑娘別裝蒜了，」另外兩個大漢齊聲道：「昨天和咱們二檔頭動手的元兇就是你嗎？咱們奉二檔頭之命到一座山崗上去搜查，居高臨下，看得可眞切哩！」

「是又怎麼樣？」任飛燕力持鎭定。

劉赤叱喝道：「大妹子，俺是粗人，說話不愛拐彎子，昨天你親眼見到，二檔頭帶領的三個手下被人宰了？」

任飛燕冷笑道：「你兩位居高臨下，看得必定清楚，宰人的不是我。」

「俺知道殺人的是獨行俠。」

「那麼你就該去找他。」

「俺正要找他，姑娘想必知道獨行俠的落腳處？」

任飛燕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那可好辦了，」劉赤陰惻惻的笑了道：「請姑娘跟俺去一趟，獨行俠昨天救了你，必不甘心你落在咱們手中，只要他膽敢找上門來，嘿嘿……」

任飛燕怒叱道：「你想將我作餌？」

「不錯，」劉赤揮動手中的銅人，一副耀武揚威的神態。「俺看你還是乖乖的跟咱們走。」

「憑甚麼？」任飛燕緩緩的後退，長劍抽出了一半。

「憑俺手中的獨脚銅人，」劉赤順手一揮，一株碗口粗的柏樹一折兩截。「俺不信你姑娘的脖子捱得起這一擊。」

嬌叱聲中，任飛燕手中的長劍宛如一道銀虹般向劉赤胸前捲去，她先發制人，倒有幾分威勢。

劉赤的獨脚銅人全力一揮，鏘然一响，火星飛濺，任飛燕手中的長劍竟然脫手而飛。

「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另外兩個大漢同聲喝罵，像有默契似的一左一右，揮掌抓向任飛燕的肩頭。

林間射出一道黑影，緊隨着一道晶亮的光芒，那兩個大漢的身子，像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般，一連退後數步，砰然摔倒在地上，各人胸口都出現了一個「×」形的血痕。

劉赤正要揮動獨脚銅人，突覺胸口一凉，低頭一看，只見衣衫割裂，却未傷及肌膚。

面前站着一個神情冷漠的小伙子，正以極緩慢的動作將手中劍回入劍鞘中，同時冷聲道：「留你狗命回去向大檔頭白浪傳話，獨行俠恭候他的大駕。」

劉赤臉現驚色，倉皇而逃。

任飛燕有些迷惑，因爲她前後兩天之內，見到了兩個劍法相同，容貌絕不同一樣的「獨行俠」。

當那小伙子正要轉身離去時，任飛燕鼓足了勇氣問道：「你也是獨行俠？」

對方却沒有回答她的話，却尖刻地說：「憑姑娘的身手，還是早些回到天心堡去吧，遊蕩在外，早晚難免惹上殺身之禍。」

「可否請……壯士一同到天心堡一行？」

那小伙子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就這樣的走了，顯得絕情已極，氣得任飛燕差一點咬碎了銀牙。

小伙子該聽到了任飛燕跺足之聲，但是他的背影畢直，似乎連回頭望一下的興趣都沒有，穿過一片叢林，來到他的拴馬處。

他跨上雕鞍之後，正要策馬而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叫喚：「仇天侄兒慢走一步！」

他回頭望去，只見一個白髮老者向他跑來，他連忙翻身下馬，拱一拱手道：「原來是吳伯父！」

「天侄！」老者走到他的面前，撫摸着他的肩頭，道：「我吳皓當年和你父親有金蘭之誼，有幾句話不吐不快，賢侄千萬不要見怪。」

這個叫仇天的小伙子，雖然有一股桀傲不馴的慓悍勁兒，但在這老者面前却很恭敬，又是一拱手道：「請吳伯父當面教誨。」

「天侄，以你的身手，大可以在江湖中揚名立萬，又何必打着獨行俠的旗幟，這教老朽好生不解。」

仇天目視天際，喃喃道：「吳伯父，你可知獨行俠是誰？」

吳皓搖搖頭，道：「老朽已有多年不涉江湖，那會知道？」

「他就是大學士東方明的兒子東方啟。」

「哦！」吳皓似是不勝驚異。

「天侄……你……」

仇天搶着說道：「吳伯父當不致健忘，先父是如何死的。」

「令尊搶劫官銀，被拏問斬……」

「處決先父的人正是大學士東

方明。」

「父仇不共戴天，理應償報，不過……」吳皓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道：「令尊劫取官銀，有違法典，東方大學士官職在身，依法處決，這事可要細加斟酌，何況，東方大學士已被閹臣魏忠賢所害……」

仇天口氣惡毒地道：「可是，他的兒子東方啟還沒有死。」

吳皓神色大變，道：「天侄……你……」

仇天沉聲道：「吳伯父，先父與你義結金蘭，你如今身在江湖之外，無法替他老人家索仇，難道還要阻撓小侄爲父討還血債？」

吳皓楞神良久，方緩緩的點頭道：「賢侄孝心可嘉，老朽佩服，只不過……」

「不過怎樣？」仇天恭順的態度已消失，臉上浮現濃郁的暴戾神采。

「即使理該爲父報仇，也該面對面地去找東方啟作一了斷，不該假借他的名號去濫殺無辜。」

「這正是小侄藉以引出東方啟的辦法。」

「這……這老朽就不明白了。」

「東方啟藝成出道之後，即放出了風聲，他先要殺盡東廠的廠衞，然後再取魏忠賢的六陽魁首，時僅數月，廠衞死在他的手下的已不計其數，但是小侄却始終找不到他的踪跡，因而小侄只得出此下策，因濫殺無辜的手段在破壞他的名聲，他自會前來找小侄質問，那時……」

「那時又怎麼樣？」

「有我無他，有他無我。」

吳皓吁嘆了一聲，道：「如今閹臣當道，東廠橫行，善良百姓遭彼等荼毒何止萬千，天侄，你何不靜待東方啟除去奸人之後，再……」

「小侄心中只想到父仇二字，其他一概不理。」

「天侄，令尊在世之日，雖然側身黑道，但却有幾分俠義之風，雖盜亦有道，你如此想，令尊在天之靈，豈能安心？」

仇天在這刹那，目射怒火，情緒激動，似乎難以忍受吳皓的嚴厲教誨，所幸還是最後忍了下來，冷冷地拱一拱手道：「多謝吳伯父教誨，小侄會時刻記在心中。」說完之後，翻上馬而去。

吳皓惋惜的嘆道：「唉！同是一個剛强漢子，可惜被仇恨的意念蒙住了心。」

吳皓離去後，一棵老松的頂端躍下一個輕巧的身影，她正是昨夜在野店中和仇天有一面之緣的白如烟。

* * *

傍晚，青河鎭上的「聚賢居酒樓」業已上了燈，店堂中也開始上座，酒菜的香味在四處飄散着。

仇天佔着了一個僻靜的座頭，面壁狂飲，忽然，背後傳來一聲溫和的叫喚：「天侄。」

他轉過頭去，發現來人是吳皓，不待他開口，吳皓已搶先說道：「天侄切勿誤會，老朽無意來此，却發現了賢侄在此……」言下似有畏懼之意。

仇天忙截口道：「吳伯父可勿如此說，小侄晨間言語多有冒犯，正好藉機賠罪……」

突然，一個爆竹般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店家，快給大爺們拿酒菜來，吃完了還要辦事。」

店家像小鬼見了閻王似地連聲應是不迭。

吳皓壓低了聲音道：「天侄，小心點，東廠的鷹爪來了。」

仇天微一側頭，用眼角餘光向進來的人掃了一眼，低聲道：「那個手拿獨脚銅人的粗漢子，小侄晨間曾會過。吳老伯，那個娘的是甚麼來路？」

「黑道中第一淫婦，如今是大檔頭的禁臠，名叫花雨娘，專使彈指迷魂烟。天侄，你可得小心點。」

「哼！」仇天冷笑了一聲：「一簍筐臭魚爛蝦。」

「天侄。」吳皓伸手按住了他的肩頭，生怕仇天逞强而動。

仇天也按捺住了他的肩頭，端起酒杯來猛喝了一大口。

鷹犬們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尤其是花雨娘，更是淫聲浪語，不堪入耳。有吳皓在座，仇天也只得低頭喝悶酒，發作不得。

突然，門外又進來兩個人，一男一女，正是聯袂查訪東方啟行踪的司馬羽和任飛燕。

若是任飛燕走前面，一發現有劉赤等人在座，必然會縮步不前，偏偏是五官不惡的司馬羽先亮相，花雨娘一個箭步走到門邊，眉開眼笑問道：「這位壯士貴姓大名？」

司馬羽雖有些迷惑，却又不禁回道：「在下司馬羽，姑娘因何動問？」

「哈哈！」花雨娘一聲浪笑，「俊人必有俊名，過來陪你花大娘喝幾盅。」

劉赤是人粗眼尖，已然看見司馬羽身後的任飛燕，一個箭步向前，嘿嘿連聲地獰笑道：「任姑娘，江湖路窄，咱們又碰面了，劉某人請你賞光過來喝一杯，該不會拒絕吧！」

任飛燕頓感進退維谷，動武又必然不敢，要走只怕也走不掉了，眉頭一皺，不禁暗動心機。

司馬羽却不知厲害，冷笑了一

聲：「嘿嘿，原來這位就是艷名四播的花雨娘，可惜司馬羽大爺不解風情，閃開，否則當心利劍割破你的那張漂亮的臉。」

「他媽的，」劉某掄起獨腳銅人。「俺看你這小子是壽星公吊頸，存心找死。」

「劉赤退下！」花雨娘嬌叱一聲，回頭又是一副笑臉。「司馬公子……何必生氣，」話聲中，她款步向前，忽地屈指一彈。

一縷淡淡的青烟，像騰空遊走的靈蛇一般，直撲向司馬羽的面前，他竟然還神情微楞的不知應變，待一股異香入鼻，猛然驚覺，手足無措，頭昏腦沉，砰地摔倒地上，四平八穩的躺下了。

「哈哈！」花雨娘發出一陣狂笑。

任飛燕雖對司馬羽無甚好感，總算是同行結伴之人，雖明知眼前局勢對她不利，却依然拔出長劍，一連向花雨娘連攻三招，將花雨娘逼退數步，護着了昏迷不醒的司馬羽。

「劉赤！」花雨娘回到座間坐下，喝了一大口酒，「這個小娘們交給你了，你如能拏下她，今晚包管有你樂的。」

「嘿嘿，」劉赤獰笑着向任飛燕逼近。「小姑娘，乖乖地放下劍來，陪俺喝幾盅，睡一宿，明天放你走，不然……」

「刷！刷！刷！」任飛燕粉面發赤，一咬銀牙，一連刺了三劍。

「他媽的！」劉赤被任飛燕的攻勢逼得退後三步，不免暴跳如雷，手中的獨脚銅人舞得霍霍生風，咻咻吼道：「待俺宰了你這小賤貨。」

這傢伙力大無窮，獨脚銅人又是沉重無比，一連數招，就將任飛燕逼到屋角，動彈不得。

坐在僻靜角落的仇天再也按捺不住了，霍地長身而起，長劍颼的出鞘，發出一聲厲叱道：「住手！狂徒住手！」

吳皓驚呼道：「仇……」

他也許阻止仇天惹事，而仇天却不願在此刻暴露其姓名，吳皓一張口，他就回手一劍。

正如吳皓所言，仇天已被仇恨熏昏了心智，性情反常已極，劍尖指向吳皓心窩，去勢迅速，似乎毫無餘地。

吳皓面色慘白，身體僵直。

就在長劍將要洞穿吳皓胸膛的一刹那間，一縷殘留的良知，突然喚醒了仇天，長劍向外一偏，打從吳皓脅下滑過，以劍柄的護手點封了吳皓的昏穴。

這只是一刹那間的變化，然而劉赤已然看清了他的面目，大呼大叫道：「別讓他跑了，他就是獨行俠。」

花雨娘也看出仇天不是易與之輩，經劉赤一叫，不禁恍然大悟，霍地站將起來，將手腕輕輕一揮，衆鷹犬立刻刀劍出鞘，將仇天圍了起來。

仇天手中的長劍下垂，目光望着地，沉聲道：「我看你們還是走吧，免得血染店堂，教店家辛苦洗刷。」

「上！」劉赤揮動着獨脚銅人，嘶聲狂叫。

衆鷹犬刀劍齊舉，仇天長劍横胸平放，飛快一劍掃出，身軀一個旋轉，刹那間，衆鷹犬紛紛倒地死亡，胸口上均出現一個「×」形的血痕。

待劉赤大驚失色，準備逃去時，仇天的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沉聲道：「你見過白浪嗎？」

「還沒有……」

「那麼，我仍然留下你的狗命，好爲我傳話。」

「好凌厲的劍法，好英俊的人兒，」這話從花雨娘的口中說出來，份外動聽。「獨行俠，咱們喝幾盅，好生長談吧！」

仇天回過身，緩緩的向花雨娘走過去。

任飛燕不禁叫住道：「當心她的彈指迷魂烟。」

仇天似乎沒有聽到她的警告，依然直趨花雨娘面前，冷笑道：

「你是花雨娘？」

花雨娘媚開眼笑道：「正是奴家。」

「哼！白浪的姘頭，武林中第一號淫婦。」

「喲！」花雨娘尖叫了一聲，嬌笑道：「是那個嚼舌根的糟蹋奴家……」

雪亮的劍尖抵上了她那脹鼓鼓的胸部，仇天笑道：「花雨娘，你的彈指迷魂烟只能對付笨蛋，對付不了我，趕快帶着你那股騷氣，滾得遠遠的，不然少爺的長劍要在你身上戳上一百另八個血洞。」

花雨娘的面色由紅轉白，目光由溫轉冷，冷哼了一聲，道：「劉赤，咱們走！」

一對狗男女落荒而逃。

仇天回劍入鞘，冷冷的瞥了任飛燕一眼，走到昏迷不醒的吳皓面前，頻頻搖首，低低吁嘆。

任飛燕悄然走到他的身邊，輕聲問道：「你姓仇？」

「你怎麼知道？」仇天的語氣極爲平靜，然而臉部的肌肉却抽搐了一下。

「這位老人家是說了一個仇字，你就拔劍擊昏了他，你大概不願別人知道你姓仇的？」

「姑娘眞聰明。」

「不是。」

「可是……」

仇天突然旋側身子，如冷電的目光投注在她的臉上，沉聲道：「姑娘最好不要自作聰明，這位老人家所要說的是——『仇恨不共戴天，切不可輕擧妄動』。」

「哦！」任飛燕將信將疑的望着他。「你和那夥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唔！」一聲漫應。

「冒然問一句，你可是東方公子？」

仇天冷聲道：「姑娘問得太多了。」

任飛燕忍住氣，吁嘆了一聲，道：「家父一心堡堡主任天儀，雖然在江湖中藉藉無名，却有一股俠義雄心，對魏閹挾東廠武力殘害忠良，荼毒百姓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因而邀集天下義士，準備殲滅魏忠賢那狗賊，只等昔年被魏閹臣殺害的東方學士之遺孤東方公子出面共同義擧，所以，我想請你一到天心堡去一趟……」

「姑娘怎知我就是你要找的東方公子？」

「你的劍法，以及……」

仇天冷冷的截口道：「任姑娘，我已救過你兩次性命了。」

「我很感激你。」

「我不會救你第三次。」

「你……」

仇天一揮手，道：「回到一心堡去，不要再在外面走動，不然，我會找你痲煩。」

說完，扛起昏迷的吳皓向店外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道：「姑娘還是早些背你的同伴離開此地爲妙，鷹犬一旦復回，你必不是對手，彈指迷魂烟用毒不烈，這位朋友一個時辰之後就會復甦了。」

任飛燕楞在那裡，一動也沒有動，她心中暗道：「這個人絕不可能是東方大學士的遺孤東方啟，因爲他缺乏那種高貴的氣質，但是他的劍法又怎會……」

繼而又想：「第一次所遇見的那個年輕人應該是眞的東方啟了，但是這幾天却沒有見到他的影兒，這……」

她想來想去，並未想出一個所以然來，頓了頓足，一咬銀牙，把司馬羽抱起來扛在肩上，奔出了店門。

清河鎭的夜色已闌……

＊　＊　＊

白浪負手步踱，突然掄起手中的籐條凌空一擊，嘘地一聲，尖銳呼嘯險些震破鷹犬的耳鼓，他停下步履，目光瞪着劉赤，沉聲逼問道：「獨行俠眞是那麼厲害嗎？」

「大檔頭！」劉赤哭喪着臉道：「小的一向沒怕過誰，見了那小子連一點勁兒也沒有了，這回非得你親自出馬不可了。」

「哼！」白浪一旋身，喝問道：「二檔頭那邊可有消息傳來？」

一個鷹犬的回答道：「查爺帶人去了葉子鎭，恐怕要到天明才能回轉來。」

白浪又問道：「花雨娘呢？」

「在後面沐浴更衣。」

「告訴你們，」白浪氣咻咻地道：「今天初九，魏公公十二那天要親自前來，只有三天……」

劉赤截口道：「大檔頭，你最好還是擋一擋駕，獨行俠那小子實在厲害，萬一……」

「胡說！魏公公的大駕誰能擋得了？他老人家在朝廷中誰也不怕，豈會怕一個草寇小賊，他老人家聽說獨行俠快要圖謀他，所以他要趕來顯顯威風，咱們最好能在三天之內將獨行俠拏獲。」

「是！是！」

「這附近地方只有三條孔道，傳令下去，二檔頭查子玉就帶人駐紮葉子鎭嚴密監視，所有人員一律卸去勁裝，改穿便服，化整爲零，平時不準露出兵器，遇事也不得輕擧妄動。」

「是！」鷹犬中有人回答。

「你！」白浪手中的籐條向劉赤一指：「帶人駐紮清河鎭，也是一樣地改穿便服，嚴密監視陌生之人。」

「是。」

「花雨娘等人駐紮龍盤口，這三條孔道被咱們扼住，以靜制動，獨行俠的行踪必然會落在咱們眼裡。」

劉赤阿諛地說道：「大檔頭，好計謀。」

「獨行俠是人不是神，他是要吃飯，也要投店，你們暗中和青河鎭、葉子鎭、龍盤口三地茶樓、酒肆、棧房取得聯絡，凡是有佩劍的年輕人路過，不管他是不是咱們要找的人，一律在飲食中滲以『迷葯』，待昏迷過後，加以緝拏，解來此處，由我親自審問，店家服從者重賞，不服者，格殺！」

「是！」羣體答應，聲如洪鐘。

「我不時在三地巡查，如有擅違命令者，任性遊蕩的，或無故惹事生非，老夫就要他的狗頭。」

「是。」

「走吧，快些各守崗位。」

＊　＊　＊

疏星，冷月，夜風颼颼，凉意侵入。

草地上躺着好幾具屍體，他們胸前都有「×」形血痕，看穿著，就知道他們是東廠的廠衛。

在那屍首的中間，站着一個畢直的身形，他正以極緩慢的動作將一柄雪亮的長劍回入鞘中，同時仰首望天，喃喃道：「爹，孩兒爲你老人家復仇雪恥的日子爲期不遠

了。」

敢情他就是東方大學士的遺孤東方啟？

就在他喃喃自語之際，人影自樹梢跌落在他的身後，那人身法極為輕巧，如一片落葉墜地，無聲無息。

他却依然有所覺察，身子未動，顯示他已心生戒備，只是冷冷的問道：「是哪一位？」

「你是獨行俠？」這人是個女的。

「姑娘是……」他緩緩轉過身來，看到了一張秀臉面和兩道溫和的如十月艷陽的目光來。

她笑笑道：「別問我是誰。請告訴我，你是不是獨行俠？」

「是又怎麼樣？」語氣中已顯示出不悅。

「如果是，我想問問你，為何濫殺無辜？」

「東廠廠衛橫行霸道，殺之為民除害，怎能說是濫殺無辜。」

「據我所知，獨行俠除了對付東廠廠衛之外，還殺了很多善良無辜之人。」

「我知道此事，但是那人不是我。」

「唔！你是東方公子？」

「在下東方啟。」

「大學士東方明的令郎，失敬！」

「姑娘是……」

她截口道：「我姓白，你可稱我白姑娘。」

原來她是白如烟。

東方啟拱拱手道：「白姑娘，幸會。」

「我找你很久了。」

「不知有何見教？」

「想告訴你一件事，有人冒你『獨行俠』之名，近月來橫衝直撞，濫殺無辜，因此民間對你視如厲鬼，聞名喪膽，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白姑娘可知那人是誰？」

「名叫仇天。」

「仇天！」東方啟喃喃自語，似乎毫無印象的。

「據說他父親是一名江洋大盜，被令尊判處斬刑，所以他要找你報仇。」

「原來如此，他為甚麼不來找我呢？」

「他找不到你，所以冒你名，習你劍法，其用意在誘使你出面。」

東方啟沉默良久，沉聲地吁嘆了一聲：「唉！此人所用劍法與我同一般無異，可見他武功底子不弱，悟性極佳，却不知他為何會使用這種笨法子。」

「大概是仇恨熏昏了他的心智。」

東方啟緩緩的點首，道：「不錯，仇恨熏昏了他的心智。」

「你呢？」

「我？」東方啟瞠目結舌，滿面孔茫然之色。

「你不也是被仇恨的意念熏昏了心智麼？」

「姑娘這話……」

「聽說你要謀刺魏公公？」白如烟搶着問。

「不錯。」

「是因為他曾陷害了你父？」

「那只是其中一半原因。」

「另一半原因呢？」

「為民除害。」

「正大堂皇，」白如烟聳肩輕笑，像是讚美，也像是譏諷。「你以為你作得到麼？」

「義無反顧，其它一切不管。」

白如烟緩緩道：「魏公公掌理東廠，廠衛中高手如雲，謀臣如雨，鬥智，鬥力，你都落了下風，而且風聲外傳，他們早作嚴密戒備，再加上仇天從中插上一脚，你的計劃只怕是失敗成份居多的了。」

東方啟默然良久，方道：「多謝姑娘金玉良言，以姑娘的看法，應該……」

白如烟截口道：「不如暫時息隱，容後日再圖舉事，古人云：欲速不達，你不妨三思。」

白如烟倒算是個心靈機巧之人，竟然使出了一招不露痕跡的退兵之計。

東方啟毫不思索的搖搖頭道：「不行，不行！魏忠賢天良喪盡，我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你這樣恨他？」

「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恨他。」

「如果你眞有機會下手，你將如何對付他？」

「利劍穿身，碎屍萬段，還要……」

白如烟冷冷截口道：「已夠殘忍了，你還要怎麼樣？江湖中人傳你冷酷無情，果然不差。」

「唉！」東方啟吁嘆了一聲：「姑娘不會瞭解我的心情，今晚可有些奇怪，多少年來，我還不曾說過這樣多的話。」

「這大概是我們有緣吧！」

「唔！」東方啟有些靦覥地仰首望冷月疏星。

白如烟自言自語道：「魏忠賢壞事的確作了不少，你這樣對他，倒還不算過份……」

語氣一頓，突然笑着問：「如果我是你的仇人，你打算如何對付我？」

東方啟大大地一楞，良久，才期期艾艾的道：「姑娘，你……」

白如烟笑道：「只不過作一個譬如罷了。」

東方啟沉吟了一陣，道：「如果姑娘是我的仇人，我最少要讓你三劍。」

「為甚麼？」

「因為你是女人。」

「你看不起女人？」

「絕無此意，不過……」東方啟似乎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頓了一頓，才接道：「男女天賦有別，在練武的途徑上，女人總是要比男人差一些。」

白如烟緩緩的點頭，道：「很有道理，我雖然不是你的仇人，但是我却要求你讓我三招。」

颼地一聲，長劍出鞘，門戶亮式，一些也不含糊。

東方啟身子微微一退，振聲道：「我不明白姑娘的用意何在？」

白如烟一個字一個字有力的道：「我要殺你。」

「為甚麼？」

「因為你的作為威脅家父的生命。」

「令尊是……」

「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

在這一刹那，東方啟頗有啼笑皆非之感，楞了許久，才冷冷的道：「我的仇敵是魏閹臣，與令尊何干？」

「家父身為東廠大檔頭，有保護魏公公的責任。」

「眞可惜，他竟然甘心為虎作倀，」東方啟左右雙手向外一攤，「我說話從不反悔，姑娘請動手吧！」

白如烟反倒猶豫了，她和東方啟是無冤無仇的，離家出走，無非是由於好勝心所使然，以致見面晤談之後，她突然發現這個年輕人大有可親之道，但是這個年輕人身佩的長劍早晚會有一天會洞穿她父親的胸膛，這……這該怎麼辦？

一陣亂意之後，使她那靈巧的心機也喪失了作用，咬牙，閉眼，胡亂地刺出一劍，毫無疑問，這一劍是白白浪費的了。

只聽得東方啟在她身邊說道：「白姑娘，你不該平白糟蹋了大好的良機啊！」

對方的話，挑起了她的好勝之心，暗中循聲辨位，電轉身形，一劍向東方啟的心窩刺去，絲毫不留餘地。

東方啟空手搏白刃，只有避閃一途，虎腰一擰，身形飄開五尺有餘。

白如烟早已料是對方的閃避方向，倏地沉腕壓劍，改刺為削，身軀猛地兜轉，長劍橫切，掃向東方啟的腰際。

東方啟似乎沒料到白如烟的變招會有如此快速而沉穩，急切中，只有來一招「懶驢打滾」，就地滾出了丈餘開外。

避得雖快，白如烟的劍尖依然挑破了他肩頭處的衣衫，在他的肩頭留下一道淺淺的血痕。

白如烟眼見三招已過，不得不作亡命之拚的打算。嬌叱一聲，全力向東方啟的心窩刺去。

在倒地急滾中，東方啟的長劍業已出鞘，只聽鏘地一响，白如烟手中之劍脫手而飛，刺進了一棵樹幹，他自地上一彈已起，手中之劍，閃電般回入劍鞘中。

白如烟沉叱道：「你為甚麼不殺我？」

東方啟搖搖頭道：「我不忍殺你！」

「因為我是女人，所以可憐我？」

「因為你是孝女，你冒險拚命無非是為了保護你父親的生命安全，這和我的動機相同。」說到此處，東方啟長身而起，拔下了刺進樹幹的長劍，落回原地，將劍遞還給白如烟，接着道：「你一片孝心使我感動，我答應你，非不得已，我絕不取你父性命，你走吧！」

說完便走了。

白如烟忽然激動地叫，道：「你等一等。」

東方啟冷冷道：「我再等一會，說不定心情又變了，那時……」

話聲未落，人已遠去。

依然是冷月疏星，夜風颼颼，只見草枝上多了一些渾圓的小珠，那不是晨露，而是白如烟落下的熱淚。

＊　＊　＊

好熱鬧的龍盤口。

時正晌午，差不多每一家酒樓的座位都坐滿了客人。

萬味香酒樓，這該是龍盤口的第一塊金字招牌了。

小二們穿着齊齊整整，臉上浮現着和善親切的笑容，客人一進門就會感到無比的舒暢。

一個店小二帶了一個錦衣大漢來到了柜前，向柜枱內一個鬍鬚花白的老先生說道：「金掌柜，這位大爺要訂席。」

生意上門，自是熱誠招待，那位老先生連忙笑問道：「請明示，是要多少銀子一席的？總共多少席？」

那錦衣大漢截口道：「可不是三席兩席，這外面吵得很，有靜的地方嗎？」

「請裡面，請裡面坐！」金掌柜連連擺手。

將豪客迎進內間小廳，金掌柜忙着奉茶，敬上水烟袋，客人一一拒絕了，冷冷的落座，掏出一塊紅漆的木牌往桌上一放。

紅漆木牌上烙着一個「魏」字的火印，那金掌柜心頭頓時一凉，臉色也是大大一變。（未完・一）

上文提要：天衣居士再入江湖，直赴京師。原因是王小石殺了傅宗書，不忍小石被捕歸案，懸首城門；其次是自己兒子「天衣有縫」被殺，要責問師弟元十三限爲何不遵守當年的約誓。蔡京知道天衣居士來京，便挑撥元十三限，謊說居士會與諸葛合謀先殺他，才對付蔡京。元十三限終生不得志，早已聽信蔡京的讒言，認爲兩個師兄要對付自己，便決定與他們決一死戰……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師兄弟弄巧反拙　好姑娘排難解紛

要求報仇只會對敵結仇，不把自己的快樂時光讓仇情敵意吞噬，不把自己寶貴光陰枉送在仇恨敵人上，將對敵時間拿來幫人，而且施恩不望報，這才是自求多福的最佳途徑。

諸葛先生潛入大理，他本來有三次機會突破敵陣，垂手可取智高性命。但他却沒有下手。

他把智高手下「七絕神劍」中的六人擊敗、擊潰、擊退，可是卻沒有對智高下殺手。

他把智高留給元十三限。

事實上，他一口氣擊敗「七絕劍」中的劍神、劍仙、劍鬼、劍魔、劍妖、劍痴、本身也元氣大傷。

他以爲「七絕神劍」中只剩一人，元四師弟定必可以應付得來。

不料，這「七絕神劍」中的「劍」，是一個少年人的代號，以他一人的武功，卻足以跟前面六名同門合起來匹敵。

元十三限刺殺智高之際，卻遇上這最難惹的「劍」。

兩人大拚一場，元十三限仍重創了「劍」，但他自己也受傷不輕。

除了傷，還有憤。

他以爲諸葛先生故意把最難纏的人留給了他。

他即退回「白鬚園」養傷，恰好諸葛先生也在那裏，要不是天衣居士從中化解調停，元十三限立即就要和諸葛先生決一死戰了。

天衣居士化解的方法是：移轉兩人（尤其是元十三限）的注意力。

那時候，他知道夏侯四十一人在襄陽。

夏侯四十一就是暗算天衣居士的人。

天衣居士本來就身體羸弱，無法修習極高深的武藝，本來還是有一些武功底子，這一點「武功底子」，是大俠韋青青青調教的，故而在武林中也非同小可了。

可是，他卻受夏侯四十一的暗算，以致任脈震斷，督脈傷亂，元氣無法修持，眞氣不能凝聚，這都是拜這夏侯四十一所賜。

至於他跟夏侯四十一結仇，完全是因爲插手管一件「閒事」。

這「閒事」是：蔡京一黨，下令他們在武林中的第一號「心腹爪牙」，衆人暗稱爲「禽獸不如」的夏侯四十一，去研製出一種藥物，讓人在受死刑、斬首時不得發聲，一副沮敗慚疚的模樣，且不得讓人看出來是曾下過毒。

要這樣做，是必要的。主要是因爲：朝廷常以十惡不赦的罪名處死一些犯人，可是這些死囚因自知無罪，受屈而死，所以挺胸而立，毫無懼色，更無愧意，赴午門受戮時，怒目圓睜，大罵不已；或到鬧市街口行刑，也昂首闊步，了無慚

容，且視死如歸，高歌慷慨，以瀕死前的豪色浩音，指斥朝廷腐敗，民不畏死，以致沿途民衆爲他們揮淚喝采，送食慰問，奠祭跪拜。

這樣的話，還成何體統？蔡京一黨，每日冤殺的人數以千百，怎能讓這等「罪犯」有辱「國體」，所以他們找了許多酷吏刑官來研究出一種萬全的方略，務使受刑人不再發聲，看來自知罪孽深重，只能低首受戮。

於是，有人發明出種種器械，使處死的犯人氣管、喉嚨被切斷，但又很難完全不令明眼人發覺，於是，便要夏侯四十一發明一種藥物，能完全達到這種効果，並命令任勞任怨，習得一種奇功，讓犯人在內力衝激下，自動自發，開聲認罪。

夏侯四十一是武學大師，最擅於暗算，但他却不是藥師。

爲了達成蔡京的命令，更爲了要討好權相，他只好去求助於「老字號」溫家。

「老字號」溫家一門均是製毒好手。

但這兒却產生了一個問題：「老字號」溫家也不是人人都是使毒的。「老字號」本身又分爲四個分支：

製毒的是「小字號」。

藏毒的是「大字號」。

施毒的是「死字號」。

解毒的是「活字號」。

夏侯四十一却先找上了洛陽溫晚。

溫晚卻隸屬於「活字號」一脈的。

他還是「活字號」三大主帥之一。

他一口拒絕向囚犯施毒的事。

夏侯四十一老羞成怒，但也不敢即時開罪「大嵩陽手」溫晚。

溫晚在古都洛陽的勢力非同小可，這種人，勢力遍及黑白二道，能不招惹，還是不去招惹的好。

所以他去找「死字號」的高手溫砂公。

可是溫砂公也不肯替他下毒。

——「死字號」的人擅於下毒，但不見得個個都沒有骨頭，不顧原則的爲權相宦官賣命。

夏侯四十一又去找「大字號」的溫帝。

因爲他確聽說過「大字號」中已一早研製出這種藥來。這種藥吃下去了，人只會一直說自己的不是，伏罪認錯不已，至死方休。

而收藏藥的是「大字號」。

所以他去找溫帝。

溫帝也不欲爲蔡京黨人効命。

但他也不敢開罪蔡京。

正在爲難之際，天衣居士卻出現了。

他是聞溫晚之言，所以趕來阻止夏侯四十一，勿要爲蔡京等人作這傷天害理的事。

他原跟夏侯四十一有過三面之緣。第一次是夏侯四十一前來請教他破陣之法，天衣居士以爲他是要破金人入侵所佈之陣，所以授他破解之法，結果他卻是帶人去破了梁山泊好漢「智多星」吳用所佈的陣。第二次是夏侯四十一負了傷，給「神針仙子」的「怒繡狂花」針法刺傷背脊「大椎」、「陶道」、「身柱」、「神道」、「至陽」、「筋縮」、「脊中」等七大要穴，要天衣居士爲他推穴活筋，天衣居士看在武林同道的情份上，也就做了。第三次是夏侯四十一向他借取一隻雙咀鵜鶘。鵜鶘是一種捕魚的鳥，又名鸕鶿，俗名水老鴉。當時皇帝趙佶縱情酒色，頹喪過度，以致一時無法再效魚水之歡，藥石無效，便求助於仙丹，仙丹不行，便託符咒。所謂仙道，諸多索求，其中包括一隻紅喙鵜鶘。這事其來有自，詩經「曹風」之「候人」有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鵜鳥捕魚，自有男女交歡媾合的喻意。蔡京知道紅嘴鵜鶘不易找，但爲了討好君王，自到處搜求，趁機剝削。夏侯四十一知天衣居士處或許會有，於是拜會求索。

天衣居士愛禽畜如命，自不予鵜鶘給這些妖道煉製勞什子的「仙丹」，夏侯四十一平白喪失巴結主子機會，早對天衣居士暗恨在心。

這次天衣居士勸夏侯四十一勿要做這種喪盡天良的勾當，夏侯四十一表面唯唯諾諾，但其實陽奉陰違，暗裏威迫利誘，要溫帝交出「唯命是從」之藥。

溫帝仍在猶豫。

夏侯四十一惡向膽邊生，他竟以天衣居士的名義，先殺了溫帝的老婆家小，並恫嚇溫帝說諸葛先生等人已知道他要獻出毒藥，殘害忠良，所以要殺他全家，既然事已至此，他不如就眞的獻藥求蔡相爺的庇祐。

到了此時此境，也不到溫帝不從了。

夏侯四十一也覺察出溫帝的將信將疑。

所以他也做絕了。

他佈的是殺局。

他先拿溫帝做試驗。

他制住了他，讓他先行服食「唯命是從」。

結果，溫帝果然並不如何「唯命是從」——他只是累。

很倦。

疲乏得連抬頭、食飯、眨眼都無力。

可是並沒有認罪、知錯、自我

批判。

夏侯四十一這時候再露出猙獰面目，要他交出眞的「唯命是從」。

到這時候，也輪不到溫帝不交了。

他交了另一種藥，夏侯四十一也迫他寫下了藥方。

溫帝也只有寫下了。

寫的時候帶着詭異的微笑。

寫完之後，夏侯四十一就殺了他。他不喜歡看對方微笑，尤其不喜歡看到一個在他身邊垂死的可憐蟲還帶着這等詭異的笑意。

夏侯四十一這樣做，卻激怒了天衣居士。

他在夏侯四十一返京的途中，截住了他。

他責問他，爲何要爲虎作倀，爲何要下此毒手？

夏侯四十一的反應是：後悔。

他的「後悔」是有「行動」的。

在讓天衣居士感覺到他痛悔的同時，他已向天衣居士下了殺手。

* * *

天衣居士本來沒有提防。

但他卻感覺到一種殺氣，還有一股暴戾之氣——一個人在動了殺機之後，殺人之前，眉心總有一種顏色，頭上總有一股氣，眼裏總有一道光顯示出來的。

天衣居士發現了這等濃烈的殺氣。

所以才能及時逃開了夏侯四十一的暗襲。

兩人一番惡鬥，天衣居士的「相思刀」和「銷魂劍」與夏侯四十一的「割鬚棄袍移形換位大法」約莫打個平手，但天衣居士一面還手，一面脚踹袖捲，把周圍岩石，佈成陣勢，打到三百回合，夏侯四十一已被困在陣中，縱天衣居士不再出手，夏侯四十一也出不得陣來。

這一來，夏侯四十一不戰已敗。

他突然端坐下來，臉色青白，顫抖不已，然後大喝一聲，大徹大悟，跪地請罪，自斷尾指，聲淚俱下，要求天衣居士放他一馬，饒他一命，日後，他要日行三善，誅邪驅惡，以報大恩，以贖己罪。

天衣居士是個惜才之人。

他不忍心殺夏侯四十一，又希望他是眞心改過，造福武林，所以便自撤了陣，讓夏侯四十一得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這一來，他又入了夏侯四十一精心佈置的殺局中了。

天衣居士放了夏侯四十一，但夏侯四十一的仇家卻找上了天衣居士。

那是「神針仙子」。

人稱「織女」。

* * *

說來也眞湊巧，織女聲勢洶洶的找上天衣居士之際，那天正好下着小雨，天衣居士正在跟他養的牛邊彈琴邊說話。

「牛啊牛，我近日的紅鸞星和桃花劫星並照，可是，別說美女了，連鬼影也沒一個，你看我們『自在門』四師兄弟，是不是眞的應驗了師父的平生：『一入自在門，永世孤枕眠』讖句？少年風流客，青年蕭洒人，中年自在俠，壯年自了漢，別到頭來成了老年孤單公才好。」

那頭牛「吽」的一聲，算是以鼻子回答了他的話。

卻聽一女音快速的道：「沒想到這世上眞的有人對牛彈琴，還對牛說話。」

天衣居士也微吃上一驚。

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潛入他所佈的陣勢裏，還進入了他的茅舍「不輸齋」！

而且還是個女的。

他一抬頭。

打了個照面。

他一眼看到，心裏暗叫一聲。

完了！

她來了。

她撐着傘，在灰陰陰的霾雨迷漫中，亮麗麗的站在雨中。

她終於來了。

她是誰呢？

天衣居士並不認識她。

但她就是她。

天衣居士只看了她一眼，就知道她就是自己一直以來都在等待，已等了數十年的女人。

她來了。

是她。

一定是她。

因爲不會是別人。

天衣居士失魂落魄的在那兒，直至那頭牛又吽了一聲，他才知道對方用手裏的一口針，正斜指住自己的印堂。

他却連眼也不眨。

「神針門織女？」

「你爲什麼要救夏侯四十一這種敗類？」

對方反問。

她原就是爲這個而來的。

她只問。

她不打算會有回答。

她也不要人回答。

但她的下一個問題却是等待回答。

而且一定要回答。

「那王八蛋在那裏？你馬上告訴我，我立即去殺了他。」

他知道上回夏侯四十一背門七大要穴受刺戮，必是這位織女下的毒手，而那一次夏侯四十一穴道受制是他一手解救的。

所以織女已把他當作一丘之貉。

他心知夏侯四十一是躭在襄陽古城中。

夏侯四十一告訴天衣居士：他要在那兒伏殺一名叫三鞭道人的人物，「三鞭道人」本來是權相蔡京佈伏在江湖上的一名殺將，而後搖身一變，變成了個據說能呼風喚雨、唸咒延壽的法師仙道，要皇帝求鷳鷲研粉以壯陽的奇法，就是他「靈機一動」時下的主意。

他天天都有新主意，一時要金銀珠寶，一時要奇禽異獸，一時要童男貞女，偏是皇帝信他，任他爲所欲爲，所以爲滿足他的慾求奪取，滿口雌黃，害煞了不少平民百姓叫苦不已。

這段時日，這三鞭道人正好來到襄陽，要搜尋古都美女，夏侯四十一便告訴天衣居士，他要爲民除害，將功贖罪，第一個要翦除的，自然就是三鞭道士，而且他要潛身在三鞭道人身邊，才能伺機下手。

天衣居士相信有「改邪歸正」這回事的。

所以他力勸織女，不要追殺夏侯四十一。

「人是會改過自新的，作惡的也是人，一樣會有人性，只要他能痛悟前非，有一日就能洗心革面，造福天下。」

織女冷笑。

她冷笑時像玉一樣，帶點寒意，但仍是很明亮。

明亮得像白色的柔光。雖然柔，但却還是一種光芒。

一種幽光。

「你相信他那種人也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可知道，救了不應救的人，一如害了不該害的人一樣。」

天衣居士道：「善惡只在一念，人誰無過，妳以前做錯了，現在可以做對過來，以前是個惡人，以後可以變好。惡人一旦一心向好，要比殺了惡人更有意思。如果他們作了惡，縱然沒有人收拾得了他們，他們終究有一天也會受到良心上的責備的。」

織女用一雙妙目用力的看着他，道：「你果然是夏侯狡賊的同夥。」

然後她這回不待天衣居士的解釋，便已出了手。

她的武器是針。

急針穿亂線。

密針繡飛雲。

天衣居士發現這女子的動作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流」出來的，像一種流露，一種仰吐，一種自然的律動，她本身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道自自然然、隨心隨意的流水(河流)一樣。

天衣居士爲她的動作(擧止)所迷眩。

當時，織女的武功還不是十分的高，她能傷夏侯四十一，主要是因爲夏侯過於好色，一時不防，加上織女的同伴小鏡冰雪聰明，故意使夏侯分神，才能以「神針密繡」刺傷了他。同樣，她能闖入天衣居士的「不輸齋」，主要還是因爲天衣居士所佈之陣，恰與她的針法線路脗合，她以繡法攻破。

其實織女要刺天衣居士，恐怕也力有未逮。

可是天衣居士還是給刺了幾記。

白衫破處，流下幾串血珠。

那不是天衣居士避不開。

而是他對她流水般的英姿迷眩的結果。

這時，織女卻停了手。

因爲她已發現天衣居士並沒有還手。

她雖刺傷了他，但就憑這些小小傷口，她還眞「傷」不了他。

而她也知道天衣居士無心傷她。

所以她住手。

不打了。

女孩兒家就有這個本領：說不打便不打了。就像她們無緣無故就可以生氣一般，也可以忽然之間就不生氣了。

她們可以說不打就不打了。

一切只看她們「高興」。

織女忽然之間就不打了，不爲什麼，只因她「不高興」再打下去了。

她在臨走前卻說：「所謂惡人自有惡報，其實難以盡信，因爲善人也一樣會有惡報。至於所謂惡人自有天收拾，他們自有良心上的譴責，其實是假的，縱有，也是一時就過去了，惡人又可當他們的開心快活人去，可是爲他所害的人，連後代都可能因爲他一時的惡行而世世代代都繼續受害下去。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惡人變好難，好人變壞容易。」

說罷她還一笑。這種款款而清麗的一笑，足以在十年內仍讓他常常憶起這一笑眞好。

之後她就走了。

「你不肯告訴我夏侯狐狸在那裏，我總會找到他。」

她要殺夏侯四十一。

因爲夏侯四十一辱殺了她至少三位在「神針門」裏的繡花姊妹，用的是三種不同的方法：

一個叫小影姑娘的，給他看上了，但却不肯聽他的，他下了迷藥，把她姦污了，而且還呼朋喚友，叫蔡京門下一羣狐羣狗黨輪着來，恣意淫辱，結果，小影姑娘嚼舌自盡。

另一個叫小映姑娘的，也不幸給他看中了，因爲她父親在官場中

也撐得起場面，所以夏侯四十一先行進讒，激怒蔡京，蔡京把小映姑娘全家收押天牢，夏侯四十一打點一切，進入天牢，姦辱了小映，安然離去，並傳矯旨斬殺小映全家。

還有一個叫甄寧的女子，先是得罪了他，而他又垂涎她的美色，但甄寧的兄長甄可羨在黑白二道都有頭有面，連蔡京也不欲得罪他。他便「另闢蹊徑」，先行以卑鄙手段，趁其兄甄可羨渡江之際，鑿舟沉船，在水中狙殺了他，又表示自己能找出及對付兇手，使甄寧孤身向他請求，他趁機又侮辱了她。待得禽獸慾過後，他向她說明：他就是殺她哥哥的兇手，甄寧忿而與之拚命，終於仍死在夏侯四十一手中。

是以，織女對夏侯四十一，恨之入骨，自是非要殺他不可。

透過小鏡神通廣大的父親，織女又打探得夏侯四十一人在襄陽。

而且他就住在三鞭道人的道觀中。

織女去行刺夏侯四十一。

可是却中了機關。

正在危急之際，天衣居士卻闖了進來，以他非凡的知識，對機關陣法瞭如指掌，隨手破去機關，救出織女。

自此之後，他跟織女熱戀了起來。

織女是個嬌小、活潑、明朗、美麗的女子。

她像一首亮麗而迷人的詩句，每一次讀都有新意；而他就像一本了不起的書，對她而言，讀一輩子都讀不完。

他們熱烈的相戀，就像蟬和秋天一直都是最深情的對照，他那兩片薄得幾乎看不見的唇，和他那三綹深埋着唇的長髯，終日都在她的柔膚上拂拭啜吮不去。

而且這抵死的纏綿主要還是來自織女的邀約。

雖然她是個連媚笑的時候也正經的女子。

他們熱烈的相戀了一段時間，直至小鏡姑娘的出現，天衣居士的情局就變得從「本來是風景，終於走上了一條絕路」。

小鏡是織女的好友。

小鏡有一種隨隨便便的美，織女站了過去比較，白天也略嫌濃妝，晚上也略嫌艷抹些了，小鏡她連憂傷也是單純的。

她不像織女。

織女喜歡教人。

她有她做人的一番道理。

她當然認爲她才是對的。

她的直覺比太陽直射眼瞳裡還直接。

所以她有時會干涉天衣居士的想法。

這恐怕是天衣居士唯一不喜歡的。

男人都願意有聽他話的女子，但沒有男人希望自己的思想和做法全受女人的左右或控制。

爲了意見上的爭持，兩人的熱戀中難免也有熱臉的衝突。

不過天衣居士總是容讓織女。

反正嘛，他第一次見她時就受了傷。

他常向織女道歉。

他一向認爲：眞正的愛是應該說抱歉的，你要是不說，那是你的損失。

可是小鏡却不一樣。

她柔順。

她乖。

她喜歡向他學東西。

她佩服他。

所以他也喜歡她。

疼她。

他越疼，就越是疼出一種感情來。

這感情並沒有越軌。

但織女已忍不住了。

她聽到不少流言。

她跟天衣居士大吵。大鬧。

這種爭執是最容易傷害彼此的眞情的。

織女負氣而去。

她走的時候，也正下着細雨，針織斜繡一樣的急密。

他是從織女留下的字條才知道：她已爲他珠胎暗結。

於是他天涯海角的找她覓她，但遍尋不獲。

後來他突然「福至心靈」，想到了一個人。

夏侯四十一！

她會不會去殺夏侯四十一？

她是因爲要殺夏侯四十一才會跟他結識的。

他是因爲從夏侯四十一手裏救了她才會跟她接近的。

他倆的戀情破裂了。

然而夏侯四十一仍然活着。

——織女會不會覺得：殺了夏侯四十一，就等於親手結束掉她和自己的這段戀情呢？

猜對了。

* * *

天衣居士去找夏侯四十一，他要責問他爲何遲遲未動手誅殺三鞭道人。

「萬玉觀」的機關留不住他。

道觀裏的陷阱更阻不了他。

連那些凶神惡煞的道士們也攔不着他。

所以他找到了夏侯四十一。

也見到了織女。

這時候，他才完全領會：夏侯四十一有多卑鄙，多可恥，多不能饒恕。

* * *

不知怎的，織女竟給夏侯四十一用歹毒手法制住了，而他剝光了她的衣服，封了穴道，將她綁掛在身上，扚着纖腰，略突的小腹，一絲不掛，以致夏侯四十一身前身後，全纏繞着織女白晰如雪的肢體，連耻部的纖毛都可一覽而見。

天衣居士怒極。

他後悔自己不聽織女的話。

爲何不一早殺了這惡徒，以致如今累了自己，也害了織女！

他要殺了他。

可是他忿怒。

他的憤怒必然影响了出手。

這時候，三鞭道人也殺將了出來，天衣居士一方面投鼠忌器，另一方面又生怕夏侯四十一傷害了織女，加上他本無元氣耐力，久戰不宜，終於爲三鞭道人放倒，並給夏侯四十一以「禽掌」、「獸拳」重創了任督二脈。

這時，幸有一人及時趕到。

這人是個女子。

正是小鏡。

小鏡姑娘不是一個人來的。

要是她一個人來，來了也沒用。

她把負傷的諸葛先生及元十三限引來。

諸葛和元十三限雖然都受了傷，但合他們二人之力，要戰勝夏侯四十一和三鞭道人，却還是完全不必置疑的。

甚至也無可置喙。

只不過，他們二人也萬萬沒想到，他們正在援救身陷殺局中的二師兄，而兩人卻也正是一脚踩入了情局裏。

* * *

那時候，負傷不輕的諸葛先生和身受重創的元十三限，相遇於「白鬚園」，幾乎又要交起手來。

但他們却遇見了小鏡姑娘。

遇上了小鏡姑娘，他們的脾氣便發作不出了。

小鏡那時候很急。

她要急着去救織女。她知道整件事都是因爲她才發生的，她不該令自己的好友滋生誤會的。

她立即遠離天衣居士，但卻已來不及了。

誤會已經造成。

破鏡難以重圓。

不過，天衣居士在赴「萬玉觀」前，曾先來找過她，她也認爲織女極有可能會去找夏侯四十一算賬。

她是女人，無論如何，女人都比男人更瞭解女人。

她聰明乖巧，但並不炫才（其實這才是她最聰明之處），一向溫順柔靜。織女曾因天衣居士爲夏侯四十一療傷一事大爲懊惱，她本不是夏侯之敵，好不容易才趁他色迷心竅之際傷了他要穴，卻給天衣居士輕易治癒了，天衣居士當了個大好人，卻是不給她顏面，怎教她不惱，可是，小鏡卻認爲：天衣居士向來行事都留情面餘地，此舉只是希望夏侯四十一能化戾去惡，不見得就是針對織女而爲。小鏡要比織女還年輕四歲，她出身權貴世家，因不滿其家族作法，並向慕江湖兒女的豪俠作風，英雄好漢的義烈作爲，所以毅然脫離世家羈絆，以一種安甯恬柔的姿態生活在浩蕩的江湖歲月裏。

由於織女明艷朗麗，而且一手神針，名滿天下，以「大折枝手」和「小桃花法」稱絕武林，江湖上自然有不少昂藏八尺，爲之繞花逐蝶。織女向來守身如玉，但其實對各種不同性情的男人早有閱歷，不似小鏡姑娘，靦覥害臊，故而織女常挺身保護這易羞赧的小妹妹。不過，小鏡心細如髮，單只在對天衣居士的個性意向的判斷，就比織女準確多了。

可能因爲眞正在武林中闖蕩的美女本就不甚多吧，而能在江湖上已闖出名堂有眞材實藝的美女更少之又少了。大凡俠女必絕色，妖女必美艷，那只是江湖傳說，小說家言，以及純屬以陽剛過盛江湖漢子寂寞而熱切的想望而已。實際上，當一個人要歷經過許多鍛練，許多風霜，許多挫折與失望，還能保持明朗心境和明麗容色，都是極爲不易的事，何況，練武，格鬥，打殺更是煎熬形神心力的事情，就算是一個本來纖巧柔美的女子，當一層一層的打熬上來之後，也得形神俱疲，心力交瘁，有幾人還能嬌艷如昔清麗如舊？

不過，織女絕對是個例外。

她依然漂亮，而且清朗。

只是，她因歷風經霜，所以除了明麗之外，也銳利了一些。

這銳利乃源自她性格上的清朗。

在江湖上，你不傷人，人就傷你，所以一定要懂得保護自己，防範別人。

就算柔弱，也不能示之於外，否則，强大的人就會趁機吞噬你，而不是十分强大的人也會來欺負你，甚至連原比你柔弱的人也來分一杯羹。

這是武林中爭强鬥勝的定律。

也是江湖上競强汰弱的慣例。

所以不可示弱。

只可示强。

久而久之，織女便變得愈來愈强悍了。

她是個强悍的女子了——雖然她本來只是個愛繡花、喜歡鳥狗小猫，高興就吃吃吃吃笑個不停的貌美女子。

織女出來闖江湖，是她覺得有

本領的女人不該只在家裏繡花，不可以未嫁之前聽父親的話，嫁了之後聽丈夫的話，沒了丈夫之後就改聽孩子的話。

既然已有一身本領，就該做有本領才能做的事。

女人沒道理會輸給男人的。

何況女人還比男人有耐性，有悟性，而且能剛能柔！

更且女人比男人漂亮！

她出來闖江湖後，便摔了不少觔斗。

她遭人訕笑。

受過侮辱。

她咬牙忍着。

堅强應付。

堅持到底。

然後報仇。

所以她才變得愈來愈强悍，至少以强悍來包裝她那脆弱的心，這樣看去，歲月只使她變美，沒有把她變老。

她的悲哀似乎小鏡還看不出來。

可是這種悲哀也最深沉。

她下決心要美下去、漂亮下去、凶悍的活下去。

小鏡則不一樣。

她本來就嬌生慣養，因不喜家人所作作爲，才決意避入江湖。

她要以江湖的動盪來清洗她背景的陰霾。

奇怪的是，江湖並沒有把她變壞，反而變好，武林並沒有使她變壞，反而使她那極精緻的表情更切實的脗合她那極精緻的心情。

她像衣白而不沾塵的飄過多風多浪的江湖，不掠風，不驚浪，仍然心清如水，心水清得幾可以失去了歲月流年。

就是她，認爲天衣居士決非夏侯四十一同一路人，那時候，她還沒見過天衣居士。

織女三次潛入「白鬚園」，雖沒觸動機關，但也參透不了。

她很苦惱。

那時，小鏡自然也看出來了。

她一向當織女是姊姊。

親姊。

她覺得織女雖然强悍，但其實人很好，很眞誠，很肯幫人，且很維護她。

織姊只是武裝了自己，怕受傷害；正如許多强者一樣，外表越强悍的人很可能也是內心最脆弱的人。

她其實常協助織女的，只不過，在外表上，她反而是要織女覺得是她幫助了自己。

强的人不能輸。

一個人不能輸，已是一種大輸。

弱的人不能贏。

一個人輸已成了習慣，叫他贏，一時還眞贏不過來。

但柔强的人卻是能勝能敗。

因爲能拿得起，放得下，甚至可以不拿不放，即拿即放。

小鏡是這種人。

她聽說織女到白鬚園遇到的佈局。

——那兒有石欖、橡林、小溪、橋墩、水蓊花、白蘭花樹、香茅、紅毛丹，還有乾果。

她知道那是一個陣式。

她一向學識博雜，大致推出那是一個以紫微星垣佈出來的陣勢：「機月同梁」。

——此陣的妙處，是以天機，太陰、天同、天梁各星曜之力轉注於陣中每一事物，因而合成令人無法破解的格局。

但還是有破解之法的。

破法就是：先讓這互爲奥援的星垣之力破了局。

——天機在此陣是智多星，計攻不易取。

——天同是福星，能歷驚險，一時難取之而下。

——太陰正値廟旺，女子攻取此星，只怕破不了陣，卻先傷了自己的格局。

——只有先攻天梁。

——天梁是清官。

——清官不怕威嚇、武力、强權、危艱。

——但清官怕貪財。

——故而先讓天梁化祿。

「待下雨天的時候，妳用八角繫小鈴的黛綠油紙傘過去，在酉戌亥三方位的樹木前各插一枝桃花，或在巳辰卯位置的事物前蓋上一方繡花手帕，此陣可破。」

織女將信將疑。

但她相信這小妹妹的話。

她果然照着小鏡的話去做。

而且也果然成功了。

因而她會上了天衣居士。

天衣居士第一次在雨裏傘下見着織女，她那傘角鈴鐺的聲响，始終在他心裏縈迴不去。

叮鈴鈴……叮鈴鈴……伴和着雨聲，比什麼音樂都好聽。

他特別喜歡織女的個性。

因爲他自己性情溫和。

太平和了——以致似乎缺少了一些激情。

她就是他心湖的浪花。

所以他們找了一點點藉口，就交了手，救了命，戀了愛。

卻也爲了一點點理由就生了勃谿。

天衣居士因爲織女而認識小鏡。

「你知道我是怎麼攻破你的『機月同梁』陣嗎？」有一天，織女笑嘻嘻的問。

「諒妳也沒辦法破我的陣！」天

衣居士也打趣着問：「怎麼？我家大小姐女俠的明師是誰？」

織女即興緻勃勃的爲他引介了小鏡。

天衣居士從此就認識了小鏡。

沒料，小鏡出現，卻破了他倆的情局，但又製造了兩個僵局。

＊　＊　＊

小鏡的長處是：懂得柔順。

她懂得怎樣做一個女子，並且知道如何做一個女人。

她不好勝。

也不逞强。

弱者才逞强。

沒有絕對信心的人才好勝。

她可不。

她喜歡讓人好過、開心。

別人開心她也快樂。

所以她常常快活。

因爲她常使人愉快。

她愛向人請教。

其實，被她請教的人，大致上還多不如她。

天衣居士則不然。

他實在不只是個聰明人。

而是智慧。

聰明的人不一定能有智慧，但有智慧的人定必聰明。

他對醫卜星相、陣法韜略、五行術數、奇門遁甲、琴棋書畫、政事園藝，無有不通，而且精專。

但他並不愛炫耀。

且十分潛藏。

他無野心，既無意要變革天下，只求過逍遙快活的日子。

小鏡姑娘常向他請教，他也知者無不盡言。

小鏡玲瓏剔透，悟性奇高，常略加點化，即行省憬。

天衣居士自然很喜歡她。

這是一種雲深見山高的感情。

他兩人性情太相近了，以致反而激發出愛情的火花來。

這跟織女不一樣。

織女跟他的情感是高山流水相映。

可是織女不明白這種道理。

所以才跟天衣居士決裂。

小鏡知道天衣居士到「萬玉觀」救織女，很急。

她本也想和天衣居士一道兒去。

可是不能。

織女要是見到她和天衣居士一起出現，以她那性子，恐怕是寧可沒有人來救也罷。

不去，她又不放心。

她知道以天衣居士獨力對付夏侯四十一，尤其織女可能還落在夏侯手上，只怕有險。

幸好，這時，諸葛先生到了。

諸葛先生來到「白鬚園」的時候，小鏡正在一口布袋裏。她的武器就是一口布袋。

（未完・五）

上文提要：宮主對陸游含情脈脈，一改昔日的兇暴，親密地告訴陸游，自己是他師叔之女，不但稱師兄甚至叫他作大哥。宮主與陸游穿戴同樣衣冠坐在華麗馬車上，環城遊走一匝，讓齊集而來的三山五岳之衆匪徒都認識陸游，且將他當作宮主的化身，不敢對他多看一眼。坐在車上的陸游，目睹已成龍潭虎穴的蚌埠，不由替柳青青擔心着……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無聲無息柳葉刀　專殺罪魁首惡人

柳葉眉兒掀了掀，柳青青一笑，說：「不是神，也不是鬼，也沒有多長一隻耳朵，不過能心清空明，想當然而已。而且還知道，因爲是小事一件，不敢驚動宮主。」

想想，如何不是，除了那猴兒李三和九尾狐，誰敢進這後院來，若有大事、急事，又豈會止於院門口，立即退去了的。

「瞧你，」柳青青也瞪了他一眼，說：「又呆呆傻傻的，敢再盯着我瞧……」

「宰了我。」

「你以爲我不敢，還是不會？」

「妳不講理，」陸游說：「我瞧你是來自羣玉山頭，還是來自瑤台月下，誰說妳是神，更不會是鬼，分明是虛無縹緲間的那一座仙山的仙女下凡來，否則，怎會……」

「你敢說，敢再油嘴滑舌。」

「宰了我，我也要說，妳不講理，誰教妳長得這麼好看，還有……」

「還有？」

「還有，」陸游說：「怎麼我尚未說出來的話，妳也知道了，怎麼不是仙女，若不是仙女，又怎會長得這麼好看，還有……」

「還有？」柳青青笑了：「你還有個完沒有？」柳青青眼中不再現冷芒，連眼兒也在笑。

他怕什麼，說道：「妳眞想宰我，也沒手兒，而且我知道妳不會的。」

可不是她兩隻手兒，都被他握在掌中了，本來不敢的，若不是柳青青携起他的手來，他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是不敢的，不知何時，他竟反手把她的手握在掌中了，而且不是一隻，她的兩隻手兒都被他緊緊握住了，只是不知她是不覺，還是任由他握着。

柳青青非但不縮回手兒，而且更挨近了些，說道：「你到底要不要聽故事？要聽，就正經些。」

「必是有關那小桃的，」陸游說：「我怎不正經了，說的句句正經，說呀，我要聽。」

他那敢不正經，人家挨近他來，不過爲了方便說話兒，話聲如耳語，不挨近怎麼行！

「那是九華山上的故事……」柳青青說了，眞好玩，柳青青的耳會動，不過他不敢笑，因爲他知道，柳青青口中在說，同時也在以耳代目。

「山中除了師傅和我，就只有一個奇醜的老婦，初時，師傅帶我上山時，那時我尚年幼，每日天不亮，就要起身練功了，都是她把我喚醒起來的，我睜眼一見她，總是嚇得大叫。那老婦不但瞎了一隻眼，而且臉上有一條長長的刀疤，嘴和鼻子，都像錯位兒，後來才知道，是被人斬的，師傅在她重傷之下，把她救上山去，替她醫治好，她已無家可歸，師傅便把她留在山中，替師傅服些雜役。

「初時，我一見到她就怕，那老婦也像啞了一樣，我在山中五年，就沒聽她說過一句話兒，大白天見到了，我也怕，何況天未亮，她把我拍醒了，一睜眼，簡直是像見到了鬼怪。

「那知，那老婦不啞，在我下山的前一個夜晚，她進我的房來，竟不是拍，而是把我喚醒，我才知她不啞。

「她把一個小布包塞給我，要我交給一個人……」

「小桃？」

柳青青點了點頭，道：「我當然再不怕她了，她雖然奇醜，心地却善良，對我更好，簡直把我當作她的小女兒一樣，不僅照顧我的起居飲食，而且，說來你也許不信，我這二十四把柳葉飛刀，並非師傅傳我，教給我的。」

陸游啊了一聲，道：「是這個奇醜的老婦？我就在奇怪，九華神尼、佛菩薩，怎會傳妳這樣歹毒的殺人利器，這就是了。」

柳青青又點了點頭，道：「不僅這二十四把柳葉飛刀，連我的武功，不但多半是她教的，而且是她陪同練的，師傅教我的，只是佛家心法，和彈指神通功。」

「原來，這奇醜的老婦，亦是江湖中人，我眞的不知道，甚至連她的姓名也不知道，既然她從不開口講話，我當她是啞巴，我又怎會知道。」

「甚至到現在，她在妳下山的前一晚，前去喚醒妳，妳才知她不是啞巴。」

「是。」柳青青說：「我是想問的，但已來不及了，因爲她偷偷溜進我的房來，不願被我師傅知道，只停留了一會工夫，她祇說了幾句：要我把小布包交給一個人。」

「必是小桃。」

「正是小桃。」柳青青說：「那老婦說道：『我知妳必會前去蓮花宮，宮主身邊有個丫頭，叫小桃，妳把這包袱交給她，要親手交給她，而且，妳要告訴她，妳是誰，而且，要讓她清楚見到妳，認識妳。』爲甚麼？她却多一句也不肯說。」

「怕被妳師傅聽到？」陸游說：「她教妳功夫，傳妳飛刀，必然也瞞着妳師傅了？」

柳青青望着他了，說道：「你奇怪，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好生奇怪，怎麼遠處一點輕微的聲響，我也能聽得出，你是少見多怪了，若你見到我師傅，更會、眞會當她是神仙，這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我師傅能隔着幾間屋子，亦能聽得到人家說話，以耳代目，也像親眼見到一樣。」

「我相信。」陸游說。

有徒已如此，柳青青小小年紀，已然如此，他怎會不信。

「因此，這老婦教我功夫，陪我練功夫，尤其是傳我這二十四把柳葉飛刀，我不信能瞞得過我師傅，初時這老婦眞是以柳葉教我，那是我上山已三年了，她說道：『妳用妳師傅傳妳的佛家心法，運用彈指神通功夫，試試看，御氣飛這柳葉……』」

陸游啞然笑了，道：「妳騙人，妳早知她不啞。」

「她是用手語，」柳青青說：「我爲何要騙你，現在我才明白了，她不開口，是怕被師傅聽到，必是師傅警告過她。相處了三年，日日、時時刻刻相處，甚至我，也能不用開口，和她交談了。甚至只憑眼神，我也知道她在想甚麼，要說甚麼。」

陸游倒抽了一口涼氣，不怪他心想甚麼，話未說出口，她總是先知了，幸而他從最初相見的一刻起，雖然對她的情愛隨時隨刻與日俱增，但對她的敬與佩，也與日俱增，甚至可說情與愛，也令這敬與佩倍增，因此，他也加倍自重，也許是這緣故，方可贏得柳青青的信任，會不會對他有情呢？不，他不敢往下想了，不用形於面，她只要一看他的眼，就知道他在想甚麼了。

幸是柳青青在以耳代目，全神貫注在外面，甚至沒有瞧他。

「了不得。」陸游眞是肅然生敬，道：「豈不是三年前，妳已是飛花摘葉，亦可傷人了？」

「當然不能。」柳青青說：「即使現在，即使彈指可閉人穴道，也不過能打穴而已，但有助我練這彈指神通，助我速成，那倒是眞的，不但把柳葉換上眞正的飛刀，那威力也加倍强了。」

「我知道，並沒有瞞過師傅，只不過師傅並沒有阻止而已，既然我會看眼神了，因此，我還記得，那天我回到師傅身邊時，師傅無聲地，嘆了口氣，還搖了搖頭，即使輕微得很，也瞞不過我的眼睛。

「因此，我知道，這奇醜的老婦，不但是江湖中人，而且武功了得，必會是江湖中有名的人物，只不過却不是用手語可能表達的，你初在江湖行走，我也是，更未與江湖中人往來，但久後必知她的姓氏來歷。」

「何用久後，」陸游道：「小桃說不定是她的女兒，即使不是，也必有淵源，難道妳把包袱交給了小桃，不曾交談？也沒詢問？」

柳青青搖搖頭，道：「包袱中包的是甚麼，我也不知道，何況老婦吩咐我，只要她知道我是誰就是了，親手交給她，即刻就走。別忘記，她是宮主身邊的大丫頭，也就是說，在宮主的身邊最早，最久，可知從小就在宮主身邊了。而我，却是她們尋找、追查的對頭人。」

「當眞，」陸游說：「想像得到，妳突然在她面前現身，便不嚇她一大跳，也會愕住了。」

「何況她尚未把包袱打開，亦不知包袱中是甚麼，我也沒說是甚麼人托我交給她的，顯然那老婦也不想小桃即刻知道她是誰。」

陸游霍地站起來，這還是第一遭兒，竟令柳青青嚇了一跳，也跳了起來，說：「你！做甚麼？」

因爲小院靜，靜得竟能聽到傳來的市聲。因爲，四月的艷陽已昇高了，陰雨綿綿了多日的蚌埠，也在艷陽下復甦了，已熱鬧起來。

「是了，是了。」陸游說：「疑是玉人來，她要我待月西廂下，那麼，小桃早知妳會來找我，知道……知道妳在我被窩兒裡，啊呀！那麼，天沒亮時，她和小玫的一席言語，眞是說給咱們聽的。」

他跳起來，面上不現驚容，而是現喜容，當眞是丈八金剛，令柳青青摸不着頭腦，道：「甚麼疑是玉人來？你說些甚麼？」

陸游的眼睛更發亮了起來，道：「我明白了，那麼，吩咐人把我迎進來的，必也是這小桃了。」

隨把前日來時的經過，說了一遍，道：「我還道是妳安排的，那時只有小桃一人，我尚未見小桃，先聞歌聲，唱的就是……」

「疑是玉人來……」

「還要我待月西廂下，」陸游道：「這不就是西廂，我……找得妳好苦啊，苦追尋，一心一意尋訪妳，不料，眞等到妳，西廂月下，妳不是眞來啦，而且還是……」

他沒說出口來，却比說出口來更明白了。因爲陸游臉兒紅紅，望着她，痴痴笑，那自是指柳青青還來到他的被窩兒裡。

柳青青，嘿！柳青青竟也會臉兒飛霞，眞是第一遭兒，從沒有過的事，竟也會避開他的多情的目光，不過却點起頭來，道：「那麼，咱們都猜對了，小桃必是那奇醜老婦早年失散了的女兒，必是在一場慘變中失散了的，重傷後的老婦被我師傅救回山中，便失散了，後來，必是不久前才查訪到了，我記得，下山前兩月，師傅曾命她下山一次，一去竟幾近一月，才回到山中，必是也才查出小桃便是她的女兒。」

陸游道：「這倒是不難猜到的，奇怪的却是：她，小桃怎會知道我？而且知道我和妳……」

「你忘了，蓮花樓頭，焦天龍巢穴的後山破廟中，你遇到的先生……」

「便是幫主、主公。」

「也就是蓮花宮主的爹，而小桃是宮主近身的丫頭，而這蓮花宮主爲尋我而來。」

陸游倏地一躍到了門邊，探頭向院中仔細瞧了又瞧，却聽柳青青冷冷地，說道：「不用瞧了，你也不用驚疑，這倒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知要你溫柔鄉裡走一回，我和那宮主，以及四個丫頭一定會喜歡你，却不料……」

「這宮主早知我是誰，知道我是在尋訪妳，也知道妳一定會來尋我。」

「之所以，和你併肩携手，招搖過市，」柳青青說：「不過是想誘我現身，以逸待勞。」

陸游啊呀一聲，驚道：「那妳一點兒也不怕？」

「怕甚麼？」柳青青又已是寒霜滿面，目中又現銳芒，說道：「你忘了，我也要找出那惡賊的下落來，但她們與那惡賊，任他老奸巨滑，也想不到我會在你的被窩裡，難道這不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嗎？」

原來，都不過是如此而已，宮主亦不是對他一見鍾情，也不是他令這羅剎女變成了小綿羊兒，原來，都不過是利用他而已。

那陸游倒大大鬆了口氣，他既然誠心誠意相助，柳青青利用他，不但心甘情願，反倒因能相助而喜悅了。更喜的是，宮主不過是利用他而已，可不怕她會糾纏他了。而且也替柳青青喜悅，這豈不是得到了小桃這樣一個大好幫手。

「記住了，」柳青青說：「我之所以告訴你，有關這小桃的一切，只不過要你心裡明白而已，因爲你……眞是個老實人，不會做作，也瞞不過人的，即使能瞞得過宮主，也瞞不過小玫和小梅，她們可是個鬼精靈。」

「妳要我……」

「恨她、怕她、討厭她，在人前，尤其是在其他三個妞兒面前，躲避她，就像這兩日一樣。」

陸游笑了，那自是柳青青讚他老實，那麼，柳青青明白他怕了這個妖媚的小桃，說道：「我本就惱她怕她，何用裝假？」

「因爲她扭你，而且擰得你很痛。就像……這樣……你惱不惱我？」

「惱妳，」陸游嘻嘻笑，說：「惱妳沒擰得更重些，噯唷……」

柳青青本來只是擰的，可也像小桃一樣，重重地扭了一下子，笑道：「有本事，就別叫，快！上床去！」

千金難買一笑，何況是面罩寒霜的柳青青，若他不叫，怎會贏得她一笑，那知他嚇壞了，叫道：「別走啊！」

說時遲，門口乍明還暗，又復光明，進來了小玫，跟着小梅也進了房，那柳青青已踪跡不見。

小玫呸了一口，說：「必是在做夢了，你叫甚麼？」

陸游眞是愕住了，沒聽見上房的房門响，只不過眨眨眼兒工夫，小玫與小梅已搶進房來。

小梅已在房中轉了一轉，道：「你夢見了甚麼？」

陸游摸着臉，說：「好痛，小桃擰我，還扭，這該死的小妞呢？」

小梅扳開他手來，噗嗤一聲，說道：「那狐媚子當眞令你怕得這麼厲害，瞧你，嚇得臉色也白了。」

「我……我是在做夢？」

小玫沒好氣，瞪了他一眼，說道：「小桃在房中挺屍，何曾醒來？」

小玫竟也笑了，轉頭對小梅道：「是了，昨晚小桃以爲我沒見到，伸手進他的被窩，必是把他擰痛了。眞是個見不得腥的狐媚子。」

「幸是沒被宮主見到。」小梅說，也抿着嘴兒笑了，不但活潑可愛，幽靜得眞像一朵傲霜的寒梅，陸游眞想再敲她的鼻兒一下。因爲她聳了聳鼻兒，又帶着幾分佻皮，眞可愛極了。

冷不防小玫把他的熱被窩兒一掀，他忘了柳青青已不在被窩兒裡，嚇得他大叫一聲，啊呀！縮身也一側身，這倒好，小玫却之不恭了，一掌重重拍在他屁股上，說：「這是警告你，不准再直勾勾瞧人，也不准傻笑。還有，也該起身啦。」

若是直勾勾瞧柳青青，而不是小玫，不知她這一掌會不會打得這麼重。

目送兩個妞兒出房去了，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那小梅與小玫都查看過了，但兩人已到了門口，柳青青分明仍在屋內，分明不是打門口走的，怎會晃眼就失了她的踪跡？

其實這一陣工夫，他就反覆思索，肯定柳青青仍在屋中。

不錯，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那麼，最令人懷疑的地方，也最令人不疑了，何況面前的人怎麼晃眼就失了踪跡？面前，也就是床邊？

那麼，只有床下了，她小玫、小梅，全都是首先查看過床下了，那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但一眼便可看清了，分明沒人！

他又再看了一下，那知他才一俯身，腰一彎，屁股上已被拍了一掌，啊呀！只道是小玫去而復返，也不由他不着惱，不長身，却倏翻，彈腿，簡直就是在同時，不長身，那自也令對方不備，也攻其不備，何況是攻其下盤，只一勾，對方已應脚而倒。

陸游也幾乎是在同一瞬間，跳了開去，也才長身起來，揚了眉兒，道：「你有個完兒沒有，瞧你還敢不敢……啊呀！」

他的眼睛睜大了，敢情人家並沒倒地，只不過失了平衡，跌坐在床邊。

竟是柳青青！

柳青青也瞪大了眼兒望着他，像是不信竟躲不開他這一脚。

陸游好不得意，眉兒一揚，道：「這就叫做：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可捉住妳了，上得山多終遇虎。」

「小老虎，」柳青青瞪了他一眼，說：「不怪那些妞兒全都上你的當了，表面老實，其實狡獪。」

陸游心花怒放，這兩夜被她又擰又扭，這又打他屁股，分明是有樣學樣，寒冰不僅已消溶，而且也活潑起來了，如何不喜，說：「跌痛了妳麼？」

「我倒後悔，該像那小玫一樣，也打得重些，雖不是病貓，發威也不過是隻小老虎，誰要你攙扶。」

不等陸游上前攙扶，柳青青已站了起來。

陸游好不得意，道：「原妳你眞是躲在床下，我明白了，不過不是躺而是綳，端的好功夫。」

「低聲！」

柳青青低喝一聲，迅速得像閃電一般，繞着屋子轉了一轉，道：「得意休忘形，須知隔墻有耳，我查訪了這麼多日子，燕雲子、主公、帮主，還有你見過的先生，不同場合，不同時辰，不同的人面前，他也以不同形象出現，無影無踪，也無處不在，別忘了，人家也在邊查我的下落。」

「甚至，連小桃也沒見過？」

「只是見過宮主的爹，」柳青青道：「却不是帮主、主公、先生，自然又是宮主的爹的形象，也許就是本來面目。」

「燕雲子。」

「我若知道，也不用要你去溫柔鄉裡走一回了，無處不在，也無人知道他落脚的地方，但他必有一個落脚的地方，只有極少的少數人才知道，也許那猴兒李三，還有店家九尾狐，就是其一，可肯定的是，宮主永不會背叛他，他也不會爲敵於自己的女兒。」

「連小桃也不知道？」

「甚至連小桃也不知道。」

「忘了小桃，記住了，你最怕的，厭惡的，就是小桃，甚至只有她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也一樣，我得走了。」

柳青青的耳朵忽然聳了一下，那知他不過向門窗瞟了一眼而已，待聽出脚步聲果然已到了門前，回過頭來，柳青青已不知道去向。

陸游心中一凜，必又是躲在床下了，自然也是綳在床板下，甚至連向床下瞟一眼也不敢了，他身邊，也就是床邊。

當眞，若然他知道柳青青在被窩裡，他會那樣泰然麼？就像現在知道了柳青青的藏身之處，竟不由自己，搶到門邊，遠離了床邊。

開門一看，恰見人影一晃，已消失在院內門口了，原來不是進他的房來，而且，分明是男人，那麼，若不是九尾狐，便是那猴兒李三了，難道是來傳話？

只見上房的門緊閉，院中靜悄悄的，不由他不心中凜然，敢情人家早知他是誰了，而且知道這柳青青必來找他，不過利用，以他爲餌而已。

索性大開房門，走了出來，頭也不回，是出店來，回復了他的本來面目，衣不錦，頭上也沒了束髮紫金冠，自也引不起注意，但他知道，暗中必有眼睛在跟隨着他。

「泰然。」他提醒自己，那就必須知而不知，視若不見，且應疑而不疑。

頭也不回，甚至目不斜視，走到了街頭，只見那蚌埠已是攘往熙來，昨夜天翻地覆，兩個堂主四個副堂主被殺，那匪帮之中，自也地覆天翻，竟像壓根兒沒發生過。

陸游心中一凜，這那是烏合之衆的匪帮，若無組織，廻然有異了，分明住滿了匪帮的帮衆，沒有離去，昨日，喧騰擾攘，今日却冷冷清清，街頭亦復如是，攘往熙來的人羣，昨日多見的江湖人，像已絕了迹。

但他知道，這不過是外弛內張，由明轉暗而已。其實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於無聲處聽驚雷，即使他不會這門功夫，亦感覺得出來，暗中有無數眼睛跟隨着他。不是風聲鶴唳，他倒草木皆兵了，身邊的行人，無不是匪帮，眞個是疑心生暗鬼，沒瞧他的人，他也覺得人家的眼角兒在掃着他。

泰然，甚至不提醒自己，他又如何不泰然，不是與他爲敵，不過想從他身上找出柳青青來而已。

嘿！成千上萬的匪帮，竟怕了一個柳青青，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酣睡，萬萬料不到，千方百計，出動成千上萬要找的人，却躺在宮主的錦被下。

宮主的錦被，那小菊說的，即使是九尾狐爲宮主準備的，可也是宮主的錦被，何況是從宮主的床上取來給他的。

不，他不信這蓮花宮主僅是利用他，利用他，豈會如此，併肩，豈會又携着他的手？

漫步街頭而已，驀抬頭，竟已來到了如意齋，恰見門口有人迎出，拱手道：「三爺，請。」

陸游一怔，只道是迎他來的，那知身後轉出一個猥瑣的漢子，比他矮了半個頭，只微一點頭，便大踏步，進內去了。

好功夫！已走近他身邊，他竟然無覺，街上行人多，併肩接踵，自是不覺，但他竟然無覺？可不是脚不沾塵，點地無聲！

陸游心中一動，如意齋，分明即匪帮的巢穴，就像那客棧一樣，他認得，迎出來的這人，衣着光鮮，昨日也曾親迎宮主，可知即是頭兒，竟對這猥瑣的漢子笑臉相迎。

且慢，三爺，莫非即是猴兒李三？

唯一能面謁宮主，而不用稟報、傳話，自然也傳達帮主命令的，當然就是帮主身邊的人。

是了，無人見過帮主、主公的眞面目，只有這猴兒李三傳達命令，自然見到這猴兒李三，也如見帮主。地位必也遠那九尾狐之上，是以這如意齋的頭兒，搶出來迎候。

登時心中一動，柳青青必然不知有這猴兒李三，若是知道，豈不是跟踪這猴兒李三，便能找到主公、帮主，她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更不待慢，也走了進去。

昨日他束髮紫金冠，身穿錦服，與宮主併肩携手，今日却儒衣敝舊，只把頭髮在頭上挽了個蓬鬆的髮兒，當眞是佛要粧，人要衣裳，再沒人認得他來了，即是昨日這人，必是店家了，昨日對他執禮甚恭。

妙極，正是要這般人認不出他來，那如意齋，也和鳳陽的蓮花樓，和那客棧一樣，雖是匪帮的巢穴，却開門做買賣，掩人耳目，匪帮人馬衆多，多不相識，甚至各堂口亦無聯擊，開門做買賣的客棧酒樓，自有便於聯絡聚首，而又令人不疑，當眞是，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妙極，不也便於探聽匪帮虛實動靜。

當眞駭人聽聞，匪帮聲勢如此浩大，却連當地的人，亦不知有匪帮在，而一聲令下，却又化零爲整，一夜之間，萬馬千軍，驚天動地，誰能與敵！西必不僅上止於汴梁，東南必不止於鳳陽，一朝發起難來，河南、江蘇、安徽、山東數省

，千百府縣，豈不也一夜之間變色，這那還是普通爲非作歹的江湖帮會而已，必然是中原逐鹿，簡直就是造反，打江山！

一朝勢成，發起難來，那還了得，自然是血成河，屍骨堆山，人民死溝渠，成餓殍，陸游心想，這必是他師傅萬萬料不到的，只是把這燕雲子逐出門墻，那知釀大禍，倒爲害天下了。

按兵不動！那小桃這麼說的，必也是說給他聽的，昨晚小桃一再提及，他竟然不以爲意，現在才悚然驚懼起來，僅這兩三日來的所見所聞，已如此令人震驚了，想想，鳳陽事變，不過才兩人，對付一個柳青青而已，已出動，而且短短兩日之間，調集了四個堂口的成千上萬人馬，一朝發難，如何不天翻地覆！

更令陸游震驚的是，成千上萬的匪帮帮衆聚蚌埠，街道之上，仍然攘往熙來，竟然水靜河飛，匪帮組織之嚴密，訓練之有素，可見大老大奸，大智大慧，才能把這麼多江湖武林中人，控制在掌中，聽命於他，必然大惡，若是眞心歸伏，必然也大僞。

陸游走進如意齋，不由他不毛骨悚然，也加倍小心。別說是助柳青青報血海深仇了，他既知道，而且遇上了，豈能置身事外，而不懲惡鋤奸。心想：師傅雖已歸隱，若然知道了，豈會不出山的。

上得樓來，昨日他沒在意，敢情這如意齋佈置得富麗堂皇，餚饌點心，莫不精美，一竅通，百竅皆通，不由他不暗暗點頭，一般的平民百姓，如何消費得起，除非是富有的商賈，自然也就是自送上門的肥羊兒，表面上開門做買賣，其實醉翁之意，當眞是不在酒，却又因少了人客，不也方便了匪帮的聚會。

可不是麼，他這個衣着寒酸，蓬頭的窮儒，上得樓來，便沒人理睬。

午時未到，樓中人客不多，那衣着光鮮，猥瑣的漢子，竟不在座中。

陸游在正中擇了個位兒坐下，倒要瞧瞧，座中人客，是否如他所料，那座兒可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只見樓中人客莫不衣冠楚楚，但仔細些一瞧，若不是豹頭環眼，也虬筋栗肉，分明都是江湖中人，却不是扮作非官即貴，分明都有幾分威儀。

果然如他所料，不但都是江湖中人，而且必是匪帮中人，因爲夥計穿梭往來，不是討好人客的諂笑奉承，而是小心恭敬侍候。

虬筋栗肉，江湖中行走的粗獷漢子，竟沒有一人是高聲說話的，竟皆面色凝重，只見先前在門外迎候那猴兒李三的人，分明是這如意齋的頭兒，掌櫃的，也先他一步上了樓，周旋在這些人客之間，竟然熟絡之極，也不是客套寒暄。那人來到右首桌邊，一個人客對他以五爺相稱，說道：「該是時候了。」

那人點了點頭，道：「李三爺來了，自然……」

那人溜了陸游一眼，便不往下說。

那人道：「青木、白水，兩堂的堂主，五爺可聽到點風聲，由誰……」

「住口……」

却聽一人打了個哈哈，說道：「五爺，你這是怎麼啦，闖蕩了數十年江湖，閱盡天下人，罷罷，我來打發這小子。」

言尚未了，竟已站了起來，好魁梧的一個漢子，衣冠楚楚，竟是一臉橫肉，陸游已來了一陣工夫了，沒一個夥計上前招呼，却是這漢子向他走來。

只聽那五爺的店家道：「坐下了，不得無禮。」

那漢子有如不聞，不但步兒大，竟還是俐落之極，一跨步，好功夫，竟已到了陸游的桌前。

陸游原也不把這人放在心上，不聞，也假裝不見的，此時也不由一怔。

打發這小子，那自是指他了，顯然是有他在側，這般人不便說話，嘿！倒要瞧他如何打發他，却也不挑眉兒，像是才發現這人來到面前一般，道：「你是……夥計？」

沒好氣的陸游是眞裝傻，若非又呆又傻，怎會把一個橫眉怒眼更威武，衣着遠比他光鮮的漢子當夥計，說：「先選幾樣精美點心來，不急，這時候尚早，把好酒好菜，慢慢取來。」

轟然一聲，那漢子一掌擂在桌子，呵呵大笑，說：「拳頭倒有一個，小子，你瞧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也是你這窮小子來得的？」

陸游不驚不怒，傻傻地摸着頭，說：「我怎麼不曉得，如意齋呀！如意齋的點心最有名，餚精饌美，更有口皆碑。」

「你這小子倒不瞎眼，却不打聽，這裡的點心也論銀子，小子，你有幾個銅錢，趁早兒滾……」

陡然間，金光一閃，叭的一聲，陸游面前已多了錠金光閃閃的黃金，跟着閃過一片紅霞，人未現身，話聲先入耳，有人說：「銅錢沒有，黃金倒有一錠，不知夠不夠？」

明知身後來了人，陸游却頭也不回，因爲那個店家五爺搶了過來，嘿！不怕他不露馬脚，果然好身

手，一錯步，已繞過了一張桌子，搶到那漢子身側，端的好快的身手，未拱手，毫不着迹，手肘已先把那漢子撞了一下，陪笑道：「玫姑駕到，有何吩咐？」

敢情這店家抱拳不是對他，而是衝着他身後，不用回頭，已知是小玫追來了，而且還不僅小玫，小桃也隨後趕到了，一挑眉兒，搶着說道：「五爺當眞好眼力，你倒是瞧清楚，他是誰，可是昨日宮主身邊的人，竟敢無禮，還不雅座侍候，宮主這就到了。」

那漢子早退了回去，店家五爺已嚇得臉上變了色。

啊唷，陸游咬緊了牙兒，右臂上痛極了，明知是小玫在他臂上重重地擰了一下，分明是惱惱的、恨恨的，恨他獨個兒悄悄溜了出來。

那原是同一瞬間，小桃一現身，那店家五爺像來了救星一般，忙道：「適才這位……」

小桃向那退去的漢子瞟了一眼，說道：「五爺不用引見了，若連即將榮升青木堂的堂主也不認得，咱們倒是瞎了眼，只不過威風顯得早了些兒，這算什麼，下馬威，還是上馬威？」

當眞，小桃是先行掌外務，自然和這般人都有個認識，只見那店家五爺着了慌，陪笑道：「兩位姑娘海涵，大人有大量，有道不知者不罪，罪在我該死，有眼無珠，公子易服而來，竟未認出。是我該死。」

說着，已向陸游兜頭一揖，好一個店家五爺，一聲呵呵，說道：「確也可見高明，公子易容有術，竟把我這雙老眼也瞞過了。自宮主來到蚌埠，雅座已替宮主留下了，那敢再接待外人，三位快請。」

小桃一使眼色，對小玫道：「別忘了，咱們辦正經事要緊，五爺放心，我們不會向宮主提及。」

「你是滾過來，還是要等她用脚兒踢你過來？」

陸游兀自摸着被小玫擰痛了的右臂，是了，必是不見了他，小玫受了宮主的責罵，是以心中惱恨，四個妞兒各有職司，宮主必是責成這小玫，嘿！說不定是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說時遲，早聽轟然一聲，那樓中各桌的人物，全都推座起立，陸游就知是宮主上樓來了，可不是那掌櫃的五爺已搶去樓梯口邊，拱手恭候。看時，上樓來的，不過是小梅而已，小菊隨後，捧着金冠紫袍，是了，那小梅是宮主的影兒，小梅一現身，宮主也必隨其後，陸游倒着了慌，早搶到小桃身後。

只見兩個夥計已掀起珠簾，酒家樓頭，雅座竟是用珠簾分隔的，昨日已來過了，陸游反倒不以爲意，現在才明白了，這雅座也必是像那客棧的西廂一樣，專爲這宮主而設的，簡直是別有洞天，如意齋已華麗堂皇了，這雅座更是高雅，竟似……咦……竟以茜紗爲幔。

那就不僅是人在雅座了，隔着珠簾茜紗，外面的情景一目瞭然，却不爲外人所見。這茜紗必也是宮主喜歡的色紗，凡是爲宮主設備之處，必皆以茜紗爲飾。

只道他已搶先一步，那知茜紗之幔無風而飄，竟不知那蓮花宮主從何而來，竟已在座上了。

陸游可愕住了，豈不又是一個柳青青，乍現倏隱，來無影，去無踪。

陸游搔着頭，說：「啊呀！這是羣玉山頭，還是瑤池宮中，妳……妳是宮主，還是仙女？」

確確實實是蓮花宮主，只不過今日雲想衣裳花想容，不束髮，也不帶金冠，而是頭上巧梳雲鬟，朱唇綴一顆桃夭，相同的是皓齒挪兩行碎玉。

陸游是眞愕住了，眞不是他油嘴滑舌，不料殺人不眨眼的蓮花宮主，換上了女紅妝，略一打扮，竟是如此美艷，眞個是百媚千嬌。

陸游是愕住了，而且心在往下沉，女爲悅己者容，難道眞的如那小菊說的，竟變了一個人？頤指氣使、霸道、任性的蓮花宮主，竟討好起他來？難道：這是取悅於他？

難道：眞早在柳青青意料之中？

這宮主千嬌百媚時候，他倒是眞怕了。

他愕住了，只聽身後的小桃、小玫，也咦了一聲，齊聲道：「差點連咱們也不識了。」

兩個妞兒竟越前一步，竟把那宮主打量起來，小桃說：「宮主，妳別眞是仙女下凡來吧？」

小玫也睜大了眼兒，說：「不怪宮主躲着不出房了，原來在巧梳粧，瞧，不怪人家着了迷，八成兒是靈魂也出了竅。」

那自是在說陸游，自幼兒在身邊，一塊兒長大起來的丫頭，自然也言語無忌的，何況四個妞兒都是宮主的心腹。

眞是咄咄怪事，殺人不眨眼兒的宮主，竟也有害臊的時候，臉兒竟也會羞紅，不知是被陸游不轉眼兒瞧得害臊起來，還是被兩個丫頭打趣之故，也許兩樣都有，不是怒，而是嬌嗔，說道：「小菊，妳是討打了，還不替他換好衣衫，妳也敢取笑我？」

可不是溫柔嫻靜的小菊也在傻笑。

（未完・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爭異寶各懷私心　大混戰不歡而散

上文提要：灯心和尚、陰世秀才等人正在爭奪崔慧和上官燕作爲人質時，梅三公子突然出現，解了二女之危，泰山磐石堡任龍也不落後，接着追索兩寶，三伙人都想捷足先得，原來他們爭奪的異寶是「青蓮眞經」和一張山水畫，也許就是寶藏之圖，這些叫作異寶之物，其實並不在梅三公子身上，但任他怎說衆人也不會相信，只有和二小嚴陣拒敵……

燈心和尚的左手一揚，一大串精鋼念珠，急旋而出，待到了半途，突然散開，像一陣暴雨，朝梅三公子後背打去。

接着左手一沉，他預先掐在掌心的一粒，却悄悄地由下而上，急襲陰世秀才小腹。

陰世秀才不愧老手，眼光何等銳利，冷哼了一聲，左手輕抄，剛把念珠接到手上，猛覺掌心一陣刺痛。原來這粒念珠，兩邊穿孔之處，還生着稜角，他打出的手法，又是旋轉而來，自己無心一接，掌心立被劃破。

不由怒道：「賊禿，你暗箭傷人，算得什麼人物。」

「阿彌陀佛，貧僧念珠之上淬有劇毒，兩個時辰之內，便得毒發身死，乃是平日在深山大澤，對付毒蛇猛獸而製，公孫施主用手去接，這也只能說是天意，貧僧親手送你上極樂世界，正是好事！」

「賊禿，我和你拚了！」

陰世秀才「嗆」的掣出細刀，正待刺出！

任龍在這一緩之勢，也疾退了三步，雙手連揚，數以百計的「大清通寶」，滿天飛花，勢道勁疾，向場中亂撒。

只聽慘叫驟起，站在殿角落上的十幾個黑衣大漢，同時仆倒地上。

十二金錢任龍，素以十二枚金錢錢錢無虛發出名，這漫天亂撒的絕着，江湖上沒聽人說起過，敢情是他們泰山派秘而不宣的救命絕招。

任龍此時驟下毒手，使出絕招，自然是想把在場之人一網打盡？

只見他像瘋狂了似的，雙手亂揚，滿天青蚨越打越多，一枚枚響起破空微嘯，縱橫飛舞！

這般聲勢，不禁使在場諸人全都凜然變色！

但聽厲叱喝聲中，立即閃起四五圈銀光，和另外有人拍出三四股强勁掌風，全都紛紛向金錢上擊去。

這不過是刹那之間的工夫，梅三公子的般若神功，燈心和尚的劈空掌風，和其他諸人的刀光劍影，一齊出手。

滿天金錢立被全數擊落。

再看十二金錢任龍，早已不知去向。

敢情他看到滿天花雨洒金錢的絕技，依然不能奏功，這才趁大家忙亂之際，悄然溜走！

燈心和尚雖然心憤十二金錢任龍不夠江湖道義，驟下毒手，但人已去遠，這筆賬只好留到以後再算。

眼前最重要的還是兩件異寶，落入姓梅的手裏，此時如若輕易放過，日後又到那裏去找？

何況自己這邊，任龍雖走，却另外來了一個大幫手，心中焉得不喜？

「喏！喏！范老三，這位就是歌樂山莊取得寶物的天台派梅小施主梅三公子，看來咱們這趟是白費了一場奔波之苦！」

他自知憑自己一人之力，決不是梅三公子的對手。

但又不肯眼睜睜的讓兩件異寶落入別人之手，是以出言探探范老三的心意，如能聯手合攻，自然最好不過。

被他叫做范老三的，却是一個光頭禿頂，年約五旬的瘦長老頭。

手中執着一柄三尺來長，金光燦爛的奇形兵器，看上去似劍，通體滾圓，只有劍頭部份十分尖銳。

敢情除了刺擊之外，不能砍削。

他正是終南派名手，大名鼎鼎的金透銀彈范老三。

方才銀彈出手，被梅三公子削落，一怒之下，凌空一擊。

正好又在十二金錢偸洒滿天花雨的同時，忙於應付金錢，沒有和梅三公子動上手，還不知對方虛實。

但他也是老江湖了，心知如果對方容易打發，燈心和尚又那會說這洩氣話來？

分明你一個人力有未逮，才繞着彎子說話，故意刺激自己，是以聞言之後，只怪笑一聲，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奔波幾千里，巴巴的趕來，如果讓人家得了便宜去，那咱們九大門派的人今後可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不知追風道友意下如何？」

追風劍客微微一笑道：「貧道和兩位一樣心意，這兩件寶物，在沒有出世之前，已引起各門各派中千百同道，爲它犧牲流血，互相仇殺，如寶物出世，勢必更引起武林爭奪。除了由咱們九大門派輪流保管之外，斷不容任何人據爲私有！」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鑼鼓似乎愈敲愈緊，好像非把兩件寶物奪回不可，但誰也不願搶先出手。

梅三公子兩道冷電般的眼神，向三人瞥了一眼，敞笑聲道：「三位既有雅興，何妨聯手同上？」

金透銀彈范老三突然臉色一沉，厲聲喝道：「咄！小子，你把老夫看作何等樣人？」

燈心和尚連忙合十說道：「善哉善哉！范老三，這是梅小施主法眼鑑定，一番好意，他是瞧出咱們三塊料，不聯手起來，決難接得住……」

「吠！」

是可忍，孰不可忍？終南名手的金透銀彈范老三，明知這是燈心和尚激將之法，但當着這末多人面前，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手上金透一掄。「小子接招！」

「鏘」！梅三公子昆吾劍反而往劍鞘裏收入。

兩手一拱，微笑着道：「閣下一人上場，小生就徒手奉陪吧！」

范老三氣得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認爲老夫徒手就贏不了你？」

說罷，把金透往鞘上一插，雙掌錯處，身如驚鴻，一團黑影，夾着一股勁風向梅三公子撲到。

兩指如戟，疾向對方喉下「天突」穴上點去。

梅三公子身形微撤，讓開范老三兩指，連身形都沒有看清，右掌掌心已帶着雄猛內力向范老三肩頭按下。

金透銀彈一擊不中，對方單掌業已遞到，勁風大得出奇，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不由心中暗暗吃驚，尋思：難怪燈心和尚用話擠兌着自己出手，敢情他們已交過手啦！這賊禿可能吃了虧，他心念剛一轉動……

梅三公子右掌已堪堪打上，范老三左臂疾沉，向外猛吐，五指如鈎，却向梅三公子脅下抓來。

就在范老三沉臂換式之時，梅三公子早將右掌收回，容范老三手指向自己脅下抓來，右掌直豎，微向右旋，「閉門推月」，掌緣向范老三脈門切出。

金透銀彈鼻中哼了一聲，左手一縮，右手兩指却疾如閃電，「畫龍點睛」，逕挖梅三公子雙目。

這幾招雙方都是迅速無比，梅三公子見他出手毒辣，心頭微起怒意。

七八個照面過去，范老三盛怒之下，已施出全力。

終南名手，做夢也想不到對面這個青年，拳掌內力都遠勝過自己。

他心中越打越急，漸漸汗珠如瀋，一瞧對方，長衣飄忽，只是從容揮洒。

金光乍閃，不見他翻腕拔劍，金透業已在握，手法之快，允稱名手，范老三再也顧不得自己名氣地位，掄透疾刺！

「哈哈！你早該使兵器啦！」梅三公子一聲長笑，迎着金光透影，欺身直進。

在范老三和梅三公子動手的同時，崔慧和追風劍客也再次展開惡鬥！

崔慧全力施展出衡山絕技「大羅劍法」「劈空劍訣」，和追風劍客的華山劍法，打得難分難解。

遠遠望去，只見一團滾滾劍影和一道耀目寒光，閃電交擊。

論功力崔慧自然抵不上追風劍客，但她長劍和劍訣同施，威勢凌厲，使追風劍客也不敢過份逼近，才打成了平手。

「劈空劍訣」乃是內家凝虛成力，以氣克敵的至高功夫，崔慧雖得她爺爺嶽麓老人親傳，但功力到底有限。

時間稍長，內力消耗自然甚多，何況追風劍客功力原又勝過於她。

這樣一來，崔慧漸漸感覺眞力不繼，劍法也不似先前凌厲。

追風劍客是劍術老手，焉有瞧不出來之理，忽然大喝一聲，凌空而起，右臂揮處，劍光暴漲。

一支長劍幻出滿天劍影，連人帶劍，疾向崔慧當頭罩下！

這一劍正是追風劍客華山劍法中最奇幻的一招絕學「彩虹橫空」。

只要你學劍硬架，立時被接連而來的綿綿劍勢圈住，還手無力。

站在一旁觀戰的三小姐于文嫻，早想出手相助，但因兩人打得不分勝負，自己一時不便插手。

這時眼看追風劍客凌空躍起，揮劍下劈，崔慧已被罩在一片劍影之中。

心中一急，立時雙脚一頓，劍先人後，一道銀虹對準追風劍客攔去！

上官燕也叫了聲：「崔姐姐，我來幫妳！」緊隨着揮劍而出！

陰世秀才公孫慶不防三小姐會突然插手，向追風劍客迎出。

對方這一招「彩虹橫空」，何等厲害，不由心中大急。

他適才接了燈心和尚偸襲自己的一顆精鋼念珠，此時尚在手中，連忙扣入中指，對準追風劍客身上彈去！

崔慧突然瞧到對方懸空揮劍，直如泰山壓頂而來，心頭一凜，她銀牙暗咬，陡的出了一口丹田眞氣，運足內力，寒英劍一招「橫架金樑」向上硬架。

同時左手「劈空劍訣」，也緊跟着向上劈去。

幾個人的動作，差不多同一時間發動，說來雖慢，其實快如閃電。

崔慧上架的長劍，還沒和對方接觸，陰世秀才打出的精鋼念珠，業已夾着輕微的破空之聲，劃空而至！

「叮」！追風劍客只覺劍身上猛力一震，火花四濺。

他人劍全在半空，竟然被震得劍勢微偏。

崔慧的「橫架金樑」果然落空，但飛縱而來的于文嫻，手中長劍和追風劍客微偏的劍身却接個正着！

「嗆」一陣金鐵交鳴，于文嫻立時被震得後退一步。

追風劍客身未落地，兩次被震，右腕也已微微酸軟。

不料崔慧劍招雖然落空，但她比劍招稍後出手的「劈空劍訣」，却和于文嫻的長劍先後劈到。

追風劍客要想躲閃，已是不及。

一股銳利無匹的劍風，又和他長劍相接，只聽又是「嗆」的一聲，手中長劍再也控制不住，嗤的脫手飛出！

追風劍客不愧華山名手，長劍脫手飛出之際，人也藉劍身上一震之力，從斜刺裏翻出。

「噗通！」崔慧拚着全身眞力，「劈空劍訣」劈出之後，嬌軀却一連後退了五六步，猛的一跤跌坐在地上。

粉臉慘白，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上官燕躍近身側，俯下身去，一把扶住崔慧，顫聲問道：「崔姐姐，妳怎麼啦？」

她急得差些哭出聲來。

崔慧鳳目乏神，低低的道：「不要緊，我只是內力消耗太甚，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追風劍客雙脚堪堪落地，于文嫻已鳳目露煞，長劍劃起一道白光，疾捲而去，口中叱道：「追風雜毛，姑娘賞你一劍。」

追風劍客手上沒了兵器，那敢硬接，側身一讓，避開來勢。

緊接着連出兩掌，立即向後暴退。

他是想向那地上拾起長劍，但于文嫻那會讓他如此便宜，嬌哼一聲，身隨劍走。

刷刷刷！一片銀虹，疾揮而至。

這可把追風劍客氣炸了，他放棄拾劍之心，大喝一聲：「丫頭妳找死！」

語聲未落，不退反進，迎着于文嫻劍光，雙掌連環劈出。

暴怒下，劈出掌風，威勢着實凌厲，直把于文嫻逼得後退了兩步。

＊　＊　＊

燈心和尚這回一直袖手旁觀，他一眼瞧到崔慧坐在地上，瞑目調氣。

上官燕緊蹙雙眉，蹲在她身邊，似乎毫無戒備，暗想這機會倒不可錯過。

不過自己如果出手，那邊陰世秀才定然又會橫加阻攔。

想到這裏，回頭一瞧，原來那鬼秀才手上握着一個鐵球，緬刀並未出匣。

一雙眼神注視着追風劍客，他怕三小姐吃了虧，準備隨時接應，當然再也不會阻撓自己行動。

心頭一喜，僧袍展處，猛的使

出「八步趕蟬」身法，身子一縱，就向崔慧上官燕停身之處飛撲過去！

那知身形剛起，陡覺一陣疾風，裹着一團黑影，快如閃電，凌空向自己急撞而來。

這敢情又是公孫慶那個鬼秀才重演故技。

心中大怒，也無暇多看，冷哼一聲，猛的就空中吸了口氣，雙掌運勁，對準黑影盡力擊出。

那人在半空，忽覺一陣强猛的劈空掌風橫掃而至。

他定睛一瞧，發掌的竟是金透銀彈范老三，燈心和尚要想叫喊，已是不及，只好揮掌硬接。

這一擊一迎之間，兩人各用八成以上眞力，只聽同時悶哼了一聲。

燈心和尚這一招硬拚，震得由空中直墮下來，又連退了四五步，才拏住樁。

側頭望去，橫空襲擊之人，却撞飛出去了七八步遠。

身軀搖晃，臉色鐵青，那正是自己認爲是大幫手的金透銀彈范老三。

兩人這一招硬拚，彼此都感覺到，內腑受震血氣翻騰！

燈心和尚心中雖然極爲忿怒，但他到底乃是久經大敵之人，一面調息運氣，再一細想當時情形，不由恍然大悟。

范老三絕非故意施擊，那末他是身不由己？

這一猜，果然給他全猜對了，原來金透銀彈范老三，在拳掌上佔不得半點上風，又經梅三公子一激，他成名多年，這氣如何受得了？

背上金透倏然出鞘，大喝一聲，振臂急刺！

終南劍法素以擊刺聞名，何況他在這柄奇形兵器的金透上，浸淫了二三十年，招法奇詭，功力深厚，這一含憤出手，自然倍見凌厲。

右腕疾轉，耀目金光幻出滿天透影，急若驟雨，疾如閃電，盡向梅三公子週身要穴飛洒而去。

梅三公子適才並沒全力施爲，只因這幾個人自吹自擂，一再提及九大門派。

他初涉江湖，何嘗知道九大門派到底是些何等樣人？

不過見他們以此自詡，量來總有些門道，是以存心掂掂他們的斤兩。

這時一見范老三金透連綿使出，威勢驚人，金透銀彈果然名不虛傳。

心中微微一楞，可也不敢輕敵，身形疾退，左掌立即當胸直豎，右臂向外一圈。

勁風颯然，繞體而生，佛門「般若神功」早已在他身前圍起了一堵氣牆。

金透銀彈范老三一見自己金透出手，對方立時被逼後退，他此時怒火塡膺，那識厲害。

還只當這自稱天台派的渾小子，抵不住自己終南絕藝，一聲冷哼，金透突然加勁。

身形如風，勢若奔雷的欺身急撲。

「去啊！」

梅三公子待得范老三金透及胸，右手袍袖，急忙迎着向外一抖。

「般若神功」陡然暴漲。

這佛門降魔神功，威力何等强大，范老三只感撲到的身軀，碰上了一股至柔之氣，內中似乎含蘊着無上彈力。

不禁心頭大感震駭，難道這青年竟會內家罡氣功夫？剛想藉着反彈之力，趁勢後躍。

那知全身已被這股至柔之氣吸住，猶若一堵銅牆，莫想掙扎分毫。

倏忽之間，氣體突然向外一繃，身不由己的被直震出去，金透也同時脫手飛出。

金透銀彈在終南一派之中，也是一流高手，經驗老到。

自知此時如果妄想運氣抵禦，內腑受震，勢非立即遭受重傷不可。

這樣直飛出一丈來遠，等到震力稍衰，才敢提氣翻了一個觔斗，卸去勁道。剛想躍落地面，無巧不巧，正值燈心和尚凌空撲出，兩人這就撞到了一起。

再說追風劍客暴怒之下，不再拾取長劍，迎着于文嫻劍光，雙掌連環劈出，呼呼强風，勢道强勁！

于文嫻長劍所化的一片銀芒，竟吃他凌厲掌風，硬撞開去。

緊隨着人也乘機猛撲，趁虛急進。

于文嫻一時不防，直被逼得連連後退，姑娘家誰個沒有好勝之心？何況「六紹三嬌」，又豈是好惹的人？

只見她柳眉兒一挑，嬌哼了聲，蓮足輕頓，劍走輕靈，左撥右挑，硬把對方凌厲勁風，化解開去。

「雜毛道士，再接姑娘幾劍！」

忽的劍法一變，盡是急攻招式，剎那之間，冷芒電掣，陰寒逼人，簡直分不清劍招！

追風劍客雖然在功力上勝過三小姐，雙掌如輪，足可應敵。

但一個數十年劍術名家，一旦丟了長劍，和人家徒手相搏，多少總會感覺到十分彆扭。

這時一見對方劍氣陡盛，他以劍成名，自然認得厲害。

眼看對方出手奇詭，不入常規，與普通劍法大異其趣，這敢情就是「玄女劍法」，心中轉處，雙掌一封，人就向後暴退。

陰世秀才公孫慶關心三小姐安危，早已蓄勢待發，一見追風劍客向自己身邊退來，心中突然一動。

自己適才掌斃太白神翁門下弟子申福通，現在三小姐又惹翻了追風劍客，看來和華山派這段樑子，業已結上，不如先下手把此人除去，也可減少一個勁敵。

想到這裏，立時舉手一掌，「五陰手」倏然出手，就向追風劍客背心擊去。

一退一進，兩下都異常快速。

追風劍客暴退之際，猛覺有一股陰柔掌風，向自己後心襲來。

時不我與，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嫌太慢。

身軀急轉，功運右臂，手肘還沒擦出，陰世秀才一掌業已印上肩頭。

「砰」的一聲，擊個正着。

追風劍客雖然運功抵禦，但又怎當得陰世秀才全力一擊。

只覺肩骨一陣劇痛如裂，雙足再也站立不穩，一聲悶哼，人就往側面衝出去了五六步，搖搖欲倒的撐住身形。

陰世秀才一擊奏功，却也被震得向後退一步，微覺血翻氣浮。

他目光銳利，眼看對方正在凝神調息，內傷似乎不輕，此時的追風劍客已無還手之力，只要自己隨便一擊，立時可把他擊斃掌下。

此種良機，豈肯放過？

陰笑聲中，身形一晃，掌先身後，迅向追風劍客撲去。

身子堪堪撲到，只聽追風劍客猛然大喝一聲，身形急轉，讓開陰世秀才雙掌直勁，一掌攔腰疾劈而出。

這一掌突然發難，不但來勢迅速，而且陰世秀才做夢也想不到他有此一着，身子懸空，急忙一個觔斗，打横裏翻出。

依然沒有避開，吃追風劍客掌勢劈中屁股，「噗」的一聲，陰世秀才一團人影，被丟出了一丈來遠。

追風劍客這一掌可說是拚耗元氣而發，雖然擊中對方，但他自己也氣力用盡，右臂疼痛加劇。

眼前一陣金星直冒，人又不自主的踉踉蹌蹌後退了幾步。

自知負傷非輕，趕緊制住內腑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左手迅捷的撕開衣襟，從懷中掏出華山派秘製傷藥，很快的納入口中，和津嚥下。

一面俯身用左手從地上拾起自己長劍，雙目圓睜，看着陰世秀才，以防他欺身再上。

陰世秀才屁股上中了追風劍客一掌，雖無大礙，可也十分疼痛，蹣跚得立不直身子。

心頭一怒，正待奮力再擊。

忽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起自廟外樹上。

「公孫先生，快請住手！」

語音方落，牆頭上忽然出現一個苗條黑影，那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黑衣少女。

她，一雙亮晶晶的眼神，向廟內一掃，然後探手入懷，取出一面三寸來長的黑色小旗，向空中揮展了幾下，朗聲說道：「教主有令，着于文嫻、公孫慶立即回壇。」

三小姐于文嫻，陰世秀才公孫慶一見那面小旗，立時躬身應「是」，狀極恭敬。

黑衣少女話一說完，雙手收拾令旗，仍舊納入懷中。

笑盈盈的向兩人躬身說道：「三小姐，公孫先生，婢子須回山覆命，恕先走一步！」

說罷纖手一擧，不見她晃肩點足，一個嬌軀「刷」的向後倒飛出去，瞬息就走得沒了蹤影！

公孫慶陰世秀才那敢怠慢，他眼珠一轉向大家微一拱手，陰惻惻的笑道：「各位如有雅興，六紹山隨時候教，恕兄弟失陪！」

他不顧衆人回答，向三小姐說了聲「請」！

于文嫻微微一笑，低聲的道：「公孫大叔你先請吧！」

陰世秀才依言脚尖微點，身形倏起，當先飛出。

于文嫻却蓮步細碎，姍姍的走近崔慧上官燕身邊，輕聲說道：「崔姐姐，上官小妹，妹子先走一步，妳們有空，可到六紹山來玩，千萬記住小妹名字！」

她說到這裏，粉頸微抬，一雙妙目，似無意，又似有意的向梅三公子瞟了一眼，盈盈淺笑，欲言又止！

只聽她輕輕「嗯」了一聲，香風乍起，芳踪頓杳，去得好快！

* * *

「哈哈！范老三，看來咱們也好走了！」

燈心和尚和金透銀彈范老三兩人，適才一招硬拚，內腑受震，經過一陣調息，業已復原。

這時見陰世秀才兩人一走，也立時站起身來，拍着僧袍上的灰塵，一面說話。

追風劍客右肩中了陰世秀才一掌，差幸他內功較深，而且又服了華山派特製傷藥，此時雖然還在隱隱作疼，但自己顏面攸關，猶自强作鎭定，裝成沒事人一樣。

他聽梅三公子一說，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大聲笑道：「大師傅，鬼酸丁瞧到那面小黑旗，好像掉了魂似的，急匆匆就走，他不是被你的毒念珠劃破了掌心？竟會連解藥都不要？」

不笑還好，這一笑，牽動右肩，又是一陣劇痛，不由直皺眉頭。

燈心和尚聞言大聲笑道：「出家人的念珠上，那會淬上劇毒，鬼酸丁接着一粒，那是一串念珠的頂端的一粒，頭上略帶稜角。貧僧是故意唬唬他的，以鬼酸丁老到經驗，又豈會受騙？」

追風劍客聽說陰世秀才並沒中毒，心中似感失望，「哼」了一聲，不再多說。

梅三公子一拂之勢，擊退了金透銀彈范老三之後，並沒追出，回身走向上官燕身側，望着崔慧問道：「慧妹，妳可受了傷嗎？」

崔慧嫣然一笑道：「沒什麼！我方才不過內力不繼，服了爺爺賜給我的傷藥，早已好啦！」

于文嫻走後，小姑娘上官燕也嚷着要走。「梅大哥，這幾個人壞死啦！我們還是走吧！」

「嘿嘿！姓梅的，一年之後，老夫上天台山找你！」

金透銀彈范老三隨手拾起金透，插入鞘，怒冲冲的掉頭而去。

燈心和尚、追風劍客也連忙相繼跟出。

金透銀彈這一懷忿而去，不但使天台山僧侶應了一場浩劫，同時還引起了武林各門派間無窮殺孽，此是後話。

兩撥人都走了，沉寂的小神廟，立時顯得異常冷落。

兩支隨風搖晃半明不滅的蠟燭，照着被擊落的滿地青蚨，和十來具玄女教徒衆屍體，越發增加陰森森的氣氛。

梅三公子因崔慧眞力消耗太過，尚須休養，而且時已深宵，在荒山中趕路，倒不如就在廟中躭擱一宵，明朝再走。

當下就和兩人說了，崔慧上官燕自無話說。

崔慧從身上取出「化骨丹」，輕輕向十幾具屍體上彈去，不多一會，全化成了一灘黃水，然後用劍挖鬆泥土，蓋上面。

這時上官燕也把神案後面拂拭乾淨。

梅三公子却跑出廟門，引吭長嘯了兩聲，片刻工夫，琥珀駒在前，另兩匹川馬在後，一齊由山坡下聞聲奔來，拴到廟外一株大樹之下。

諸事停當，三人就在神案後盤膝養神。

一宵易過，第二天清晨，三人在山澗中胡亂洗了個臉，就順着廟前山徑，繼續上路。

剛走出了一里路光景，驀見一片樹林面前的草地上，斜插着一支明晃晃的長劍，被朝暉一照，十分耀眼！

「梅大哥，這裏也有人動過手呢！」

上官燕小姑娘家，心中好奇，一抖韁繩，奔了過去，兩足一蹬，嬌小身軀，飛快的向右拗出，離地不遠，順手一抄，把那口長劍從地上拔起。

纖腰一挺，勒韁回馬，跑了回來，口中說道：「梅大哥，崔姐姐，你們瞧這口劍寒光閃閃，眞還不錯呢！」

說着喜孜孜的遞過長劍，一面又道：「它比我自己這一口要好得多，唉！眞可惜，沒有劍匣！」

梅三公子接過長劍，略一拂拭，果然寒光湛湛，的確是一口百煉精鋼的上好長劍，也就笑道：「小妹子，妳覺得趁手，我們出山之後，去配上個劍匣就是了。」

說着正要伸手把劍遞還給她，驀然瞥見劍身上似乎還鐫着幾個蠅頭小字。

再一細瞧，劍身上刻着的，竟然是「追風劍客」四個篆字。

這劍是追風劍客的！他怎會把劍丟了？

梅三公子感到十分驚奇，一個以劍術出名的劍客，居然會棄劍不顧而去？

他順手把劍還給上官燕，回頭說道：「慧妹，我們下去瞧瞧！」

三人下馬之後，梅三公子略一打量。

這一帶，茂草及徑，靠近林邊，却有兩丈方圓被人踐踏得歪歪倒倒，十分零亂，顯然有人在這裏展開過一場激烈拚鬥！

「血！梅大哥，這裏還有一大灘血！」

上官燕東瞧西瞧，突然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大灘血跡，不由叫了起來。

這更證明經過了一場拚鬥之後，其中有一個人負傷流血。

而且這血跡點點滴滴，一路洒入林中，敢情那負傷的人，自知不敵，才向林中奔去。

江湖上不是有一句「逢林莫入」的成語嗎？這是因爲樹林之中，較爲黑暗，且多隱蔽，你如果追敵深入，易遭人家暗算，是以負傷的人，只要逃入林中，便算有了保障。

何況這深山之中，久無人跡，森林裏面雜草叢生，藤蔓交結，幽暗陰濕，不見天日。

三人循着血跡，走不多遠，只見在一株大樹虬根邊上，倒臥着一個人影。

「梅哥哥，那人沒有救了？我們快去瞧瞧！」

崔慧身上帶着爺爺嶽麓老人賜給她的特製傷藥，話聲出口，一個箭步，竄了過去。

身子落地，猛覺此人好生眼熟！

「噫！這不是追風劍客？」她驚訝得大叫了一聲。（未完・十三）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官兵雙管齊進攻　山寇兩帮同覆沒

上文提要：蜈蚣嶺上以血手吳大銘爲首的賊寇，受十八盤趙瘋子僱用，前往南陽府刺殺莫少白，當他們來到府衙行刺，意外地被圍捕，總捕頭花正剛還說趙瘋子向他告密有刺客。吳大銘等在忿怒中孤注一擲，殺出重圍，並殺了莫少白，再聚集百餘兄弟埋伏盤腸溝，決心與趙瘋子拚個死活……

趙瘋子是不會叫霍大牙把銀子再帶來的，但霍大牙與郭棟長兩人也商量好了，他們弄了個大紅包，當然紅包中無銀子，紅包中藏着兩把利刄。

* * *

霍大牙雙手捧着個大紅包，那可不是銀子，兩千五百兩銀子何能雙手捧，銀子由四個大漢扛着，當然看上去包的是銀子。

霍大牙手上紅包是另有表示的，只不過這要霍大牙自己去解釋。

翻過一道大山坡，山道上只出現十二個十八盤大寨來的大漢，緊跟在霍大牙的身後，下山直往盤腸谷，這些人走得眞有勁，一邊走一邊哈哈笑，就好像他們是來趕廟會似的，又是唱又是叫。

果然，從盤腸谷中走出幾個人，爲首的正是「血手」包大銘。

包大銘雙手叉腰站在一塊山石上，他的雙目瞪得圓，微紅的鬍子在打顫，那是因爲他狠命咬牙的反應。

包大銘火大了，今天他就要殺人了。

柯文風與錢仲三二人在打手勢，當然是向四週埋伏的人做手勢。

那李黑子與劉堅二人暗中已把傢伙拎在手上了。

便在這時候，跳澗虎與飛刀劉已往霍大牙的方向迎上去，雙方遠遠的便打上招呼，先稱兄道弟一番了。

「啊哈……是霍三當家的來了，怎不見趙大當家前來，咱們在此恭候快三日了。」

這是跳澗虎向霍大牙打哈哈。

霍大牙雙手高舉大紅包，哈哈笑着唱個喏，道：「霍某奉大哥之命急急忙忙攜了銀子趕來了，包當家的，我們如何點交？」

包大銘忽然哈哈大笑，笑得聲震山林：「好，好極了，霍兄，你看，大茅屋內已有了酒菜，咱們邊吃邊聊，如何？」

霍大牙抬頭四下看，盤腸谷無聲息，眞靜。

他大方的對包大銘點點頭，又對另外幾人微微笑，緊了幾步與包大銘併肩往山邊的那間大茅屋走去。

就在大茅屋外面，霍大牙回頭對十二名大漢吩咐，道：「你們別進去，就在外面侍候。」

十二名大漢兩邊站，一個個面無表情的瞪着眼。

這十二人不是一般嘍兵，均是具有功夫的漢子，如今這是有計劃的來動刀，趙瘋子自然不會太大意，趙瘋子不來，正表示他們沒有陰謀，他們只是來送銀子的。

送銀子當然不需展示什麼武力了。

＊　＊　＊

大茅屋內正中央，地上放着幾塊木板湊合的大方桌，這兒沒有什麼板櫈可以坐，早日裡如果有蜈蚣嶺上下來兄弟，還用這大木板睡大覺吶。

此刻，霍大牙大刺刺的站一邊，對面就是包大銘幾個頭目在瞪眼。

包大銘看着霍大牙嘿嘿笑，霍大牙也回以笑。

包大銘突然指着紅包，道：「兩千五百兩銀子全帶來了嗎？」

霍大牙道：「一個蹦兒也不會少。」他指指門口又道：「抬來的就是包兄幾位辛苦銀子。」

包大銘突然大罵：「辛苦你娘的老皮，來，大碗酒端過去。」

這還是草莽規矩，這大碗酒可不是喝的，別人捧來大碗酒，由接的人對天發大誓，霍大牙當然明白這些。

就見飛刀劉雙手捧來酒一碗，他冷冷的遞向霍大牙。

霍大牙騰出右手接酒碗，沉聲道：「包當家的，你這算那門子待客？」

包大銘再罵：「待你娘的老蛋，起個重誓！」

霍大牙怪笑一聲，道：「總得說個理由吧！」

包大銘氣咻咻的道：「娘的老皮，這回生意是你們來邀的，大家草莽混生活就應該同舟共濟，娘的，合着你們玩陰的，暗中又把消息傳到府衙中，若非老子們見機快，飛刀劉出手打中了莫少白，咱們只怕一個也出不來了。」

霍大牙吼道：「這是誰說的？」

包大銘道：「知府衙門的花正剛，娘的，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霍大牙道：「難道不是姓花的挑撥咱們雙方的感情？」

包大銘哼哼冷笑，道：「姓花的早就撒網等咱們上當了，這種絕對機密之事，不是你們還有誰？」

霍大牙怪叫一聲，道：「放屁！」

柯文風指着大碗酒，道：「敬天敬地敬鬼神，天地良心比日月，姓霍的，你發重誓吧！」

霍大牙才不會發什麼重誓呢，只聽他一聲梟笑，道：「龜孫子們命眞大，可也休想活過今天。」

緊接着他把大碗酒連碗砸向包大銘幾人，大紅包中取過兩把尖刀在手上：「兄弟們，衝進來宰活人吶！」

「殺！」

「狠殺啊！」

十二惡漢各自在抬的大包中取出刀來了，立刻間便擠着往大茅屋中衝進來，差一點茅屋被擠塌。

這些人只一衝進茅屋裡，舉刀便往包大銘幾人狂砍過去，那霍大牙已同李黑子與劉堅三人砍殺在一起了。

「轟！」只見飛刀劉騰身飛起，回頭便是三把飛刀打出手，就聽得有人叫罵：「你娘的！」

有人在標血，而飛刀劉已衝破茅屋頂到屋面上，只聽他撮唇打胡哨，尖又刺耳的聲音剛起，就見荒林中吆喝着奔來一股人馬，這些全是蜈蚣嶺埋伏的一百名大漢，如今操刀殺過來了。

那霍大牙在茅屋中殺紅了眼，自己中刀也不叫痛了，等到蜈蚣嶺埋伏的人出現，更把大茅屋圍了個水洩不通，這時候他才急急的一聲震天獅子吼。

「嗚……吼……」

就這麼一聲吼，就如雄獅叫，立刻間，遠處傳來喊殺聲，那郭棟長當先舉刀撲過來了。

「兄弟們，殺呀，那蜈蚣嶺是我們的了。」

「殺！」

剛剛把茅屋圍起來，忽見遠處一彪人馬殺來，房子上的飛刀劉大罵：「奶奶的，果然有陰謀，兄弟們，迎上去給老子狠宰啊！」

「殺！」

嚄，盤腸谷中一時之間風雲變色了。

那郭棟長只一出現，包大銘便大罵：「奶奶的，果然有陰謀！」

跳澗虎與飛刀劉二人分別自兩處會合迎向奔殺過來的十八盤大寨二當家郭棟長。

十八盤大寨來的人都是精選，只一衝上去便見血肉橫飛，厲嗥不斷。

郭棟長的長把砍刀疾掃，立刻殺得跳澗虎往外疾閃，飛刀劉縱跳間兩把飛刀直射過來，早被郭棟長的長柄刀撥飛得不知去向了。

飛刀劉的飛刀腰纏二十四把，他在南陽府已用了十多把，剛才茅屋中又打出幾把，他如今剩下不到三把了。

此刻郭棟長暴斬十三刀把飛刀劉逼在一處斷崖下，跳澗虎掃出一刀落了空，只聽得飛刀劉「噢」的一聲厲叫，霎時一縷鮮血標出來。

郭棟長一刀砍在飛刀劉的左肩頭至少三寸深，骨裂之聲聽得清。

郭棟長衝着挨刀的飛刀劉咧嘴一聲殘酷笑，回身便要往跳澗虎砍殺過去。

機會來了，郭棟長還以爲飛刀劉完了，不料飛刀劉右手還握着一把飛刀未落地。

飛刀劉也是狠角色，落草的人都一樣，飛刀劉突然一飛刀打出手，他用了十二成力道，飛刀出手他才罵：「死吧，我的鬼！」

「啊！」

「唷！」

郭棟長挨了一刀在腰眼上，他眞幸運，飛刀穿進他巴掌寬的牛皮帶還入肉一寸深，這光景不難看出飛刀劉的腕力有多重了。

郭棟長想也不想的回刀劈如電：「你娘的！」

「啊！」

郭棟長這一刀眞狠，幾乎把飛刀劉劈成兩半。

跳澗虎厲吼：「小劉！」

「殺！」

三個蜈蚣嶺大漢，再加上跳澗虎，這就把郭棟長圍住狠幹起來了。

＊　＊　＊

大茅屋中幹得更加凶，霍大牙獨殺李黑子與劉堅二人，這時候已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了。

霍大牙的長短刀左劈右砍未稍停，大腳不時踢連環，再看那包大銘，嚄，姓包的好像很篤定，他悠閒的雙手挽在兩脅下，站在一邊看熱鬧，如果有嘍兵接近他，暴踢一腿就把接近他的嘍兵踢了個狗吃屎。

有幾個嘍兵被柯文風與錢仲三二人殺到了茅屋外，未及三丈遠便被砍死兩個在石堆上。

大茅屋外面，雙方嘍兵殺得凶，還有不少在追逐，吼罵之聲不斷，慘嗥此起彼落，有幾股鮮血從幾丈外流到了盤腸谷的山溪裡去了。

那包大銘看着李黑子與劉堅二人合殺霍大牙一人，他重重的道：「聽着，你二人把姓霍的擺平在這兒，絕不能讓他逃出此屋。」

劉堅厲烈的道：「大哥，你放心，姓霍的如果逃走，你割下我的項上人頭。」

李黑子也冷沉的道：「就快了，大哥，咱們這就看姓霍的死相什麼樣。」

霍大牙一聽冷冷笑：「他奶奶的，霍大爺我刀縫中生出來，刀刃上滾了三十年，豈會怕了你們這種盡吹牛皮的人，奶奶的，誰要是帶口氣走出這茅草屋，他就是狗養的龜孫王八操的。」

「殺！」

「殺！」

立刻叮噹之聲再起，而包大銘已閃身出了大茅屋。

包大銘在大茅屋前抬頭看，不由雙目睜得圓，因爲他發現十八盤大寨來的嘍兵都不是一般人，七個人已把柯文風與錢仲三圍在一起殺起來。

不遠處，跳澗虎身上在標血，那郭棟長還揮刀在後面趕，有幾個嘍兵還被追殺得往山上逃。

包大銘一聲大吼：「蜈蚣嶺弟兄們，咱們就快贏了，再使把勁狠殺呀！」

「殺！」逃的人一聽又回頭，士氣也來了。

這時候士氣最重要，包大銘深知這一套，如果連他也逃，這場仗就完了，蜈蚣嶺也完了。

＊　＊　＊

包大銘這一吼還眞管用，不但蜈蚣嶺的嘍兵們回頭殺，也使十八盤大寨來的人大吃一驚。

包大銘打橫攔住郭棟長，他冷冷的道：「咱們還要廢話絮絮嗎？」

郭棟長背後腰眼上刺痛不已，他也殺紅了眼，聞得包大銘的話，不由咬牙咯咯還冷笑，道：「姓包的，來得妙呀！」

包大銘道：「是妙！」

郭棟長回手指着飛刀劉的屍體，冷笑道：「那就是你的好哥們。」

不料包大銘却淡淡的道：「好，飛刀劉總算死得其所，死得令我高興，他沒有令我這做大哥的失望。」

郭棟長叱道：「你難道一些也不痛苦？」

包大銘道：「我痛苦，但那於事並無助益，唯有活着的人爲死者討回些什麼才最重要，姓郭的，你懂嗎？」

郭棟長厲吼：「你娘的，耍什麼嘴皮子，你難道不看看眼前的形勢嗎？」

包大銘道：「自然是看到的，不過形勢已在逆轉，尤其當我把你打倒之後，我會切下你的人頭掛在這兒最高的樹上，風乾你的頭殼。」

郭棟長的面皮肌肉抖動，厲吼一聲：「殺！」

長柄砍刀如電閃一般直往包大銘的脖根上砍去。

包大銘也回敬，他厚背砍刀疾掄，下盤還踢出一腿，口中厲吼：「你媽的！」

「叮咯……叭……」

這種聲音聽得人吃驚，可也沒聽有誰叫出聲音來。

郭棟長沒叫，包大銘更沒叫。

然而，可以看得出兩個人都在冒血，郭棟長甚至在標血，包大銘一刀切在郭棟長的肩頭上，一片皮肉帶衣衫全拖下來了。

郭棟長原不會挨這一刀，但他如今腰上飛刀仍在，他運轉不開了。

包大銘也意外，郭棟長只要橫出兩步就不會挨這一刀，他爲什麼不閃？

忽然，跳澗虎一蹦三丈高，一下子撲到郭棟長的身上，跳澗虎這是來撿便宜的，他立刻對郭棟長出刀。

「殺！」

「唷……殺……吔……」

郭棟長挨了一刀在頭頂上，他

可也不放過撞上來的跳澗虎，長柄砍刀猛一收，就聽得「嘖」的一聲，砍刀插入跳澗虎的肚皮去了。

跳澗虎還衝着包大銘齜牙咧嘴的笑了笑：「大哥……大哥……嘿……」

「殺！」

包大銘看得心如刀割，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把刀和身往上殺。

郭棟長拔刀不及，但他仍以刀柄去撥打。

「叭……」

郭棟長的刀柄被砍斷，刀的餘力砍在郭棟長的頂門上，發出卡的一聲脆響。

這光景郭棟長是死定了，只不過姓郭的仍然猛提一口氣，拋刀緊抱住撞來的包大銘，還眞抱了個結實。

郭棟長發出最後餘力，滿頭在噴血，仍然把包大銘頂在一塊岩石上，他用血頭去撞包大銘，只不過撞了七八次，他忽然大口出氣的頭歪了。

頭歪當然是死了，只不過他的雙臂環抱住包大銘的腰，令姓包的半天扯不開。

果然，當姓包的鬆開了郭棟長抱他的手之後，立刻出刀砍下了郭棟長的人頭。

包大銘手擧郭棟長人頭大吼：

「姓郭的死了，十八盤大寨的二當家死了，哈……」

立刻，茅屋中傳來厲吼聲：

「二哥！」

這聲音很淒厲，當然是霍大牙發出來的。

霍大牙一聽可急了，立刻就要往外衝，他是不顧一切的要走出大茅屋了。

霍大牙一腿已經快踏出來了，就在這時迎面給錢仲三堵住了：

「你還想出來？」

「殺……」

霍大牙不是殺錢仲三，他突然一個大回轉長短刀疾出絕招「袖裡乾坤！」

眞狠，短刀疾刺進併肩追殺他的李黑子肚子裡，刺得李黑子發出「噢」的一聲喊！

長刀也有收穫，把個劉堅的右臂砍斷了，痛得劉堅疾步後閃，口中直是雪雪呼痛不已！

霍大牙欲追殺，突覺後背一疼，他只是覺得已是晚了。錢仲三的長尖刀正往他的背後用力斬。

霍大牙的長刀不要了，一個回身正與錢仲三撞個滿懷，這動作令錢仲三大出意外，一般人中了他這一刀，只怕立刻會倒地，姓霍的還有餘力殺。

錢仲三未閃開，這二人抱在一起了。

霍大牙的獨門大牙幾乎全露在嘴外面，他冲着錢仲三厲笑：「操你娘的，就拿你姓錢的墊背吧……」

「噢……」錢仲三大叫，因爲他右脅下挨的刀還慢慢的往他肚子裡推送……霍大牙有意要錢仲三慢慢死……

當然，霍大牙也完了。

霍大牙抱住錢仲三，二人就雙雙倒斃在茅屋門口，這眞巧，霍大牙壓緊了錢仲三，也算是墊底吧！

＊　＊　＊

盤腸谷中比當年羅通盤陽大戰還慘烈，生命能是在這時候才眞的「開了花」，那鮮血到處一片片。

也有人以爲此刻人命不值錢，其實這要當事人才知道。

那包大銘見這種場面，眞是他始料不及的事。但雙方不因死了主將而稍停，反而殺得更凶狠……

這時候誰也走不掉，都是兩隻手一把刀，那得殺到最後才知道。

＊　＊　＊

斜刺裡，柯文風奔到包大銘面前：「大哥，咱們也未佔便宜呀。」

包大銘道：「老二呀，幹了。」

二人齊聲大吼，直往敵人再撲過去。

十八盤大寨的兄弟們似乎漸落下風了，他們失去了主帥，沒有指揮的人，變成各自爲政了。

也不知誰在遠處一聲叫：「扯呼了，兄弟們！」

黑濠濠中，大伙也沒看清楚，只這麼一聲叫，還眞有人往回跑，只不過眞正逃跑的人大概只有十幾個。

包大銘並未叫人追，黑夜之間怎麼追，隨便藏起來就只有追的人挨冷刀。

包大銘正在收拾死傷殘兵吶，遠處來了一騎快馬，嘩啦嘩啦的到了大茅屋前面。

那人還直喘氣，想也知道這人累成什麼樣！

＊　＊　＊

「當家的……在那兒。」

有人指着一片林子，道：「別叫了，當家的在找受傷的兄弟吶……」

那個來人也不說話，立刻便奔過去！「當家的，當家的，不好了！」

這又是什麼消息不好了，可也沒人多問了，再是不好，也比這兒好，因爲這兒死了一百多人吶……

＊　＊　＊

那人終於找到包大銘了，只見這人衝上去，大叫：「當家的，快回山寨吧，官兵把咱們圍住了。」

包大銘只一聽，立刻知道自己是個豬，上了大當了。

柯文風急得直跳脚，道：「媽的，官兵怎麼會找上咱們山寨，他們應該去十八盤大寨呀！」

包大銘也不想一想，立刻叫人把馬匹找來，他清點一下現有的人馬，眞慘，一共還不到三十個。

包大銘也把傷的送上馬背，大吼一聲：「兄弟們，生死關頭已到，大家跟我回山寨啦……」

「上馬，走！」

「哈……」這是催馬聲，這批人霎時便往熊耳大山方向奔馳而去……

於是，盤腸谷中又見平靜，平靜得有如鬼域，是的，只待天明，就會發現這兒死了不少人！

死人的地方就是鬼域，但鬼域都是由人造成的，人造了鬼域，然後又怕到鬼域，人吶，就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動物，你說是不是？

＊　＊　＊

天就快亮了，但這處已見紅光，紅光來自高山上，那紅光還一閃一閃的不像旭日要東升。

包大銘在馬上咒罵：「他娘的趙瘋子，都是你這瘋子搞的鬼，害得老子們跟你倒大楣！」

他在這時候才見到，如果當初不同趙瘋子打交道，又何來今天這種倒楣事。

這就是後悔莫及，但當初誰也無法不被誘惑，五千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佔山爲寨，不能到大城去打劫，攔路行搶難有大收入，趙瘋子的銀子迷昏了包大銘的頭，但壞就壞在趙瘋子想吞掉蜈蚣嶺地盤。

包大銘罵的正是這一段。

他抬頭越看越心驚，漸漸的也聽到劈劈啪啪燃燒聲。

蜈蚣嶺的基業二十春，好不容易才成形，前寨房子剛翻新，後寨的糧倉堆了麥子有兩千斤，蔴油乾肉三百斤，還有幾處住的是女眷，如今……

包大銘不由朝天罵：「他奶奶的，這是不叫包某人活了，這是連根拔呀！」

漸漸的火光似乎小了，其實是東邊升起半紅太陽光的關係，才顯得火光小了些。

包大銘正要撥馬奔小道，就聽得這個山坡一片喊殺聲，聽得他好不驚心……

包大銘回頭厲吼：「兄弟們，拔刀啦！」

馬背上的兄弟們立刻一個個在抽刀，却不料附近一聲梆子響，立刻間兩邊山崖上站出七八十名官兵來了。

正前方有三個怒漢擋住去路，當中一人正是那「梅花槍」花正剛。

花正剛的兩邊各站着兩個年輕大漢，只一看便知道這二人是「中原雙俠」藍氏兄弟。

半山坡上還有人在追殺，火光照得如同白晝，看看就要蔓延到山林了。

如果變成火燒山，蜈蚣嶺就完了。

＊　＊　＊

包大銘這不到三十人立刻被包圍在山道上，花正剛得意的道：

「姓包的，你還不下馬投降？」

包大銘冷叱道：「投降？什麼叫投降？」

花正剛的花槍猛一抖，道：

「難道你們還有活命機會？你也不睜大眼睛瞧瞧。」

包大銘道：「瞧什麼？不就是中了你們的圈套？」

花正剛忍不住哈哈大笑……得意呀……

包大銘突然大聲吼，道：「姓花的，官家也使奸詐呀，不要臉！」

花正剛忍住笑，道：「對付你們這些三山五嶽大盜之流，只有武力配合手段才有效。」

包大銘道：「原來你們在裔門故意放走我們的呀，王八蛋那莫少白老小子，仍然完蛋。」

花正剛突然厲吼，道：「所以你們非死不可！」

包大銘抖着手中大刀，吼道：

「兄弟們，置之死地而後生，咱們拚了。」

「拚了！」

花正剛大聲叱道：「一羣豬！」

包大銘道：「姓花的，你們才是豬！」

花正剛一楞，道：「你說什麼？」

包大銘道：「刺殺莫少白的主犯是趙瘋子他們，你們應該殺上十八盤大寨呀，你們把力量耗在我這蜈蚣嶺，你們就無力再去找趙瘋子了，你們還不是豬呀？」

不料花正剛哈哈大笑了。

「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才是豬。」

「怎麼說？」

花正剛雙手端着銀槍，道：

「十八盤大寨那是在陝西，自有陝西官兵去剿他們，咱們省了。」

包大銘一怔，道：「不爲莫少白報仇了？」

花正剛道：「當然要報仇，我便老實的對你說，這一次官兵出動有計劃，長安的官兵配合着邀來的幾位江湖俠士助陣，於此同時已殺上十八盤大寨了，哈……咱們就是要你們先來個自相殘殺，先減去你們大半力量，咱們再出手，那省事多了……哈……」

他這一解釋，眞令包大銘肺也氣炸了。

這還眞應了那一位老人家的話……黑道不怕官兵殺，黑道就怕自相殘殺。

＊　＊　＊

包大銘看看四週官兵已圍上來，他不下馬，掄着大刀便往花正剛衝過去。

「殺了你這奸傢伙。」

花正剛見包大銘這是在拚命，忙抖出他的長槍扎過去。

花正剛的槍正扎中那匹馬的肚子上，扎入三寸那麼深，馬痛，馬叫，馬跳，一下子便把包大銘掀下馬來了。

包大銘落馬來個就地滾，未起身早已劈出十一刀。

他也急大叫：「兄弟們，殺！」

「殺！」

於是蜈蚣嶺下殺聲驟起，幾與半山上的相呼應。

* * *

花正剛與中原雙俠合殺幾乎發狂的包大銘，那柯文風已撲入官兵羣中狠幹起來。

有幾個重傷的大漢，早被官兵砍死在馬下，這其中還包括那個斷了臂的跳澗虎在內。

半山上的野火燒過來了，再加上太陽已升起半天那麼高，誰的模樣全看清楚了。

包大銘一夜未瞌眼，如今還得把命拚。

那花正剛就發覺包大銘的身上一半已被鮮血染紅，他心中明白，這一定是十八盤大寨人的血……他幾乎叫出聲「太好了。」

包大銘血戰發了瘋，這場面他也明白，想活也活不成了，既然活不成，那也得拖個來背墊。

包大銘已認準了花正剛，同姓花的死一塊，陰陽路上再搏殺。

還眞叫巧，正見花正剛抖手一槍猛刺出，按情況，花正剛的這一槍，包大銘應該躲得過，但姓包的却把粗壯的身子迎上來。

「噗！」

花正剛心中就是一喜，這一槍就叫姓包的見閻王了。

却不料事情並非那麼如人意，花正剛的銀槍穿過包大銘的左脅下，正被包大銘抓牢了他的槍。

包大銘一聲厲笑，森森牙齒全部露出嘴巴外，他的左手順勢往身後拖，便也把個花正剛拖得打了個踉蹌。

花正剛收勢不及往前撲，嚄，包大銘的右手厚背刀也就巧妙的遞上了。

「殺！」

「哎唷！」

花正剛一刀挨在左腹上，殺得他冒血吸大氣，七個官兵衝過來救，包大銘又是一刀砍在花正剛的脖子上，幾乎把花正剛的六陽魁首砍落地。

花正剛倒在血泊裡，七個官兵亂刀殺，早把個包大銘亂刀砍死在地上。

有人看到包大銘的臉，姓包的面孔帶着笑，他笑什麼？當然是滿意才會笑。

挨亂刀也滿意？唉，其中之味只有包大銘才知道。

* * *

火已燒到山溝下，半坡上的大火也熄了。

這時候從山坡那邊來了捕快李士白，姓李的一看花正剛死得慘，不由對官兵捕快們一聲吼：「大家往林子裡捉人去，要死的不要活的。」

那年頭監牢不是養老地方，抓來了犯人不是殺就是打，關上十天半月少有的事，官家糧食不養犯罪的人，如今這李捕頭見死了花正剛，心中一緊便發了火。

他命大伙入林找山賊，他也對奔過來的天一和尚與徐奇、藍氏昆仲點頭，道：「這一回咱們徹底連根拔，到山上去找他們的倉庫去。」

這一行往蜈蚣嶺大寨走去，幾個人剛剛繞過一片火場，忽見前面一人自火光後面奔出來，這人只一出現，拔腿就往山峯攀。

只可惜來的人都是不簡單，十幾丈便被圍上了。

李士白一看冷冷笑了：「你是秀手柯文風？」

這人還正是柯文風，當花正剛攔住包大銘一伙去路的時候，這柯文風就打算要開溜了。

只到雙方幹起來，柯文風縱馬往叢林中衝過去，十幾個官兵沒有攔住他，他躲在一處荒草中。

姓柯的這是見大勢已去，便想到了逃，於是他暗地裡潛到藏寶地方來。

柯文風再也想不到會在即將得手的時候碰上這班厲害的人，忍不住咬牙道：「姓李的，你大概不會放柯某人一馬了吧？」

他拔出刀兩把，更把包袱纏得緊。

李士白冷冷道：「如果你能叫死了的人活過來，我放你。」

柯文風厲吼，道：「你娘的。」

他舉刀便往李士白猛刺過去，他的打算是逼退李捕頭，他便一溜煙的逃。

但他的算盤打錯了，因爲有一支利刄打閃似的從柯文風的右背後掠過，便也殺得柯文風往李士白的面前匐下去，一副十分後悔的樣子。

柯文風用盡力量回頭看，他看到一人還在抹拭劍上的血跡。

「你……你……」

「徐奇，你認識嗎？」

「中……原……鏢客……」

「哈……」徐奇笑了，很殘酷的笑……

* * *

蜈蚣嶺的藏金眞不少，單只由趙瘋子送的就有兩千五百兩之多，另外更存得多，木箱子就有七八口。

這一仗雖然死了花正剛，也還算漂亮，因爲刀對刀來槍對槍，老命繫在卵蛋上，是生是死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 * *

現在，官家來的人馬集中了。

那南陽捕頭李士白親自率領着，就在大寨前的場子上清點人馬。

這一回來了官兵二百五，另外又請了幾位武功高强的中原俠客與五台天一和尚。

這一仗對各路拔刀相助的英雄來說也最輕鬆，不似以往幾次拚老命，其實這就是計謀運用得法，先就把蜈蚣嶺的主力坑死一半在盤腸谷，否則，也還有得拚殺了。

* * *

不管怎麼說，蜈蚣嶺的强人兒全被官兵消滅了，這種事情可是大功呀！

天底下各處全一樣，戰功最大，有功之人是英雄，死了的人，那也只怪造化不佳，狗熊吧！

李士白就慶幸自己這一仗還活着，活着就得有活着的計較，他把個同來的兵總「大關刀」成明叫一邊。

「成兄，你有甚麼好主見？」

「李捕頭，還是你拿主意！」

李士白道：「知府大人已死，還不知後事如何辦吶！」

成明道：「李兄，上級衙門會派人來的。」

李士白道：「我就是擔心這一點！」

「怎麼說？」

李士白嘆口氣，道：「成兄，請想想，上級還不知派個甚麼樣的人前來，而咱們剿了山賊死傷了人，也不知能不能受到上方的垂靑獎賞！」

成明點點頭，道：「這話倒是不差！」

李士白道：「更重要的是咱們花兄死了，請來的各路英雄萬一新上任的不賣帳，銀子荷包看得緊，成兄，咱們怎麼交代？」

成明道：「李兄，你可曾想到好主意？」

李士白道：「有，我的主意就是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該咱們做主就由咱們當機處理！」

成明道：「李兄的意思是……」

李士白看看正在場上清點的人馬，再看看樹下的幾個拔刀助力的天一和尚等幾人，重重的道：「來的人大伙都已出了力氣賣了命，咱們也把賊子們的存銀之庫找到，不如把銀子拿來分，該給多少送多少，先打發各路英雄離開，然後再把銀子分於兄弟們，至於山上的刀槍糧秣一應可搬的東西，綑了以後運回去，那是戰利品吶！」

李士白更指着附近，又道：「有幾處賊婆子們住的地方，咱們不殺女人，燒上她們的屋子，趕她們下山也就完事了！」

成明拍拍手，道：「好，李兄的意見我同意，一切由李兄做主了。」

李士白道：「我做主了，你不會再有意見吧？」

成明道：「李兄說了算，官兵聽我的，捕快們聽你的，只要咱兩人點點頭，他們那個敢放屁。」

「哈……好！」

就這麼簡單，兩個人這麼一決定，那李士白已對場上的人開了口：「快，山上還有牛馬猪羊，咱們先去各殺一頭，把山洞的藏酒取出來，午間大伙先熏熏。」

他這麼一吼，大伙都樂了，自有人去張羅，有道是，大官呶呶嘴小官直叩頭，小官呶呶嘴小兵跑斷腿。

* * *

戰利品一大堆，全部堆在大樹下，幾處房舍已燬，大伙不能擠山洞，便只有在林子裡了。

幾隻木箱子掀開來，銀票銀子帶首飾，錦緞細綢帶古董，李士白取來幾塊錦緞扯開來。

只見他把請來的天一和尚、中原雙俠藍氏昆仲、中原鏢客徐奇叫到堆放戰利品地方。

李士白對這四人抱拳施禮，道：「幾次得各位力助，咱們心存感激，如今知府大人與花近衞都已作古，未來的大人還不知甚麼作風，所以李某人大膽作個主，這裡我以戰利品作犒賞，各位收下以後就回家鄉，餘下的我率官兵捕役回府衙交差，就不提各位這一段了。」

聽聽，這話說得多漂亮，聽的人也直點頭。

李士白眞大方，每包都是一千兩，另外還挑選一件首飾包上，雙手親自送給每個人。

這種當場分配最公平，誰也心服口服的猛點頭。

於是，場上有人叫開飯了，這時候大伙也早餓了，三五成羣的圍着吃喝起來。

果然全牛全猪全羊各一隻，大火烤熟了用刀割着吃，大伙當然也喝了不少酒。

* * *

天一和尚四人稍做休息，便提了小包上路了，官兵還對他四人直拍巴掌表示歡送吶！

李士白與成明送他四人到山脚下方，才回轉大寨上。

李士白與成明一回到大寨上，幾百隻眼睛都看着他兩人，李士白當然明白，這是等他命令了。

成明一邊站，他是不開口的。

李士白站在高處，道：「各位，咱們這是在玩命，一切我明白，如果花近衞在，知府大人也在世，這裡輪不到我做主，可是情勢不同了，就要有新官來上任，咱們這次戰功白幹了。」

他看看四下，又道：「我今拍胸脯做主，山賊的銀子珠寶咱們大伙分，算是官家對各位的犒賞。」

「劈劈啪啪……」

這是好長一陣拍巴掌，大伙高興嘛！

＊　＊　＊

蜈蚣嶺「五手」的藏金眞不少，官兵們每人分了三十兩之外，還帶首飾與錦緞，當然李士白成明兩人分的與剛走的各路英雄是一個樣的多！

他兩人雖然分得多，官兵們仍然高興，這比之回衙門再犒賞就多好多了。

於是，馬匹拉來了，該裝袋的裝袋，有的還分別用竹竿拖又抬，這不是來打仗的，這是搬家來的。

別管打仗或搬家，反正大伙是哈哈笑着回南陽府了，至於死的人，那就回去一齊辦喪事吧！

＊　＊　＊

且不提中原雙俠與中原鏢客三人奔向家鄉，此刻應該說的是五台山的天一和尚。

天一和尚眞高興，每次下山都有相當收穫，而且還落個俠義之名，眞是名利雙收，這要是守在五台山的廟裡，每日裡只收那麼幾個油燈香火銅碎錢，一輩子也積不到這麼多的銀子。

天一和尚也心中直叫可惜，因爲像莫少白這樣的大官如此大方的花銀子太少了，這以後怕要另謀發展了。

但不論怎樣，天一和尚臉上是笑意盎然的，他可也想到了十八盤大寨。

十八盤大寨至少也死了一半人馬，還不知死的是那幾個，天一和尚對「武關一把刀」丁卯實在沒好感，如果有機會，他眞要同丁卯幹出個結果來。

＊　＊　＊

和尚騎馬不必快，文明的這天騎了一百八，天一和尚也有意拖，他拖到十八盤大寨，他希望也像蜈蚣嶺一樣的完蛋，他再經過那兒就太平了。

這和尚心情還眞矛盾呀！

小玉兒騎馬過武關，她並未去看住在武關的丁卯，她還不知道，丁卯剛剛又去了十八盤大寨了。

小玉兒只對守關的兩個老軍點點頭，禮貌的一聲細語：「辛苦了。」

兩個老軍也怔住了，直到小玉兒走近，才猛然齊聲高呼：「小姑奶奶路平安吶。」

小玉兒連頭也未回，她不是擺架子，她在想着一件事，十八盤大寨要出事。

小玉兒心中想，一旦大寨出事，要不要插手管，不過小玉兒最後下了決定，還是袖手的好。

＊　＊　＊

小玉兒剛馳入黑龍口，就已發覺十幾個商旅奔過來了，這些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想是已經跑了一段很長的路，數一數共有十七個，好像有人把東西也跑丟了。

小玉兒馬上看得清，有個漢子在邊跑邊對小玉兒道：「姑娘，快回頭啦，官兵上山抓强盜啦。」

小玉兒奇怪，她這一路西來並未看到官家的人馬，尤其是南陽府的花正剛她認識。

小玉兒很想問問清楚，但十七個人已跑遠了。

＊　＊　＊

小玉兒當然是不會回頭的，她是不怕什麼官兵抓强盜，她正要看看是什麼地方的官兵上山來了。

小玉兒仍然往山道上馳着，她又馳了二十里遠，漸漸的有聲音被她聽到了。

那是沉悶的喊殺聲，宛似來自雲端，聲音當然不是來自雲端，聲音來自高山之上。

小玉兒抬頭看，隔着兩道山岸荒林中有移動，那只一看便知道是人在移動。

小玉兒拍馬過山道，她急急的奔馳五里遠，這才下馬，把她的小川馬拴在樹林裡。

小玉兒抓着她的七星寶劍便往十八盤大寨方向疾奔直去，她看到人們正在往大寨上集中，小玉兒只一看，不由得吃一驚。

「哦，來了不少官兵呀，三四百衆，趙瘋子他們怕是眞要完蛋了。」

小玉兒繞過高山到背面，有幾道狹口也有官兵重重圍着，好像也有兩百多。

小玉兒吃驚了，她知道大寨的人馬還不足五百人。

小玉兒還不知道，大寨上已有一百人跟着霍大牙與郭棟長二人去了盤腸谷，而且已經全軍覆沒了。

＊　＊　＊

小玉兒攀上了高嶺，她隔着一道大山溝看向對面的十八盤大寨，那兒有幾棵萬年老柏樹，小玉兒騰身上到樹頂上，她這是居高臨下的觀戰了。

她心中早想通了，趙瘋子是個精明的人物，他弄個什麼名譽當家

的擱在自己頭上，那是有目的的，當然，目的是因爲小玉兒的武功太高，他們沒有人打得過，打不過當然要善加攏絡了，而最好的方法便是奉以尊稱，如此以後便是小玉兒不幫至少也不會爲敵。

小玉兒如今漸漸的江湖閱歷豐富了，便也瞭解趙瘋子的用意。

此刻小玉兒是不打算同官家爲敵的，只有傻子或自以爲聰明的傻子才會同官家過不去。

小玉兒坐在高處觀戰了。

相隔着一道山溝，一般人大概只能看到人影在山林之中晃動，但小玉兒不一樣。

小玉兒不但看到了，也看清人的面目，因爲她的耳目早異於常人了。

＊　＊　＊

令小玉兒吃驚的乃是隨着官兵往山上衝的，竟然有「塞上一條龍」沙爲仁與他的兩個兒子沙豹、沙剛，沙家堡爲了牛馬生意，往日同花正剛等打交道，如今轉而投靠長安官家，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另一面斜坡上縱躍得最快的青衣人，却是鳳凰城齊王府大殺手司馬嵐。

官家雖有這些人物助陣，但大寨上也有兩個令小玉兒不明白的人物在走動，這兩個人小玉兒不陌生，只不過小玉兒也爲趙瘋子的神通廣大吃一驚。

那兩人可不是別人，西邛崍野龍山的兩個當家「大長毛」丘成根與「白臉修羅」東方青二人是也。

小玉兒以爲，今天似乎是封神日，該歸位的就要歸位了，要不然爲什麼連不該來的也到齊了。

封神榜上講得清，是神是妖有分明，是神上天庭，是妖就下煉獄吧。

別以爲下煉獄又怎樣，那可得一番掙扎吶，要不然你看對面的大寨前，一場斷殺展開了。

＊　＊　＊

十八盤大寨的人馬分別被官兵自各埋伏處逼往大寨前，什麼老虎夾竹尖阱，陷坑與套繩，均難擋官兵的人多勢衆，便是有人上了陷坑，跟上來的官兵便是使力的衝殺過來，這光景正是五打一，大寨的人馬只好往大寨上面逃，看光景，官兵這一回是地氈式的一個不留了……

趙大刀帶着十幾個嘍兵自山崖一邊奔過來，他一邊跑一邊吼：「爹，狗腿子們人太多，西崖抗不住了。」

趙瘋子沉叱，道：「咱們設了那麼多的陷阱也阻擋不了他們嗎？」

「全部不及發動，就被破了。」

趙瘋子一聽之下，立刻對兒子趙大刀道：「趕快，去把斷腸溝埋伏的人召回來，大家把力量集中在一起，娘的，狗腿子們來得眞快，霍老三與郭老二怎麼一些消息也沒有？」

趙大刀道：「爹，希望他們殺了包大銘幾人再奪下蜈蚣嶺，咱們正好撤往那裡重整旗鼓。」

趙瘋子吼道：「快去呀，斷腸溝還守個什麼勁！」

趙大刀匆匆往一道小山道疾奔，忽見「秦嶺夜叉」石棟端着鋼叉與他的兩個徒弟左公太王大力二人來了。

趙瘋子一見，急忙迎上去，道：「老哥哥，你那邊的情況怎麼樣了？」

石棟嗔目吼罵：「操他娘，狗腿子們請來爬山好手，抄咱們後路，幾處險要之地他們不作正面攻，攀過斷崖墜繩索，一路滑下幾十個，弄得孩兒們腹背受敵。」

趙瘋子跺脚，道：「這他奶奶的必是有識途老馬才會出這種怪招對付咱們了。」

不旋踵間，只見丁卯也奔過來了。

趙瘋子上前道：「怎麼樣了？老弟台。」

丁卯喘着大氣，道：「趙當家，情況有些不大妙，我聽到斷腸溝那面已經幹上了，殺得凶吶。」

趙瘋子咬牙，道：「可恨我把兵力分散了，至今還不知道霍老三與郭二當家是否已得手回來。」

那石棟沉聲道：「他二人一定回不來了。」

趙瘋子一驚，道：「老哥哥何出此言？」

石棟聳動鼻子，道：「想也知道，事情那有這麼巧，偏偏咱們力量分散，官兵們就打來了。」

丁卯道：「我也這麼想，事情有蹊蹺，趙大哥，你得趕快拿主意。」

突然，半山下傳來石破天驚的一聲「轟」，衆人低頭看去，嚄，山坡被炸下一大片，怎麼的，這次還帶有火葯呀，那可就慘了。

大伙正在吃驚中，忽見剛走不久的趙大刀灰頭土臉的又奔了回來，他還吼叫：「爹，狗腿子的攻上來了，娘的，他們心腸狠手不軟，見了人就是亂刀砍，拿咱們的人不當人，一路上山來了。」

趙瘋子面皮抽搐，他把刀一掄，道：「你們大伙都聽着，咱兄弟當初上山就沒有打算壽終正寢，如今狗腿子們打算對咱們兄弟們要趕盡殺絕了。」

他激昂的站在大寨前的台階上，下面近百名大漢都瞪眼。

瞪眼，當然是要聽聽他們大當家下面的話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程小蝶在小廳內設茶點，以溫和談話式提審言府上下人等，首先是守門護衞與花丁，其次是廚子與婢女，最後訪問言夫人。原來言府花園內種的不是花而是草藥，言大人也時常採些枝葉回去，但不知作何用途。書房內有秘室，除了言夫人與素喜外，無人知曉，更奇怪的是言侍郎與夫人，廚子要分兩家菜餚，分別送於北內院與南書房……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誤認丈夫起異心　却是令妻復青春

「沒有，我知道有秘室。」文芳道：「還是素喜有一次喝多了酒，告訴我的，說那座秘室很大，打掃起來很累人，我心中雖然很好奇，却不敢多問，我也在書房中找過很多次，總找不到門戶。」

程小蝶道：「謝謝文芳姑娘。張班頭，帶文芳姑娘下去休息。」

文芳離去，程小蝶目光才轉到那嬤嬤身上，道：「妳是言夫人陪嫁的丫頭？」

「是！」嬤嬤臉上泛起了訝異之色，忖道：是神仙哪，怎麼一語中的，猜得這麼一個準法，記得他們沒有問過這檔事啊！

「那妳對言夫人的事，知道得很多了？」程小蝶道：「答話要眞實，惱了我一樣會動用大刑。」

「小婦人不敢虛妄。」

「姓什麼？」小雅接道：「嫁了丈夫沒有？可生有子女？」

「小婦人田氏，幼時家貧賣入同姓的田家爲婢……」

「妳是說言夫人也姓田了，」程小蝶道：「妳們之間可是同族關係？」

「縱然有關，也已出了五服，算不得近親，不過，一筆寫不出兩個田字，也許這層關係，就把我撥在小姐身邊聽用，小姐大我兩歲，年齡相近，相處得十分融洽。」田氏道：「閨中歲月逐雲飛，小姐嫁入言家時，帶我同過言府，我二十歲那年，由小姐作主，嫁給言大人幼時伴讀的書僮，不想只作三年夫妻，夫君就暴斃一死……」

「停一下！」程小蝶道：「妳所謂暴斃的意思是……」

田氏長嘆一聲，道：「不知他誤食了什麼東西，半夜發作，大喝一聲，七竅出血而亡，死時似是有話要說，但他忍下了。」

「妳爲什麼不問呢？」小雅道。

「當時，小婦人已嚇得驚魂離體，那裏還想到這些，事後思索，」田氏道：「他的神情好像有話要說，小婦人夫死之後，因未生一男半女，又回到小姐身側聽用。」

「除了妳新婚三年之外，」小雅道：「妳大半生的歲月，都追隨在言田氏的身側了？」

「是！小姐閨名秀珍，小婦人八歲陪她，直到現在。」田氏道：「就算在婚嫁三年之間，也常過府探望，那時言大人已高中進士及第，放牧銅山縣，小姐獨居一院，頗感寂寞，直到兩年後，言大人升遷知府，接小姐同赴任所，此後連年升遷，夫妻也恩愛非凡。」

「這倒未必吧！」小雅接道：「北內院、南書房，兩人一年難得碰次面，還算恩愛夫妻呀？」

「毛病出在七年前揚州知府任內，不知爲什麼，夫妻吵了一架，

從此就成了一個死結，再也沒有和解，言大人乾脆遷入衙門內，夫人也獨守一宅院。」田氏道：「但他們一直維持着表面夫妻，可眞是難爲小姐了，我因夫死寡居，小姐却是守的活寡，可憐啊！可憐！」

「妳是言夫人隨侍過門的女婢，」小雅道：「丈夫死後重又回言夫人的身側，足見情感深厚，言侍郎夫婦爲什麼吵那一架，事後也該告訴妳了？」

「小姐一直不肯說，但我問過她。」田氏道：「我問得太急了，她就哭了起來，這一來，我不敢，也不忍再問了。」

「這七年以來，」程小蝶低聲道：「他們夫妻就未再有同房？」

「是！官場的酬酢，夫人和老爺同進同出。」田氏道：「回到府中各奔一方，自從老爺調入戶部之後，酬酢極少。南、北分居，一年也難得見次面了。」

「言侍郎有素喜侍候，素喜之前，我相信還有別的女人？」小雅道：「這方面，妳知曉多少？」

「這一點，是我心中最大的不忿，老爺可以找女人。」田氏道：「還當少艾的夫人，却守着活寡，不公平啊！我不懂小姐怎麼忍受得了這麼多年。」

「女人哪！這方面吃虧大了。」小雅道：「三從四德害苦了我們，也造成千千萬萬的深閨怨婦，我很同情言夫人的遭遇，可是，不忍受又能怎麼樣呢？」

小雅在燃引線，果然激出了田氏的怒火，道：「下堂求去啊！小姐很漂亮，不信妳們去看看，快近四十歲的人了，還像一朵花似的。」

「言大人不解風情，是嗎？怎忍心把美麗的夫人，棄置在深閨？」程小蝶道：「言夫人無可奈何夫不歸，但言大人又怎能任令春花等閒開？」

「是啊！這一點我也想不通了，那一架吵得太兇了。」田氏道：「吵斷了夫妻問所有恩愛情義。」

「吵一場，打一架，也不會記恨得如此之久。」小雅道：「是否別有原因呢？」

田氏呆了一呆，道：「會有什麼原因呢，小姐嫁入言家前，是個足不出戶的富家千金，一年只准看一次花燈，也要有兩個丫頭陪着，四個長工護駕，日子過得很單純啊！」

程小蝶一揮手，接道：「田嬤，請暫回牢房休息，我會想法子盡快的放了妳。」

一揮手，張百通帶走了田嬤。

「小雅，回我的公事房去。」程小蝶站起身子，當先而行。

小文也及時趕回到總捕頭的公事房中，道：「我對阿橫、阿保仔細的描述了言貴的模樣，費了不少時間。」

「可惜妳漏聽了文芳和田嬤的回話，」程小蝶道：「小雅，說說妳的看法、意見？」程小蝶先行落座，小文、小雅才相繼坐下，盡管程姑娘對兩人已經熟不拘禮，但小文、小雅，一直保持着主婢的分寸。

「夫妻的恩愛，不會因吵一架，就形同陌路。」小雅道：「可能是吵架後，又經過一番商議，維持了表面夫妻，事實上夫妻間已各行其是。」

「會有那麼複雜？」小文吃了一驚，道：「言侍郎學識廣博，充滿着好奇、幻想，仗憑着宦囊豐厚，收集了不少奇玉，配合着他的聰明、才智，建立起一座藏玉寶庫，這個人讀書太多，讀的又正是不務正業的奇書、雜學，性格複雜多變，行爲怪異，其來有自，言夫人怎麼會呢？」

「小文，人會變哪！」小雅道：「有那麼一位奇學富五車、邪才高八斗的丈夫，帶也把老婆帶邪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小文聽得直點頭，道：「說的也有道理，常在火爐旁邊坐，薰也薰得一身黑烟臭味了。」

「這都是我們的猜測。」程小蝶道：「我們想像的言夫人，和田嬤描述的大不相同，別忘了她們主僕相處了二十年以上，認識的田秀珍，應該比我們深刻，言夫人田秀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明天見過，才會有個概略，去通知神眼叟佟元修，明天一起訪問言夫人。」

* * *

言夫人一身素服，在一個丫頭陪伴下在北院內廳中等候。

總管言貴帶着程小蝶、佟元修、小雅、小文入廳落座，小雅突然揮揮手，示意言貴退出去。

這舉措有些出了言貴意外，但程小蝶神色冷絕，小雅也怒目而視。

言貴不敢猶豫了，只好乖乖的退出廳堂，小文起身跟出去，看着言貴走得消失不見，就在廳堂門口不進來了。

這使得接近廳堂，暗中竊聽的打算，也完全被割絕了。

小文的細心、愼密，似已到點水不漏，連佟元修那等老江湖，也看得暗暗點頭。

小雅伸手指一指言夫人身後的丫頭，道：「妳也出去，等一會我們會單獨審問妳。」

丫頭舉步向外走，却被小文攔在房門口，道：「大姑娘，怎麼稱呼啊？」

「小婢桂花。」

「噢！八月桂花香那個桂花

麼？」小文道：「我們好像沒有見過面？」

「小婢名字俗氣得很，丫頭嘛，有個名字稱呼，也就是了。」桂花道：「是雅是俗，自己也作不了主，我們嘛……見過一次，那天，妳們把我抓起來，但又放我回來侍候夫人。」

「是是是！妳這麼一提我也想起來了，」小文道：「南書房的兩個丫頭，全被收押了，一個叫素喜，一個叫文芳，北宅院除了妳還有一位是……」

「荷花！」桂花道：「也被收押在刑部大牢中。」

「對！我要傳個訊息給妳，」小雅道：「荷花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

「人吃五穀雜糧，難免會病，」桂花道：「希望刑部能幫她找個大夫看，別要病死獄中。」

小雅點點頭，道：「刑部請了太醫院的大夫，幫她看病，言侍郎生前，也未必能夠做到。」

小文一閃身道：「桂花姑娘，請啦！」

桂花的臉上掠過一抹忿怒的神色，但只一閃而逝，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快步出廳而去。

程小蝶長長吁一口氣，道：「夫人，廳中已無外人，他們三位，都是刑部的捕頭，夫人有什麼難言之隱，盡管直說無妨。屬於私隱的，無關案情的，我一定爲夫人保密，也願爲夫人擔待，希望妳眞誠合作。」

一面說話，一面打量言夫人。

田嬤說得不錯，田秀珍是個很美的女人，快四十了，看上去像二十三四歲的人，不是那種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而是風華正茂，一身素服，倍增雅麗，如若再稍經打扮，只怕就醉人如酒了。

小雅看得疑惑了，這究竟是不是言夫人哪？怎麼會如此的年輕，如此的嬌麗，這樣一個美麗的妻子，言大人一擺七八年，不肯碰一下，眞的是不可思議呀，這中間有什麼毛病，出在哪裏？

回頭看姑娘，也是一臉驚奇。

「是不是覺得我太年輕一些？」言夫人道：「不像是近四十的人？」

「是！」小雅道：「我們還懷疑，妳是不是眞的言夫人？或者，只是一個替身。」

「想得太玄了，」言夫人道：「我的兒子已經十二歲了，至少他會認得他的母親，也不會接受一個替代娘親的人，孩子就在宅院中，找他來立刻就可以証明。」

「最大的遺憾是，命案發生後，我們未能立刻拜會言夫人。」程小蝶道：「才鬧成現在這麼一個撲朔迷離的局面，妳的嬌嫩容色，絕不像已過三十的女人。」

「那妳說說看，我像幾歲的女人？」言夫人神色凝重的道。

「總捕頭說妳不超過三十歲，是寬打多算，放足了尺碼。」小雅道：「精確點說，妳只有二十三、四的歲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一個奇學富五車的丈夫，一個嬌嫩如春花的老婆，北內院，南書房兩地分居，夫妻倆七八年同居一宅不同房，甚至一年難見一次面，丈夫死得神秘、詭異，妻子年輕得不像元配，言夫人，希望妳有一套合乎情理的說法，編一套謊言也成，重要的是讓我們信服。」

「這讓我怎麼說呢……」

「不說也成。」小雅打斷了言夫人的話，道：「那就只好寃枉妳一次了。」

「寃枉我？」言夫人有些訝異的道：「意思是……」

「先動手打一架，」小雅道：「一時間，也很難想出更好的辦法，動手一戰，簡單明快。」

「我不會武功，怎會打呢？」言夫人道：「再說審理案情，也不是打一架就能解決。」

「對付刁民、潑婦，可以動刑，」小雅道：「夫人不能說出個完美理由，可憐妳一身嬌嫩的皮肉，就難免受到損害，傷痕纍纍了。」

口中說着，人也有了行動，一伸手，向言夫人左腕脈穴上扣去。

小雅出手快，言夫人也未躲避，被一把扣上腕穴，拖站起來，疼得言夫人啊喲一聲，流下了兩行眼淚。

臉色慘變了，潤紅的粉臉上一片慘白。

這表明了言夫人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不會武功。

小雅有些意外，也有一份歉疚，但心中還有些不信，素喜不是也會裝嗎？直到生死關頭，才顯露出眞正面目，一身的上乘武功。

「夫人，抱歉了！」小雅道：「我不會憐香惜玉，也不喜看人做作。」五指突然加力，言夫人慘叫一聲，冷汗如雨而下。

小雅也感到言夫人的手指冰冷。

不是做作的，小雅急急放手，道：「對不住啦！」扣着脈穴的右手，突然一伸，扶着言夫人的身子，左手却在言夫人的臉上摸了一把。

粉頰光滑，嬌嫩異常，手指過處，顯出三條紅痕。

是一張眞臉，沒有戴人皮面具。

小雅心中仍然不服氣，但却計窮了。

言夫人連喘了幾口大氣，緩緩坐下身子。

桂花捧了一個木盤，緩步而

入。

木盤上放了四碗茶，低聲道：「諸位捕頭大人請用茶。」

佟元修一直在閉目而坐，突然睜開一雙眼睛，目光熠熠，逼視着桂花，道：「姑娘，好高明的輕功。」

小文心中早有所疑，肅立未動，是因爲恐蹈小雅覆轍，鬧得下不了台，兩個人都弄成僵局，小姐就很難轉寰了，所以，隱忍未發。

佟元修一語道破，小文已出手如電，擒拏桂花的雙腕。

桂花的應變也快，手腕一震，內力迸發，木盤上四個茶杯同時飛起，分向小文、小雅、佟元修和程小蝶四人襲去，力道、方位，無不拏揑得恰到好處。

四隻茶杯中，還裝着滾燙的熱茶，杯子飛轉，茶水不溢，重量增加了很多，擊中人後的傷害，也增強了不少。

四個人，也表現了不同的對付手法。

佟元修對那急飛而來的茶杯，伸手接住，放在鼻前聞了一下，道：「好茶！」舉杯就唇，喝了起來。

小雅姑娘是伸出右手一根手指頭，就那麼準確的頂住了茶杯的底部，茶杯像飛輪，不停的在她手上轉，手停在言夫人的座位上面，偶然濺飛一絲絲的水滴，洒在言夫人的粉臉上。

程小蝶應付的手法最奇怪，也表現出精純的內功和技藝之巧，茶杯停在她面前尺許所在，不再前進，奇妙的是也不墮落實地，仔細看，她的兩根秀髮飛出包頭青巾，抵住了飛來的茶杯。

神奇呀，茶杯被兩根秀髮頂住了，不進不退，不上移也不落下。

小文姑娘的手法最乾脆，一記掌力推過去，茶杯翻過身，連同一杯茶，反向桂花撞過去。

桂花長袖飛起，瓷杯和茶一齊被擊落在地。

但小文的掌指，已逼上桂花身上的大穴要害。

桂花一側身，避開要害，任令肢體受傷，却揮拳還擊，直取咽喉。

佟元修看得心頭一震，怎麼一開始就拚命啊！誰說巾幗讓鬚眉，女人拚起來，才眞的狠哪。

小文也火了，一偏頭，右掌豎起，化作手刀，斬向右肩，左手一抬，順勢去托桂花右肘。

這一招不在拳、掌招法之內，已達意到勢變的境界，看得佟元修暗暗點頭，忖道：「這幾個小丫頭啊，不知師承何人，每一個都練到技藝變化的上乘手法，我們江北四老，只怕也難及得。」

「袖中刀！」小文尖叫一聲，即見左臂上標射出一股鮮血。

這一刀傷得不輕，洞穿了左臂，只不知是否傷到了筋骨。

桂花的尖叫聲，不忍卒聞，幾乎哭出來的嚎叫，右肩被小文手刀劈碎了肩骨，整條右臂報廢了，還震傷了內腑。

小雅右手指頭上轉動的茶杯，橫飛過來，一杯砸在桂花的腦袋，口中大叫道：「小文，快些止血包傷。」右手五指疾如星火地扣過來，抓住了桂花的脖子。

可惜，仍是晚了一步，桂花已斷舌自盡，小姑娘比小文、小雅年齡似是還小一些，可是夠毒、夠狠哪！殺人手法毒，自絕得夠狠。

「小文姑娘，」佟元修道：「讓老朽看看妳的傷勢。」

小文自點了手臂上兩處穴道，止住流血，說：「死不了的，我要先看看『袖中刀』是一個什麼名堂，刀自袖中出，靈活得如臂使指，藏在那裏，如何一個藏法？」

忍着臂傷，扯下了桂花衣袖，果然看清了袖中刀的機巧。

手腕上有一個皮套連結個扁平的鐵筒，手腕一抬，筒中刀就破筒而出，操縱的機簧就連在皮套上，用力一抬手腕，刀就射了出來，刀是雙面鋒刃，可以左右取敵，刀的長度，可以逾出手指兩寸，在手指、衣袖的掩護之下，很難發覺。

名聞天下的袖中刀，竟是如此簡單的一個設計，但要把巧勁練熟，才能運用得得心應手，看不到一團迷雲，看到了恍然而悟，用衣袖掩藏機巧，固然是看得一目瞭然，但如何能在瞬息之間，把刀發出，又不讓人感受到冷芒、刀風，無聲無息的傷人於詭變之中，實非一件容易事情，這要發力技巧，對機簧的性能瞭解，也要時間苦練。

小文非常小心的解下「袖中刀」的皮套，看樣子挨這一刀，已激起了小文的對這一門技藝的興趣，準備下功夫摸索苦練了。

「小文，看傷勢要緊嗎？」程小蝶接下利用兩根長髮勁力穩住的茶杯，口中對小文說話，但目光却注意着言夫人，怕她突然施襲。

這個看似單純的地方，竟會如此複雜，程小蝶暗下決心，如果言夫人不能有一個完美的交代，就逮捕她下牢房，仔細的審問了。

佟元修查看過小文傷勢，道：「姑娘練的是一種非常高深的武功，而且，已有了相當的成就，筋骨之上，似都潛蘊着一種保護自己的反彈力道，這一刀應傷筋動骨的，流血很多，但却不礙大事。」

「會留下一個刀疤。」小雅道：「那麼圓潤漂亮的手臂，留個疤，叫人心疼啊！」

「就算留下疤痕，但也是很小

一點，」佟元修道：「老朽身上的金創藥，還很適用，也許能不留疤痕。」

「我不在乎。」小文道：「將軍百戰死，馬革裹屍軀，小女子投入刑部，身為捕快，生死事已然不放心上，何況是一塊小小疤痕。」

「壯哉，斯言也！」言夫人站起了身子，道：「妳們排除了阻止我說出眞相的阻力，我雖然怕死，但可以咬咬牙挺下去，但不能讓孩子受到傷害，她說過，不聽話，就先殺言鈺，那是宏有留下的唯一骨血呀……」

「慢慢慢，」小雅道：「威脅妳們母子的，就是桂花這個丫頭麼？」

「是！」言夫人道：「程總捕頭遺憾沒有在先夫死後，就來看我，我也有着這麼一種遺憾，那時，我們還未受到威嚇、控制，能夠暢所欲言，我準備一古腦兒全說了，你們却沒來問我，他們來得很快呀！你們放人的第二天，桂花就被人取代，雖然她扮的模樣很像，但我一眼就看出她不是桂花，所以，我受了一頓很慘的折磨，我有點怕死，但更怕她殺了我的兒子，所以，我屈服她的威脅之下，她不死，你們永遠不可能聽到眞話。」

「桂花是假的？」小雅道：「但夫人呢？」

「我的兒子言鈺，就在隔壁，」言夫人道：「為什麼不接他來呢？」

「我去接他，」小文已包好傷勢，而且收藏起來那套「袖中刀」，順手提起桂花的屍體走了出去。

十二歲的言鈺，身體很高大，强壯，看上去像個小大人似的，穿着一件素色長衫，又多份文雅之氣了。

「娘！」言鈺很沉着，緩步走近言夫人，道：「這位姐姐說，假的桂花死了？」

「是！」言夫人道：「所以，娘準備說出胸中所知，然後，母子倆扶柩歸籍，離開這一片是非之地。」

「這些年來，爹一直對不起娘，但娘對爹，還是如此深情，」言鈺道：「我有些代娘抱不平了。」

「鈺兒，爹對娘非常好！你常問娘，怎的越來越年輕的事，娘一直沒告訴你……」

「是啊！這是有違常情常理的事，」言鈺打斷了母親的話，道：「再這樣下去，孩兒快不認識妳了。一年前，妳已經年輕得不太像生育我的母親，現在就更不像了。」

「娘也在擔心這件事情，」言夫人道：「可是你爹死了，娘不知如何讓這樣情形停止下來，我寧願老得快一些，也不願失去作你母親的身份，可是無法制止啊，娘打算回籍之後，這種可悲的轉變，還不能停止下來，娘要削髮為尼，建一座佛堂清修，等你長大自立，再遁入深山，一卷黃經伴青灯，任它變化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程小蝶道：「夫人體形容貌的變化，難道和言大人有關？」

「先夫在我身上試葯，開始時，我不知道，他在暗中進行，葯物混在茶飯中，我糊糊塗塗的吃了下去！」言夫人道：「後來，我知道了，我們大吵一架，我覺得他拏我作試驗葯物的對象，全不計較我的生死，是想害死我，另娶她人。」

程小蝶道：「這是發生在揚州知府任內的事？」

「對，七八年了！」言夫人道：「我是眞的恨上他了，想納妾也不用殺妻呀！」

「言大人應該有解釋才對？」程小蝶道：「他是一位天才，懂玉，也懂葯理，收集了天下最珍貴的玉器，也研製出返老還童的奇葯。」

「世人都想年輕、美麗、青春常駐，殊不知人生的生老病死，是在一定的倫常情理內變化！」言夫人道：「除非妳能斬情、滅性、斷義絕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個人的一切，都和別人無關，老也罷，少也罷，青春常在八百年，一夕青絲盡皤然，驚訝震駭，都是你一個人感受……」

「妳現在青春重返？」小雅道：「是因為服了藥物的關係？」

「應該是吧！」言夫人道：「我不知道服下什麼藥物，我一直認為他存心害我，拒絕再和他同房同居……」突然回顧了言鈺一眼，還未開口，言鈺已起身離去。

他是個非常懂事的孩子。

「藥物已使妳青春永在！」小雅道：「難道妳還懷疑言大人存心害妳？」

「藥物奇效驚人，但初期藥力非常緩慢，」言夫人道：「最難解釋的是藥力效用發作之前，還發了一場大病，我認為是服了慢性的毒藥，先夫也無法解釋了，我堅拒了他的探視，立下今生不再同房的誓言，這種藥物效用的變化，他也全不知情，也認為成了毒殺妻子的兇手，不敢再對我有所要求，誰知大病一月之後，人在病中脫骨，恢復了青春。」

「夫人，服藥多久時間才發病？」程小蝶道：「服用的劑量多少？」

「發病在停藥半年之後，」言夫人道：「我不知道劑量，也不知道服用多久，先夫把它混入了茶飯中，吃藥在不知不覺中，但急速的轉變，是近兩年中事，鈺兒開始質問

我，怎會越來越不像他的媽媽呢？我攬鏡自照，半羞半喜中也知道了先夫在我身上試葯的目的，心中並無惡意，是要我回復青春，很想叫他回來北內院，欣賞一下他的傑作，但一時間轉不過口，我自己立下的誓言，不好意思改口了，而且先夫已習慣了獨居的生活，又找了素喜那麼一個具有內媚的小情人……」

「妳全都知道啊！」小雅道：「不吃醋？也不心有責怪？」

「我眞正參透這件事情，也是近年中事。」言夫人道：「不過，我已下決心，今年鈺兒生日那天，請他來北內院中同進晚餐，我對自己很有信心，只要開放閨房之門，他就會重回我的身邊，我也要勸他正式收納素喜，留在南書房中照顧他，南、北二嬌，任他來去，一個擁有絕世才華的丈夫，收納一個妾婢，我甘心接受，早已盤算了，也和素喜談過。」

小雅道：「素喜怎麼說？」

「她只是笑，未拒絕，也未答允，」言夫人道：「我準備要求他再給我配幾服葯物，讓我恢復正常，這樣越長越年輕，也許能抓住丈夫，可是會失去兒子，若干年後，作娘的看上去比兒子還要年輕，像話嗎？女人都喜歡青春常駐，這中間竟有着如此的痛苦，丈夫、兒子都老了，只有妳一個人很年輕，就活得很辛苦了。」

佟元修歎息一聲道：「老朽大半生闖蕩江湖，見過的，聽過的，自覺已十分豐富，但今日所聞，却是從未想到過的事情，江湖上不少追求仙道的人，出入深山大澤，訪求高人，都希望駐顏有術，不惜走遍天下，搜求奇葯均無術，想不到世間眞有人能配出恢復青春的葯方子，唉！讀書人厲害呀！胸藏萬卷，融滙貫通之後，竟有奪天地造化之能，一個武林高手，刀頭舔血，身經百戰，揚名江湖之後，也不過傳得數十年豪俠之名罷了。」

「各有所長啊，言大人胸羅萬有，却因不會武功，」小雅道：「竟無法保住性命，一旦死去萬事休，千年奇方，萬貫財富，都化作了烟雲消失……」

「還有言夫人、言公子可以繼承這筆財富，」小文道：「只是……」

「小雅姑娘說得對，我們母子不會承受這些奇珍、美玉，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保護它，」言夫人道：「現在開始，委請程總捕頭接收，妳如何處置它，我們不管，我只要求一件事，別再讓這些美玉奇珍，拖累到我們母子身上，我不回言家了，公婆都已謝世，兄弟他們也各立門戶，我回田家去，課子讀書不應試……」

「這就矯枉過正了，」小文道：「言大人的才華，數百年難有一人……」

「不……言鈺頗有才氣，直逼其父，」言夫人道：「我怕呀！有子承衣鉢，步父後塵，此案已結，我也要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書，盡付一炬，燒得隻字不留……」

「不要燒，」程小蝶道：「順水人情送給我，算刑部籍沒也行，我給妳出張收據。」

「妳敢看哪？」言夫人道：「妳色藝雙絕，看得出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一旦看懂了那些奇書，天哪，怎麼得了！」

「我雖然是個小女子，但此身不幸入公門，而且是江湖上魑魅魍魎最恨的捕頭生涯，」程小蝶道：「江湖兇險，無奇不有，我需要一些跡近邪惡的知識，來辨認兇危，不管我多麼努力研讀，也難比上言大人，何況，學問無涯，它本身並無正邪之分，以葯道而言，用之正，可以救命活人……」

「但用之於邪，也可以毒人取命，」言夫人道：「姑娘啊，妳要三思而行。」

「我的行業，就是最佳的保証，夫人，」程小蝶道：「這些奇書，雖非經學詩書，沒有治國之道，但記的都是歷代才人體會經驗，這些書雖然偏邪一些，但却是才慧的結晶。」

「好吧！妳敢看，要看，我只好答應送了，」言夫人道：「但我要求一個條件。」

「夫人請說，小蝶能夠作的，必然全力以赴。」

「不得流傳在外，以免荼毒人間，」言夫人道：「太邪惡的記述，看過後，一火焚去。書都在南書房中，但最重要幾本，藏在他內臥房的木床暗格中，如若他沒有騙我，我就是唯一知道的人，素喜文芳都不知道，那才是他存書的精華。」

「你們在京城住了數年之久，」小雅道：「至少也該見過數次面才是……」

「沒有見過，但他寫了一張便條，通知了我，要我好好密藏，不許洩漏，」言夫人道：「好像他早已知道有人會殺他，如果能見面，夫妻們也許早已和好如初了。」

「這是多久前的事？」程小蝶神情肅然的問道。

「四五個月前吧！」言夫人道：「像一張預留的絕筆書，我很想去看看他，但却咬牙忍住了，我不能讓他交給我的秘密洩漏。」

程小蝶心中忖道：「床上有暗格，顯是早有預防，留下的也許就不止是幾本書了，可能還有其他的珍品奇物。」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阿寶代師赴死亡約會，幸未爽約，完成了任務，又和曾妮、賴文龍趕去武當山，要替狂道杜非報當年被逐門牆之恨，暗中策劃將武當掌門人翁百愚逐出門牆，適逢黑衣教大舉侵犯武當山，要翁百愚率衆降服，而武林同道丐帮之主洪四海、慈悲婆婆等也趕來協助抗敵，黑衣教領隊的是副教主雷震宇，還有總護法普迦、壇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俠丐搖頭惋惜　曾妮問心有愧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嘿嘿乾笑一聲，道：「牛鼻子猜對了，本教這位總護法來頭不小，乃天竺梵僧，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曾在如來佛金身所在的西方雷音寺潛修二十年，是天竺國的第一高僧，論武功，講修爲，也是不折不扣的第一高手。」

鐵面羅漢魯馬兒補充道：「站在普迦總護法身旁的乃本教的四大護法，都是總護法從天竺精挑細選而來，個個能征善戰，威風八面，前不久在少林寺連殺數十人而面不改色。」

丁子勇驚「哦」一聲，道：「這樣說，少林寺的大屠殺也是你們這一夥人的傑作？」

鎮八荒雷震宇陰惻惻的冷笑道：「完全正確，本副教主一向坐鎮總壇，甚少親自出馬征討，也從未派遣這麼多高手對付一個門派，是看得起武當、少林、以及洪幫主、慈悲婆婆。」

翁百愚聽到這裡，怒不可當的道：「黑衣教爲禍武林，血腥遍地，屍骨盈野，不知道毀掉多少名門正派，英雄好漢，你們到底想幹甚麼？」

雷震宇哈哈大笑道：「好說，本教的目標盡人皆知，欲稱霸武林，獨步江湖，黑衣教的態度很明確，並不想强人所難，共有三條路可供大家選擇。」

武當掌門張子正道：「那三條路？」

「一是歸順本教，携手合作。」

「哼！這是不可能的事。」

「二是自廢武功，退出武林。」

「武當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三是放手一搏，生死存亡各憑所學。」

王子大、李子光、趙子明心意一致，見解相同，異口同聲道：「掌門師兄，不必浪費唇舌，咱們跟黑衣教拚了。」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冷笑道：「拚！說說容易，做起來可是要玩命的，個人死生事小，武當存亡事大，三位道長盼能謹言慎行，勿陷貴派於萬劫不復之地。」

梵僧普迦說得更清楚。「峨嵋傷亡慘重，少林一敗塗地，丐幫的損失最大，七十二分舵舵毀人亡，早已名存實亡，殷鑑不遠，歷歷在目，洪四海就是一個絕佳的見証人……」

話說一半，被陳子智、宋子仁、丁子勇憤怒的吼聲淹沒，齊聲大發雷霆道：「住口，本門只有斷頭之鬼，沒有屈膝之人，武當七子自不量力，今天要爲武林同道討一個公道回來。」

先下手的爲强，後下手的遭殃，話一出口，武當七子便採取主動

，一齊亮劍在手，擺下了七星劍陣，攻向黑衣教。

翁百愚、洪四海、慈悲婆婆的動作也不慢，長嘯聲中，六掌齊飛，不顧一切要投入鬥圈。

早已驚動了所有的武當弟子，全部雲集在上清觀前，張掌門一聲令下，隨着八卦陣潮水也似的跟黑衣教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一開始就很慘烈。

一開始就很狂暴。

打得血肉橫飛。

殺得天昏地暗。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捨命以赴，以命相搏。

武當七子個個奮勇爭先。

八卦劍陣宛若鐵壁銅牆。

上清觀前所有的人都在動，都在鬥，都在拚，人在吼，血在濺，頭在飛，好一幅慘絕人寰的血戰圖。

才半刻工夫，雪白的漢白玉地板便被鮮紅的血水染紅。有的身首異處，有的大卸八塊，有的嫌礙手礙脚，乾脆扔到場外去。

武當七子名滿江湖，打遍天下無敵手，再加上翁百愚、洪四海與慈悲婆婆，堪稱黃金拍檔，鋼鐵陣營，不論跟任何一派出手較量皆游刃有餘。

可就是鬥不過黑衣教。

七星陣被打亂了。

八卦陣被打散了。

百招之內尚可勉强支撐，百招一過便力不從心。

反觀黑衣教的人却慓悍異常，愈戰愈勇，尤其是鎮八荒雷震宇，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鐵面羅漢魯馬兒、總護法普迦等人，功力之深，見所未見，招式之奇，聞所未聞，以泰山壓頂之勢，一鼓作氣，猛衝猛攻，不久，便將武當派全部逼退至一個角落裡，變成黑衣教的俎上之肉，掌中之物，處境極險，生死乃指顧間事。

副教主雷震宇並不急着殺人，仍圖作最後的努力勸降道：「各位，人死不能復生，好死不如賴活着，本座最後再問你們一次，可願歸順黑衣教，携手共創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就算武當答應，你家小祖宗也不同意。」

「小弟小亦有此同感，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

「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寧可死而流芳百世，也不會生而遺臭萬年。」

話出阿寶、賴皮、曾妮之口。

人在廣場中央，亦即黑衣教的後方。

一現身便大開殺戒，連斃十餘人，殺出一條血路，給黑衣教開了一個後窗，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武當七子等人。

洪四海睹狀大喜，先將三小介紹給武當派，又將雷震宇、魯馬兒、普迦等幾個魔頭告訴了大哥大，最後道：「老弟，別客氣，放手去幹，先把這一羣魔徒斃在武當，然後再抄他們老巢，將這株危害武林的毒草徹底拔除。」

阿寶大聲回應道：「老哥哥放心啦，這事包在小弟身上啦，咱們前後夾擊，管教這羣王八兔崽子來得去不得！」

鎮八荒雷震宇上前數步，一雙冷電也似的眸子掠過曾妮、賴皮，直勾勾的落在阿寶身上，道：「你就是那個揭了皇榜，大鬧涼州的小娃兒？」

大哥大挺着胸脯道：「閣下的消息很正確。」

「大風莊、玄武觀、峨嵋山、靜心庵以及涼州監獄後面的河床上，本教損失了不少弟兄，可是你這個狂小子所爲？」

「這些帳全記在咱家身上就對啦！」

「本座想知道，娃兒爲何處處與本教爲敵？」

阿寶的答覆簡短有力。「替天行道，爲民除害。」

曾妮亦道：「也是爲死難的武林同道討公道。」

賴皮的話最有趣。「更重要的一點是，看你們不順眼，小爺高興！」

一名距離最近的黑衣教教徒勃然大怒道：「你高興？媽的，老子現在叫你哭，叫你死！」

欺賴皮年少，根本未將他放在眼內，舞着大刀，猛往上撲，刷的一聲，攔腰就砍。

「你找死！」

喝聲中，阿寶雙掌倏合乍分，猛然向外一推。

小弟小、曾妮也有動作，彼此搭配，聯成一體。

曾妮的左掌搭在阿寶的右肩上。

賴皮的右掌搭在阿寶的左肩上。

勾肩搭背，意義重大，三人的內力全部滙集在一起，悉歸小祖宗一人用。

威力之大，無與倫比，足可震塌一座房，震倒一面牆，三小故意展現實力，拿那魔徒當試驗品，震得離地飛起，飄向上清觀，撞上大柱，當場粉身碎骨，化作肉泥血雨而亡。

絕招一出，全場駭然，上清觀前驚呼之聲四起。

「我的媽呀，這三個娃兒好厲害！」

「從未見過這麼扎手的人物！」

「從未見過這麼嚇人的功夫！」

「莫非有鬼魅作怪？」

「莫非有妖魔附身？」

阿寶挺直腰幹，神采飛揚的道：「告訴你們長見識，這一招叫『添油加醋』。」

曾妮道：「我是油，添一分油，加三分力。」

賴皮道：「俺是醋，加一分醋，添三分勁。」

大哥大又道：「換言之，三個人的力道加在一起，比原來的總和更大更强。」

曾妮吹噓道：「有飛砂走石之能，撼山拔樹之力。」

賴皮的話充滿挑戰的意味。

「那位不服氣可再上來試試看，包君滿意，一定死得悲壯、英勇、豪邁而又痛快淋漓！」

黑衣敎所爲何來，當然不甘心就此罷休，雷震宇怒眉雙挑，下令全面反擊，欲以人海戰術置三人於死地。

然而，玄玄神功蓋世無雙，添油加醋威力無邊，强行反撲的結果，帶來更大更多的傷亡。

一人上來死一個。

一對上來死一雙。

成羣結隊而上，成羣結隊而亡。

鐵面羅漢魯馬兒被震飛了。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被震飛了。

梵僧普迦及四大護法被震飛了。

副敎主鎮八荒雷震宇也被震飛了。

三小威風八面，其鋒銳不可當，沒被震飛的人全部震傻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彼此有志一同，夾着尾巴溜之大吉，待翁百愚、洪四海、慈悲婆婆、武當七子想要追殺時，早已潰散而逃，沒了影兒。

洪四海好不興奮，首先趨前道：「數月不見，老弟的功力又大有精進，實乃天下武林之福，可喜！可賀！」

阿寶淡淡一笑，道：「老哥哥快別這樣說，咱倆老兄老弟，關係不同，如此瞎捧亂捧，慈悲婆婆與武當派會以爲你在老王賣瓜。」

賴皮找上了慈悲婆婆，道：「在苗疆談的那件事，婆婆考慮得怎樣了？」

慈悲婆婆一時沒弄懂賴文龍的意思，道：「娃兒是指那件事？」

阿寶道：「自然是指希望婆婆能夠嫁給獨行俠古來稀古師父的那件喜事而言。」

洪四海錯愕一下，道：「甚麼？古來稀這個老怪物也動了凡心，放棄獨身主義，要討老婆了？」

曾妮道：「不是生前，是死後，古前輩要討鬼妻，等慈悲婆婆百年之後再把靈位討過去。」

翁百愚白眉一軒，道：「若是生前娶妻，此乃好事，大家可以設法撮合，死後討鬼妻就未免太荒唐了，眞是怪人怪事。」

洪四海是個老頑童，扮了一個鬼臉，對慈悲婆婆道：「講身份，論地位，婆婆跟古老兒堪稱門當戶對，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不論生前死後，都是天賜良緣，絕妙佳偶，老叫化子的這一杯喜酒應該可以喝得成吧？」

詎料，慈悲婆婆却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已是風燭殘年，還談甚麼良緣佳偶，生前不嫁，死後也不想改變初衷，老乞丐想喝喜酒勢必得另找他人。」

慈悲婆婆一口回絕，令阿寶再一次嚐到失望的滋味，武當掌門張子正上前深施一禮，道：「大恩不敢言謝，武當定永誌不忘，今日若非三位少俠及時鼎助，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多一半會步少林後塵，將百年的基業毀在黑衣敎手中。」

小祖宗故意板起面孔冷笑道：「別客氣，更不必言謝，咱家另有公幹，並非專爲對付黑衣敎而來。」

曾妮道：「只是巧遇，算武當走運，許是雷震宇流年不利，合該黑衣敎吃一次敗仗。」

賴皮的話更露骨。「現在一團和氣，等一下說不定會翻臉成仇，大幹一場。」

洪四海聽出話中有話，疑雲滿面的道：「老弟此來武當，究竟有何公幹？」

大哥大道：「想替武當清理門戶。」

張子正愕然道：「替武當清理門戶？難不成本派有人違反清規，犯下了欺師滅祖的大罪？」

曾妮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

阿寶不疾不徐的道：「張掌門，在下想請敎，如果有人生活糜爛，品性不端，喜歡拈花惹草，毀人名節，甚至玷汚寡婦，害得人家差點上吊自殺，以貴派門規論斷，該當何罪？」

張子正毫不考慮，立道：「輕則逐出門牆，重則要另加杖責。」

賴皮凝視着翁百愚，道：「這樣的處罰會不會太重，老道長是否同意？」

翁百愚不遑多想，以肯定的語氣道：「武當門規素嚴，貧道完全同意。」

曾妮道：「同樣的過錯，會否因身份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翁百愚的態度很明確。「武當乃名門正派，處事向來正大光明，絕無徇私護短之事，不論尊卑，皆同罪同罰，一視同仁。」

張子正道：「三位少俠還沒有說究竟是何人犯下了重罪？」

阿寶手指翁百愚，朗聲道：「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是令師老道長。」

一語驚四座，所有的人皆爲之臉色大變，丐仙洪四海搶先質疑道：「老弟，這種玩笑可開不得，翁道長是武當派的太上掌門，又已是八五高齡之人，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風流韻事，一定是老弟弄錯了。」

大哥大斬釘截鐵的道：「沒有錯，錯不了，看人知面不知心，風流鬼的臉上又沒寫字，老哥怎知他沒幹風流事，牛鼻子人老心不老，欺負人家的小寡婦不算，還想老牛吃嫩草哩。」

王子大不悅道：「生死事小，名譽事大，少俠請勿信口開河，這種事一定要有名有姓，有憑有據才行。」

賴皮道：「武當山下有一個高家莊，對不對？」

王子大道：「對。」

「高家莊上有一個高老頭？」

「有這個人。」

「高老頭有一個兒子叫高長生，已去世多年？」

「聽說過。」

「高長生娶趙小君爲妻，現在已經變成小寡婦？」

「這是事實。」

「令師翁老道三天兩頭常往高家跑？」

「家師跟高老頭係多年老友，常去高家飲茶下棋。」

阿寶鐵青着臉孔吼叫道：「錯錯錯！到姥姥家去了，翁老道醉翁之意不在茶，也不在棋，一心一意在打人家小寡婦的歪主意，假弈棋之名，行風流之實，乘高老頭不在家時，把小寡婦抱上了床。」

翁百愚聽在耳中，氣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全身索索而抖，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胡說，絕無此事，簡直是一派胡言，貧道常去高家是眞，與小君那孩子却絕無苟且之事。」

張掌門的臉色也不好看，怒容滿面，沉聲道：「少俠請留口德，男女間事可不能隨便亂說，尤其家師是有身份的人，本掌門不能聽信你一面之詞，會找趙小君問明眞相。」

早有萬全準備，曾妮擊掌三響，趙小君便姍姍而至，曾妮道：「小寡婦在此，張掌門有話就問吧，相信她會『據實相告』的。」

賴皮也叮嚀道：「他們問甚麼，你就說甚麼，不要怕，心裡的委屈可以全部抖出來，誰要是敢對妳無禮，我們師徒就叫誰吃不了兜着走。」

張子正肅穆而又鄭重的道：「趙小君，妳說話可要憑良心，家師一直把妳當作自己的兒媳看待，可曾有過不禮貌的舉動？」

趙小君望着阿寶，遲疑了一下，斷然決然的吐出來一個字：「有！」

「有何不禮貌的舉動？」

「把小女子抱上床，强行侮辱了我。」

「妳這話可當眞？」

「女人的名節比生命還重要，怎敢隨便亂說。」

「這事是何時發生的？」

「我丈夫死後不久，翁老道便佔有了小女子，以後……」

「以後怎樣？」

「三天兩頭，常來糾纏。」

「妳說這話可要負責任，空口無憑，可有証據？」

趙小君手裡拎着一個小包，打開來，裡面有一件道袍，一條內褲，拿在手中抖一抖，道：「這道袍和內褲都是老道的東西，你們應該都認得吧。」

翁百愚鬚髮怒張，氣冲斗牛道：「小君，妳可不能昧着良心說瞎話，含血噴人，這幾件衣服分明是因與妳公公交非泛泛，偶而會借宿高家，故此寄放妳家以備換洗，怎可當作証物來誣陷貧道，妳自己不顧名節也就罷了，斷斷不可破壞貧道一甲子的清譽。」

事先，三小假設了各種狀況，如何應付，如何答話，早已告訴了趙小君，故作潑婦狀，照本宣科道：「老道，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滿口胡言，這兩件衣服是三天前你在我房裡胡作非爲時，因見公公從外面返轉，怕被他老人家識破姦情，爬窗跳牆逃走時遺留下來的，你們大家來看，上面還有汚垢、汗漬甚至穢物，那像是清洗過的東西。」

翁百愚雙目盡赤，欲再辯解，阿寶爭先說道：「好了，牛鼻子，話愈說愈臭，事愈描愈黑，你省省力氣吧，說破嘴皮子也沒有用。」

賴皮隨聲附和道：「假的眞不了，眞的假不了，眼前鐵証如山，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趕快回房去整理一下東西，準備滾蛋吧。」

曾妮道：「張掌門，被害人在此，又有物証，你打算如何處置？」

張子正表情痛苦，一臉無奈，强作鎭靜道：「茲事體大，本掌門不能出之草率，單聽你們一面之詞，物証之外是否有人証？」

這事難不倒阿寶，應了一聲：「當然有！」揮手一招，候在拐角處的高文元立即跨步而入。

賴皮最會煽風點火，嚷道：「高兄，你要主持『正義』，伸張『公理』，要鋤强去暴，扶助弱小，知道多少說多少，看見什麼說什麼，

不用怕，天塌下來我師父會替你扛。」

張子正面色凝重，上前盤問道：「你家住那裡？」

高文元的演技也不賴，對答如流道：「高家莊。」

「怎麼稱呼？」

「高文元。」

「跟高家有無關係或仇隙？」

「沒有。」

「距離遠不遠？」

「很遠，一在莊頭，一在莊尾。」

「是誰叫你來的？」

「沒人叫，是我自告奮勇要來作証。」

「你想証明什麼？」

「証明翁老道的確強暴了趙小君。」

王子大虎吼一聲，怒不可當的道：「高文元，你說話可要謹慎，不要信口雌黃，冤枉了好人當心爛掉舌頭，送掉小命。」

曾妮橫着心腸發狠道：「豈有此理，威脅証人最無恥，是有罪的行爲，武當七子在江湖上好歹也是個人物，盼能珍惜令譽，不要耍流氓。」

做賊喊捉賊，三小自己耍流氓，反將流氓的帽子扣在武當七子頭上，張子正懲了一肚子的怨氣，却無處發洩，雙目直勾勾的瞪着高文元，道：「你說你是來証明家師強暴了趙小君？」

高文元吃了秤鉈鐵了心，一口咬定道：「不錯！」

「這事在何地發生？」

「高家小寡婦的臥房內。」

「寡婦門前是非多，你去高家作甚麼？」

「小的是從外面經過，碰巧從後窗瞧見的。」

「眞的是家師？」

「一點不差。」

「家師不可能做出這種傷風敗德的事，一定是你認錯了人。」

「一次有可能看走眼，二次三次便絕無可能。」

李子光驚得跳了起來，道：「高文元，你是說一共撞見了三次？」

高文元的表現穩如泰山，吐出來一個字：「對！」

「第一次是何時？」

「三月前。」

「最近的一次呢？」

「數日前。」

「別含糊其詞，到底是那一天？」

「三天前，小的親眼見翁老道光着屁股從小寡婦臥房的後窗爬出來。」

翁百愚暴跳如雷的道：「荒唐，荒唐，簡直太荒唐了，這是欲加之罪，必定是有人在暗中策劃，設計陷害……」

阿寶截口道：「牛鼻子，別把話題扯遠了，我且問你，三天前是否去過高家？」

翁百愚道：「這倒不假，那天貧道跟高老頭下棋……」

阿寶打斷他的話，道：「不假就好，証明我們並沒有冤枉你。」

一扭頭，又對張子正道：「張掌門，令師已經承認三天前人在高家，而且，被害人指証歷歷，人証物証俱全，請掌門人秉公處理，還人家小寡婦一個公道。」

張子正欲語未語，丐仙洪四海忽將大哥大拉到一邊去，小聲道：「老弟，翁道長爲人光明磊落，剛正不阿，不可能不顧晚節，做出這種敗德亂行之事，老弟也犯不着管此閒事，開罪武當，這中間是否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內幕？」

小祖宗見問，立將實情告訴丐仙，洪四海臉色一變再變道：「哦，原來如此，狂道杜非心胸狹窄，有仇必報，翁道長許是命犯災星，註定有這一場災難。」

大哥大道：「這事尚盼老哥從中大力促成，最好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只要翁道長被逐出門牆，小弟就可以向杜師父交代了。」

洪四海邊走邊想，往翁百愚面前一站，道：「人証物証齊全，被害人又說得一清二楚，道長在劫難逃，恐怕很難翻案，心裡最好有所準備，作最壞的打算，別再作無謂的爭辯。」

翁百愚大驚失色道：「洪幫主，連你也對貧道失去信心，認爲眞會做出那種齷齪事？」

丐仙道：「老叫化子也認爲道長應該不會那樣做，但証據確鑿，鐵案如山，又不能不信。」

語音一頓，接着轉對張子正道：「掌門人，依武當門規，像翁道長這種行爲，該當何罪？」

張子正字斟句酌的道：「如一切屬實，罪當逐出門牆，不過……」

洪四海截口道：「夠了，夠了，有張掌門這句話就夠了，別再畫蛇添足，徒增紛擾。」

轉過頭來，又對翁百愚道：「張掌門是道長的得意門生，做徒弟的不便對師父有所忤逆，做師父的應該尊重徒弟的立場與職權，聰明的師父不會使徒弟爲難，逼他開口驅逐，老道兄自行離開武當乃最佳選擇，免得傷了和氣，影響到共同對付黑衣教的大局。」

一面說，還一面頻頻使眼色，翁百愚心知其中必有內情，思慮再三後，毅然決然的道：「好吧，爲大局設想，貧道願犧牲個人，離開武當，但濁者自濁，清者自清，這

一場無妄之災相信日後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話雖說得平和，內心則不勝唏噓，莫名其妙的被扣上一頂「風流鬼」的大帽，偏又証據確鑿，令老道長有口莫辯，環顧一眼自己慘淡經營的觀院，以及朝夕相處的弟子，不待武當七子開口，便孤零零的一個人含淚步出武當門牆，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

翁百愚這一走，使狂道杜非交辦的任務總算大功告成，阿寶、曾妮、賴皮見好就收，在一片抱歉聲中，立與高文元、趙小君步下武當。

到得高家，跟高老頭作了一番理論，也費了不少口舌，阿寶並且慷慨解囊，贈銀三百兩，最後高老頭終於按照三小原先的計劃，答應收高文元爲螟蛉之子，與趙小君結爲夫妻，卒以喜劇收場。

使一對野鴛鴦，變成結髮夫妻，賴皮認爲是平生一大傑作，離開高家不久，便得意洋洋的道：「我賴文龍一輩子沒幹半件好事，今天總算做了一件善事，若蒼天有眼，也該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們賴家的血海深仇能撥雲見日，早作了斷。」

曾妮不以爲然，道：「得了，這算什麼善事，只不過是化暗爲明而已，何況還斷送了老道長的一世清白，總覺得問心有愧，對不起翁前輩。」

阿寶道：「妮妹勿須自責，咱們只奉命行事，翁老道要怪就該怪杜師父，誰叫他有眼不識泰山，當年把狂道逐出武當，這是因果報應。」

賴皮道：「不談這些，快說武林三怪交辦之事還有那幾件未辦？」

曾妮找到了，賴皮尋着了，翁百愚被逐出武當，玉面劍客林春風的生死之約已赴，算算看，尚餘二事未了。

一件是替獨行俠娶個鬼妻。

一件是爲古來稀賣銅鑰匙。

娶鬼妻一事最荒唐，也最棘手，慈悲婆婆乃最佳人選，可惜只是剃頭挑子一頭熱，老婆婆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只能留待有緣，一點也急不得。

從鹿皮囊中，取出一把製作極爲精巧的銅鑰匙，在曾妮、賴皮面前晃一晃，大哥大道：「咱們現在去賣鑰匙。」

曾妮道：「賣多少？」

「古師父有言在先，最少十萬兩。」

「十萬兩？一把破鑰匙那值這麼多，古來稀這個老怪物不是頭腦有問題，就是想發財想瘋啦。」

「妮妹有所不知，這把鑰匙能打開一座金庫。」

「金庫內有多少金銀財寶？」

「確實的數字不明，但絕對不止十萬兩。」

「寶哥，可知金庫位於何處？」

「要是曉得金庫的確實位置，就不必賣鑰匙啦。」

「這樣說只能賣給熟悉內情的人？」

「實情確是如此。」

賴皮又發起牢騷來了。「人海茫茫，找熟悉內情之人比登天還難，武林三怪眞怪，專門喜歡出難題。」

阿寶道：「其實也不太難，先到古師父得到鑰匙的地方去查一查，也許能理出一點頭緒來。」

「在那裡？」

「藍田。」

「那個藍田？」

「終南山下的藍田縣。」

「怎麼走？」

「取道南陽，由洛陽西進，入潼關，比較平坦易行，可免登山涉水之苦。」

「可是，這樣未免遠了些。」

「遠些何妨，正可以藉此瀏覽一下各地的旖旎風光，品嚐一下各地的佳餚美味。」

「好極了，這個主意不錯，走！」

「走！」

* * *

一路北進，曉行夜宿，這日已抵南陽，眼看天色已晚，便在城南的永安客棧住下來。

連日奔波，備極辛勞，用畢晚餐，便上床睡覺，打算先養足了精神，第二天再觀賞南陽的街市風景，以及名勝古蹟。

孰料，睡到半夜，阿寶却被一股突來的異味薰醒。

睜眼一看，立見窗紙上插着一支香，知係江湖邪派人物慣用的薰香，當下二話不說，馬上起身破窗而出。

他快，來人也不慢，已越牆而遁，小祖宗咬着尾巴追上牆外時，僅僅只見到一條黑影便閃入巷中。

當然不肯就此作罷，疾展絕妙輕功，拔腿猛追。

一口氣翻越了好幾條巷弄，追出去百十丈遠，却再也沒見到一影半踪。

猛然驚叫一聲，自語道：「可不要中了別人的調虎離山計。」急忙掉轉頭來，奔回原處。

情急之下，那還顧得下男女有別，一頭撞進了曾妮的房。

床上有被。

被內無人。

糟了，曾妮已不知去向。

被子堆在床尾，餘溫猶存，顯然離去的時間極短。（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小高面對陳水水、孟小月眞是無法應付，從明爭到暗鬥，水水提出捉迷藏方法，結果孟小月輸了只好離去，水水也氣忿離開小高。小高帶着莫名的傷感下山而去，却遇上蒙面神秘人，自稱是武當叛徒，法號青陽，不便和三痞相見，托他查探寶籙是否眞假，小高再找三痞查問，被他們捉住，要他練寶籙招式，印證孰眞孰假……

水水傷心痛哭　小高感慨萬千

「你意思是說，秘笈上的運功路線不當？」

「有此可能。」

地痞有些不信道：「這是三百年前三位第一高手所創的武學，你却說它的運功路線不對？」

「不然，怎會出此毛病？」

此話問倒了地痞，他摸摸鼻子，不想再爭，一轉身掠回樹梢上去休息，丢下一句：「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小高當然要研究下去。

他甚至已理出頭緒：「如果能克服清水眞人那道勁，說不定問題就可解決了。對！試試看……」

他認眞地在找方法。

從早到晚，由深夜到黎明，幾乎已研究到如癡如狂的地步，連輪班看管的地痞、人痞都不得不佩服小高實在是個嗜武的瘋子。

經過足足三天不眠不休的研究，有一天小高突然激動得尖叫起來：「我找到毛病了……」

這時是三更半夜，嚇得三痞每一個人都跳了起來。

小高一見狀，笑容頓時僵住，尤其是看到天痞那張冷漠的臉，更是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地痞已跟他混得較熟，這時遂開口問道：「毛病出在哪裏？」

「出在張三丰的批示！」

三痞聞言同時一驚。

地痞不解道：「張三丰乃一代宗師，怎會批出毛病來？」

小高道：「就因爲他是一代宗師，所以才好搞花樣呀！清水眞人跟他同是道教中人，故張三丰應十分了解清水眞人的武功。

「在他得到這本秘笈之時，它應該是完整無缺的極品寶典，可是張三丰經過了研究之後，覺得奪功大法不人道。

「所以把清水眞人武學部份加以修正，使人變成弱勢，於是造成烈火魔君的內勁泛濫成災。

「故使得練會奪功大法的人在胡亂使用之下，必會遭到傷身的報應，以完成修道人强調的善惡有報的因果。

「所以這本秘笈自張三丰手中流傳下來之時，就已經不是眞正的正本了。」

三痞聞言莫不動容，他們一直認爲他們擁有是前代宮主傳下來正本武學，沒想到却是本受了張三丰改造的次級品，他們感到失望。

地痞道：「你是說張三丰將全本都改變過，還是只有他的批註出了毛病？」

小高道：「當然是全本，不然爲甚麼我們練不了眞正的武學？」

地痞道：「照你這麼一說，那秘笈是無論怎麼練都會走火入魔的了？」

小高道：「也不盡然！張三丰仍留了伏筆，他故意把清水眞人的心血武學弄弱，本身即含有修道者的含義。

「也就是說，如果像道家一樣慢慢地修行，經過了三五十年，像他一樣有了正果，然後自然能夠提高那道弱勁，再配其它的兩道勁力，即大功告成了，也就是强調認眞修行，不能以不當的手法奪人武功爲手段之意。」

地痞斥道：「都能夠修練得跟張三丰一樣了，何必再練這秘笈呢？眞是！」

人痞道：「說來說去，它還是廢物一本就對了，還是必須自己發明創造的意思，是不是？」

小高點點頭：「該是如此。」

地痞道：「既然如此，那還練個屁！早早收招了事，還容得你這麼興奮地三更半夜大呼小叫的嗎？」

小高窘道：「至少我發現了這狀況，足以高興吧！」

地痞道：「高興！現在已經知道它是廢紙一本，有甚麼好高興的？你也不必再練它了，準備做牛做馬坐監牢吧！」

小高急急道：「我可以把它修好……」

「這麼厲害？」人痞譏刺道。

小高道：「以我的奔月神功配合，可以突破。」

「就是你那女人亂跳、借力打力的功夫？」

「是……」

地痞冷冷地道：「你慢慢去研究突破吧！二十年後我再來研究成果，驗收看看。現在你馬上就給我回大廳去。」

「不……不再練功了？」

地痞又斥道：「練不了正果還練個屁，我們在等着超渡你呢！還不快進去。」

小高看他們態度認眞，怎敢再多話，立即迅速地往大廳鑽，省得待會兒再自討苦吃，多冤枉！

「眞是！想出了這鬼名堂也敢大呼小叫？不說還好，這一說，我們的希望全破滅了，守了一輩子假本，說有多冤就有多冤。」地痞在小高走後斥罵道。

人痞道：「你不懷疑他的說法嗎？」

「這……」

「小小年紀，懂甚麼武學？他說甚麼，我們就要相信嗎？」

「可是，他的確下過功夫……」

人痞不信道：「下了功夫就算數嗎？有人一輩子死拚活拚，到頭來也是甚麼收穫也沒有，這樣的例子多的是。」

不論如何，人痞的話仍帶給地痞幾許希望，他道：「現在要如何處置那小子？」

人痞道：「照計劃進行。」

兩人的目光同時轉向天痞，希來徵求她的同意。

天痞輕輕一嘆，道：「隨你們的意，這麼久了，事情也總該解決了。」

說完，她已逕自離去。

地痞道：「也好，不解決，我們一輩子總過得不安穩。」

地痞是有感而發，和人痞走回大廳，爲免小高逃跑，他們制住了他的功力，然後綁在樑柱上。

兩人這才安心地睡在旁邊。

小高這時感到心驚肉跳，這三人心思怪異，行徑更是反覆無常，如果說他們會臨時起意而殺人，他一點也不會懷疑。

尤其他剛才聽到「照計劃進行……」，他們到底在計劃甚麼？計劃以自己當試驗品，失敗了就宰掉？

天痞還說：「總該解決……」

小高忖道：「她對我本就懷恨在心……」

他越想越不對。「地痞也說不解決，一輩子都不安穩，這分明就是要解決我嘛！」

不行，他得想辦法逃出魔掌，免得被殺得不明不白，含冤莫辯。

還好，他在窗口竊聽到了這些對話，已有所準備，把隨身小刀暗藏在袖口，此時翻出手掌，足可切斷纏身的繩索。

他小心翼翼地切割，深恐驚醒了兩個煞星，果然，在掙扎了半刻鐘之後，他終於將粗繩挑斷，得以脫身。

他在心裏無聲地道：「再見了，等我練成神功再來收拾你們吧！」

於是他輕手輕腳步出大門，一切順利，他更加覺得希望無窮，這次的逃亡一定會成功，他一路潛至牆頭，攀牆而逃。

待他跳過高牆，準備揚長而去之際，眼前突然黃影一晃。

「宮主……」

久未露面的黃袍老人已經擋在前面，小高嚇得頭皮發麻，轉身即拚命地逃開，恨不得生一對翅膀出來。

「我的天啊！」

小高驚心苦叫，才踏出一步，黃袍老人又擋了過來，小高這才發現自己的功力受制，根本逃不出這人手掌，不禁手腳發軟。

「宮主……」

小高欲言又止。

「你不必逃！」宮主聲音低沉，却無怒責之意：「他們並不會傷害你的。」

小高不以爲然道：「誰說的？你不在的時候，他們藉練功之名，

故意把我毒打了一頓，這些人根本就是不可理喻嘛！」

「至少他們不會殺了你。」

小高道：「那可不一定，他們早就計劃將我利用完了之後，立刻就把我殺了。」

「那計劃不是如此。」

「那是甚麼計劃？」

宮住沉吟了一陣，仍未說明，道：「我保證他們不會殺了你，快回去吧！」

「廢了我也差不多。」

「沒那麼嚴重，只要你聽令行事。」

小高苦道：「不聽行嗎？」

他根本沒選擇餘地。

「事情很快就會過去，這幾天你就忍着點。」

宮主輕輕抄起小高，掠回大廳，還是將他綁好，然後一閃離去。

小高這下無計可施了，這老頭分明時常偷窺監視自己的行踪，再逃的話，只不過自找麻煩罷了。

看着地痞與人痞仍睡得熟，自己暫時該沒有被騷擾的可能，熬了三天也累了，雙目一閉，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時間似乎甚短，小高忽然覺得有談話聲傳來，迷糊地睜開眼睛，地痞和人痞已不見了，但談話聲仍自窗外側傳來。

「今夜看是不會來了。」

小高認得出，那是地痞的聲音。

他們在等誰？

「他會上鈎嗎？」人痞的聲音傳來。「這隻老狐狸可是比甚麼都精。」

地痞道：「該會，他很在乎三清神功秘功，而且又派這小子前來，遲早他總會出現的。」

「只怕這小子對他的吸引力不夠，或者他已發現三清秘功的缺失，懶得來了。」

「不可能！那小子剛發現這狀況還不到一天，他根本不可能知道。」

人痞道：「那……繼續守下去……」

「只好如此了。」

談話聲至此停止了。

小高卻已聽得一顆心砰砰亂跳了。

原來他們要自己練三清神功，目的只不過是在引某人上鈎，而那人可能就是時常幫助自己的神秘人。

「果然都是一些陰險家！」

小高這下對他們更無好感了，甚至連曾經欠一份人情的宮主，他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利用自己而引人上鈎。

小高忖道：「我說嘛，甘心大動干戈，號召天下四處獵人的人，會是甚麼好東西嗎？」

他感到，不論如何，自己都該找機會逃脫，否則被利用完了，仍然是死路一條，那時誰會來救他。

至於那位神秘人又是何來路？他跟廣雲宮似乎有着過節，而且還是解不開的心結——應該是爲了三清寶籙。

到底是神秘人先擁有呢？還是秘笈本來就在三痞的手中？

小高也想到了方振遠被託鏢一事。

那託保之人是韓七絕，他可能是神秘人冒用名義，或者他本人就是韓七絕，亦或者這兩者皆不是。

在託保之際，廣雲宮得知三清寶籙重現江湖，接着宮主親自出馬，目的即在於奪回三清寶籙。

所以三痞才會找上自己，以致於演變到如今的以自己爲餌。

「奇怪了，眞的三清寶籙在他們的手上，那麼他爲何又要大動干戈的追回假的三清寶籙呢？」

小高想不通。

唯一的可能是和那託保秘笈者之間的恩怨。

「起來了，還睡！」

地痞已進門，小高本是低着頭，所以他並未看見小高的眼睛已張開，冷喝之下，倒把小高嚇一跳，正好掩飾了早就醒了的神態。

小高迷糊道：「甚麼事？」

地痞斥道：「想偷懶？再去給我練功！」

「你們昨夜不是決定不練了嗎？」

地痞露出邪笑道：「不練白不練，反正閒着也是閒着。老夫想看看你是走火入魔，還是理出一套鬼東西，快去，別忘了我們是反覆無常的人。」

「我不能練啊……」小高苦着臉道。

「你敢抗命？」

「我不敢，可是你們將我綁住了……」

「呃……」

地痞也感到好笑，綁住人家還叫人家練功，當下一指打出勁道，粗繩立即斷落，小高才得以脫身。

小高匆匆奔到廣場，有樣學樣地比劃起來。

按照他的想法，三痞必定是發現昨晚將他綁起來，並未引來獵物，故而臨時改變了主意，叫他繼續練功。

希望藉着傳授秘功爲由，再度引誘目標上鈎。

小高忖道：「說不定他們會製造機會讓自己脫逃，然後跟踪我，以此抓到那個神秘人物呢！」

小高覺得這個可能性很高，因爲困在這裡，有三痞防守之故，目標難免會有所顧忌而不敢上門來。

「好，你們假放人，我就來個眞逃亡！」

小高心裡已經有了計劃，到時候一定叫他們大吃一驚。

中午，地痞果然找了藉口，解開了小高的禁制，讓他恢復功力。

「沒有力練甚麼功？」

在他的鼓勵下，小高萬般道謝，他認爲事情的變化應該是在晚上，所以也利用這段時間勤練美女神功。

他一直有個感覺，此功將是彌補三清寶籙缺點的最好方法。

晚上，雙痞果然有了戲碼。

平日他們是不喝酒的，今夜兩人卻喝酒訴起苦來了，一直說活了一輩子，連心愛的東西都得不到，人生幾乎已無意義。

他們的話題都繞着天痞老太婆打轉，大有假戲眞作之態。

小高看在眼裏，笑在心裏，直到深夜，兩人果然已醉倒，製造了最佳的逃亡機會，一切均如小高所料。

當然，小高也考慮到藏在暗中的宮主是否仍在監視，但既然他們要的是故縱之計，他根本不必顧慮這點。

待他掠出高牆之際，宮主並未再度出現，因此他更肯定這次是故意放他走，好引誘別人上當。

小高故意專挑一些難行的路，在逃出村鎭之後，他很快地遁入山區，那才是容易避開追逐之處。

逃過了兩座山嶺，一切似乎非常平靜。

但覺得應該已躲過追逐之後，小高才有心情潛入一秘谷清流之中，洗把臉，清潔一下自己。

但正洗得起勁之際，卻聽得夜鳥驚啼之聲，他驚愕不已，猛抬頭，那神秘人身輕如燕地在樹梢上隨風輕飄。

「近來可好？」他瀟灑飄下，話聲親切。

小高這時終於也肯定他也只是在利用自己，平常不救人，等自己逃出來了再上門，心機沉得可怕。

他故意作驚喜狀。「前輩怎會在此？」

「跟着你來的，很抱歉，叫你去找三痞，使你吃了不少苦頭。」

「反正是吃過了，沒關係啦！」

「老夫本可以救你出來，但考慮到你應該去了解三清神功，所以才忍住了未伸援手。」

「還好你忍住了，否則我可無法探知秘密呢！」

「三痞教了你眞正口訣了？」

「嗯！他們也沒敢練，是拿我當試驗品，才把眞正的口訣說出來。」

「他們說正本練了仍會走火入魔嗎？」神秘人很想知道。

小高道：「也不盡然啦！只要功夫底子到達某種程度之後，練起來就會順利多了。」

神秘人道：「跟老夫的想像差不多，尤其是當能夠控制三道勁流之後，將可大功告成了。」

小高聞言，心下一驚，原來這神秘人也研究得頗有心得，而且又武功高强，如果眞的告訴他正確的運功心法，他是否眞的會練成此功？

「雖然老夫不該問，但是仍對這秘功十分好奇。」神秘人終於說出他眞正的意願。「你能否指點一二？」

小高靈機一動，決定找出身上的副本秘笈，藉口口訣十分難懂，以爭取一些時間，好想出在其它口訣來湊數。

就在他要搜出秘笈之時，忽有斥喝聲傳來：「不能給他！」

三痞竟然也沒跟丟，現正呈品字形的掠來，將兩人困在中間，甚至宮主都在一旁掠陣，小高暗自叫苦。

他低估了雙方的實力，這下已無法避免，他得選擇一方做靠山，然後找機會脫逃。

「我又不是你甚麼人，爲何要聽你的？」小高拿出秘本就要遞給神秘人。

三痞見狀冷喝一聲，疾如三道閃電般撲來。

他們聯手已久，默契甚好，簡直如天羅地網般的綿密掌勁，排山倒海地迫得小高招架乏力，只好縮在地上躲避。

神秘人冷笑一聲，對三人的掌勁似乎並不在乎，先伸手將小高手中的秘本吸過來，接着身形一旋，不停地旋轉，直衝空中。

天痞封路正在上空，一時形成面對面相互截擊，掌勁一觸，迫得天痞如推落巨石，愈推愈後面。

宮主見狀，喝聲頓起，掠衝過去。

雙掌時劈時截，神秘人的力道將繼未繼，正好被他封劈得無路可竄，又被逼了回來。

「你是誰？」

神秘人頗爲驚訝宮主武功的高强，喝聲中，已再次被三痞困住，逼得他窮於招架，只好將秘笈放入懷中，以雙手對敵。

宮主並未再出手擒敵，一招封人成功之後，已經掠回原處，對於神秘人的問題，他簡直不屑答，連個冷哼也沒有。

「三陽開泰！」

天痞一聲令下，三痞如球，凌空亂滾了起來，又突然落到地面，品字形排開，三人六掌全往上擊。

刹時白氣直噴，嘯聲頓起，有如元宵的煙火，噴高數丈，將神秘

人打得往上噴飛，無力招架。

「六月飛花！」

天痞又是一聲令下。

三人的身形頓時又一起盤高，化成了飛星追掠，又再度罩住了神秘人。

刹那間，幾乎像有千百顆流星亂跳，打得神秘人手忙脚亂，招架不及，那像銀子般的暗器果然厲害。

再來是一招「九九連環」！

神秘人聽見天痞的喝聲，不禁光火道：「別以爲老夫好欺負！」

他突然翻出雙掌，千百道青光射出，在那九九連環生生不息的摧殺掠影包圍之中，他的掌影竟然扣着幻影不放。

就在嘯風掀天，四人全被掌影罩住之際，那青光突然暴如洪流，硬將幻影鎖擠一堆，狂流再推，三痞驚駭大叫：「幻掌追魂手？」

「你是韓七絕？」

連小高都看出來，他把青光滙聚成洪流，用的正是三清神功，把三痞的掌勁吸收之故。

宮主聞言，奮力而起，也加入了戰圈。

神秘人似乎極度不願意洩露身份，但聞有人喊出名字，他冷笑一聲，雙掌頓時將勁流甩帶，猛衝左側。

天痞頓覺掌勁如洩堤山洪，狂烈無法抵擋，登時被打得倒退數步，鮮血狂吐。

宮主見狀猛衝過來，神秘人毫不留情，運掌即擊。

他竟然也招架不住，被打得悶聲尖叫，跌摔而退。

神秘人帶着瘋狂語氣道：「小娃娃也想當宮主，再練個三十年吧！」

語音未消，人已掠開了百丈，三痞見他要走，豈肯認輸，緊跟着追去了。

小高則癡癡地呆楞當場，目光直盯着宮主不放，心情一陣激動。

宮主跌坐於地，此時已爬了起來，發現小高的怪異眼神，已冷斥道：「都是你，還不快追敵人！」

顧不得小高反應，他就想掠開。

「站住！你到底是誰？」小高突然喝道。

宮主竟眞的站住了，轉身斥道：「我是誰，你管不着！」

小高冷冷地道：「你的聲音是裝出來的，剛才那神秘人說你是小娃娃，你到底是誰？」

「她就是你的另一個朋友——陳水水！」

不知何時，孟小月已出現，宮主和小高頓時驚詫萬分，孟小月落落大方地緩緩走了過來。

孟小月道：「打從我離開之後，我就覺得她有問題，所以不斷地跟踪，終於發現了她的秘密！」她轉向小高，又道：「你明白了吧！她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利用你罷了！」

「妳眞的是水水？」

小高兩眼僵直，實在無法置信。

宮主的身軀抖個不停，他極力控制着。「胡說！我是廣雲宮的宮主……」

孟小月道：「不錯，妳是小宮主，也是陳水水，妳之所以找上小高，無非是要利用他來實現你們引出韓七絕的陰謀罷了。」

「你胡說！我沒有。」

「事實擺在眼前，你還狡賴！」

「我不是陳水水……」宮主激動不已，想衝過去敎訓孟小月，把牙根一咬，强自忍住了怒氣，轉身就想離去。

「我現在就拆穿妳的假面具！」

孟小月突地追向前，擧掌即攻。

宮主冷道：「妳未免太狂了……」

右手一揚，反攻孟小月。

憑她的修爲，孟小月根本不是對手，眼看雙方就要交掌，孟小月突然掠高，迴避了宮主的掌勁，同時撤出一把白色粉末，撒得滿天白。

事出突然，還是被粉末沾上了臉，那張臉開始起變化，尤其是眉毛，竟然掉落了來。

宮主緊張的想再貼回去，但小高卻已認出，那兩道眉毛正是陳水水特有的粗眉毛。

他失望地道：「眞的是妳……」

陳水水見形跡已敗露，再隱瞞已是不能，滿臉痛苦的神色道：「我沒有騙你，眞的沒有……」

孟小月在一旁冷冷地道：「還說沒有？妳根本沒有姐姐被苗飛抓去，並且妳一身的功夫高强，還騙人不懂功夫，妳……」

「不要說了！」

小高突然大吼一聲，二女頓然住了口，小高緊盯她們兩人一眼，突然轉頭狂奔而去，刹時不見人影。

「小高……」

兩女子同時追叫，陳水水追了幾步已停下，臉色發青。

而孟小月則顧不了再揭人隱私，急急地追心上人去了。

「小高，我眞的沒有騙你……」

想到傷心處，陳水水忍不住哭了起來，突然掩臉狂奔而去。

小高作夢也沒想到陳水水竟然會是絲毫不能侵犯，而又有無上權威的黃袍老人，廣雲宮宮主。

甚至三痞的種種皆是出於她的安排。

一個相處不錯的朋友突然變得如此心機深沉，那種失望，小高一時實在無法接受，這打擊太大了。

他狂奔至一處岩邊，已無路可逃，冷風陣陣吹在臉上，他的心頭感到一陣陣的寒意襲了上來，身軀抖個不停。

孟小月好不容易追趕至此，她感到喜悅滿懷，情郎終於又屬於自己了，她不禁高興得大叫。

「別理她不就沒事了，你現在終於明白人心險惡了吧？」

孟小月在小高身後說着。

「其實，以她是廣雲宮宮主的身份，又怎會看上你呢？她只不過是利用你吧了……」

「不要說了，我想靜一靜！」

小高不想再聽到任何有關陳水水的批評。

孟小月似乎懂得他的心情，也不再多說什麼，只是默默地靠了過去，享受一番甜蜜溫存。

小高道：「我知道妳非常的關心我，但是此時此刻我實在需要一個人獨自靜一靜。」

孟小月道：「你要我走？」

「過些日子，我再去找妳，好嗎？」

「你……你也對我上次用的手段……」

「不關這種事，妳能不能不再讓我想起這件事……」

小高整個人都要炸掉了，現在若有個不順眼的人站在跟前，他或許會把他碎屍萬段，銼骨揚灰。

孟小月悲傷地道：「我的心意你已經知道了，不論你做任何選擇，我都不會怪你；對不起，讓你難過，我走了，如果你需要我，我隨時會回來，保重……」

在感傷之中，她已轉身離去，夜風吹來，她的眼眶不禁濕了起來。

小高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感慨萬千。

雖然自己已算成年，但男女之間的事，他倒是未曾認眞考慮過，就是現在，也不該爲了兒女私情而想不開。

他只是覺得自己以朋友交情對待的陳水水，竟然也是在利用自己，一種被騙的感覺，使他有嚴重的挫折感。

至於對孟小月，他除了感恩之外，並無愛情，再如此發展下去，將來未免又是情債纏身了。

小高覺得必須跟她保持距離，免得日後又造成許多難解的問題。

弦月已西沉，夜色更沉，冷風更冽，小高的情緒已漸漸冷靜了下來，不再像先前那樣激動和痛苦了。

「也好！早知道也免得越陷越深，將來承受不了，說不定到後來還反目成仇，相互殘殺呢！」小高忖思着。

他不知該不該原諒陳水水，但他確定不會把她當仇人。

他實在搞不懂，陳水水爲何會找上自己。

「難道這又是三痞的安排？」

他想得太入神，以至於自語起來而不自知。

因爲她雖是廣雲宮宮主，但畢竟年紀太小，許多事或許都得聽令於三痞。

「不錯，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安排，跟她毫無關係。」

背後有聲音傳來，小高驚訝地轉身，發現地痞就在他跟前。

「你……你來做什麼？」

在詫異中，小高已擺出架式，準備迎敵。

地痞急忙道：「我不是來打架的，我是來求你的。」

「求我？」

「沒錯，求你去看看水水，她哭得很傷心。」地痞感傷地道。

小高雖然感到悵然，却也不願意答應。

「我跟她並沒有什麼交情，她傷心是她自己的事。」

「所以說，我是來求你。」

「我值得她那麼傷心？」

（未完・卅十）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 畢熙的風頭頗勁，到處拈花惹草，將米珠、凌珈二女當爲自己的禁臠。海天帮成了一個壞帮派，其中有些門派想將他們打倒，但不容易，現在有一怪老頭率衆借故向呼延覺挑衅，在他臉上刺字。一帮之主受此侮辱，他們絕不罷休，發出「動員令」，利用鴿子作傳訊，首先通知畢熙，由他按信鴿指示的方向追緝怪老頭一行人……

帮主屢遭奇辱　惡僕逼譯絕招

「狐叟」把桌子掀了，道：「你們去打發要飯的吧！老夫要吃『接羅』，還用不着吃一個忤逆不孝的劣徒的……」說着自樓窗竄掠而去。

四人本已下樓走到樓梯一半處，再返回樓上，沒有追上「狐叟」。

反抗「海天幫」的人，至少有兩撥。這兩撥中最大的一撥是蕭思冰、上官清及夏愚等人。另一撥就是怪老人。

這兩撥人要是合二爲一，這實力就不可輕估了。

當然，還有個何志欽。

所以「海天幫」目前並不是眞正天下無敵。

這些大敵不除，必然夜長夢多。

現在，何志欽暗暗跟上了夏愚。

夏愚本是和蕭思冰及上官清等人一起的。

今天夏愚和呂敖外出散步逛廟會，算是落了單。

兩人在人叢中分開，何志欽向夏施襲。

人多到摩肩接踵的程度，一個人要向另一人自背後施襲，幾乎是防不勝防的。

夏愚號稱「北神龍」，仍然不免。

何挾起他就離開了廟會。

可惜呂敖根本不知他去了何處。

不久，何志欽把夏愚放在一民房中的床上，道：「夏愚，相信你知道我爲何要把你弄來？」

夏愚氣結。

一個絕世高手連續受制於人，怎麼說也是很自餒的，他不出聲。

何志欽道：「你爲我譯的洋文，顯然有一少部份不對……」

夏愚道：「事前夏某說過，我的翻譯能力只有一種，另一種文字我不如黎玄！」

「可是我却以爲你留了一手！」

「隨你怎麼說！」

「你要是不馬上重譯那一段，糾正過來，我就只好送你上路了！」

「你動手吧！」

「我要是動手，就不會馬上要你死！」

「你要怎麼樣？」

「本宅之中缺少賤役，也就十分缺乏打掃厠所的人！」

夏愚差點氣死。

他是何等人物，居然連番受這個小人的侮蔑。

夏愚道：「還有三人也正在找你。」

「我知道是蕭思冰、呂敖和上官清！」

「知道就好！少作點孽吧！」

何志欽似乎也怕在此被找到，

又點了他兩穴，挾起夏愚自後門出鎮而去。

巧的是，在鎮外林中，被兩小看到。

小林道：「看，是你表哥，還挾了個人。」

何小七道：「對，不知那人是誰？」

原來，二小在嵩山石洞中等了兩天，老人未回，就離開了，正好在此遇上何志欽。

他們現在非常小心，絕對避免遇上畢熙或「海天幫」的高級人物。

何志欽在林中停下來，放下夏愚，到一邊去大解。

兩小藏在草中，機不可失，掩近一看竟是夏愚，立刻解了他的穴道。

但是，二人只能解開他三穴中的二穴，還有一穴總是解不開。

正因爲這是三穴中最重要的一穴，所以夏愚不能說話，如能說話，他可以指點兩小如何解這個穴。

這麼一折騰，何志欽大解回來發現了他們。

他大喝一聲撲上。

兩小只接了五六招，就十分危急了。

「這可是你們自己送上門的，小七，別怪我！」

何小七道：「表哥，你能不能作點好事？」

何志欽道：「擋我的路我就不客氣！」

何小七拉着小林一逃，何本要追，但人質要緊，恐怕弄丟了，只有放棄追趕。

兩小在遠處監視，總要設法救人。

「小林，我表哥爲甚麼要制住夏前輩？」

「我相信和他練那手上的絕學有關。」

「這有甚麼關連？」

「第一，那手上有夏前輩的武功，另有一說，夏前輩會一種外文，他需要夏前輩翻譯。」

「咱們還是救不了他。」

小林道：「設法施襲！」

二人暗暗跟着走了一天，何志欽不能挾個人入鎮，只好在山中遷就一宿。

他現在最迫切的是擺脫兩小的跟踪。

要追踪一個高手不被發現很難。

也可以說，一個高手要擺脫兩個武功不太高的人追踪也不太難。

兩小不久就追丟了何志欽。

但是，何志欽却被另一人盯上了。

她竟然是蕭思冰。

原來蕭、呂及上官清三人在廟會中不見了夏愚，猜想他可能發現了敵踪，追敵去了。

或者在熙來攘往人羣之中，被人施襲了。

反正不論是那一種，都要分頭去找。

結果蕭思冰追對了方向。

蕭在暗中發現，何志欽功力非凡，對付兩小，游刃有餘。

即使加上她也未必能得手。

爲了救夏愚，她沉住了氣，暗暗跟着找機會。

何志欽挾了個人狂奔三十餘里，出了一身大汗，正好前面有一小溪，決定洗個澡。

他下了水不久，忽然發現溪中一塊大石之後有個女人在洗澡。

何志欽當然不是君子，自側面望去，心頭大震，這不就是他昔年十分崇拜、傾慕的蕭思冰嗎？

事隔這麼多年，伊人美艷如昔。

肌膚如雪，雙峯挺拔。

上次雖未得手，却也嚐到些許甜頭。

「不欺暗室」這種境界，何志欽那能作到？

淫心一起，就悄悄地自後面掩過去，他以爲這是天助。

蕭思冰似乎正在想心事而未警覺。

何志欽心想，今天大概可以如願了吧？

近了，由於溪水淺，相距三步，隱隱可見她的下體。

體毛有如海底綻開的巨大黑色海葵。玉腿有如粗大的珊瑚。昔年他就是爲了她才去作奴僕的。

何志欽緊張得有點發抖。

他想自後面抱過去，雙手捂在雙峯上，一方面溫存，一方面還可以制住她的「乳根穴」，一舉兩得。

就在他和她相距不到兩步，雙臂抱去時，蕭思冰突然往水中一鑽，身子在水底一翻，向他下體踩出兩脚。她由水的反映中早已看到了何志欽。

這兩脚俱中。

可能她的目的是踩中他的外腎，但未正中，另一脚踢在小腹上，把他踩出一丈之外。差點昏過去，何志欽的淫心瞬間化爲烏有。

他相信，不是蕭思冰預先在此等他上鈎，那就是她先下水，他一下水她就發現了他而故作不見。

總之，如落她手，必死無疑。

這一脚使他的內傷不輕，他吃力地爬起來，也顧不得岸上的夏愚，倉皇逃去了。

蕭思冰自然不甘犧牲色相。

只不過不如此就沒有把握生擒他，結果還是沒有抓住他。

這兩脚，至少也要他療養半個月了。

她整好了衣衫，解了夏愚的穴

道。

夏愚道：「思冰，夏某白混了。」

「別這麼說，何志欽是個陰毒險詐份子，他蓄意施襲，防不勝防。」

「思冰，此賊已學了那手上的絕學。」

「是的，所以我沒有正面和他碰，碰也不成！」

「沒有妳，我的下場可能會很悲慘。」

「他不過是利用你爲他翻譯外文對不？」

「是的。」

「你不是爲他翻譯過？」

夏愚道：「妳想想看，我會爲一個陰賊一字不錯，譯得絲毫不差嗎？」

「莫非你給他留了個尾巴？」

「對，其中最緊要的一小段，我爲他譯得模稜兩可，所以他不敢練，練也不成，非找我不可。」

「這就是了！只怕今後還要找你。」

「當然，更可能去找黎玄，因爲這一種外文，黎玄比我更高明，我們該通知黎玄小心。」

蕭思冰不出聲。

夏愚道：「思冰，妳還在仇視黎玄？」

「他囚我數十年。」

「他說你要殺他的父母家人，他不得不如此。」

「那不過是一句氣話。」

「看來砍妳手的人，九成九是何志欽了。」

「八成。」

* * *

呼延覺和白翎二人在酒樓上用飯，這工夫食客中有人低聲道：

「那兩人臉上好像有字。」

「不錯。」

「有未看清是什麼字？」

「其中年長的是『五寸半』年輕那個是『七又三分之一寸』。」

「這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他們的頭的長度？」

「不對，頭的長度不止五寸半，再說也不必刺在臉上。」

「對對，那是什麼意思？」

「不是還有『本人的尺寸』五字嗎？」

「是啊。」

「那不是暗指他們下面那東西的尺寸嗎？」

「這……」那人道：「下面的尺寸刺在臉上又是什麼意思？」

那人就無法回答了。

「會不是一種炫耀心理，女人看了，如果適合她們就可以主動和他們搭訕？」

兩人竊竊笑語，呼延覺和白翎當然聽到了。

白翎按捺不住，向那兩人勾勾指頭，道：「過來。」

二人一怔，其中的甲漢道：「叫我們？」

「對！」

「幹什麼？」

「過來問話。」

「你過來就不成嗎？」

「要是等我過去了，你就痲煩了！」

那乙漢聳肩笑笑道：「你敢過來嗎？」

「我不敢？」白翎和呼延覺二人相視大笑，然後，白翎站起，不，還沒站起又坐了下去。

乙漢道：「我就知道他不敢過來。」

甲漢道：「也說不定另一個老的敢過來。」

呼延覺並未注意白翎的表情。此刻白翎正在發楞。

他好像全身突然失力，雙腿發軟，視力模糊，頭暈腦脹。

他不以爲這是中毒的現象。除此而外，還有什麼理由有此感受？

呼延覺見白翎不理，他嚥不下這口氣，阿貓阿狗也來侮辱他這位帮主，這還得了？

他霍然站起，想來一次雷霆萬鈞的下馬威。

當然，他想是想，却也未站起。

他站了一半又坐了下去。渾身無力，頭暈腦脹，雙腿發軟。

兩人四目一接，心照不宣。

他們低估了這兩個其貌不揚的漢子。

八成，這是一種高超的施毒技巧。

雙方相距有三張八仙桌子，而樓上又沒有風，也就無所謂上風與下風了，可見人家使毒很在行。

呼延覺採了低調。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落入人家手中，非認輸不可，但仍要亮亮身份，道：「小可乃是『海天帮』帮……」

甲漢手一探，道：「帮主和一般武林人物，在我們的心目中完全一樣。」

軟硬不吃。兩人傻了眼。

白翎道：「兩位意欲何爲？」

乙漢道：「我們想知道，二位臉上的字是什麼意思？」

白翎看看呼延覺，呼延覺微微點頭。

白翎道：「是個朋友酒後開玩笑，把我們二人的尺寸刺在臉上，他以爲可以除去，結果……」

甲乙二人互視一眼，甲漢道：「只怕不是朋友開玩笑吧？」

「那是爲何？」

「行爲失檢，被高手制住在臉上刺了字。」

白翎道：「二位猜錯了。」

乙道：「沒有錯，你們是被一個紅鼻子老人刺字的，因爲一個姑娘身上有你們的『則兒』。」

二人面色一紅，面面相覷。

白翎道：「不知二位怎麼知道此事？」

「因爲當時酒樓上還有一撥人。」

「莫非二位就是另一撥人的三人之二？」

「對了！我們當時易了容。」

呼延覺道：「二位必是使毒名家。」

甲漢道：「名家不敢當，在武林中却也找不出幾個人敢與我兄弟分庭抗禮的。」

「可否告訴大名？」

「幹什麼？」

「希望有幸能邀兩位方家入帮。」

「像你們這種帮會，我們會爲你們效命？」

「二位如肯入帮，可作一字併肩王。」

兩人相視大笑，乙道：「咱們要走運了。」

甲道：「是啊！今生總算沒有白混，弄個帮主幹幹，挺過癮地。」

呼延覺道：「二位如答應了，請即爲我二人祛毒，一起返帮，即日宣佈二位爲帮主之一！」

甲漢面色一沉，道：「你們兩人把下衣脫了！」

兩人面色大變。

「聽到沒有，要是不服從，你們會很慘。」

兩人還是沒有動。

好歹他們是「海天幫」的正副的幫主，怎可脫褲？

「請問……要我們脫褲子幹甚麼？」

乙漢道：「只是因爲你們兩人正事不幹，一天到晚脫褲子，甚至不惜在人前量尺寸，不讓你們脫褲就未免大才小用了！」

兩人猶豫着。

甲漢沉聲道：「不脫是不是？」

白翎道：「脫脫，是不是脫過之後可以給我們解藥？」

「那還不夠，你們要表演一手平衡技巧才行。」

「甚麼平衡技巧？」

「好，你們脫下褲子。」

兩人還是怯怯地脫了。

乙漢道：「使下面勃起來。」

呼延覺道：「老兄，在這情況之下又怎能！」

「不能也要能。」

於是兩人撥弄了半天才勃起，甲漢道：「把一根筷子橫放在龜頭上，走下樓去，如果筷子掉了，要回到樓上重來，更不准用手扶着。」

「這……」白翎道：「這怎麼成？」

「成！」甲漢道：「我以爲，你們能在衆人的面前脫褲量尺寸，這件事就一定能辦得到！」

兩人的臉已變成猪肝色。

人類的自尊是有極大差距的。有很多人幾乎沒有自尊，而自尊的高下與他們的地位高低似乎也沒有關係。

古語說：「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慾路上甚窄，才寄跡眼前俱是荊棘泥塗。」

這話眞是發人深省。

兩人非脫不可，也非照辦不可。

他們剛脫褲子，就走上三個食客。

這是三個百姓，可不知道他們是甚麼幫主不幫主，乍見他們把一根筷子放在龜頭上，總是不能平衡，不由拍手大叫「有趣」！

其中也有一個大駡「不要臉」。

原來這種毒散發很快，盞茶工夫就消失了一半，所以他們才能站起來，但動手還不成。

兩人好歹使筷子平衡了，但那東西又軟了下來，東西一軟，筷子當然無法站住就會掉下。

甲、乙兩漢也不出聲，反正非成功不可。

經過一番努力，兩人終於各挑着一根筷子走到樓下。

由於樓下有七八個食客，登時大嘩。

掌柜的和帳房也不知他們是武林中的大名人，只知道這一手有傷風化，大大地破壞了他們的門風和商譽，兩人撲上去就揍人。

兩人身上還有毒，渾身無力，居然各挨了一個耳光，屁股上還挨了幾脚。

伙計們用水潑他們，兩人抱頭溜了。

* * *

畢熙終於遇上了紅鼻子老頭。怪老頭身邊還有那中年人和一個矮子。

這是在鎭外一個涼亭中。

畢熙帶來了三個副幫主。

那是金滔、馮稼昌及崔雲。

他看老人是紅鼻子頭，也就猜出他是正點子了。沒想到中年人正是他的師父，但他們都是易了容，所以畢熙不識。

「老頭，你見過本幫的呼延幫主？」

如此對老頭講話，也十足顯示了畢熙的狂妄無知。

矮子道：「是在酒樓上見過那

兩個男人！」

畢熙一言不發就向矮子攻上。

矮子也許是輕敵。

他以為呼延覺和白翎不堪一擊，畢熙大概也好不到那裡去。

三招不到，被畢熙逼退了三步。

老人道：「退下！」

矮子一退，中年人就上了。

中年人可不敢大意了，一上就是絕招。

這麼一來，和畢熙纏鬥了三十多招，勝負未分。

但看來畢熙還是稍佔優勢。中年人如何服氣。

老人一蹦就來到亭外，道：「下去！」

中年人一退，畢熙主動攻上。

中年人和矮子和三個副幫主動上了手，這兩人對付三個副幫主，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老人誠心給畢熙一個下馬威，五招內就把畢熙逼得守多攻少。七招內逼得他團團轉，第九招上砸了他一掌。

畢熙知道差得太遠，呼嘯一聲，帶人逃離了現場，三個副幫主也有兩人各中了一腳及一掌。

可見這怪老人手下非比等閑。

畢熙直到最後老人一蹦出亭，才猜到是他們師祖，那中年人是他的師父喬雄。

所以畢熙非跑不可。

他改投別人門下(學別人的武功)已等於背叛師門了。

喬雄道：「師父，要不要追殺這惡徒。」

「不必了！他不會有好下場的，為師估計他也快要完了！逃不出咱們的大計劃。他學的似乎是『太上忘情公子』的武功，真想不通。」

畢熙三個副幫主逃出十七八里外停下來，畢熙道：「傷得如何，不能再跑了？」

馮稼昌吐了一口血，金滔內腑也受了傷。

只有崔雲未受傷。

崔雲道：「幫主的傷勢如何？」

畢熙道：「我沒事，他們二位必須立刻治療。」

崔雲道：「此事交給屬下來辦，附近有本幫的連絡站，可以到那裡去療傷。」

畢熙道：「就這麼辦，本座還要和呼延幫主及白翎聯絡……」

＊　＊　＊

畢熙找到了「飛來掌」朱倫。

朱倫道：「老弟，這些日子我可慘了。」

「怎麼說？」

「那婆娘天天找我，我不能見她呀！」

「為甚麼？」

「哎呀，我不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以前不也應付了？」

「以前是馬馬虎虎湊合，自從你和她有過那一次之後，我再弄她，她不就覺察出來前後不是一個人了。」

畢熙道：「朱大哥，我也不能永遠幫忙。」

「老弟，你不能過橋抽板。」

「我也必須聲明，這種事不可能永遠保密。」

「過一天算一天吧！」

「朱大哥，『胭脂豹』李笑到底會多少？」

「你是說她會多少『太上忘情掌法』？」

「對！」

「大概不超過二十招。」

「只有這麼多？」

「對，再多了必然瘋狂！」

「『太上忘情公子』瘋狂了嗎？」

「這……我也不知道！也許沒有。」

「『太上忘情公子』不止會二十招吧？」

「當然。」

「這就是了。」畢熙道：「朱大哥，你到底會多少招？」

「十五招。」

「一招也不多？」

「當然，和你一樣多。」

「能不能把李笑會的全套出來！」

朱倫微愕，道：「老弟你有這十五招已很夠用的了！」

「朱大哥，如果我不當幫主，算是夠用了。當了一幫之主，仍不夠用！」

「怎麼？有人擊敗了你？」

「對！而且敗得很慘了。」

「是什麼人物？」

「一個紅鼻子的老頭，一蹦一蹦地，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蟾怪』。」

「是他？」朱倫道：「你怎麼會招惹這類人物？」

「說來話長……」

他不願說出以前學過『蟾怪』之徒喬雄的武功。

朱倫猛搔頭皮道：「老弟，要擊敗『蟾怪』，老實說，就連李笑親自出馬也未必有把握。」

「朱大哥，我希望知道李笑到底會多少招？」

「只怕她也未必能說實話！」

畢熙道：「朱大哥，今夜你去找李笑，我在黑暗中取代你，事後你套問她如何？」

「如果不足二十招呢？」

「要她全部教出來。」

「就是師父教徒弟也要留一招呀！」

「你就說這和師徒不同，這是夫妻。」

朱倫道：「老弟，只怕那婆娘不會答應。」

畢熙道：「朱大哥，如果不行，我今後就不能再偷偷摸摸，丟下正事來作這件事了。」

「老弟，一個忙要幫到底呀！」

「朱大哥也要為我想想，我敗在『蟾怪』手下，部屬好幾人都親眼看到，如我不能找回這面子，我在該幫還能混嗎？」

「的確！好吧！我試試看。」

＊　＊　＊

朱倫和李笑見了面。

李笑道：「朱倫，你明知我三天沒有男人不成，你多久沒來了？」

「才不過二十多天。」

「才二十多天，我都快悶死了！」

「妳只想到自己，可曾為我想想？」

「我沒有為你想？每月給你三百兩銀子，又有女人陪你玩，你還要什麼？」

「可是我受人欺負，妳却不能替我挨打！」

「誰欺負你了？」

「我也不知是誰，一個紅鼻子老頭。」

「紅鼻子老頭？」李笑面色微變。

「他走路一蹦一蹦地……」

「是他！『蟾怪』?」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和人家差得太遠。」

「差多少？」

「人家十三招就砸了我一掌。」

「十三招，也不算太少。」

「這是什麼話？」

「如他比你差得太多，應不會超過這兩位數。」

「我以為自己學的太少了。」

「多少才算多？」

「至少也要『太上忘情掌』二十招以上。」

「你不要命哩！二十招以上會瘋狂的。」

「笑話！妳瘋狂了嗎？」

「沒……沒有，可是我只會十九招。」

「『太上忘情公子』瘋狂了嗎？他絕對不止三十招吧！」

「他當然瘋了。」

「可是據說有人見過他……」

這話是朱倫胡扯的，那知李笑以為他真的聽人說過「太上忘情公子」還健在。

事實上李笑當然知道他還活着。

那天小林和何小七到嵩山古洞找那老人，遇上一個穿了男裝的女人，那女人正是李笑。

可是李笑不說實話。

她不能告訴朱倫說「太上忘情公子」未死也未瘋。

一旦說了，萬一朱倫去找他，拆穿了和他的姦情怎麼辦？

自然也怕他直接去求「太上忘情公子」而把她架空，以後他還會和她上床嗎？

自畢熙李代桃僵之後，她十分滿意，以為是朱倫返老還童了，自是呵護倍加。

朱倫道：「我在外受人欺負，不能不設法。」

「帶我去見那紅鼻子老頭。」

「他行踪無定，到哪裡去找。我以為，至少妳該把妳所學的全部教出來。」

李笑想了一下，道：「朱倫，你不會對我下手嗎？」

「妳給我吃給我穿，又陪我上床，我怎麼會呢？」

「好吧！先上床再說……」

在黑暗中，畢熙展示了一流的「性瑜珈」，使她狂叫不已，事畢人好像散了開來。

不一會，自然已經換了人。

朱倫道：「李笑，把妳會的全部教出來吧！」

「多四招又如何？」

「話不是這麼說，多四招就不同了，如妳還有多餘的，統通教出來更好。」

「沒有了！」

「如果妳能使我滿意，我也能使妳更滿意，而且絕對三天一次，甚至乎不到三天就有一次。」

這一手很靈。

李笑瞇着眼，道：「你還能更使我滿足？」

「對。」

「為什麼今夜不施展出來？」

「今夜已施一次。」

李笑也能體會到，他今夜比過去更賣力。

李笑信了。今夜的確和過去不一樣。

「好，我教你到二十招。」

「李笑，可否告訴我，妳到底會多少？」

「全部在此。」

「妳敢發誓嗎？」

李笑光火了，大聲道：「你到底要怎麼樣？」

「我只是怕下次遇上那老人，再次敗在他的手中。」

「如果二十招也會敗在他的手下，那就沒有辦法了。」

「『太上無情公子』柳上惠到底有少招『太上無情掌』？」

「不大清楚，反正至少有三十五招以上。大約在五十招以內。」

於是李笑立刻傳了他到二十一招。

這二十一招武功非比等閑，幾乎學了一夜。

總算記住了，都算是練武的胚

子。

* * *

李笑也只會二十三招「太上忘情掌法」。

爲了攏絡朱倫，她不能不多學些。

過些日子，就多傳他一招。

於是她又來到嵩山古洞中。

這一次她遇上了老人。

「柳上惠，你好逍遙自在。」

老人看也不看她一眼，道：「我沒有你逍遙。」

「我逍遙？」

「……」老人不答。

「你說，我逍遙甚麼，是你老鬼不要我，就不管我的死活了！」

「是妳不要我了，我這老鬼對妳還有甚麼用呢？」

「你不用拿這話來推卸責任……」

「怎麼？朱倫又離開了妳？」

「你侮辱我。」

「妳以爲我老了，耳朵聾了，眼也瞎了？」

「你不要我，總要有個人養活我吧。」

「我知道妳手頭寬裕，根本不缺銀子用，也許正好用來倒貼！」

「好哇！老鬼！你遺棄我……又侮辱我……我不想活了……」立刻撒起潑來，嚎啕大哭。

老人也不理他，在洞口晒太陽。

李笑哭了一會，沒有哭出名堂來，就來抓扯柳上惠，老人手一翻，就把她弄倒在地上。

「老鬼，你比我高得太多，你要教我兩手。」

「妳學的已經夠用的了。」

「不，最近我丟了一次醜。」

「我不信誰能使妳出醜！」

「是一個紅鼻子老頭，走路一蹦一蹦地，他只用了八招就打了我個踉蹌。」

柳上惠目光一凝，道：「他？」

「是啊！紅鼻子，樣子很滑稽。」

「是『蟾怪』！他還沒有死？」

「非但沒死，還很硬朗哩！你要是不教我兩手，以後再遇上怎麼辦？」

柳上惠有點不服，人都犯護短的毛病，明知這女人不正經，總以爲受外人欺負是瞧不起他。

但是，他畢竟是有了經驗、火候的人了。

柳上惠道：「妳說那紅鼻子老頭是甚麼樣子？」

「個子……不太高，一頭白髮……走路一蹦一蹦地……」

柳上惠冷哼了一聲，不再問話。

「老鬼，你教不教？」

「夠妳用的了。」

「我對你說過，那『蟾怪』欺負我，也等於欺負你自己。」

「妳根本就沒有遇上『蟾怪』。」

「沒有，你以爲我說謊？」

「不錯！」

「老賊！你沒良心！」

「因爲『蟾怪』根本不是妳說的那樣子。」

「不，我眞的見過，還動過手。」

「妳和鬼動手！」柳上惠道：「『蟾怪』個子極矮，妳說他是中等身材……」

「中等身材和矮差不多嘛！」

「另外，『蟾怪』是禿頭，根本無白髮。」

「不可能一根都沒有。」

「錯了！妳說謊也沒技巧。告訴妳，白髮不禿，禿髮不白，也就是說白頭髮不會禿頭，禿頭的人都是黑髮。」

李笑說話穿了梆，想不到這老頭這麼厲害。

「妳給我滾！越快越好！」

「你不教我新招我絕不走。」

「相信是你的面首要妳來的，妳就拿我的武功倒貼！」

「不，我不能受人欺負。」

「妳再不走，我幹脆廢了你的武功。」

李笑道：「你敢……」

柳上惠往上一滑，李笑一看不妙，立刻向洞外猛竄。

她知道柳上惠的脾氣，涵養不錯，一旦把他惹火了，手段也很辣。

李笑走了，此行的希望已破滅。

她恨朱倫，看來他也是對她說謊，也許並未被「蟾怪」擊敗，而是想多學她幾招武功而已。

* * *

黎玄在調息。

他的功力深厚，所以調息時可以不怕施襲。

也可以說他能在調息時隨時解除那種自閉的精神狀態。

這也是「八荒散人」門下唯一的門徒能作到這一點的人。

此刻，月華中天，山風不大，山野中一片寧靜。

在這寧靜中，似有似無的聲音越來越近。

黎玄端坐不動。

他有未聽到這高手的奔行聲？一個人影已到這石屋門外，沒有一點聲息。

此人正是何志欽。

他爲了學絕世武功，把昔年的一些主人全視爲陌路人或仇人了。

蕭思冰是他的主人，但他兩次猥褻她。

第二次還想玷污她。

黎玄也算是他的主人，今夜他要設法制住他。

制住他之後，不怕他不爲他翻譯外文。

鶴行鷺步，他一步一步地走近黎玄。

這石屋並非全用石塊建築，也有原木，非常的樸實而堅固。

黎玄打坐調息，都是在明間迎門處。

五步……四步……三步……

何志欽力貫雙手要作有力的一擊。

絕對要成功，再失敗就不妙了。

夏愚已提高警覺，且和蕭、呂及上官清等人一起，再找他已不可能。

今夜不成功就不妙了，這妨礙了他的雄心大志。

他緩緩地，不帶風聲地拍出一掌，自是黎玄的前身要害。像「璇璣」「鳩尾」及「膻中」等穴，都是三十六大死穴之一。

這似乎絕無不中之理。

只要擊中，幾乎可以斷定，他的大計劃已成功了十之七八了。

只不過在他的一掌距黎玄三四寸時，黎玄忽然瞇着眼向他一哂。

何志欽雖已身負絕學，自忖在那最後不明白的絕學譯文上未弄清之前，未必是黎玄的對手。

還有一點也重要，無論如何，黎玄也是他的主人。

這種先入爲主的意念根深蒂固。

這意念使他對黎玄有一種自卑或畏懼感，儘管他的出身和家世並不低。

因而他忽然收掌。

如果他不收掌，黎玄雖不至受傷，却也只有守勢招架或閃避之力。

這一收勢反予人可乘之機。

黎玄一起，掌也連環攻出。

這種連環掌是他的精華，何志欽一退就是守勢，先機已失，在連環掌下守也守不住了。

「啪」地一聲中了一掌。

這本來是不會的，總之，他是奴才，對主人在心理上就有矮了一截的概念，正是邪不勝正。

有了這念頭，銳氣就遜色多了。

人是離不開「氣勢」的，他缺乏這種氣勢。

何志欽逃命要緊，掉頭就跑。

狂奔下山，足有五七里。看看無人追來，這才緩慢下來。

他知道，是自己心虛才會有功敗垂成的後果。

他不以爲自己比黎玄差多少。

心有不甘，他停了下來。

既然來了，而且翻譯外文又非他不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至少黎玄的翻譯能力比夏愚好些。

就是豁出去也要再試一次。

況且，他倉皇逃走，黎玄絕對想不到他會再偷偷折回來。

的確，黎玄沒有想到，他上床安歇，由於何志欽十分小心，一點聲音也未弄出，致使他施襲成功。

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黎玄被制在床上，何志欽點了他三個穴道。

只不過仍能使他說話。

「黎大俠，有件事要請你幫忙。」

黎玄不出聲。

這是他今生最最慘的一次挫折。

居然失陷在這個小人物手中，就像當年關公一樣，一生叱咤風雲，最後却栽在無名小卒手中，令人握腕太息不已。

「黎大俠，事到如今，希望你能隨和點！」

「什麼事？」

「有一點點外文，請你翻譯出來。」

「我也不成！」

「客氣了！」

「你有此身手，不是証明你已經翻譯了外文，獲得了上面的絕學？還有一點，夏愚翻得不大正確。」

黎玄猜出，夏愚可能留了一手，故意如此。

「拿出來看看。」

何志欽拿出了那一段。

黎玄道：「只有這一段，無法作完善之翻譯，一定要把全文拿出來。」

「爲什麼不能？」

「翻譯片斷，等於斷章取義！」

何志欽道：「好吧！我也希望和你這位高人共研，如你肯和我聯手合研成功，一起重建武林，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黎玄不出聲。

像何志欽這種人，一旦成爲武林第一高手，豈不是天下大亂了？

黎玄道：「我爲你翻譯外文，也不解我的穴道？」

「很抱歉！在沒有証明你不反抗之前，我不得不如此！」

黎玄看了一遍譯文。

他以爲，夏愚如果也看過這譯文，會不會記住他而去偷學？

如果他能全部記住，或偷偷記錄下來，夏愚學的應比何志欽更多更深才對。

那是因爲夏愚學的是眞的，何志欽學的其中有一部份翻譯得不正確。

黎玄邊記邊看，邊看邊記。

當然，最後那一段一定也不能正確譯出來。

（未完・廿一）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汚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骨中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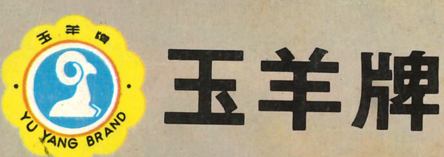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當歸北芪酒

送禮佳品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